

《戏说乾隆之江南除霸》全台词

目录

第一章	2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1
第五章	39
第六章	49
第七章	59
第八章	68
第九章	78
第十章	89
第十一章.....	98
第十二章.....	108
第十三章.....	119
第十四章.....	127

第一章

朝阳初触紫禁城。

薄薄晨雾，纱一样地笼罩着这一片威严而肃穆的皇家园林。四处静谧，守夜班的禁军还没有撤下去。

紫微星位桓中天，永恒不变，乃天上帝王的居所，有“紫微中正”之说。它以北极星为中枢，北极星亦称北辰，《论语·为政》中载：为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言众星四面族绕归向之，因此，自明永乐十四年开始营建宫殿之时，就一直被称为紫禁城。

小太监贾六今天很早就让西洋闹钟叫了起来，他整好了衣服，振了振胳膊，好像全身都是力气一样，今天他的心情还不错，小心地推开一道镂花的檀木门，正对着门有一道明黄色的锦帐，他暗下决心，重重将马蹄袖拂下，发生很大的“啪啪”两声，跪在地上深深吸了口气，声音却小得几还自己也听不到：

“皇上起床啦！”

等着等着，锦帐里却没有反应！贾六只好再叫：“皇上，起床了！”还是没有反应，贾六有点不知所措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皇上不理他！他蹲在地上手托着腮帮子，不知道是否应该耗下去，咧着嘴再叫：“皇上起床了！”

锦帐里的人嗯了一声，翻了个身，吓得他马上又跪好，低下头去，却又没了声音，他苦着脸叹了口气，从袖中取出一支毛笔，狠了狠心，塞到自己鼻孔里去一阵乱捣。

“阿——欠！”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没醒？再来！他只好一个接一个不停地打下去，十几个下来，锦帐里的人虽然没有声，却早已笑不可遏。

最后他再也忍不住了，泪流满面，哭道：“皇上，您快起来吧！您再不起来，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哈哈……”乾隆大笑着坐起来拉开帐子，身为一个年富力强的君王，他比任何一代君王都更加俊秀儒雅，他生而神灵，天挺奇表，珠庭方广，此时更是充满了得手的喜悦，一双明亮的眼睛闪动着矫捷的光芒。

原来如此！贾六顾不上别的，向前爬了几步，口中请安：“万岁爷吉祥，早……”

话未说完，乾隆把锦帐一推，一头倒下，贾六慌了神，又向前爬了几步道：“皇上，从此君王不早朝，<长恨歌>是您吩咐我念的！”

乾隆道：“谁说朕不早朝的？那是唐明皇！他不早朝他有杨贵妃，朕不早朝？就你一个朕就烦死了！”

贾六只得又提醒道：“您别忘了昨几个晚上您提醒我的事呀！”

乾隆又坐起来问：“现在几点了？”

贾六忙转身拿来一座画着西洋仕女的珐琅座钟，已经六点四十分！乾隆一瞪眼道：“你怎么不早点叫朕？”

又怪我？这年头奴才还真不好当呢！

乾隆已登上鞋子呼道：“谁的答应？谁的答应？”

贾六尽忠职守，高声对外嚷道：“谁的答应！”

“春喜，春喜的答应！”一个又娇又甜的声音传进来，春喜眨着一双大眼睛，托着熨得平平整整的龙袍，施施然躬膝下拜：“万岁爷吉祥，万岁爷早！”

乾隆叹道：“还早呢？再不起来差点误了大事！”

春喜看了看贾六，道：“时候还早呢，这个钟多了两个字，是你把它拨的吧？贾六？”

乾隆问：“贾六？拨了钟？”

还未等贾六回话，春喜鼻孔出气道：“拨就拨吧，我告诉你，万岁爷日理万机，看奏章

看到三更半夜的，你就不能拨出两个字啊！让万岁爷睡舒坦一点？一大早的‘谁的答应’啊？那么大的嗓门！吓了我没关系，惊了驾你担待得了吗？”贾六让她训得向后一退，乾隆却凑上去耳语道：“千万不要得罪小女人！”

“小女人”又道：“万岁爷，该更衣了吧？”

贾六因得了皇上的支持，又变得神气起来：“皇上，该盥洗了，春喜，这儿没你的事了，到外面准备热水去！”

春喜撅着嘴，临走时不忘了用胳膊撞了他一下！

乾隆一摆手示意更衣，突然肚子一阵响，忙向床后走去，贾六不明所以，跟上去道：“皇上，盥洗……”

乾隆又回头一瞪眼道：“皇上方便，行不行啊？”

春喜端了一个脸盆进来，看不到万岁爷，又用胳膊撞贾六道：“皇上呢？”贾六如法炮制一瞪眼道：“皇上方便，行不行啊？”

春喜伸着脖子向床后叫：“现在热水刚好，等久了热水变凉水啦！”

乾隆摇头叹道：“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这个贾六会，他忙凑上去笑道：“近之则不逊！”

春喜眼神一飘道：“远之刚怨呢！”

乾隆点头道：“”亏你们还记得！”

短衣襟，未冠，乾隆略略伸展一下筋骨，面对着四行五列的武师，这些都是精挑细选专门陪他练功的，从他六岁受祖父青睐并专门为他挑选武术老师以来，武功是他每日必修的功课，他深信没有再比他更加文武双全的帝王，于是右手一招，道：“一起来吧！”

“喳！”二十条人影一起扑了上来，只见乾隆闪转腾挪，出手如风，转眼把他们打翻在地，等他们嘶牙咧嘴爬起来时，齐齐呼道：“皇上神功，天下无敌！”

乾隆双手*腰，冷冷看着他们道：“真是一群奴才！哼！”

抬头唤道：“御前带刀侍卫，宝柱！”

“臣在！”一个瘦瘦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一身玄色劲装，大红的腰带，他很早就带着这一班兄弟练功了，筋骨早已舒活开，此时更加神采奕奕。

“别留着一手，你给朕来真的！”

“喳！”

宝柱拳声猛劲，虎虎生风，眨眼间十几招拆过，转身抽出一柄刀，亮相立定，乾隆一笑，抄两柄短刀在手，砍将过去，短刀尾端缀有彩绸，上下翻飞，煞是好看。短刀一旋，一个花过后宝柱的刀已到了乾隆的手中，乾隆一笑道：“一寸短，一寸险。”

宝柱顺手抄起一柄蛇头长矛，乾隆拿过一柄方天画戟，道：“换长的？好！”十几招过后，长矛也被画戟勾至乾隆手中，他傲然一笑。宝柱又取过一杆铁锤，刚刚往地上一戳，青砖顿裂，乾隆长斧纷飞，宝柱竟占不到一点便宜。

“换剑！”

君臣二人各自舞了个剑花，交战在一处，剑是武器中的贵族，走的是轻巧灵活的路数，两旁的武师看着，都忍不住喝彩。

乾隆身形一翻，稳稳坐在龙椅上，含笑看着宝柱，宝柱顺势望去，发现自己的剑穗不知何时已挑在皇上的剑尖上，他垂首跪下道：“皇上武功，微臣心服口服！”乾隆点点头道：“这句话倒是真的，起来吧！”“谢皇上！”

贾六推门而入，禀道：“皇上，上朝的时候到了！”突然放低了声音，幸灾乐祸对宝柱道：“又打输啦？”宝柱恨恨道：“你欠揍啊？”

乾隆沉吟道：“我得先去一个地方！”

午门外，守门官正赔笑着打着招呼：“曹大人早，黄大人早，陈大人早，李大人早……”乾隆已带着贾六来到一个清静的小院，吩咐贾六道：“贾六，把你的头给我！”

贾六一咧嘴，好像要哭了，道：“来吧！”乾隆一纵身跃上了他的头，将一个天窗打开了一道缝，贾六犹自咧嘴自语道：“奴才就该做人下人！”

原来天窗另一面是朝房，诸位大臣在上朝前休息，准备，只听工部的大人对户部的大人寒暄道：“江南刚回来？”“刚回来！”

工部道：“舟车劳顿，辛苦啦！”户部叹道：“为国尽忠，理当如此！”

工部又像是想起什么一样问道：“江南哪里好呢？”户部笑道：“苏州红袖招，值得一游！”工部说道：“临水人家红袖招？听这店名就雅！好在哪里呢？”户部笑道：“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呐！”

“咳咳咳……”一阵猛烈的咳嗽声传来，御史步履蹒跚走了进来，他已老太龙钟，耳聋眼花，咳个不停，户部皱眉道：“你应该请求皇上开恩，准你退休饴养天年！”

御史急得又是一阵咳嗽，道：“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身受皇恩，寸功未立，退休？有何面目去见先祖去见先皇啊？我告诉你，我干定了，身为大清国的臣，死为大清国的鬼！我……我要为大清牺牲老命，死而后已！”

“我大清国真倒霉呀！”

“什么？大清国真倒霉？咳咳……咳，你诅咒当朝，目无君主，你好大胆子！”

“你想给我扣帽子？我是说大清国养你们这些老糊涂才倒霉呢！”

御史晃悠着要向前冲，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拦下。

“曹中堂到！”军机大臣曹誉缓步踱了进来，旁人正在劝他：“现在谁不是表面清廉，暗地里发财呀？”曹大人皱眉道：“可是鄂伦西那个老家伙扒了一万两黄金，大模大样毫不避讳，这简直是向皇上示威嘛！”

乾隆心里一惊，只听户部道：“他是三代元老，倚老卖老！”曹大人向御史作了个辑道：“老大人，那鄂伦西贪赃之事，你有向皇上禀告吗？”御史犹自摇头晃脑道：“鄂伦西祖上三代忠臣，不会做出这等事吧？就是有也应以大化小以小化无才是呀！何必弄得大家尴尬？”曹大人道：“但是做臣子的……”

“上朝-----”众人打断谈话，鱼贯而出。

“哼，他也贪赃，他也贪赃，这个贪赃，那个贪赃！”乾隆来到保和殿更衣，怒不可遏。贾六为皇上换鞋，小声喃喃道：“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乾隆一脚踹过去：“你说什么？”

“千里做官，只为吃穿！”春喜本是上海人，此时软语娇柔，依声依气，乾隆听着却烦：“什么？别说家乡话！”春喜给皇上除去腰带道：“我说‘千里做官，只为吃穿’”乾隆想了想道：“也对，可是他们有吃有穿的呀？”

春喜道：“可是他们还要置产置地呢，还有儿孙呢，虱子臭虫嫌多，钱还有嫌多的吗？万岁爷您就别生气了！”

贾六拿着朝靴道：“我们是效忠皇上，没有油水是应该的，可是人家呀-----”

“人家怎么样？”

“王府跟衙门的人要红包，黑包，门包礼包，大包小包，盖一栋房子要三十六个包，还包不到底呢！”

乾隆狠狠道：“这么好的事？朕也去做官了！”

贾六不知死活，道：“广东是肥缺！”春喜也来了劲头道：“江南更好！”贾六道：“你懂什么？江南有什么好的？”春喜争道：“你才……”

乾隆被他们气死了，喝道：“滚！”

金銮殿。

“表正万邦慎厥身思修永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难”

硕大的匾额“正大光明”，文武大臣分列两旁，沥粉贴金的飞龙盘旋四周，据说那金箔是由一两的纯金砸成近两亩大的薄片，贴上去的。飞龙突兀着眼睛，望着盘龙藻井，众大臣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乾隆等了半天，终于忍不住道：“都站在这儿跟个呆子一样，有话倒是说呀！御史老先生？”老头儿走出来道：“臣在！”

“臣在？你老是在，就是不讲话，你这个三朝元老就会说个在字！你身为御史，职司封献，本朝有什么阴查阴办阴薪阴革的事，你倒是说呀，除了要盖官事，发巡察费都给了，有话你倒是说呀！”

“这……”

乾隆忍着气道：“是不是家里妻妾太多，打起架来拐到你，受了伤啦？”

“启禀万岁，家中内外如常，好臣身壮如常！咳……咳……启禀万岁，咳……启禀万岁，本朝自太祖开国，世祖定鼎中原，一百多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万岁爱民如子，越于今四海燕然，天下归心，不是老臣怕事，实在是事有无关洪知者，不敢烦扰圣心也！”

“哼，老词儿！退下吧！六部呢？刑部？”

刑部上前道：“启禀皇上，吕留良以文字诽谤朝廷一案，自历犯曾进张希处斩之后，一般舞文弄墨的书生有所警惕，尚未见狂吠之事！”

乾隆叹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朕不以文字罪人，户部！”

户部道：“启禀万岁，黔赋丁银，漕运以及盐税不及往常，其中或有弊端，正在稽察之中！”

乾隆道：“稽察之中即是弊端所在，十次有九次都在‘稽察之中’你有完没完？是不是只有意会，不可言传呐？”

户部心里一惊，忙道：“哦，臣未尽全力，求皇上开恩！”

“再给你三个月时间！擎不出详细的奏折来，就滚蛋！继续奏吧！”

礼部上前道：“启奏皇上，新疆河田供来翡翠如意一只，白玉宝马一座。”乾隆道：“朕骑了宝马也不如意，交给鸿儒寺处理！”

兵部上前道：“启奏皇上，方军皆沐于八旗之外，湘兵则沐于湘，海方边方之兵……”乾隆打断他道：“不要这个兵那个兵的，无论是山兵海兵，能打仗的就是好兵，能不能打仗啊？”

兵部道：“攻无不取，战无不胜！”

乾隆道：“哼！<戏君>词儿，攻无不取，战无不散嘛，刑部！”

兵部吓得往地上一趴，道：“皇上开恩，皇上开恩呐！”

乾隆斥道：“开什么恩呐？回去办好！”

兵部以为皇上唤刑部是要办他，吓出一身冷汗，此刻恍然大悟，擦着冷汗道：“谢皇上开恩！”

乾隆懒得理他，道：“刑部，有人奏说，各地监狱黑幕重重，是真的吗？”

刑部道：“启禀皇上，各地监狱不用黑幕，只用铁栅！”乾隆冷冷道：“该死！”刑部也不知道是真的没有听懂还是有心打岔，道：“该死的都分别处以斩绞凌迟，削首入尸，还没死的是斩监候！”

乾隆连连挥手道：“下去下去！”

“喳！”

“工部！工部职司营造，盖一栋房子要用红包打通三十六个关节的事，有吗？”

“凡是万岁交办之事，建造修戎，商家虚报容或有之，至于大小臣工，绝对不敢非法虚讼!”

“亏你说得出口，给你的红包都给了红袖招了吧?”

工部的脸“唰”一下白了，忙道：“臣有罪，万岁开恩呐!”

乾隆实在没有办法，道：“以后少去就是啦!”

他深深呼吸几口，这些人有心和他打马虎眼，他也不能太“不识时务”，突然想起一件事，唤道：“军机处，曹誉!”

“你有事要奏吗?”

曹大人沉吟道：“臣忧心如焚，有几件事不能不奏。”

“何事让你忧心如焚?”

“启奏皇上，天上旱涝不均，百姓流离失所者，以数十万记，安徽苏州等八州，庐州等十州，湖北汉阳等四县干旱成灾，山东章丘等三十六州县，藤县等五县，甘肃秦州等千里之地俱已水漫成灾，盐城到车台的范公堤及及可危，黄河夺淮在泄，湘北早成泽国，蝗虫地震等灾情惨重……”

乾隆脸色大变，道：“赈啊，救啊，工部户部你们听见没有?”

工部户部听忙上前道：“启奏皇上，赈救治理之款正在筹措之中!”

乾隆终于忍不住喝道：“一个步兵统领都能贪污黄金万两，本朝会没有赈救之款?鄂伦西呢?鄂伦西呢?为何不朝?”

曹大人道：“启奏皇上，听说鄂伦西染病在床。”

乾隆重重一拍龙椅扶手，喝道：“给我抬来!”

偏殿

两个太监将鄂伦西放在地上，他躺在铺着锦缎的担架上，竟像是舒服得很，没有起来的意思。

贾门春喜关好门，贾六忍不住趴在门缝里向里看了看，道：“春喜，皇上怎么为了一万两就气成这个样子?”春喜道：“一万两哎!一万两买烧饼麻花够你一辈子的!”“没出息!”“你不想啊?”“我想啊!”

乾隆沉着脸看着地上的鄂伦西，道：“鄂伦西，为何不早朝?”

鄂伦西咳了两声道：“臣有病在身，不能上朝。”

乾隆道：“你身在八旗，光为步兵统领，竟然贪污黄金万两?”

鄂伦西道：“万两多吗?皇上，十万两百万两不也大有人在?皇上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召臣进宫吗?”

“好生无耻!”

“臣齿牙尚坚，并非无齿。”

“放肆!”乾隆胸膛起伏。

顿了顿，鄂伦西道：“臣年少之时，侍候皇上于前胝，那时候皇上曾以‘情同手足’告之天下，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放肆’二字!”

乾隆道：“你辜负了朕!”

鄂伦西道：“当年皇上许臣以封江大吏，于今只是个小小的步兵统领，辜负人者不独臣也!”

乾隆道：“你说，朕封你为子爵，武功将军，享同二品奉禄，朕还亏待你吗?你祖父侍奉皇太极开国，你父亲效命世祖圣祖两朝，清廉勇逸。朕不明白他怎么会有你这们的儿子!”

“天下不肖子亦不止臣一人!”

乾隆的目光冷得吓人：“你想死吗?”

鄂伦西突然笑了，道：“哈哈……，先皇与陛下皆许臣以不死!”

乾隆道：“召目之所归，召莫能见之，朕以你祖先为榜样，在众臣面前夸奖，你偏偏要丢你祖宗的脸与朕作对，好！”他转过身去看着地上的鄂伦西，冷冷道：“吐出脏银，朕赐你个全尸！”

鄂伦西大声道：“要我自尽，臣不服！”

乾隆道：“服不服都要死给天下人看，朕半壁江山，旱涝不均，四野皆荒，你敢将赈款贪污万两，装病在家蒸歌煮酒，你不死？谁死？”

鄂伦西突然一跃而起，笑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出了紫禁城，天涯皆是路！”原来他真的是装病！

乾隆喝道：“跑得了你？”飞身跃下，施展“擒拿术”，去扣鄂伦西的手臂。

鄂伦西奋力还击，几招过后贾六春喜听到了响动推门而入，扑上去护驾，但贾六怎么是鄂伦西的对手？被他一掌推在后背上，嘴角挂血。鄂伦西一回头，吓得春喜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起不来。

乾隆飞身过来挡住了鄂伦西的身形。

贾六扑到春喜身边喊道：“春喜，快去叫宝柱护驾啊！快啊！”

很快，宝柱带着一队禁军冲了进来，将门口堵住，乾隆稳稳站立，声音无比坚定沉着：“朕要亲擒此贼！”

宝柱举刀示意，众人让出场地。

鄂伦西仍做困兽之斗，亮出右手，他右手戴了一个手套，里面藏着暗器，一掌挥出火药珠纷纷炸开，一队禁军竟让他炸得七零八落！

乾隆情急之下抄起铺在担架上的锦缎，一连翻了数十个筋斗，火药珠全击在锦缎上，春喜贾六连声呼道：“皇上小心啊！”

乾隆手一抖，缎子旋了几旋，好似一条游龙旋住了鄂伦西的手臂！暗器再也挥不出来。谁知道鄂伦西力大无穷，手上一带劲就竟然将乾隆整个人都抡了起来。一圈一圈转着，疯狂地笑着，乾隆身体悬空，竟有力无处使！

春喜贾六脸色变了！

宝柱看准机会，将自己手中的剑往前一抛，道：“皇上接剑！”

乾隆手疾眼快，右手一抄就接剑在手，顺势将缎子砍断，身体凌空一个翻身，寒光闪过鄂伦西一只右手落地！鄂伦西惨叫一声，再也站不起来。

乾隆冷冷地看着他，冷冷地把剑往地上一掷，冷冷道：“你看着办吧！”

鄂伦西看着剑叹了口气，眼中一下没了精神。

贾六暗恨这个杀千刀的鄂伦西，那一掌正打在他的脊梁上，他上、下、左、右都够不到，那黑黄的药汤子竟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他正急着，春喜正好进屋子来看到他光着上身，大叫道：“唉哟！贾六你在干什么？”

贾六忙拿来一件衣服盖住身子，瞪大了眼道：“春喜你干什么呀？一个女孩子三更半夜冒冒失失的，你想偷看是不是？”“偷看？亏你说得出来！你一个死太监有什么东西给人家看的？”贾六笑嘻嘻道：“包子好吃不在皮儿上，太监还分三六九种呢！”

春喜一个指头戳在他脑门上：“死相！乱讲话！”顿了顿，又道：“刚刚看你擦药那么辛苦，来吧，我帮你擦吧！”

贾六又幸福又开心地道：“春喜，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春喜一把把他推了过去，好像他要是再乱讲话就一定有他好看！

一边擦药一边数落：“唉，说你呀，真是贾六，皇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寸功未立还弄得遍体鳞伤的，你丢不丢人呢！”贾六突然跳起来把她按在椅子上道：“春喜，我看你一定也受伤了，你把衣服脱了，我帮你擦药！”

“你要死了你要死了!男女授受不清呢!”

贾六嬉皮笑脸道:“就当我是太监,没关系的!”

春喜道:“你没关系我有关系!唉小心啊,隔墙有耳啊!”

此话一出,吓坏了躲在窗外偷听的宝柱!

贾六道:“哪天我跟皇上禀告,把你和我配成对质”(太监结婚的意思,可明知道他念错了音,就是找不到正确的两个字是什么!)“那是假夫妻呀,不要!要配我就让皇上把我配给宝柱!”贾六急了:“宝柱那个小子四肢发达,头脑又简单。”

“才不呢,你看他呀那一身肌肉一股一股的,像牛腱子一样,打起架来虎虎生风,好威风呢!”

宝柱不由得摸了一下自己手臂上的肌肉。

贾六道:“我是文臣,他是武将!文臣风雅,武将?大老粗一个!”

春喜道:“不跟你说了,我要去沏茶去了!”提了热水壶,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路过走廊时突然一个人影窜出来,大叫一声“春喜!”,吓得她差点把壶也给扔了,定睛一看原来是宝柱,忍不住骂道:“死宝柱,吓死人了!”宝柱沉声道:“春喜,你刚才跟贾六讲的话我全听到了。”春喜扭过身去道:“听到了又怎么样?”

宝柱比贾六还要幸福快乐地说:“我真的好感激,我心里面好高兴,只是我笨,我竟然不知道你喜欢我!”

春喜一个白眼,趁他不注意已走开了,道:“我刚刚的话是逗贾六的!”

“不不不!我知道那是你心里面的话,我知道你喜欢看牛腱子!”他挡在春喜面前张开双手道:“你看,我就是牛腱子,牛腱子就是我!”春喜伸出一个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不是回回,我信佛,我看到牛肉就恶心!”她做了个要吐的动作,扬长而去,只留下宝柱一张苦脸!

此时,乾隆还没有让军机处的曹大人回去,他要了解民间,就不能不听取忠臣的言语,曹大人道:“圣祖三大德政,曰削藩曰治河曰通漕,三者有成故岁入大增,于今河工层层剥削整治不见积效,故灾害频频。”乾隆道:“可不可以改用海运呢?”

曹大人道:“当年郑经据守公海,控制东南沿海,直到今日海运亦不平静啊!”

乾隆紧锁眉头道:“如今灾祸遍地,总不能坐视吧?”

曹大人道:“治河赈灾,重在大江南北,可是眼前不肖的官吏中保灾赈,滥报河工贪赃枉法,出尽了花样,还有,漕运船家结成帮派,明逃官税,暗扣仓储,横行河上,盐税虽有关卡,可是那些私梟也结成了帮派,有所谓厂私,商私,梟私,民私,官私。”

乾隆道:“官私?官也有私吗?”

曹大人道:“万岁爷,官不私,民焉敢私啊?”

乾隆暗暗点头道:“官不私民焉敢私?说的对。”

曹大人道:“我大清,险,险在西北,富,富在江南,无江南之富何以化西北之险?臣之忧心在此!”

乾隆凝神起身,他也突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北方不定,不仅是曹大人的忧心,更是他的顾虑,北方有要独立的部落,南方有贪赃无视律法的官员,叫他怎么能不忧?踱了几步,叹道:“大臣贪赃,小民走私,都要那些钱做什么呢?”

曹大人叹了口气道:“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乾隆道:“这么腐败的地方,苏州杭州何以繁华?”

曹大人道:“正因为腐败,也正是贪官富商聚集出没之地,所以才繁华。”

乾隆道:“朕要去看看,朕一定要去看看!”

江南

苏州

盐帮总堂大院

聚义堂

盐帮的帮主是程淮秀，一个正值年轻却又身负重任的女人!她的地位让她威严，她的责任让她稳重，她无可选择地成熟!

她正色看着面前的众兄弟，那些大多数都是她的长辈，就算是同辈多数也比她年长，可是就是因为她父亲是帮主，父亲去世后盐帮数千人的命数竟交给了她。

已经担起这个担子，她就一定要担好!

正襟坐在正中，等着掌堂李进向她禀报关于巡盐副使谭金望退休还乡的事。

李进道：“属下听到这个消息就亲自打探了一趟，这个老贼已经雇了船准备动身了!”

她的另一个得力助手赵辰坤听了这话，道：“帮主，这桩买卖扎手吗？”

程淮秀道：“这贪官要是由陆路来当然是没问题，但他是坐船跑水路，这是漕帮的地盘，如果咱们给夺了就是明踩着漕帮。”

赵辰坤点头道：“这倒也是，盐漕世仇，近年已经停止厮杀，肯坐下来对谈几句……”他看了李进一眼道：“总算有个和平的局面，要是我们在他们的地盘上做买卖，少不了又两帮又要打起来。”

李进吼道：“打就打，难道要躲着他们过日子吗？我不怕!”

程淮秀道：“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一旦冲突起来你一刀我一枪的，死的伤的还不是两帮的穷兄弟？苦的还不是孤儿寡妇吗？”

众人议论纷纷，大多数人都是支持帮主的。李进一抬头示意安静，道：“各位兄弟，他榨的都是咱们两淮盐帮兄弟的血汗钱，白白放过他？盐帮不出头谁出头？”

程淮秀道：“李进，我不是不想干，但是要干就得干得干净利落，一定要秘密，绝对不可以惊动漕帮!万一漕帮插手，我们只取两淮的赃款，总之以和为贵，你赞成吗？”

李进道：“万一碰上不和怎么办？”

程淮秀道：“能够不打就不打，忍!日后我会亲自去他总堂解释的。”

赵辰坤道：“帮主说的我赞成，拳头刀枪是用来对付贪官土豪的，不是用来对付穷兄弟的，一切听帮主吩咐。”

程淮秀道：“嗯，赵辰坤，这件事就交由你负责，以后这狗官的一举一动你随时查清楚，随时向我汇报。”

看到李进仍是一脸的不忿，于是道：“李总管，你在各堂中挑一批好手组成马队，分批分路到南通去汇合，路上尽量别惹人注意!”

李进道：“是。”

程淮秀发号施令：“明天出发!谁留守总堂由赵长老分派!”

“是!”

“还有事吗？”

她看大家都没有事，点了点头，走了。

“恭送帮主!”

第二章

半夜，乾隆睡不着，这件事一旦在他心里有了影子，他就再也无法把它抹杀，来回在床上翻了好多个身，一下坐起高声呼道：“贾六!贾六!答应!答应!”

春喜听到了声音忙进来问道：“在!万岁爷?”

乾隆急急道：“快去把宝柱和贾六叫来。”

春喜愣住道：“现在叫他们?这么晚了?”

乾隆道：“去呀!我有急事!”

贾六睡得正香，做着梦，他总是梦到有个人叫他“贾六，贾六，快开门啊，贾六!”，好奇怪的梦啊，他听不出这个人是谁。

“贾六，我是春喜，还不开门啊!”

贾六一下清醒过来，连跑带颠地过去开了门，连鞋都没有穿好，发现春喜正含笑看着他，立刻赔笑道：“春喜，是你?来!进来进来!”

春喜笑吟吟，慢悠悠，贾六道：“春喜，这么晚找我有何事啊?”春喜往他肩上一搭，轻轻道：“不是我找你，找你的人是……”眼睛一瞪：“万岁爷!还不赶快穿衣服啊!”

贾六差点跳了起来，再也顾不上跟她讨好!

春喜找到带着人巡夜的宝柱，一把拉了他过来，宝柱心头一喜，向后吩咐道：“你们先到那边去巡一巡!”

春喜坐在栏杆上，笑嘻嘻，宝柱靠着她坐下，问道：“什么事呀?”春喜又是用胳膊肘顶他，又是笑，好像不好意思说出来，宝柱只好催道：“什么事你快点讲嘛!”看着她一个劲弄手绢，沾沾自喜道：“是不是有心事?”

春喜看四外没人，趴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宝柱没有听清，问：“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到啊!”

春喜又趴过去说了几句，宝柱的头一个劲伸，道：“还是没有听到!春喜，你讲什么?快点嘛，快点跟我说!”

春喜忍着笑，用尽全身力气趴在他耳边大嚷道：“万岁爷叫你哪!”

宝柱让她镇得只剩了摸耳朵的份。

乾隆背着手，踱着步，眼睛里闪着光，对他们三个说：“我们秘密去一趟江南!”

三人一下目瞪口呆：“啊?下江南?”

春喜道：“就我们这几个?”

乾隆道：“还有一个老先生，曹大人!”

贾六皱起了眉道：“啊?还带着个老哈哈跑江湖啊?”

乾隆接着设计，道：“他是账房兼教书先生。”春喜道：“那万岁爷，我算什么?”乾隆道：“春喜丫头!”贾六宝柱一起问道：“我们呢?”“跟班的，贴身家丁!”

“哦，万岁爷，那您呢?”

“论排行，叫四爷!”

“四爷?”宝柱和贾六凑在一起咬耳朵：“还真是新鲜呢!”

春喜突然跑到乾隆身边，道：“万岁爷，我家住上海，我总不能空手回去探亲呀，金戒指小首饰总得准备一点呀，还有小姐们的胭脂花粉，还有万岁爷顿顿饭少不了的辣椒酱啦，豆腐乳啦!还有……”

贾六一把拉她过来道：“春喜，江南什么没有啊?真是罗嗦”春喜道：“罗嗦才是女人嘛，答应罗嗦才好!你要是再说我罗嗦，我就把你什么三六九的事告诉万岁爷!”

乾隆回头问道：“什么三六九啊?不管你们三六九怎么走，你们分头准备，咱们说走就走!”

“喳!”

很快的，君臣几人已离了京。

这一行最开心的莫过于春喜，离开了皇宫的束缚，又可以大大方方地随着皇上回到家乡去，她一路走一路笑，骑了一匹蒙古种的小马乐颠颠地唱：“江南好哎，江南物丰产……”吵得贾六直叫：“春喜春喜!你不要再唱了，我们刚到山东，还没过黄河，什么江南好啊!”又招来春喜一句骂：“要你管，死贾六!曹先生，我们现在到了山东没有啊?”

曹先生应道：“是啊，是啊，贾六说的没错，这里就是山东啊!我们才过德州。”

四爷问道：“跟着怎么走啊?曹先生?”

曹先生道：“皇上……不!四爷!是这样的，跟着呢就到桑子店，然后渡黄河就到济南府、下衍州，然后呢我们这可以走这个……”

四爷向贾六使了个眼色，贾六会意，忙打断曹先生的吁吁叨叨，道：“曹大人，行了，您的记性真好，有您在我们随问随答就行了!”他看了看四爷，四爷点头一笑。人老了就是话多!

春喜道：“曹先生，山东出什么名产?我想带点回去探亲!”

还没等曹先生回答，宝柱已嚷道：“山东出好汉，行者武松，功夫了得!”挥鞭打马，冲到了前面!

“武二英雄胆气强，挺身直上景阳岗。经拳打死山中虎，从此威名天下扬。”

说书人的定场诗说得精彩，醒木也拍得啪啪直响，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出了一个名人，这个人就能养活这个地方，甚至子孙后世，山东也不例外，所到之处全是水泊梁山的英雄事迹!茶楼酒馆的人更是拿这个做话本，讲给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四爷听得入迷!

“各位客官，咱们不表五帝三皇，也不表剑戟刀枪，单表咱们山东运城的武二郎!这位客官说了，这武二郎是个汉子眼咱们一样啊!客官您别急，有刀就有*是有驴就有马，好汉宋江有个阎婆惜，咱们武二郎可有个叫潘金莲的美娇娘!那位客官又说了，阎婆惜是宋江的小女人，这潘金莲可是武二郎的大嫂子……”宝柱眼光一扫，发现一个人正在看着他们，他心里一怔，留了心，对四爷说：“四爷，趁天黑之前我们还是先走吧!”四爷道：“为什么?”宝柱道：“有可疑人物!”四爷听书听得正起劲，道：“是你眼睛可疑!”春喜也道：“四爷，有人在看我们呢!”乾隆看他一眼道：“看你!我有什么好看的?哼，花枝招展的!”贾六道：“四爷，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呀!”四爷训道：“出了门儿你也教训起来了?听书!”

说书的正讲到“往二爷怀里一扑，潘金莲拖着二爷不松手，二爷可是硬得跟木头一样……”曹大人听不下去了，道：“再听下去，可难免伤风败俗的话都出来了!”

四爷道：“这才是风俗，在咱们家哪听得到这个风俗?”说书人讲到精彩处，四爷忍不住大笑鼓掌!曹大人叹了口气。

山东虽然算不上富裕的省，但这里也确实很繁华，他们正遇到本地人的集市，十里八乡的人都聚拢过来。四爷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里高兴，道：“年头好一点，百姓富足点，多好!”曹先生道：“四爷，您有这个心肠，已经是黎民之福了!”

四爷道：“过去人讲‘苏广熟，天下足’你看这里的民风真是朴实可爱。”

春喜道：“四爷，别说得太早喽!”

四爷一笑道：“你们去逛逛吧!”一句话说出，贾六宝柱又围到春喜身边，道：“春喜，跟我去逛逛好不好?”宝柱说：“还是跟我去逛吧!”

春喜道：“你们去吧，我陪四爷去了!”

贾六宝柱互相用眼光鄙视了一下对方，贾六就让一桌赌局吸引住了。一把输，两把输，很快输个精光，转身拉来宝柱，宝柱也试着押了一把，竟然也输，宝柱道：“贾六，你有没有

有看出来？那张牌明明在那里，怎么突然跑到那边去了呢？”贾六道：“有鬼！”

宝柱又拿出钱来道：“再押一次！”

他看得准确，一下按住了庄家的手道：“别动，我要押这一张！”

他自己把牌翻过来，又输了！贾六垂头丧气道：“还有没有钱呀？”宝柱道：“没啦，输光啦！”

曹先生正在问老板：“这是哪儿的货？”春喜看到两个人聚在那里，忍不住对四爷说：“四爷，我过去那儿看看！”

“好好好，去去去！”

庄家还在叫：“洋人赌法公正第一呀！”春喜已经被贾六宝柱拉到一边，贾六道：“春喜，借点钱！”宝柱道：“急用一下！”春喜道：“干嘛，你以为我是地下钱庄啊？”宝柱道：“春喜，算高利，六分六，信用第一呀！”

“哼，看你们两个猴急的样子，输光啦？”

“对呀，是要借点钱去捞本啊！”

“什么玩意儿也看不懂，十三张十二张还是什么呀？”

宝柱道：“这是洋玩意儿，很好玩的！”

一听说是洋玩意，春喜的眼睛也一亮，贾六立刻拉她道：“再不下他们要走啦！”

春喜的劲头也来了，拿出钱来就押，也不知道押哪张好，贾六宝柱一起哄她就把钱放在了赌桌上！

又输了。

春喜扭头对宝柱说：“假的，诈赌！”

“对，刚才我也有这种感觉！”

一个赌客抱起了双臂道：“小妞，不要血口喷人嘛，光天化日之下，哪有什么诈赌啊？”

春喜道：“你们根本都是一伙的，你们根本没有输赢，勾外人引外人的钱！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告诉你！扬州话管这个叫迷子！”

庄家一怔道：“迷子？什么叫迷子？我可不知道，不过我看你倒挺像个迷子，都快把我给迷死啦！”他笑着去摸春喜的脸，春喜吓得向后一躲，一拍宝柱贾六道：“拿下！”

“慢着！”一柄扇子挡住了两人。四爷走了过来，问道：“什么事啊？”

春喜道：“四爷，他们诈赌！”

庄家一看四爷像是个有来头的，也不敢造次，只是皮笑肉不笑地道：“我说这位大爷，这个小妞说我们诈赌，我们敢诈赌？这不是冤枉我们吗？”

四爷哈哈一笑道：“好，我来坐庄，你们来下，赌个手气决个输赢！……怎么？不敢呀？”

庄家道：“我有什么不敢的？来就来呀！”

这种赌法是先给赌客看三张西洋牌，其中一张是红桃 A，然后扣在桌子上打乱顺序，由赌客赌出红桃 A，赌法相当简单，四爷信手把桌上的三张牌胡乱地换了几个位置，学着坐庄的样子笑道：“下下下下下了啊！”庄家拿出十几枚大钱，放桌上一放，四爷笑道：“就这么点儿？没钱还敢坐庄？”

庄家嘴歪眼斜道：“没钱？谁说我没钱？哼！你看我有钱没钱！”啪一声，在一张牌上拍下一锭银子。

四爷拿起那张牌，红桃 A！春喜宝柱脸色一变，道：“啊？输了！”

庄家道：“哼，我看你有多少斤两，敢在老子面前卖弄！”

四爷道：“我输得不服！”

庄家道：“不服？不服再来呀！”

四爷道：“好，这样吧，赌大点，你有多少，全掏出来，一次过！”

庄家道：“你赔得起吗？”春喜拿出一把金子，往他面前一晃。

四爷扇子一扇，三张牌飞起，扇子顺势也离了手，在空中转了起来，扣住了三张牌，落在了桌子上，四爷把扇子撤下，道：“下吧！”

这下庄家慌了神，他记得隐约看到了是中间一张，立刻把钱放在中间一张上，又忍不住自己把牌翻了过来，傻了眼，哪里是红桃？他急了道：“好啊，你诈赌啊你！”

四爷笑道：“牌是你开的，我碰都没碰过，怎么诈呢？嗯？”高声吩咐手下：“扣下老本，多的大家吃红！”

其实扇子在落下时他已经把两张牌换了位置，只是贾六他们不懂，他一边走一边给他们讲：“扇子是为了分散对方注意力而用的，不过你们不知道，我学过，而且是跟外国人学的。”

贾六道：“外国人？谁呀？”

四爷道：“汤若望的后代，小时候我们一起玩，他教我的，他是德国人！”

宝柱不解道：“洋人也有姓汤的？”

四爷道：“那个时候洋人都喜欢取一个中国名字，搞不好有一天都是中国人取洋人名字，汤若望还是大清朝的钦天监呢！”

曹大人道：“明朝就有意大利人利马竇，我朝康熙年间有比利时的南怀仁，来我国修历法教科学传洋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

贾六道：“咱们来个活学活用，以夷制夷！”

春喜拉住了四爷的衣袖道：“四爷，教教我嘛！”

四爷用扇子一拍她脑门道：“教你？教会你去赢后宫娘娘嫔妃的钱呐？那可好！皇宫变成了大赌场啦！”春喜拍手道：“好啊，捕快不敢进宫抓赌啊！”

贾六宝柱哈哈笑道：“你这个调皮鬼哟，人小鬼大！”

来到一家客栈，小二客客气气把他们往里请，“各位客官，这家客栈好，百年老字号，侍候周到各类服务一应俱全！”

四爷道：“好，就这儿吧，服务好就好啦！”

小二道：“保证您满意！”

众人往上抬行李，已有两双眼睛盯上了他们。

原来是刚才赌局的庄家和那个赌客，原来两个人真的是一伙的，他们早就看中了这几个人，一路跟来。

小二赔笑道：“客官，这间房间您还满意吧？”

四爷道：“很好，多加四间雅房！”

小二道：“有，有有有！客官我马上给你安排！”

贾六道：“店家，我们这是些行李要交运的，麻烦你介绍一家可靠的货运行给我们！”

“有有有，很可靠的，我马上就给您安排！”

突然一下红鼻头，歪嘴的小二拿着一条掸子走进来就擦桌子，“我二爷来了，一路辛苦啦。”嘴里喃喃对另外一个小二道：“我二爷来了，这里有我你放心吧不用你多费心啦！”把那个小二打发走了。

春喜想了想道：“这个人好面熟啊！”宝柱看了看，突然道：“一看到小伙子你就面熟，歪嘴的你也喜欢呐？”

这个小二道：“二爷，你们先到楼下吃点喝点，我来打扫房间！”

四爷道：“究竟是城里的，对客人真周到！”春喜道：“百年老字号嘛，苏州上海比这还要更好呢！”

四爷一边往外走一边道：“我看越往江南越好走了！”

曹先生抚着胡子，看着四爷的背影微笑道：“呵呵，渐入佳境！”

等他们都下去了，这个店小二的嘴突然不歪了，他很快地把几个大箱子运到了窗口，下面早就有人等候，他一个个扔了下去，几个人逃之夭夭。

等到四爷一行人发现时，再怎么盘问店小二也不管用了。

贾六宝柱按住店小二，小二竟也万分委屈，他本以为那个人也是他们带来的!

四爷道：“宝柱，我看事情不像那么简单!店家，刚才你那个伙计……”

店家道：“客官，我还以为那个伙计是你们的人呢!”

曹先生恍然大悟道：“四爷，我们上当啦!”四爷愤然握紧了扇子!

几个毛贼正打开箱子研究里面的东西，一个人拿出一件衣服，明黄色的，绣着团团飞龙，他自然不知道这就是乾隆皇帝的龙袍，只知道花里胡哨的，穿在身上美不胜收，旁边的人说：“龙袍!龙袍，哦，唱戏用的，原来是个戏班子呀!”

这人又看到另外一个人从箱子里掏出一样东西，从来没见过，两块三角形的布，用布带连着，淡粉色的，还带着香味呢!一个人道：“这是眼罩嘛，盖着眼睛不怕光呀!”他马上反对：“哪有这么大眼罩?不对!”那个庄家抢了过来道：“拿来吧，拿来吧，我看看，嗨这是香包嘛!香包你都不知道?好像端午节的香包嘛!”

四个人一起哄，抢做一团，再也没有人去管那件龙袍，龙袍挂在树枝上，孤孤单单!

四爷已经把案报到了衙门，接待他们的不过是一个九品的代理知县，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闭着眼睛，梦呓般道：“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做何生涯?有无前科?爹是谁?娘是谁?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又是谁?他们的生辰八字，他们的模样，特征，嗜好，学历，经历，个个给我一一报来，若有差错，小心你的狗腿!”

四爷奇怪道：“官爷，这……我是原告哎!”

小官道：“原告和被告都是一样的。”

春喜问道：“怎么会一样呢?”

小官道：“建立档案资料，你懂什么?”

贾六道：“官爷，听你说的好像是我们抢了人家的一样!”

小官道：“原告会变成被告，被告也会变成原告，他，他不是一成不变的!”

宝柱道：“好吧好吧，填吧，曹先生，您就费心一下，我们填完以后出去再说!”

小官道：“出去?得交保!”

四爷道：“老天呐，什么保啊?”

小官道：“店保，铺保，现银保，立保书，盖宝印!”

四爷有心跟他较针，道：“那不保呢?”

小官一拍桌子，道：“不保?皇帝老子也出不去!”

四爷愣住了。

一张银票放在桌子上，四爷道：“白银五十两，可以走了吧?”

小官道：“慢着，你是保家，他们几个跟你住一起，你要负责他们不得为非作歹，不得作*犯科，不得告诉别人他们丢了东西!”

四爷道：“不告诉别人怎么找回东西呢?”

小官道：“不行，告诉人会影响本地的形象!”

这时有个差役进来趴在小官的耳朵边说了几句话，小官道：“啊?竟敢有人穿龙袍行骗?”

四爷忙道：“龙袍是我的!”

小官道：“是你的?好，走，跟我逮人去!”

一队官差，将赌局冲得七零八落的，赌客四散奔逃，四爷吩咐贾六宝柱：“给我拿下!”

贾六宝柱追上了穿着龙袍的庄家，四爷怒道：“目无法纪，这身衣服是你可以穿的吗？”谁知小官一声令下：“统统拿下！一个也不要放过！”众差役把四爷也围了起来，四爷真正怔住了！

又回到了大堂上，小官重重一拍惊堂木：“你们这些刁民，当街打架，你们说该当何罪？”春喜对四爷耳语道：“四爷，想想办法！”

四爷道：“我有什么办法？事到如今。除非……”他叹了口气，他也实在没有办法。这样的事他哪里经历过？春喜眼睛一转道：“四爷，我有办法啦！”她趴在四爷耳边，说了几句。

小官喝道：“不要串供！滋扰地方，破坏治安，舞拳动脚，一群混蛋！”

曹先生听不过去，道：“大人，不能一概而论之嘛，无理的跟有理的不同嘛！”

小官道：“无理三扁担，有理扁担三，打了再说！”

春喜已经把宝柱的一柄匕首送到四爷手中，大声道：“啊？要挨三扁担呀？四爷！”

四爷上前道：“大人，小民有事，请求密禀！”

“密禀？”

四爷眼光一闪，小官笑了，道：“我们到后面密禀去！”

二人来到一间偏僻的小屋，小官道：“这里讲话没人听见，有什么密禀，禀吧？”

四爷坐下就东来西去乱掏，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小官看着他的手道：“别掏红包，别掏红包。”可是四爷拿出来不过是一条手绢，还打了个大大的喷嚏，笑道：“对不起，伤风！”小官气得不说话了，四爷又道：“刚才你说不收红包，倒是个好官呀！”

小官道：“维护地方安宁，平息无谓纷争，红包我是不要的，如果你非要给的话，当然人情世故我不是不懂啊。”

四爷一笑，又在掏东西，小官的眼睛又看着他的手，道：“又掏什么？”

这次四爷掏出的是一柄匕首，往桌子上一放，小官吓了一跳道：“你想行刺？”四爷笑道：“你别紧张！你别紧张！你上前看看上面的字嘛！”

小官拿来一看，上面有几个字“御前侍卫宝柱用刀”。大惊道：“你是御前侍卫？”

四爷道：“正是。”

“那……那老头儿？”“御前大臣。”“那女的？”“御前答应。”“那俩小子？”“御前太监。”“不像啊？”“哦，刀下留人！”

小官笑了：“我懂了我懂了！”

四爷笑道：“我们护送龙袍路过此地，这剑就算送给你做见面礼啦！”

“你说这……”“我说……不，你拿去就是了嘛！现在可以马上放人了吧？”

“当然当然！”“只要御前一乐，可以把你升到‘御前前’啦！”“多谢提拔！”

回到客栈，四爷忍不住笑道：“想不到一个‘御前’会这么管用？”宝柱道：“当然啦，俗语说‘拿着鸡毛当令箭’何况‘御前’呢？”四爷笑道：“拿御前跟鸡毛相提并论？宝柱有进步啊！”春喜大叫着把贾六刚刚收拾好的箱子又一样样翻乱，贾六急道：“我才收拾好，你找什么？”

春喜道：“你们有没有看见？”

“看见什么？”宝柱也凑了上去

春喜低头看看自己的胸口，道：“不能讲啦！你们两个我不能讲啦！”

四爷道：“跟我讲！”

春喜道：“万岁爷面前也不好讲！”她放低声音，恨恨道：“缺德鬼，缺德鬼，每个人尺寸不一样，你拿去做什么嘛！”

贾六宝柱想啊想啊，还是不明白，问：“究竟是什么啊？”

春喜道：“我好气你们还这个样子呀？”贾六道：“春喜不要紧张，什么来着跟我们讲好

不好？”宝柱道：“对啊，不要生气嘛，街上有的买呀，我们去买很多很多给你！”

春喜道：“买不到的啦！洋鬼子刚发明的，才刚流行到宫里面，一定是你们两个把它藏起来了！”

贾六宝柱道：“你不要乱讲啊，不要冤枉人啊。”

贾六道：“你搜啊，我脱光了你搜好不好？”突然意识到皇上在，一吐舌头，不敢再说。

春喜大声道：“你要死啦！”

曹先生心知肚明，呵呵笑道：“小春喜，不要气，那个东西回到宫里要多少都有！”

一下让人说中了心事，春喜臊红了脸，低下头不说话了，四爷突然也明白了，会心一笑。

坐在竹轿上，春喜叫宝柱道：“我们还有多远才到江南呀？”

宝柱道：“春喜，我们现在才到淮河，要顺着运河南下过了长江才算到江南呢。”春喜道：“那上海呢？”“上海是在江南呢！当然要先过了长江才到上海嘛！”

“这一路上碰到这么多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上海？”“春喜，我们一定能到上海的，到了上海我带你去玩好不好？”

曹先生与四爷并行，道：“四爷的骑术还是那么好！”

四爷道：“老师教的好！父皇世宗曾经护从圣祖到江南，是在康熙四十二年，当时父皇还为苏州的枫桥写了一首诗。”

曹先生道：“先皇世宗是个聪明能干而又主辛苦的皇帝！”

四爷道：“知人知名，志士志情，用功之深，我不如先皇！”

曹先生道：“世宗夜半批折，往往不觉天已微明，那些批折后人读来便知世宗之所以不朽。”

四爷道：“先皇侍驾圣祖，远来江南江北，也是为了要看黄河淮河运河的河工民情，也走的是这条路吧？”

曹先生道：“稍有出入，他们是从过黄河，从济南，过泰安，经宜州，蒙茵到讼天，然后经淮河、扬州渡长江到镇江，继续南行，到苏州巡经嘉兴，杭州到江宁，之后由江苏沛县到山东东平东昌回到京城。”

四爷道：“你记得还真清楚！”

十余人，粗壮有力，手执钢*，伏在路边。

四爷见状一招手，想带他们冲过去，但为时已晚。

春喜下了竹轿道：“四爷，我们出京您看了黄历没有呀？”

四爷道：“看啦，黄道吉日才出发的！黄历上还说，宜马动，宜远行，诸踏劫，必生南！”

春喜道：“四爷，您想家啦？”

回头一看贾六正趁机嗅她身上的香味，一个巴掌打过去。宝柱道：“四爷，看他们手执钢*，定非善类！”贾六忙扑到春喜面前，道：“春喜，快躲起来！”春喜一点也不怕，把他推到一边道：“躲你个头啦，人家已经盯上我们了！”

宝柱道：“四爷，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打头阵！”

四爷淡淡一笑，打马上前，高声喝道：“爷们，大媳妇小姑娘的，借个路好吗？”强盗没人理他，还是伏在那里不动，四爷唤曹先生道：“我这北京话他们听不懂！”

曹先生道：“我用山东话试试。”他操着纯正的山东话，把四爷的话重复了一遍。

这些人还是不动，反而盯着草丛不放。

突然草丛里窜出一只兔子，“强盗”们冲了上去，四爷立刻会意，打马直冲，顺手折下一枝松枝吐气开声，松枝击在兔子身上！这些人的箭也射中兔子，四爷在飞奔的马上携取兔子在手，得意地笑了！

原来这些人不过是本地的猎户，聚在一起打猎的！虚惊一场！

一个女人，在猎户中还算得上是眉清目秀的，将兔子放在火上烤好了，送到四爷面前道：“你吃。”四爷一看这个东西黑糊糊的，心里一惊道：“这能吃吗？”女人道：“这是野味，蛮好吃的，天气变化这么大，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吃呀！”四爷笑道：“我从来没吃过像这样的烧法的。”

女人笑了道：“看你像是个世家子弟，平常一定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吧？”她将兔子拿走。

四爷对女人道：“你先吃。”他来到猎户们的筐前，看着一筐的猎物，叹道：“这么多野物？每个人都来捕杀你们，那不就要绝种了吗？”

“绝种？不吃它杀它，我绝了种怎么办？哼，假斯文！”一个汉子站了起来：“我最恨假斯文了！你天天给我山珍海味我还不答理呢，我还天天念经拜佛呢，哈哈……”

贾六笑道：“痛快人说痛快话！”曹先生一瞪眼：“贾六！”

女人又一次把兔子拿给四爷道：“你到底吃不吃呀？”四爷赧笑着，还是不敢吃，道：“萍水相逢，姑娘的盛情……”汉子道：“什么姑娘不姑娘的！她是我老婆，打猎，烧锅，上炕，生孩子的！”

四爷只好道：“祝你们夫妻百年好合，琴瑟合鸣，生一堆孩子！”

汉子看他一眼道：“一堆？只生一个！你以为我是皇上啊？像他*的龟爷爷康熙，他有十几个老婆，三十几个儿子，我要打多少野味才养得过来呀？”

众人大笑，曹先生冲了上来道：“你……你胡说什么？”

四爷拦住他，又对汉子笑道：“幸会幸会，交个朋友！”汉子白了一眼道：“朋友？朋友算害死人呢！倒杖拐老婆，都是朋友干的事儿！”

众人笑得更凶，春喜想笑，不敢！

几人又上路，到了这里，竹子渐渐多了起来，已初具南方情致。四爷忍不住对曹先生道：“曹先生，出得京来，见识遭遇诚然不同于宫中。”曹先生道：“我们还没到江南呢，到了江南，皇上一定会大开眼界的。”

春喜咬着手绢，一个劲吃吃笑，宝柱看得奇怪，问道：“春喜，我有什么好笑的？”

春喜道：“谁我说在笑你？我在笑四爷！四爷不是碰上那个抓兔子的女人吗？哈哈，载了个跟斗啦！”宝柱道：“四爷载跟斗？什么时候？我怎么没看到啊？”春喜道：“你这个蠢货！直肠直肚的，你就不会拐个弯呀？”宝柱道：“直肠直肚有什么不好的？老实可靠嘛，四爷什么时候载的跟斗呀？”

春喜道：“四爷不是想勾搭那个抓兔子的女人吗？她那个男人啊对他又骂又笑，四爷都拿他没法子！连祖宗康熙皇帝都骂上了耶！”宝柱道：“他根本不知道在他眼前的就是皇帝老子呀！”春喜道：“这才好看，四爷哭笑不得呀！”宝柱笑道：“哈哈，活该！谁叫他风流的？”

正说着，前面的四爷和曹先生已经下了马，曹先生叫宝柱把马牵到河边喂水。

春喜见宝柱过去了，就叫来贾六问：“贾六，如果有一天我跟你在一起，在一个高楼上遇到强人，你会怎么办呀？”贾六道：“我当然会跳下来逃命啦！”春喜道：“哇？那么高跳下来呀？”贾六又开始耍嘴：“如果你是我的话，我不会让你跟我一块跳，我会先跳下去，肚子朝天让你跳到我的肚子上！”春喜笑道：“你的肚子成吗？”贾六道：“当然不成啦，就算你踩死我呀，最少我为你效忠啦！”春喜想想道：“这些话听起来还不错！”

贾六道：“要找男人一定要找效忠的，可别找会武功的！”“为什么？”“夫妻难免斗嘴，他一火来一个巴掌，你就成了一个没牙的老太太啦！一嘴三十二颗牙一颗不剩！对不对？”春喜哈哈大笑道：“你是说宝柱？”贾六道：“我可没说，你不要和他说啊！”

两个人嘻笑，逗得四爷和曹先生开心，曹先生道：“四爷，有个小春喜，一路上就不会

寂寞啦。”

四爷道：“我正在想，把她给宝柱呢还是给贾六？”

曹先生道：“他们两个人会打起来的。”

四爷道：“不会，小丫头聪明！”

正说着，贾六已牵了那匹小马过来，跟春喜说：“春喜，我牵小马你来骑，我拉你去那玩好不好？”

春喜道：“我不要，骑小马屁股痛死了，不要！这样子，我坐轿你抬轿！”贾六忙道：“宝柱比较行啦，我？我是文臣，没力气，他比较行啦……”宝柱过来一把拉住了他的脖子，问道：“行什么行呀？你讲我什么坏话？”春喜拉开二人，道：“他没有说你坏话，我是说他吃得那么多会发胖，要他运动，我坐轿他抬轿！”宝柱道：“这是个好主意，走！”

贾六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跟了过去！两个人把春喜抬了起来。贾六抬前面，叫道：“宝柱，用力点！”宝柱道：“放心吧！”立刻开始走，无奈走得轿子活像是摇煤球，或是，摇元宵吧？春喜吓得大叫：“你们两个小心点不要把我摔下来！”贾六叫道：“宝柱你干什么？摇摇晃晃的？”宝柱道：“这才叫做‘效忠’嘛！”贾六道：“这是为了效忠春喜，我才叫你慢下来的！”宝柱道：“春喜，你讲，快慢你说！”春喜道：“快点神气，慢点自在……”宝柱笑道：“好，我们就神气一下！”说罢把轿子往前一推，贾六立刻受不了，手发软，走路不稳当！刚走了几步就连人带轿子扣在路边，把四爷和曹大人逗得哈哈大笑！

远处传来马蹄声，三匹高头大马飞奔而至，为首的正是盐帮帮主程淮秀！后面是李进和赵辰坤。

贾六宝柱顾不上玩笑，忙把轿子从路上抬走。

四爷听得声音，扭头一望，可是就是这一望，他便再也无法回神。

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女人！

程淮秀漂亮，并不是一般女人脂粉娇媚，她漂亮得不带一丝烟火色，然而这还不是主要的，她驭起马来比一般女人用起针线还要纯熟，一般的女人武刀弄棒的都会粗壮，可她偏偏秀气得像是个闺秀。骏马飞驰，她略带几丝英俊之气，偏偏英俊而不失妩媚，一双眼睛不经意瞄过四爷，四爷的魂竟让她勾去了。

纵然只是轻轻一瞥，竟也像是似曾相识般熟悉！

春喜张大了嘴：“哇，好神气哟，四爷，四爷？”

四爷什么话也没听见！只是呆呆地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春喜只好大叫一声：“四爷！”四爷吓了一跳，道：“什么事呀？”春喜道：“我问您什么事呀？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四爷笑了，道：“为什么在宫里总是见不到这么英风飒飒又这么漂亮的女人呢？”春喜道：“这怎么会一样呢？宫里的人要守规矩要像个闺秀啊！”

四爷还在想着，道：“这规矩要不得啊！刚才那个女的像个头头，一脸豪气，两个大汉要跟在后面走，好！了不起！”

春喜后面小声对贾六宝柱道：“见一个迷一个，真受不了！”四爷回头道：“你说什么？”春喜忙指他们两个道：“我没说，是他们说的！”宝柱贾六哈哈笑道：“她说那个女的漂亮！”“对啊对啊，漂亮！”

四爷又望了一下程淮秀远去的方向，什么时候能见到她呢？

农村小院破旧，连手巾也是那么脏，四爷宁愿让手自己干也不愿意用这条手巾，哪知这家的小女孩也嫌来嫌去地打量这几个外乡人。

贾六来到门外倒水，发现曹先生正在四处看，问道：“曹先生，您怎么了？”曹先生道：“我在欣赏这农村的风光！这里真不错，呵呵！”贾六嘟着嘴，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哪里好，又见曹先生弯下腰，问道：“您看什么？”曹先生道：“这里人家都在饲养鸡啊！”“这里的鸡跟

宫里的鸡有什么分别呀？”曹先生道：“农家饲养的鸡营养丰富，美味可口哦！”

一位妇人从后面端出几碗菜，黑糊糊，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宝柱道：“春喜，这是什么菜？”问那个小女孩：“你们有什么好一点的菜？”小女孩的火气比他可大多了，道：“没有什么更好的菜了！”

宝柱回头一看，道：“没什么……有鱼呀！”他刚把鱼拿起来，小女孩就冲过去一把抢过来放回去道：“你干嘛呀？这鱼又不是给你的，活鱼都给你吵死啦！”“它还会听人说话？”

女孩一转头看到贾六抓了只鸡进来，又冲过去抢来，道：“鸡不卖！”

春喜道：“多给钱呐！”小女孩道：“给多少钱我都不卖！”

春喜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四爷是贵人呐！”

小女孩上上下下看了四爷几眼道：“贵人？贵人卖多少钱一斤啊？我买！”

四爷夹起一片菜叶，叹道：“好好好，你们家的鸡跟鱼都是金不换，我们只好吃蔬菜啦，但是蔬菜也该弄点嫩的鲜的吧？”“嫩的？嫩的也轮不到你吃！要吃吃老的！不要心为你们有几个臭钱！”

四爷和曹先生无奈，相视摇头，曹先生叹道：“好，也许今天的黄历日子不对，给什么吃什么，我们决不做非分之想！”

女孩笑道：“非分之想？嘿嘿，你们算找对地方啦！”

曹先生道：“我听不懂呀！”

女孩道：“听不懂？我告诉你，前面住的就是三县总捕头！”宝柱笑道：“不小啊！”

女孩道：“不小？讲出来你们要吓死的！他一跺脚，这黄河水就会倒流！这野鸡跟活鱼都是孝敬他的！”

四爷的脸一下子沉下去！

春喜道：“干嘛？他给的钱多呀？”“给钱？给钱还叫孝敬啊？”

“那你们为什么对他那么好？”“不好成吗？天高皇帝远，没人管我们，由他管着啦！”

妇人端了两碗饭出来道：“小玲，你在说什么呀？小孩子不懂事，老爷们吃饭，吃饭！”

贾六一看，四爷的手握着扇子，已经现出筋骨，几个下人忙打岔：“这里空气不错，空气不错！”

四爷却强压一腔怒火道：“我想干捕头，捕头比天还高！”女孩回头道：“天？天算什么？”天算什么？四爷倒是要看看天算什么！

四爷不暴露身份，只说是曹大人的手下，来到捕头的府前。

捕头迎了出来道：“朝廷命官，失迎失迎！”曹大人道：“来得冒昧，总捕头海涵！在下已经不是什么朝廷命官了，恩准告老还乡，已经是一介贫民了！”捕头笑道：“哪里话，哪里话，请！”“打扰了！”

众人进得府去，贾六看花了眼，道：“看这气派，这捕头还有兼差”春喜道：“兼什么？”贾六道：“大清朝的军机大臣！”四爷笑道：“军机大臣也没这么阔，我是四爷，他是个小四爷！”

走到正堂门口，官兵把四爷几人拦下，四爷道：“曹大人！”曹大人回头一看，对捕头道：“都是家人，不必了！”“让我们进去呀！”“我们也要进去见识见识呀！”捕头点头道：“让他们进来吧！”

分宾主落座，捕头道：“曹大人，请用茶！”春喜对贾六道：“你闻这茶，多香啊！”捕头道：“穷乡僻壤，不成体统！”春喜道：“客气了！”

捕头对曹大人道：“曹大人屈驾来访，有什么指教的吗？”

曹大人笑道：“久闻此地民风纯朴，皆因总捕头管治有方，今日路过此地，专程拜访，区区薄礼，请勿见笑！贾六！”贾六忙把礼单送上，捕头接过来笑道：“曹大人，您太客气了，谢谢，谢谢！”

四爷笑道：“我家大人德高望众，虽然告老还乡，但是在京里有不少的得意门生，只要大人一句话，就能定你升官发财还是撤职查办呢！”

第三章

一听四爷这样说，捕头起身抱拳道：“失敬，失敬！就请曹大人禀报朝廷，此地风调雨顺，四方安宁，还请曹大人多加提携！”

曹大人突然一挑眉毛笑道：“这是客气话，不过，代为禀报嘛……还是有点份量的！此地有匪类出没吗？”捕头道：“没有匪类何需我这捕头呢？难免呢！”

春喜道：“说得好哦！”捕头道：“别说这儿！就是京师皇城也难免匪类。”四爷道：“捕头大人，你们这儿先例不输京师皇城，没有匪类眼红吗？”

捕头突然走下来，笑道：“年轻人，这其中的奥秘，不便向外人道啊！”他的扇子与四爷的扇子对上了，事态一下陷入僵局，四爷看了曹大人一眼，曹大人一点头忙道：“哦，原来捕头还把我当作外人？”

捕头笑道：“不不不，曹大人您误会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奥秘，就是御史大人在跟前我也敢说。自古捕头和匪类是相通的。”

“相通？”四爷皱眉站起。

捕头道：“相通，一来通消息，二来通有无，通消息者，有助破案，通有无者，他们真的做了大案子，得给他们点时间呐，好跑路啊，这不就平安无事啦？”

虽然心里有气，四爷还是哈哈笑道：“增长见识！”

曹大人忍不住道：“难道匪类作案，你们就不抓吗？”捕头道：“抓，上头逼急了就抓，不抓不好交待，跑得不快抓，案子发了，捕头还得会迟到，给他们点时间，就吃新作的抓，不抓白不抓！”

四爷问道：“为什么要迟到呢？”捕头看着他道：“不迟到？刀枪可没有眼睛啊！重则丧命，轻都也得缺胳膊少腿呀！天下的捕头都一样的！”

曹大人道：“有道理，有道理呀！刚才你说御史大人在跟前你也敢说，这，你不怕他拿你察办吗？”捕头突然哈哈大笑道：“别说御史，凡是京官一到地方上都忙着收礼收红包，吃宴会，夜花酒，真是空身而来包船而去呀！哪还顾得了管这些事呀？哈哈……”

四爷盯着他的背影问道：“谁做的东道呢？”捕头道：“谁？还有谁呀？地方上的官，豪门富商啊！”曹大人突然看着四爷道：“能派出京的倒是一份肥差事呀，老夫呆在京里真是孤陋寡闻啊！”

曹大人又下坐下道：“你这么做不惭愧吗？身受俸禄还刮民脂民膏？”捕头道：“话是不错，不过朝廷的俸禄只是撑不饱，饿不死而已！”

四爷冷冷哼了一声道：“除了民脂民膏之外，还有民家的孝敬吧？”

捕头突然嗖一下站进来道：“你到底是哪一条路上的？来找茬的？”四爷也站起道：“怎么讲？”捕头道：“来做客我端茶送客，要是来找茬，哼我这三县总捕就等着你们到衙门口告我呢！”

曹大人一拍桌子道：“放肆！”

捕头道：“四点小板凳。不涂血的糊！”

四爷道：“拿下！”

宝柱道：“是！”

宝柱与他斗了几招，捕头的功夫竟也不弱！冷笑道：“我天天捕人，想不到还有人想捕我？”宝柱叱道：“什么捕头？百姓们吃不饱穿不暖，你简直是目无王法！”话音一落两人又交战在一处。

四爷再也忍不住，扇子一挥跃了过去，急得曹大人直叫：“不能打他！他是皇……皇亲国戚呀！”捕头一闪身跳出圈外，来到院子里，笑道：“哼，我正想抓一个皇亲国戚来玩玩呢！抓起来！”

四外的差役听令立刻冲了上去!四爷左右招架，身形快似流星，一大群差役竟奈何不了他!四爷直取捕头，贾六与宝柱为他拦住差役，捕头渐渐露出败象，扇子也丢了。

捕头回头一看，已经有几个差役押了春喜与曹大人出来，他拿过一把刀放在春喜的脖子上道：“别动!再动我就杀了她!”

贾六宝柱忙回到四爷身边问道：“四爷，怎么办？”

四爷道：“不要轻举枉动，回去再想办法!”三个人身形一掠，已跃出了院墙!于是曹先生与春喜就被关到大牢里。

曹先生安慰春喜道：“小春喜呀，你别这么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的好不好？我们很快就会想办法出去的!”春喜道：“那你要我怎么样？人家从小到大没有被人家关过!关在这么臭的地方!”

曹先生叹道：“好了好了，你看看我？我还不是一样吗？我从来都是关人家的，没想到今天被人家关在这儿了!对了，春喜，咱们就跟他们说我们是从宫里来的!”春喜忙道：“曹大人，不可以讲，千万不可以讲!四爷交待过千万不能透露身份的!你要是讲了我就惨了!”

正说着一个矮胖又长着一双小眼睛差役走了过来，大声训道：“我不让你们讲话你们不听是不是？”春喜走到栅栏边，笑道：“好说好说嘛，小哥，听你的口音好像是上海人哦!”差役道：“少废话，我是温州人!”春喜忙道：“温州？温州是个好地方哎，我有个姐妹她就嫁到温州去啦，她会抽洋烟，讲洋话哦!其实他们西洋话就跟我们中国话一样，譬如说，他们的正月就叫‘占诺里’。”胖差役拍拍头学道：“正月里？正月里？”

他拍头想，宝柱也在拍道头想，道：“皇上，如果咱们硬上，打进去？皇上您看怎么样？”

四爷道：“你一口一个皇上!”

宝柱笑道：“叫皇上亲切点嘛!”

贾六道：“对了皇上，我去官府求援!”说罢就向外走，四爷道：“太监不准出京!逮着你判个死罪!”贾六浑身一冷，摸了摸脖子，退了回来，道：“那我们怎么办呢？”

四爷道：“官府来缴惊动太大!我们行踪一露江南之行只好取消了!”

“啊？取消？”

四爷突然道：“找地方上的人？”

“地方上的人？”

“你们谁跟地方上的帮派熟啊？”

宝柱道：“北方我熟啊，甘肃宁夏我都熟!”四爷叹了口气，贾六道：“废话!大江南北是运河漕帮两淮盐帮的地盘!”

四爷道：“我们找他们啊!”

二人一怔道：“不行啊皇上，这样不是勾结黑道了吗？”

四爷道：“普天之下谁不是朕的子民？何况三县总捕头纵横黑白两道，既然白道不能找来帮忙，只好找黑道了!你们谁懂得黑道的切口啊？”

宝柱道：“这个我知道，小刀就叫做‘戾子’，和尚就叫‘花巴子’。”贾六道：“皇上，我还听说过摆茶杯有暗号，黑道伸手食指要弯曲!”他伸手给四爷做样子，四爷推开他的手笑道：“你们不懂，我懂!”

“啊？皇上懂？”

“正月里？对吗？”胖差役终于学会了一个词，春喜道：“对对对，好聪明哦，一学就会啊!”

“那二月呢？”“二月？二月很简单我教你，二月叫‘法不拉利’。”

“肥不拉痢？拉痢怎么会肥呢？”春喜忍住笑道：“还有三月，三月叫‘麻祖’，四月叫‘艾不诺’。”“爱拨弄？爱拨弄以后呢？”

“然后就是五月啦！五月叫……”她咬了咬手指头道：“你们不能占我便宜！”

曹先生和胖差役一起催她道：“不占不占，快说快说！”

春喜道：“好吧，我告诉你哦，五月怎么讲呢？五月叫‘妹’。”曹先生道：“肉麻！”

胖差役道：“你简直胡说八道，你一个小姑娘哪会说洋话呢？”

春喜道：“我说你真是啊孤陋寡闻！明朝洋人就当官啦！圣祖康熙皇帝还跟洋人研究天文数学，几何开方呢！不信？你就问我们曹……曹先生啊！曹先生！”曹先生道：“洋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呀，别看他们会点什么洋玩意儿啊，绝不如我们孔夫子。”胖差役知道一点就拿来卖弄道：“孔夫子还周游列国呢！”曹先生点了点头。

春喜往木栅栏上一趴道：“说真的，我们的朋友怎么样啦？你知不知道？”

胖差役道：“我哪知道呀？”

春喜道：“不要那么凶嘛！小哥呀，说真的，肚子饿了，能不能弄点东西来吃呀？”

差役嘻嘻笑道：“五月，妹，你等等啊！我去拿吃的啊！”

春喜咧嘴笑给他看道：“唉呀谢谢你呀小哥，你人真好呀，麻烦你啦！谢谢呀！”

“呸！”冲着他的背影，做了个鬼脸。

酒馆里的茶碗茶壶都让四爷三个人拿来了，在桌子上摆了一堆，有的碗扣在壶上，有的摆成三角，有的一个擦一个摇摇欲坠，有的筷子插到壶嘴里。三个人用手指做着不同的手势，四下张望，却一直没有人理他们。

店小二看得奇怪，又担心自家的茶具，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这茶碗摆得挺好的你们……”看了看他们的五根手指缠在一起，道：“你们这是抽筋还是怎么着？”贾六宝柱道：“你少管！”小二道：“谁管你们这三疯子！”扭头走了，真是怪事年年有，今朝特别多！

宝柱道：“四爷，好像不灵啊！”

四爷摆得十分认真，道：“我也是乱弄的，好像在哪儿书上看过。”贾六张大了嘴道：“四爷，这可不能乱蒙呀！”

这时，茶馆里走进一个高个子，一身锦衣步伐稳健，手里还提了个鸟笼子，目中全是精光，进门就看到了四爷桌上这乱七八糟的一堆。

四爷盯着他，小声对宝柱道：“这个人黑道上的！挽白袖，提鸟笼！”

宝柱道：“那好啊，四爷，快点比！”三人比划得更起劲！

高个子看得一头雾水，又好气又好笑，忍不住走了过来看了一眼道：“你们在搞什么？你们把我这个老大给弄糊涂了！”四爷看着他一笑道：“我更糊涂！贾六！”

贾六道：“大爷，咱们爷仨个，由京城去江南，中途在贵宝地落难，茶碗阵跟手势……南北规矩各有不同，大爷，愿伸手的伸个援手，有道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高个子点头道：“话我懂了，你们哥儿仨谁是个头儿啊？”

贾六一指四爷道：“他！他是我们四爷！”

四爷笑着站起道：“他们抬举我！”

高个子道：“抬举？对的，人抬人高，水涨船高！四爷有急难？”

“有！”

“仇家是谁？”

“三县总捕！”

高个子眼一瞪道：“啊？那个王八旦？也是我的对头，你算找对人啦！咱们谈谈！”

狱里，胖差役给春喜曹大人拿了一堆吃的，春喜连声道谢。

曹先生拿着饭，叹了口气，春喜道：“曹大人!不晓得四爷他们有没有吃饭!”

曹先生道：“我想，他们也正在为我们担心呢!”

春喜道：“我真的好想四爷哦!”

曹先生道：“你就只想四爷一个吗？还有宝柱贾六呢？”

春喜一笑道：“曹大人说真的，你觉得宝柱跟贾六他们两个谁比较可爱？”

曹先生道：“刚刚有了吃的，就想这些，真是不害臊!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也!”

春喜委屈得不得了，道：“曹大人，吃的是我弄来的，你还要教训我？”

胖差役跑了进来道：“妹啊!我跑去蒸了一壶酒，我陪你喝两盅啊!”

曹先生拿着杯子道：“这位大哥，谢谢你啊!”胖差役道：“别客气，妹，喝啊!”

曹先生道：“对了，我刚刚听你说，你是温州人对吧？我曾经在温州做过知府呢!”

“什么？您做过温州的知府？”胖差役瞪大了眼睛!原来他的眼睛一瞪起来也不是那么小了!

曹先生道：“是的，不过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胖差役道：“十年前？那么我父亲的案子是您给办的了？”“哦？什么案子？”

“当年，我父亲是温州的捕头，为了逮捕七个江洋大盗，被坏人诬陷判成死罪，当时的温州知府明察秋毫毛，泰镜高悬，层层申冤，刑部大堂终于改判了我父亲的死罪!”

曹先生道：“你父亲的外号叫‘百手快捕’吗？”

“是啊，那您就是‘曹青天’啦!”

春喜忙道：“哇，你们两位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

“小的给大人磕头!”

“快起来!起来!”

春喜道：“我说大哥，您磕头不如放我们走吧？我们逃命要紧呀!”

胖差役道：“是呀，我真是个糊涂呀？我赶快带你们走吧!”

看了看四外无人，差役偷偷把二人带出了牢房，来到走廊，骗守门的兵役说有人请他们吃西瓜，哄走了守卫，把他们带到后门外的林子里，道：“你们就从这条小路走，放心吧，这儿我熟啊!”曹先生道：“小兄弟那你呢？”

胖差役道：“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

“小兄弟，多谢你了!”“快走吧!”

茫茫夜色，春喜与曹先生慌忙前行，跑得曹大人满头大汗，再也跑不动，春喜拉着他道：“不能再等啦!我们走吧!”

突然，树上一个黑影跃下，有人用刀挡住了他们的脖子向他们喝道：“往哪走!”吓得二人大叫：“不要啊!好汉饶命!”

黑暗处又走过一个人来，道：“你们是谁？这么晚在这儿偷偷摸摸的!干什么的？快说!”

春喜知道这是一伙强盗，叹了口气道：“真倒霉，才刚脱离牢狱，现在又掉进虎口!”伸长了脖子大声道：“好吧，现在落在你们手里，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吓得曹大人直扯她的袖子，道：“春喜，对英雄好汉讲话要客气点!”

“春喜？”一个女人走了过来，道：“这个名字很好听!”

她是谁？

春喜想了想，突然道：“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哦，我想起来了!在路上你们骑马经过我们!我们四爷还称赞你英风飒飒耶!”

程淮秀!

她笑着一点头，又问道：“你们不是有一伙人吗？其它那几个人呢？”

春喜忙上前凑了几步道：“你是说我们四爷呀？我们也在找他，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程淮秀道：“怎么回事？”

春喜一叹道：“说来话长！”

“哦？说来听听！”

“……”春喜大略讲了讲，道：“话说我完了，你们能拔刀相助，我春喜先给您磕三个响头！”

程淮秀忙拉住她道：“不用了。”春喜道：“有朝一日，我们也为你们赴汤蹈火，绝不含糊！要是不能相助，那也……”

程淮秀一笑打断她道：“别说了，咱们行走江湖，能不除暴安良？见死不救么，李进，备马！”

李进迟疑道：“但是，帮主我们得去南通啊，弟兄们还在等着呢！”

程淮秀道：“人家逃命出来求救，能置之不理吗？”

赵辰坤道：“是！听帮主吩咐！”他转身过去叫人，高兴坏了曹先生与春喜，道：“谢谢帮主！”

高个子带着四爷，一点点接近了捕头府，他们已经研究了府内的情况，做好了详尽的救人与接应的计划，高个子吩咐自己的手下道：“你们翻进去！开门！”四爷道：“不，这是我的事，当然是我一马当先啦！”一句说出吓得宝柱贾六把他拦下，他道：“好，我们三个一块上！”

三人跃上院墙，高个子一抱拳道：“顺风！”

院子里并没有人，四爷叫贾六打开了门，高个子将众人带到一间屋子前，道：“在这！”四周还是静寂无人，四爷道：“奇怪，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突然，黑暗的屋子里灯火通明，屋门打开，一队官兵冲了出来将众人团团围住。“哈哈……”捕头的笑声格外刺耳，像是用利器划过铁板一般，阴森森道：“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

高个子突然推开四爷几人走上前去，一抱拳道：“张大哥，好久没给您请安啦！”

回头道：“你们好大的敢，敢跟捕头大人作对？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张大哥，这不是找死么？”

四爷三人变了颜色！四爷道：“白兄？你……”

高个子与捕头相视大笑，高个子道：“你知不知道，我跟张大哥是把兄弟！”

四爷终于明白，道：“好！”

捕头一声令下：“你们去把他们给我拿下！”

官兵冲了上去！三人只好战作一团，捕头被四爷揍了几下，退后站稳，气急败坏地叫道：“来呀！摆火阵！”很快地，有官兵在四周立了四根木柱，用浸过麻油的绳子围了起来！众官兵早有见识很快退出去只留四爷与宝柱贾六三人在其中，火把一点，绳子烈烈燃烧，捕头大叫道：“弓箭手，射箭！”三个人此时除了躲避竟无技可施！

捕头与高个子哈哈大笑道：“再射！射，把他们统统给我射成刺猬！”

突然一个人从天而降！是程淮秀！

她带着人赶来了！高个子一看，道：“盐帮帮主？惹不起！走！”

盐帮的人砍断了火阵的绳子，四爷一跃而出，立刻冲到捕头面前，一腔火气发终于发到他身上！，程淮秀已经和他打斗多时，四爷一来只用了几招就把捕头打得口中冒血按在台阶上！推给贾六宝柱二人抓住，逼问道：“曹先生跟春喜呢？”身后传来春喜和曹先生的呼声：“四爷！四爷！”

四爷回头展颜笑了，道：“丫头？曹先生你们没事吧？”春喜狠狠打了捕头一下，曹先生已经问四爷道：“四爷，您无恙吧？”四爷点点头，曹先生道：“那就好了！”

春喜道：“四爷，这还多亏盐帮帮主帮我们呢！”

事情解决了，现在这个事比较重要!

他走上前去，离得近些，再近些。

一抱拳道：“多谢帮主!”

程淮秀道：“不用谢了，你们已经团聚，在下要告辞了!”

四爷忙道：“为什么不多住一晚，喝杯酒，让我表示心意呢?”

程淮秀道：“不用了，您的心意我心领了!”轻轻一笑，转身去了。

四爷急忙说道：“还没请教大姓芳名呢!”

程淮秀一回头，笑道：“有缘自会相见!”一抱拳道：“请!”

望着她的背影，四爷重重叹了口气道：“怎么总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令人牵挂!”

春喜偷偷凑了过来道：“四爷，你在嘀咕什么?”

“没什么!”……真是多管闲事!

贾六最怕的事又来了-----请起!

虽然不比宫中，但是哪个在睡得正香时被人唤起能不生气呢? 每个人都有“下床气”的! 贾六天生是个受气包的命! 他躬身在四爷的床边，小声道：“皇上该起了!皇上该起了!”

四爷一瞪眼道：“起!起!去叫他们嘛，别老是盯着我一个人!”

贾六只能委屈地道：“皇上，咱们约了船家在江边见呢!”

四爷道：“我怎么不知道?”

春喜已经端了一盆洗脸水进来，给皇上请安道：“万岁节吉祥!万岁爷早!” 乾隆点点头道：“懂事!”

贾六趴在春喜耳朵边上问：“曹大人跟宝柱你叫了没有啊?”

“叫啦叫啦，还等你讲啊? 贾六!”

春喜道：“万岁爷，昨晚睡得好吗?”

乾隆点头道：“很甜!”

“很甜啊?” 春喜为他擦手，嘴角全是笑意，道：“我还以为你会为她失眠呢!”

“为谁啊?”

“程淮秀啊!”

皇上也不说话，看了春喜一眼，窃笑。

江边，四爷道：“上了船就好啦，直放苏州!”

春喜道：“苏州上海? 那边有盐帮漕帮，那才是大事情呢!这边三县捕头? 小场面!”

“盐帮漕帮，我正想去会会!唉，一个不入流的捕头已经闹得无法无天，何况那些县大人，府大人，州大人? 道台，巡抚，总督? 唉，真是不敢想象!难道都坐在衙门里过日子?”

“衙门? 衙门就是专吃人的衙门啊!”

曹大人道：“别胡说八道!衙门不能乱讲的，丫头!”

潮头江水，似已经连做海平!张若虚的海上明月共潮升，无奈此刻他们的江面上什么也“升”不出来!春喜道：“四爷!船怎么还没有来呀? 连个影子都不见!”

曹先生道：“言而无信，订金都收了!”

四爷道：“这是不是叫‘放鸽子’啊?”

曹先生呵呵一笑，道：“四爷，让他们先在这儿歇一会儿，咱们到前边看看，前边的风景很好!”

四爷只好点头，曹先生道：“春喜，你们先在这儿歇会儿，把挑夫给打发了!”

“好的，我们在这等船!”

贾六宝柱一对眼，齐刷刷站着等春喜打发挑夫，春喜把钱放到挑夫手上道：“小哥，谢谢你，辛苦了!”转头又跟贾六宝柱道：“这船家还不来? 真讨厌!”一个不注意，两个人把

她抬起!在原地打起转来!吓得春喜哇哇大叫道：“不要啦!放我下来!”两人把她放在箱子上，打成一片。

远处响起马蹄声，几条大汉围了过来，手里还拿着刀，春喜道：“船家，你们的船怎么没来呀？怎么骑马来的？”

为首的喝道：“什么船家？我们是打劫的!”

春喜往宝柱身后一躲道：“宝柱，你要保住我啊!”

宝柱按下了强盗的刀道：“朋友，有事慢慢讲，不要乱来!”

强盗哼了一声，看着春喜笑道：“小妞，跟我回去，怎么样啊？”他伸手去摸春喜的脸，春喜大叫道：“你不要乱来，我是个答应哦!”

强盗没听懂，笑了道：“答应？好，答应就好!”

一回头，贾六和宝柱已经和他手下的人打起来了!这几个小强盗还不是贾六宝柱的对手，为首的让宝柱一掌就跌在地上，春喜骂道：“活该!混蛋!打死你!”强盗哇哇叫着又打!吓得春喜又跑。可是打了半天还是没占到一点便宜，强盗们连滚带爬地跑了。

四爷正与曹先生闲聊，道：“在东西两汉之后，五胡十六国常年打仗，北方的人大量南迁，才把黄河的繁荣移到了江南……”听到了响动走了过来，贾六等人迎上前去，春喜道：“刚刚有好几个人到这儿来打劫，好凶啊!还拿枪拿刀的!”

四爷道：“你们怎么也不让我玩玩呢？”

远处又有马蹄声，四爷赶过去一瞧，竟然又是她!那个他一直想见的人!程淮秀!

这次她却因为赶路匆忙，连看也没有看他一眼，四爷还没来得及叫她她就没了影子，四爷道：“这不是盐帮帮主吗？”

春喜眼神一转，又笑了。

山路上，一队人走着，队伍前方有一顶小轿，后面全是身强力壮的汉子抬的箱箱笼笼。轿里一个胖子，在逗身边的女人，一边逗一边笑。

巡盐副史谭金望!

队中有人私语：“抬的这箱箱笼笼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这里面都是民脂民膏，还有什么？”“里面坐的究竟是什么官啊？”“盐务副史!”“盐务副史？幸亏是副的，要是正的那不得开条运河啦？”

谭金望打开轿帘，道：“落轿!小张，过来!”

“大人，有什么吩咐？”

“这到哪儿啦？”

“快过山啦，过了山坐船您就舒服啦!”

“山路安全吗？”

“大人你放心，包在卑职的身上!”

“那盐泉，这里可有？”

“这不是盐泉的地盘，变就算有咱们也对付得了啊!”

胖子长长吁了口气道：“辞官归乡还得这么提心吊胆的!尽快吧!快快快快快!”

“是!起轿!”

望江亭中，四爷左右张望，道：“咱们就耽搁在这儿了!”他发现曹先生拿着一本书细细地看如此认真，道：“书上说些什么？”曹先生没有听懂四爷的话，愣了一下道：“书上？”四爷道：“书上有没有说我们被困在这儿该怎么办呢？”曹先生道：“得问一课!”四爷看了看他的书道：“文王课？你会吗？”曹先生道：“臣独善此道!”

用竹筒晃了晃，在一张八卦图上倒下六枚大钱，曹先生看了看道：“文王课本诸<易经>

的话，爻，向而加以五行，天干地支，六钦六神等相克相生而断吉凶者也，乾金甲子外壬午，巽土丙辰外丙戌，巽木辛丑外辛未，离火己卯外己酉。”

四爷上看下看道：“这比洋文还难懂啊！曹大人。我不要这么麻烦，我要一条船！”

曹先生道：“船者舟也，忆昔词上说：枯木为舟！”四爷道：“枯木？来不及啦！”

突然贾六宝柱春喜叫道：“船来啦，船来啦！”茫茫水面上果然有一条小船，四爷大叫道：“船家，船家！”春喜等人跑到四爷身边，道：“四爷船来啦！”四爷道：“我知道，快叫快叫呀！”

众人大叫道：“船家！船家！”

甲板上走上一个人来，道：“船爸爸也不行啊！我现在有急事，现在是娱乐的时间，工作的时候工作，娱乐的时间娱乐！”说罢又要往船里钻，四爷道：“再叫啊！”春喜三人对望一眼，一齐叫道：“船爸爸！”四爷叹道：“这是唯一的希望了！”

男人系着腰带又钻出来道：“叫魂喊冤呐？”

“我们是叫那条船！”

后面果然还有一条船，撑篙的是个活泼精灵的少女，船家道：“小鱼儿？小姑奶奶！我正忙着呢！你帮我应付应付他们！”“哦！”船家把船撑开。

春喜等人大叫道：“姑奶奶！姑奶奶！小姑奶奶呀！”

少女大大的眼珠一转，笑出两个酒窝，道：“谁叫那么亲热啊？”“小姑奶奶，我们呐！”

小鱼儿捋了捋发辫，道：“什么事呀？”“我们想雇船！”

“哦？雇船呐？我们哪都不去，只回苏州！”“苏州？我们也要去苏州！好极啦！”

“行李算人钱哦！”“好好好，给给给！”

“只有筒舱没有间隔哦！”“行行行！”

“只收现金不收银票！”“好好好！付现金，付现金！”

“遇到逆水要帮着拉纤！”“好好好！”四爷现在真是一点也想不起来自己就是坐镇天下呼风唤雨的乾隆皇帝！就知道什么都只能答应！他现在连一个小女孩都对付不了了！

小鱼儿问道：“姓什么的？”

春喜喊道：“姓浮的！”

四爷不明白，问道：“姓浮？什么意思？”

春喜道：“四爷，这你就不懂啦！坐船的姓陈的不能说姓陈，‘陈’就是‘沉’啊！所以要姓‘浮’的，图吉利！”四爷道：“唉呀，船家不姓‘漏’就好啦！”

盐帮三匹快马，停在帮主面前，三名弟子下马伏身下拜禀告道：“启禀帮主，贪官一行人在三通湾登船！”“什么时候开船？”“卯时启航！”

程淮秀一点头，李进道：“在三通湾登船？那一定是经海门，崇明出海，再由钱塘江进杭州。”程淮秀道：“你估计的不错！”弟子道：“南通郭堂主也是这么说的！”程淮秀道：“船上掌舵的是自己人吗？”“早就换了自己人了，以船尾举灯为号！”

程淮秀道：“好，这么算起来，等天黑的时候船应该会到小狼沟附近了。”赵辰坤道：“那我们就在小狼沟拦劫，那儿水浅，净是沙滩！”程淮秀对弟子道：“你马上去通知南通的弟兄们！”

“禀帮主，他们早在岸边跟踪，就等待帮主命令在什么地方动手！”

“叫他们汇合在小狼沟西岸的树林里面，我在那儿等，对了，不要打着盐帮的旗号不要张扬！去吧！”“是！”三人退下。

“我们赶去小狼沟！”“是，帮主！”

程淮秀喃喃道：“天下没有白拿的黑钱！”

小鱼儿看着水里游过的一群鸭子，对四爷道：“你是个享福的人！手脚那么嫩，斯斯文文的！我就喜欢斯文的人！”四爷看了看自己的手，笑道：“那我得多斯文点！”小鱼儿被他逗得哈哈一笑，四爷道：“你这个人也是个享福的人！”“哦？你怎么看的？”“青山绿水，一尘不染，天生的秀丽，不恤粉黛，我就喜欢你这个人！”“唉，苦命一条哦！”“怎么苦啊？”

小鱼儿道：“你看我爹！那么老了还要一篙一篙地撑！”四爷道：“好，我去帮他！”

小鱼儿叫：“曹先生，曹先生！”曹先生出了筒舱，道：“你叫我？什么事呀？”“曹先生，帮忙掌个舵！”“我？行吗？”“行！掌舵的叫舵把子！这在漕帮很高地位的呢！”

“漕帮是什么？”四爷问道。

小鱼儿忙道：“不要乱讲啦！万一我爹听到了会说我多嘴的！”

她不说，四爷也不便再问，眼珠子一转道：“你拉过纤没有呀？”“拉过！怎么会没有拉过？才辛苦呢！”四爷闪着眼睛笑了，不再说话。

可是贾六宝柱春喜三个人就辛苦了，纤绳把两个小子弄得嘶牙咧嘴，叫苦连天，贾六道：“宝柱，这玩意儿不好玩啊！你多使点劲啊！”“我肩膀都肿起来啦，我身子是练功的，不是拉纤的嘛！你用点力嘛你！”春喜抱着一罐水跑了过来，二人道：“谢谢你呀春喜！”

春喜一看四爷和小鱼儿在船头钓鱼，贾六问道：“你看什么？”春喜道：“一定是万岁爷故意把我们支使上岸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敢讲啊！为什么？有欺君之罪耶！”贾六道：“唉呀，荒郊野外还管他什么‘七’君‘八’君的？”“对呀，贾六说的对！就算我们现在叫皇上是王八旦，也没人听见！”春喜指着他的鼻子道：“唉呀！你一天到晚一口皇上一口万岁的，原来都是假的？”“我……”

贾六道：“不用讲啦！我已经猜到啦！”宝柱道：“我也猜到啦！”

春喜道：“哦？那既然你们猜到了，就用脚划给我看！”贾六用脚在地上写了个“女”字，宝柱的脚也画了几画，春喜道：“宝柱，你划的什么字呀？”“色字嘛！”

贾六道：“四爷对女孩子都是甜不嗦嗦的！”宝柱道：“你这个人哪鬼头鬼脑的，快点拉啦！”

春喜回头一看，四爷坐在船头上正抚着小鱼儿的头发，小鱼儿叫道：“有鱼！有鱼！”四爷的钓竿钓起一条鱼来，春喜叹道：“真受不了，还用手摸人家的头发！”宝柱道：“人家又不是摸你！如果摸你的话你可要先跟我们说明白。”“为什么？”贾六笑道：“我们不能跟皇上争风吃醋呀？”“去死啦！”

贾六宝柱笑做一团，宝柱对贾六道：“贾六，船上那个小女孩不经骗的，几句迷汤灌下去，就迷迷糊糊啦！”

四爷已经把鱼摘了下来，小鱼儿一把抢过来放在自己的篓子里，四爷再怎么抢也抢不回来，四爷笑道：“你真皮啊你！看我再钓！”

四爷道：“行李不算钱怎么好意思呢？其实没有间隔也挺好的！”小鱼儿道：“没有间隔是假的，呆会儿再帮你隔！”“筒舱好，大通铺，彼此有照应。”

小鱼儿问道：“到苏州，住哪儿啊？”四爷道：“一家有名的庭园！”“我去玩，好吗？”“欢迎得很呐！”“你家里，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四爷想了半天，最后道：“我家里嘛，人太多啦，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

春喜却在岸上细数宫闱，道：“宫里呀，光是嫔妃就数不清，皇后复察氏，侧福晋乌拉那拉氏，贵人为加氏，还有金贵人，高贵人，苏贵人，陆贵人的，皇上还说娶个信回教的进宫哎！”

贾六道：“对了对了，皇上说，回教有个酋长的老婆，全身会发出香味，娶回来呢就叫香妃，春喜，我闻闻看你身上有没有香味呀！”他闭着眼就上前闻，春喜偷偷一笑让开，把宝柱推了上去，贾六闻了半天，道：“是臭味呀！”一抬头见是宝柱！

宝柱道：“哪儿香啊？本来就是狐臭嘛！”

春喜笑道：“什么香的臭的？你们两个我跟你们说啊，男人喜欢你呀，你脚板丫子都是香的！不喜欢你呢？哎呀什么麝香？都是臭的！懂不懂啊？走啦！罗嗦！”

四爷站在船头问道：“小鱼儿，这一路上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小鱼儿道：“有啊，吃完晚饭就到小狼沟，退潮了船就在那儿过夜！”“小狼沟有什么呢？”“浅水滩呐，什么都有啊！有小鱼、小虾、小螃蟹好多好多呢！”“哈哈……”

小女孩，不谙世事，端地纯真可爱！四爷笑起来！

第四章

贾六宝柱春喜带着小鱼儿在岸上玩，他们用一块手绢蒙了贾六的眼睛，贾六怎么也摸不到他们，偏偏春喜还逗他道：“贾六！摸到了给你亲一下哦！”贾六向前一扑，抱着一个人就是一通乱亲，春喜笑道：“贾六！香不香啊？”贾六道：“香！香！”取下手绢一看原来亲的是宝柱，大叫一声“你们？你们耍我！不玩了啦！”，走到一边生气了！

春喜几人一看，忙围上去，春喜捏着他的鼻子道：“不要生气了好了啦，贾六！不要这样子人家跟你玩的！笑一笑！不要生气啦……”小鱼儿笑着走上来道：“好啦，不要生气啦，我去抓鱼给你们当晚餐好不好？”不由分说，拉起贾六就走，余老爹道：“小鱼儿！一个女孩子家，别这么疯啊！”小鱼儿也不听，道：“好啦好啦！”

拿起鱼*往水里一戳，就有一条鱼被她挑起来，小鱼儿笑道：“哈哈，我抓到啦！”宝柱拍着手道：“小鱼儿，身手不错！我给你们加道菜！”他用脚挑起一块石子，小臂一带力，石子挥去，竟打下一只鸟来！小鱼儿惊喜大声道：“哇，宝柱你好厉害哦！”

四爷和曹先生散步回来，看到这一幕，四爷笑道：“好是好，不过……你得留一手让我表现一下！在女孩子面前大家都要表现的。”宝柱道：“好啊！”

小鱼儿的大眼睛盯着他，四爷抬头向天上看了看，淡淡一笑，身子凌空跃起，一伸手就抓住了一只飞起的麻雀，一回首，另一只手又捞起一只，落在地上，笑道：“加道菜吧，这才够吃啊！”这下连春喜都忍不住喝彩道：“四爷好棒哦！”

小鱼儿的眼睛又一转，走到水边，拿起一支连着鱼线的水刺，小手往水里一掷，再一带，竟一下串起两条鱼！春喜道：“小鱼儿，你也好棒好会抓鱼哦！”小鱼儿笑道：“小意思！”余老爹欣喜地摸着女儿的头道：“要不然怎么会叫小鱼儿呢？”

晚上，大家在小狼沟休息，可是曹先生的呼噜声却镇得山响，吵得四爷和宝柱坐在外面不愿意进去，宝柱叹道：“四爷，曹大人的打呼声真大，把我都吵醒了，根本不能睡呀！”四爷道：“老先生奔波了一整天啦，就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吧！”

小狼沟，浅浅的水面上，官船在夜色中缓缓地前行着，谭金望摩挲着自己的珠宝，满意地笑着，问身边的小张道：“还可以吧？”小张陪着笑道：“敢情！大人之富，天下少有！”“没见过世面！江督巡抚钱度，家藏金银二十多万两，巡抚甫林地窖里的金银……三百多万两！”“哎哟，我的妈哟！”“还有，建昌道的道台叫石柞瑞，寝食年饷五十多万两！摆一桌酒席，请客吃饭就是上万两啊！”“乖乖，这不得了啊！那一桌酒席就够我吃一辈子啦！”

“嘿，比起他们来，我这点玩意儿小场面呢！”他开始想他回乡的事了：“房子嘛？这回回去盖个什么样的花园呢？不能跟人家比！人家正屋十三进七十二间，东屋七进三十八间，西屋七进十三间，光是楼台就一百零六座，那些盐贩子盐泉骂我是贪官？贪官？这些煮盐的运盐的土包子见过贪官没有？”

“土包子”们已经在树林里汇合，李进问道：“都到齐了吗？”“到齐了！”“走！”船尾的灯亮了！

小张道：“大人，听说……听说有人建议，新官上任的时候要公布所有的财产。”谭金望一听这个就急了道：“混蛋！公布财产？谁还出来做官呀？”砰一声巨响！船晃了晃。

谭金望道：“外边怎么啦？”“船搁浅啦！”

“船搁浅啦？快快快快快，想办法，拉也好，托也好，把船托起来，快啊！”

众官兵四处寻人拉船，找到了四爷的船上！一个个凶神恶煞地叫道：“起来起来！”四爷道：“什么事呀？”“前面的官船搁浅啦！大家起来帮着去抬！快点快点！”

小鱼儿道：“官船？什么样的官船要大家去抬？”“什么样的官船？说出来吓破你们的胆！巡盐副史的船！”春喜一*腰道：“这么大的官呀？三更半夜的吵死人啦！贾六宝柱，我们去看

看!”

四爷的扇子一挡道：“不不不，我去看看!”小鱼儿忙道：“四爷你不能去呀!官船不是民船，会打人的!”贾六道：“官也不能扰民呀!我们在睡觉啊!”

官兵早就不耐烦了，道：“你们你们，谁是头儿啊?”四爷道：“我，我算是个头儿!”

“好，我交待给你啊!带着他们去拉船，少一个我唯你是问!”“你看我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兵叱道：“嬉皮笑脸的!一看你就不是好东西!快点!我们走啦!”说罢带着人走了，小鱼儿还是道：“四爷，你们不能去，要去我跟爹去好了!”春喜大声道：“我们四爷是什么身份呐?帮他拉船?”余老爹披着衣服走了出来道：“不去不成啊!他们是官船那!”贾六道：“可是他们找错人啦!”宝柱道：“他们如果再来，我把他们打回去!”

四爷突然一笑道：“不不不，我们去拉船!不然唯我是问呢!”

官兵的皮鞭没头没脑地抽打着他们四下找来的百姓，口中骂着，催着，四爷一行人就在这群人之中看着官兵的种种，小张的手搭上了小鱼儿的肩，笑道：“小妞，累了吧?走!跟大爷去那边歇歇去?”四爷的手坚定而有力，把他的手扳开!

这个小张尚待发作，谭金望已经站在甲板上叫他道：“小张，过来!”小张只好先放下这个事，跑了过去道：“大人!”谭金望道：“什么事呀?”“那边有一个人想偷懒!”“叫大家快点，快点呀!”

趁人不注意，四爷带着小鱼儿从窗口钻进了谭金望的船舱，小鱼儿看到了船舱里的箱子，道：“这些都是什么?”四爷道：“都是珠宝!”

只听得外面谭金望当众发话道：“本官做巡盐副史几十年，身家性命财产全都在这船上，出了事可要你们赔!赔不起?拿命来抵!”小鱼儿道：“四爷，我们怎么赔得起呀?”四爷笑道：“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呀!”正说着谭金望已经走了进来，二人忙藏好，谭金望看着自己的女人道：“这群人呐……嘿嘿，宝贝儿，刚才没吓着你吧?”“吓死我了!”“来来来，亲一下，亲一下!”

小鱼儿和四爷小声道：“哇，他好不要脸啊!”“就是嘛!”

谭金望塞了一块金子在女人手里道：“这个给你，来亲一下，亲一下!”小鱼儿又道：“他好阔啊!”四爷苦着脸叹道：“就是我穷啊!”

黑暗中，盐帮的人手已经绪意待发了!李进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个官兵的身后，陪着笑问道：“官爷，请问这里发生什么事了?”“你们别管!……这么多人呀?你们去拉船去!”一行人忙道：“是是是!”吆喝着，混了进去。

船舱里，四爷一回首，就看到窗口又钻进一个人，他瞧得清楚此人正是程淮秀，一高兴差点喊出来!程淮秀忙示意他不要出声，自己轻声走到谭金望的身后，用刀一压他的脊梁，道：“副史大人!”

谭金望回头一看，立刻吓了一跳，道：“啊?程淮秀?”他刚一挣，程淮秀就把他按在桌子上，谭金望道：“你……你要干什么?”程淮秀沉声道：“如果你敢叫的话，我就杀了你!”谭金望的声音已经扭曲，道：“你，你怎么进来的?”“昼夜快马!”“你敢公然抢劫朝廷的命官吗?”“哼，朝廷官，朝廷管!朝廷管不到的地方我们受苦的人管!”“你有什么苦啊?组织盐泉，成立盐帮，霸占盐道，你有什么苦啊?”“商者七大苦，说了你这贪官也听不懂!”

四爷也听不懂，看了看小鱼儿，小鱼儿也摇摇头。

谭金望道：“程淮秀，你想怎么样啊?”“我既不想打也不想抢，只想为两淮的盐家讨回血汗钱!”“我巡盐，不止是两淮的盐!还有长卢，奉天，福建，广东……”“那我也替他们讨!”“我可有保镖啊!”“我有命!”“你抢得了吗?”“大不了同归于尽!”

突然，谭金望的女人跑了出去大叫道：“救命啊，救命啊!”

程淮秀一分神，谭金望把她一推，自己跑了出去，程淮秀追出去，四爷对小鱼儿道：“你

在这儿等我!”说罢跟了过去!

谭金望在前面跑,程淮秀在后面追,李进见状大喝一声道:“盐帮兄弟,动手!”

浅滩上立刻乱做一团!程淮秀正立当中,朗声道:“各位乡亲父老!今晚是我盐帮与那贪官的恩怨,不相干的朋友,请各位高升!闪开一下!”

老百姓们都跑光了,于是留下的人又战到一处,贾六宝柱一左一右跟着四爷道:“四爷,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走吧?”四爷的眼光在程淮秀身上,哪里会走,道:“也有点关系!”宝柱道:“四爷,我们高升,闪开一下吧?”四爷道:“我们早就高升了!”

一声令下道:“贾六宝柱,上!”贾六宝柱无奈地苦脸,唉,皇命难违啊,他是主子!

四爷投入交战的人群,有如蛟龙入海,他为程淮秀挡下几个兵,程淮秀对他一笑。渐渐地,官兵越来越少,吓得躲在一边的谭金望直叫道:“谁保本官的性命,赏银一千两!”

一个兵终于道:“我们的性命都保不住了,一千两我们不要了,弟兄们,咱们走!”

“一万两!”谭金望又叫,可是已经没人再理他了,官兵走个精光!他立刻趴下道:“饶我一条命吧!”程淮秀走上前去,道:“杀你还脏了我的剑呢,滚!”“是!”

程淮秀转过身来对四爷道:“这位英雄,这么多箱子,随你挑一箱!”四爷笑道:“帮主太客气啦!我们并不是为了这些而出手的!”

程淮秀伸手推过一个箱子,四爷一挡,程淮秀一笑道:“小小意思!”四爷道:“盛情难却,好,我就要这一箱吧!”

四爷一示意,宝柱上来搬走了这一箱,程淮秀一招手,盐帮的兄弟开始搬另外的箱子。

程淮秀转身要走,四爷忙叫她道:“程帮主!何时再相见呢?”

程淮秀又一笑道:“有缘自会再相见!”

又是同一句话,又是不可知的未来!又是让他想不通盼不得的猜测!她在他心里的影子一点点清晰,可是她就是不让他接近,这样的一个女人!四爷笑了!

小鱼儿拉过春喜道:“你们都不是好人吧?不然怎么都会武功啊?”春喜道:“唉呀,小场面,我都还没出手呢!”她一掌挥过去,吓了小鱼儿一跳!

走在路上,李进问程淮秀道:“帮主,依你看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哪一路的?”赵辰坤道:“我们帮主有福气,有贵人相助。”李进道:“连个名字都没留下?”赵辰坤道:“这才叫江湖啊!”

程淮秀道:“那个人说了。”李进道:“说什么?”

程淮秀缓缓道:“他说,有缘我们会再见的。”

无语,各人有各人的心事。

此时,四爷正带着几个人来猜:“大家猜猜,里头是什么?”小鱼儿先猜道:“金银珠宝,看这样子就知道啦!”四爷道:“好,那给你,算船钱!”小鱼儿道:“那得看看,万一里面是空的怎么办?”春喜道:“我看不像,可能是胭脂花粉,比较像。”四爷道:“那就给你,探亲的时候也可以美一美了!”春喜小嘴一撅道:“我不要,赃物,不吉利!”四爷道:“宝柱,撬开它!”宝柱蹲下去,把箱子撬开,打开了看,原来里面是那贪官的账本。

一本本记得细细的账目,有红,有黑,但是现在可还有什么意义么?四爷翻了翻,手一扬就把它扔到了河里,道:“落水去吧!人财两空!做官贪财的下场!”一生气,把箱子也踢了下去!众人拍手叫好!四爷立在船头,望着四周的景色,道:“快到苏州了,人家说小桥流水是苏州的写照。”小鱼儿道:“所以呀,才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春喜道:“那我们上海呢?”“我讲错了讲错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海,行了吧?”“不行!”众人嬉笑着,船已经靠岸。

小鱼儿道:“我们苏州,好地方!”四爷道:“怎么个好法啊?”小鱼儿想想道:“好就是好!还要怎么好法?”曹先生教她道:“小鱼儿,你就说苏州好在:一山二水七分田,好在朱门白壁整弯流,家家户户泊杭州啊!”小鱼儿摸着头道:“我从来没有读过书,斗大的字只认

得一箩筐!”

春喜道：“小鱼儿，我们住苏州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们啊!”“你们住哪儿啊?”

曹先生道：“我们进住在有名的庭院。”小鱼儿道：“那些大官大财主的庭园，才不让我们进去呢!我们在船上朋友，下了船一个是天一个是地，我们是不一样的!”

四爷道：“小鱼儿，这一路上麻烦你了，我们请你吃顿饭，去红袖招怎么样?”“好啊!我还没有去过红袖招呢!”曹先生道：“临水人家红袖招，雅啊!不过也许是以雅为招览的销金窝啊!”

他们租住在名园，名园又叫退思园，园主任兰生，字畹香，号南云，曾任安徽凤颖六泗兵备道，革职回乡后请本镇画家袁龙设计此园，园名“退思”二字取“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意。根据江南水乡特点，因地制宜，精巧构思，历时两年建成此园。退思园虽小，却集中了江南古典山水宅园的山、池、建筑、藤木、花草，而且春夏秋冬、琴棋书画各景俱全。布局隽巧适度，景色宜人，充满诗情画意。正是：莫道园林小，佳景知多少。(名园是晚清建的，乾隆竟然住上了!四爷就是四爷!真不简单呢!)

众人四处游览一番，曹先生把四爷带到了书房，四爷随手拿起一本书看了看，春喜跑过来道：“四爷，我到外头逛逛好不好?”四爷一摆手，她笑着跑了，贾六宝柱也凑上来道：“四爷，我们也去!”曹先生突然看不下去，道：“皇上，老臣告退一下!”追了出去!

退思园的主体建筑宅第分东西两侧，西侧建有轿厅、茶厅、正厅三进，东侧内宅，建有南北两幢各五楼五底的“畹香楼”，楼与楼之间由东西双重廊与之贯通，俗称“走马楼”，为江南之冠。园景部分亦分东西两侧，西庭东园。庭系园之序，中置旱船，坐春望月楼，岁寒居。园以水为中心，具贴水园之特亭、例，山、堂、廊、轩、榭、舫皆紧贴水面，园如出水上。北岸的退思草堂为全园主景，站在堂前平台上环顾四周，琴房，眠云亭、菰雨生凉轩、天桥、辛台、九曲回廊、闹红一舸舫、水香榭、览胜阁以及假山、峰石、花木围成一个旷远舒展，彼此对应的开阔景区。而每一建筑既可独立成景，彼此呼应。其中坐春望月楼、菰雨生凉轩、桂花厅、岁寒居、点出春、夏、秋、冬四季景致，琴房、眠云亭、辛台、览胜阁塑造出了琴、棋、书、画四艺景观。看得春喜宝柱贾六三个人眼花缭乱，曹先生呼道：“你们三个，你们三个过来!”

老人家训道：“离京这些日子，你们越来越没大没小啦!现在皇上在喝茶，你们过去问个安，让他知道在我们心目中他还是皇上，不是四爷!”“对啊，忘记了!”

贾六宝柱冲了过去，剩下春喜直叫：“等我一下嘛!等我一下嘛!”

四爷一口茶还没喝下去，贾六宝柱争先恐后跑了进来，宝柱还没说话，贾六往前一扑跪在地上抢着道：“皇上吉祥皇上如意皇上该……”

“皇上该起来了，皇上该盥洗了，皇上该练功了!皇上该你们的!”四爷不高兴了。“早讲过了，出了京就免了嘛!”

宝柱道：“禀皇上!”

“又禀?禀吧!”

“皇上吉祥皇上如意，宝柱已经勘查过整个的名园，这一次保证绝对安全!”

“我们已经不安全太多次啦!”

“报——”春喜从外面嚷着就跑了进来，四爷一听又怕了，叹道：“你们就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吗?”春喜端了一壶茶进来，声音甜得发腻：“答应春喜，请万岁爷圣安!恭祝万岁爷龙体安适，龙心舒畅，龙……龙……”四爷道：“龙井茶沏得很好!”

四爷道：“在船上地方小大家窝着了，既然住下了，大家就随便逛逛，活动活动筋骨，见识见识世面……然后去红袖招!”

“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四爷轻吟着皇

甫松的词，道：“苏州妙，妙在桥，一座一座，千姿百态，风情万种，你可知道桥有多少？”曹先生道：“宋朝苏州叫平江府，在平江府的石刻图上共有三百五十九座，在宋朝末年已经快四百座了。”四爷走上一座桥，道：“这就是枫桥吧？”曹先生道：“是啊！”四爷道：“因唐人张继的一首诗出了名！”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张继做的什么官啊？”

“天宝年间户员外郎！”

四爷道：“他不写诗，官也许做得大一点，也不用愁眠了，做官就做官嘛，做的什么诗嘛，还愁呢！哈哈……”（张继落榜而忿然做此诗，有点怀疑此处台词的意思！）

曹先生道：“这里秋天的螃蟹最好，筋薄子背满壳黄！”四爷道：“太湖，杨城湖都在这边，可以说是湖荡罗列，水道纵横！怪不得有钱的人都喜欢来苏州，盖个庭院，我们住的庭院就很好！”曹先生道：“要好得多了，姑苏台，常州花苑，五代南园，宋朝的沧浪亭，元朝的狮子林，明朝的拙政园，不胜枚举！”

二人来到拙政园，四爷道：“这名字很好！”“好在哪里呢？四爷！”“明朝‘拙政’所以才亡给我大清啊！”曹先生忙道：“这个拙字嘛，拙者……”四爷打断他道：“我懂！我是说官员贪毒，才会盖了这些庭园名厦，盖了这些东西，朝廷也就快完了！宋如是，元如是，明如是！”“皇上灼见！”

世上有一种女人，走起路来要是不扭腰，就像是没有穿衣服一样地不自在，脸上要是不带上最媚气的笑容，就像是三四天没有洗脸一样的窘迫，手绢一捂，把“哟”挂在嘴边，好像看了谁都欢喜得不得了！她的声音又软又甜：“哟！张爷李爷，好久不见啦！欢迎光临红袖招！”

两个男人道：“你瞧瞧，纽芳这小妮子好像最近是越来越漂亮啦！”“嘴也挺甜的！”

“二位爷见笑啦！快呀，快给两位爷带路！”远处跑来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笑着把两个男人拉走。

小鱼儿在前面带路道：“四爷，快点，前面就是闻名天下的红袖招啦！”

四爷看了看，道：“红袖招？”曹先生道：“四爷，江南第一销金窝啊！”

纽芳一回头看到了小鱼儿蹦蹦跳跳地过来了，杏眼一瞪道：“小鱼儿，干什么？这个地方是你配来的吗？”小鱼儿道：“纽芳姐，请不要误会，我今天是给几位大爷带路的！”

纽芳一回头，脸色竟一下又变得亲切媚气，嘴里喊道：“哟！两位大爷，欢迎你们光临红袖招！几位大爷面生，是不是初到苏州啊？”

四爷道：“我等久闻红袖招大名，这次来路过苏州，特地来观赏一番！”

“哟！不敢当！”纽芳的手已经挎在四爷的胳膊上，道：“大爷呀，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尽兴而归的！”

走到门口，春喜和小鱼儿被人挡下：“你们不能进去！”

春喜一下拨开那人的手道：“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去？”小鱼儿又是扯她又是摇头，春喜才不怕，一拉她道：“走！”那个人还是不让她们进，道：“就是不能进！”

贾六宝柱听到走了回来，对看门的女人道：“她们是我们的朋友哎！”“跟我们一起来的！”看门的忙叫道：“芳姐！”

纽芳对四爷一笑道：“大爷，对不起，您等等！”，走回去对宝柱贾六道：“二位大爷，不要误会，我们红袖招是男人的天堂，不是招待女人的！”

四爷对曹先生道：“嗯，河东狮吼啊！”曹先生道：“只怕这醋娘子捣乱了长居园呐！”

宝柱道：“她们两个不是女的！”贾六道：“是男的啊？”宝柱道：“哎呀傻瓜！她们两个

是花钱的大爷!”

纽芳又挎着他把他拉了过来道：“这位大爷，这里不是她们女人大爷花钱的地方，她们没资格!”“为什么?”“因为这里是你们男人的乐土啊!”

春喜冲过来掐了宝柱一把道：“没出息!”转身对纽芳道：“你说什么?”

纽芳道：“没什么，只是请你们回去!”眼睛望天，一副高傲的样子，她们老板和督爷挂钩，有了个强大的靠山，自然有恃无恐!她们就是想打狗的时候，也从来不看主人的。

小鱼儿上来拉春喜道：“春喜姐算了啦!我们还是回去吧!”春喜道：“怕什么?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就把你们红袖招全部包下来，再多的钱都付!”“再多的钱也不能进!”

春喜急了，道：“不能进?哼，我就把你们红袖招给封了!”

“你敢!”

屋里走出一个男人，沉声道：“谁吃了豹子胆，敢把红袖招给封了?”

四爷目光如炬，用扇子一挡他的去路，声音威严，道：“怎么?想打人呐?”

这个男人一看他，他鼻孔转音“嗯?”

他的气势天生带着皇家的霸气，不怒而威，这男人也算见过世面的，发现他来头不少，目光一下缓和下来，笑道：“这位大爷，红袖招的规矩是我们老太爷定的，大爷您见谅!”

四爷道：“要么就一起进去，否则……”手一抬，曹先生替他说完了下半句话“就把红袖招给封了!”

男人赔笑道：“大爷，请你在这里稍等一会儿!容弟介只会咱们古爷!”在纽芳耳朵边说了几句话，把她推走，又对四爷道：“大爷，您稍待!”四爷回头一看春喜，春喜高兴地笑了，春喜事小，丢了皇上的面子事可就大了!

正堂里，几个台湾客人要见老板古香云，一只玉手抚起账幔，古香云走了出来，大家全叫她“古爷”。可见她身份之高!

纽芳走过来趴在她耳边说了几句，古香云道：“这么大的口气?好，你先下去招呼他们进来，等一下我亲自去招呼他们!”

纽芳来到外面，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媚笑着对四爷道：“大爷，请!”

四爷一笑，摇着扇子走了进去!

可是落座在一个雅间后，就再也没有人理他们了，连壶茶也没有，过了半天，贾六忍不住走出来追着给别人上茶的纽芳道：“小姐，小姐，我们来了好久了，都没东西吃啊!招呼我们一下好不好?”纽芳道：“等着吧，会有人来的!”

贾六回到雅间里，道：“这什么烂店嘛?没有人招呼，茶都没有!”古香云走了进来笑道：“贵客要茶吗?”宝柱道：“当然要啦，我们口渴啦!”古香云道：“茶?有的，陆羽《茶经》前三卷续三卷，你们要哪一种呢?”宝柱道：“又在考人?”

四爷眼角带笑道：“怎么个喝法?”

古香云道：“宜兴杨杏茶，武夷建宁茶，小盆水牙茶，嫩的雨前茶，老的北苑茶，至于野茶香片毛尖雀舌乌龙铁观音咱们这儿是不卖的!”

四爷笑道：“真难，解渴的就好啦!”

古香云又道：“用什么水呢?”

众人面面相觑，道：“水?”

古香云道：“对呀，潭水、河水、井水、泉水、还有雨水!”宝柱道：“水还这么多名堂啊?”

古香云道：“哎哟，话不是这么说呀!潭水性苦，河水性咸，井水生津，泉水祛痰，至于雨水呢那可就更讲究啦!春雨为兰，夏雨为荷，秋雨为桂，冬雨为梅!”

四爷道：“是水就好了，你把我们考住了!”古香云冷冷一笑。

曹先生道：“对了，来点菜吧?”

古香云道：“菜呀？有啊！唐朝段文昌的十经十五卷随便你们点！”四爷看了看曹先生道：“没看过这本书啊！”春喜道：“我们可是吃过御膳房的哦！”

古香云道：“御膳房可是虚有其名呢！厨房做菜的时候啊那些个鼻涕汗水都流到菜里头了，不比我们呐，那切葱的都还得学上个三年才能上案子呢！”曹先生也烦了，道：“鸡鱼肉蛋，随便来一点你们拿手的就好啦！”

古香云道：“拿手的？有！不过今儿个十五，没有鸡鱼肉蛋，只有鱼腹三鲜！”

四爷皱起了眉头，摆摆手道：“好好好好好，就鱼腹三鲜吧！弄条鱼！”古香云不急不燥，喋喋不休道：“哎哟，我可是告诉您呐！这鱼腹三鲜是菱角莲子藕，这可是雅菜呀！”

四爷想了想道：“螃蟹也该是鱼腹三鲜吧？”

古香云忙道：“哎呀螃蟹呀？吃螃蟹那可是红袖招的名见呐！三十团脐不用煎，老糟斤半半斤盐，好醋半斤半酒，入招直吃到明年呢！”曹先生听得诗好忍不住叫好，四爷却早已让她烦得直摇扇子！古香云有心试探几人，仍道：“五糟六钱盐十七，一碗河水甜如蜜，做起来如法收藏好，吃到来年七月七！”

四爷道：“七七七七七！别再添麻烦了！就这个吧！”

古香云道：“好啊！”走到门口，又是一声大叫道：“对不起啊！我忘了昨几个就让人给订光了！”四爷道：“谁订的？”“贵客咯！”

四爷眉毛快要立起来了，道：“什么叫贵客啊？”“雄蹯、权绅、大党、豪商啊！”

四爷道：“我不懂！”“雄蹯者，封江大吏，大党者，宫中各太监，权绅者，事商而通权贵，豪商者亲子万贯，左右市场啊！”

四爷大声道：“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吃盘豆腐就走人！”

谁知古香云又道：“豆腐？哎呀您是行家！豆腐九品十八味，十五只野筋脑子煨豆腐，要用小蜡烛，可不能够用火，不过那得要四个时辰，您啊……得等！”

四爷看着她道：“我们在哪儿等啊？”

古香云身子一扭道：“哪里凉快就在哪里等啊！”

四爷站起身来道：“哼，你们红袖招简直欺人太甚了！”

古香云笑道：“哎哟，有道是：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奴大欺主，主大欺奴！这个……”

四爷忿然道：“我们叫人给欺负啦！”

古香云却一伸脖子冲外叫道：“来人啊，送客！”

早就准备好的几个汉子走了进来！抱着臂将众人围住。

宝柱与贾六一对眼道：“玩横的？”贾六道：“横的？我们都会啊！”

四爷一使眼色，声音铿锵有力，道：“宝柱，玩！”

众人好好“玩”做一团，宝柱给汉子一拳，四爷看着古香云，古得云暗骂道：“笨死了！”汉子打到贾六脸上，古香云一看四爷，四爷一叹气。

响动惊动了对面雅间里的台湾客人，几个人早就喝得面红耳赤，晕陀陀地，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走出了门，一看是有人在打架，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去就打，不管是四爷的人还是红袖招的人乱打一气。

到了最后也不知道是谁和谁打，红袖招的人反而都退下了，只剩四爷几个和那几个台湾人，从雅间打到正堂上，客人们四散奔逃。

台湾人最后都拿出了刀子，四爷身形有如白驹过隙，台湾人左砍右砍，又叫又嚷，却连他的一片衣袂也沾不到，反而让四爷打得鼻青脸肿！

小鱼儿望着他，眼睛里多了一些东西。

台湾人抱起一个花盆就扔过去，没有砸着人，却砸到了红袖招的招牌，三尺五寸长的招牌一下子掉了下来，竟落到四爷手中，四爷用它去撞台湾人砸过来的椅子，招牌立刻碎了！

古香云一看，吃了一惊：“敢砸我红袖招招牌？”

可是四爷一伙人已经把不管是台湾人还是红袖招的人都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古香云只有干生气的份，四爷道：“玩够了，我们换个地方玩！”带着一行人扬长而去。

只留下古香云看着他们的背影，目光冷得杀得死人！

四爷等人把小鱼儿带到名园去玩，春喜把一个沙锅放在桌子上，打开盖子道：“白水煮大肉，小鱼儿，别山珍海味了，尝一尝宫廷里的名菜，白水煮大肉，很好吃的哦！”

小鱼儿一看锅里是肥腻腻的肉，就是那么一整块肉放在白水中煮，咧嘴道：“啊？空口吃肥肉啊？”四爷用刀子给她割下一大块道：“小鱼儿，尝，在宫里要吃这道菜，还得要不小的官儿呢！”

“这能就这么吃吗？”“我们旗人游猎关外，虽然进了关，可是为了怀念前人的艰难，凡是在大祭祀，或是在喜庆的日子，都要吃白肉，以示不忘先人！”

“哦。”小鱼儿用筷子挑起一点放入嘴中，立刻又咧嘴，道：“好像鹿镐涧，还有桥家栅的东西还是好吃一点。”

曹先生在一边叹道：“宋明两代好吃，两代都亡国亡得好惨啊！”贾六凑上去道：“曹先生，来根‘旦八姑’吕宋新到，水货！”

春喜拈起一支道：“这什么东西呀？”

宝柱告诉她：“这个就是烟，一抽就冒烟，是在明朝的时候传进来的！”

曹先生道：“提神醒脑的，我来一根！”

四爷道：“有人怕闻烟味，圣祖康熙就怕，我不怕。”贾六忙送上一支，四爷和曹先生对着喷云吐雾，贾六道：“这个在苦窑很值钱呢！”

四爷道：“苦窑？苦窑在哪里？”

贾六道：“苦窑就是监狱的班房，苦窑的人把它卷成老鼠尾巴，缺货的时候，一根老鼠尾巴比一只鸡还要贵啊！”

宝柱端过来一个盘子，道：“四爷，来颗槟榔吧？刚刚在街上买的，是台湾货哦！”

春喜拿起一个道：“槟榔？这是吃的吗？”

四爷道：“吃的，好吃的很啊！北方少有，来来来，大家吃！”

曹先生道：“李时珍在《本草》上说，槟与榔都是贵客的称呼，所以是敬客的，间者为槟，远者为榔，主化石祛障！”春喜道：“我也来一颗！”

四爷嘴里含着槟榔道：“不错，嗯，在红袖招……有股邪味！”

贾六道：“对啊，在刚到门口啊我就闻到那个老板娘身上有股怪味道！”宝柱道：“刚开始的时候，你还在说老板娘身上好香啊！”

贾六一着急道：“宝柱！那是你说的还赖在我身上？”闻了一口曹先生的烟味，一下就把槟榔吞到了肚子里去了，众人大笑道：“你死定了！”

第五章

对于人无能为力的天，人最怕它是两样，一是打雷，一是黑暗，这两种都是天地之威最为恐怖的时候，打雷的时候人变得渺小，连天地似乎都要撕裂，震慑天地的声音又使人不知所措；黑暗呢，人的视觉器官一下子失去了作用，从心底最深处涌上来的胆怯会更加让人无法看透身边的世界，有时人怕黑暗并不是因为怕鬼，说到底，还是怕自己，怕那无常的命运。

自古以来，黑暗中有多少魑魅魍魉。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罪恶？

黑暗中，一顶豪华的官轿到了红袖招！

因为他们在暗，所以更加嚣张！

古香云拉着索拉旺的手，左一声“督爷”右一声“大人”地叫个不停！道：“你要替我做主啊，我好怕啊！”此时的她竟成了一个乞怜的小女人，没有一点白天对着四爷的傲气！索拉旺摸了摸她的脸问道：“吓着了？”“她们好野蛮啊，好不讲理啊！敢把红袖招的招牌给砸下来了！我看他们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您这个盐漕总督！”拉到桌子旁坐下，不依不饶地道：“大人啊。您是看见的啦！店是您疼我叫我开的！现在我可不敢开了呀！人家砸在我的身上其实还不就是砸在您的脸上吗？我不要，我不要开了，我宁可服侍您，我要跟着您，大人！”她已经有三十余岁，撒起娇来也不比十几岁的小姑娘差到哪儿去！拉着索拉旺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道：“您摸摸我的心口嘛，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真的！”她这一招端地管用。索拉旺道：“不要怕成这样！小心肝，一切有我！天塌下来也有我！”

大声道：“来人啊！”

“喳！”

“在苏州，敢把红袖招的招牌砸成这个样子的人不多，通知漕帮盐帮把人交出来！……回来！先要他们整修，由漕帮盐帮先垫款，就说是我说的！”

古香云高兴得一头就扎在索拉旺怀里道：“大人，您对我真好，我得好好地服侍您啊！”

小鱼儿看着坐在码头上的余老爹道：“爹，还没睡啊？”余老爹回头一看道：“哟，回来啦！”

“回来啦！”“吃饭啦？”“吃啦！”“是在红袖招？”“红袖招！”

余老爹道：“小鱼儿，红袖招出事了！”小鱼儿怯懦着道：“出事啦？”

余老爹道：“有人砸了红袖招！事情可就闹大了！”

“怎么个大法？”

余老爹道：“你知道红袖招是谁开的？”

小鱼儿道：“谁开的还不都是一样？”

余老爹道：“哎哟不一样啊，是盐漕总督索拉旺支持他的女人开的！”

“都是四爷啦！他们几个砸的！”

余老爹倒吸了一口冷气道：“啊？他……他……他们砸的？你可千万不要乱讲啊！”

消息传到盐帮总堂，程淮秀冷笑一声道：“花里胡哨，一股邪气，是该给人砸的饭馆子！”

李进道：“对，店大欺客，奴大欺主！”赵辰坤道：“贼贵！一道豆腐几十两银子！”

程淮秀道：“索拉旺叫他女人开这家红袖招，你们以为他冲着谁啊？盐帮漕帮？因为索拉旺他是盐漕总督！”李进哼了一声道：“根本就是黑店！”

程淮秀道：“黑店？何止是黑店？是红店！他要喝的是盐帮漕帮的血，明的，暗的，公的，私的！另外还加上个红袖招，五堂主，是什么人砸的？”

“禀帮主，不知道，索拉旺一定要盐帮漕帮交出人来！”

“盐帮漕帮势不两立，要盐帮漕帮交人？难道说是盐漕合伙联手砸的吗？”

赵辰坤道：“我们盐帮一群苦汉子，谁去得起那里？砸得起那里？盐商也许可能，可是……”李进打断他道：“盐商？盐商都是斯文大老板，怎么会动手砸店呢？”

程淮秀回过头来，道：“索拉旺又跟盐帮对上了!好，对啊，玩来玩去玩人头，有什么?你一颗我一颗，谁也不多长一个!”

五堂主道：“索拉旺还说，修复款项，要漕盐两帮均摊垫付，而且明天就要动工!”

程淮秀冷笑道：“垫付?说的好听，他要，他要抢，谁敢说个不字呢?”“可是……”“盐帮来摊!晒盐煮盐运盐托盐扛盐的都来摊，勒紧裤带来摊，卖了妻儿来摊!”

李进道：“好，他再逼过来，咱们就跟他拼了!”盐帮的弟兄听了他的话，个个义愤填膺，纷纷道：“对，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程淮秀一看忙举手示意众人道：“等等!大家冷静一点，先通知盐帮的兄弟，能安稳的先安稳一点，惹不起要躲，躲不起再拼，一切听帮里的!”

“是!帮主!”

“砸红袖招的到底是谁呢?也许是路客，也可能是刀客，兄弟们如有发现，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先向帮里通消息，就算是交给索拉旺，我们也要摸清底细!”“是!”

让人摸不清底细的那人现在正带着人大摇大摆地逛街呢!

小鱼儿道：“四爷，你们在红袖招砸店打出娄子了!”四爷道：“啊?打出娄子了?小鱼儿，是你把我从两岸河带到苏州来的，你要救我哦!”“救你?哈，你这么大个人还要我救啊?”“哎?我举目无亲的，你不救我谁救我啊?”

小鱼儿想了想道：“找土地公救你!”四爷笑道：“土地奶奶也行啊!”“好，走!”“哈哈……”

春喜喜欢听小曲，一听起来就不会再走，贾六宝柱又围了上去，贾六道：“春喜，这种小曲在我们京城里面可是没有办法听到的哦，在江南多得是呢!而且……”宝柱道：“春喜春喜，这些俚语村言，有伤风化，不要听啊!”

春喜道：“这个才有味道，四爷又不在，你不要管我!”“春喜，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大姑娘小媳妇的听了会脸红会害臊的!”春喜道：“谁说我在听啊?我在监督你们两个，四爷叫我来特别注意你们两个的言行!……更何况我又不是什么大姑娘小媳妇的，我是个答应啊!”

“春喜，这个你不懂啊!”“谁说我不懂啊?不要看我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什么不懂啊?”贾六对宝柱做了个鬼脸，几个人各得其乐!

小鱼儿在一座土地庙前上了香，拜了几拜，站起来对着四爷道：“好了，土地公公土地奶奶会保佑你啦!”四爷捏了她的鼻子问道：“那小鱼儿保不保佑我呀?”“我啊?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咯!”小鱼儿道：“四爷，苏州这个地方什么人都有，你还是小心点的好!”

四爷道：“我来江南就是要看看各种人物。”小鱼儿道：“有牛头马面的。”

四爷道：“那更好啊，有牛头马面才能找到牛鬼蛇神呢!”

小鱼儿道：“还有穿红着绿的!”

四爷道：“穿红着绿?怎么说?”

小鱼儿道：“这里的人吵架，就会说：不要紧朋友，你有穿红的，我有着绿的!”

“什么意思啊?”

“混的!地痞流氓!”

“混的?说曹操曹操就到啦!”

几个小阿飞流里流气地，站住不走了，上下打量着四爷，小鱼儿忙趴到四爷耳边道：“不要理他们!”四爷也和她耳语道：“好!”

哪知小阿飞却先发了话道：“干什么的?”小鱼儿道：“什么事啊?”

小阿飞道：“嘀嘀咕咕的，谈些什么?”

四爷道：“谈?谈什么不行吗?”“鬼鬼祟祟，谈国家大事还是批评朝政?”

四爷道：“国家大事也谈得，朝政也谈得!”

小阿飞道：“你是谁啊?瞧你这不三不四，油头粉面的模样!你也配谈国事谈朝政?我看你们想作乱造反!是不是?来啊!把他带走!”

小鱼儿一挡，四爷道：“带到哪儿去呀？”

小阿飞道：“带到衙门，领点赏金！”

小鱼儿道：“不要乱来，我告诉你我舅舅可是漕帮的，你们可不要乱来！”

阿飞道：“你舅舅是漕帮的？你知道我舅舅是谁吗？”“谁啊？”

“乾隆皇帝！”

一句话说出四爷着实吓了一跳，难道自己有个民间的外甥么？他伸过头来上下看了看，道：“我不认识你啊！”

阿飞道：“你们一男一女，干什么的？”

四爷笑道：“不干什么，我们是朋友！”

阿飞道：“朋友？现在乱七八糟，男女关系都说是朋友，好，就算朋友，上税吧！”

四爷一愣道：“小鱼儿，上税？上什么税啊？”小鱼儿摇摇头。

阿飞接着道：“朋友税，爱情税，吊膀子税，眉来眼去税！”

四爷道：“这税太多了吧？”

阿飞道：“不多，大清朝万万税，到了乾隆加一倍！”

四爷忍无可忍，一掌挥去！道：“走开！”“你打人？上！”

几个小阿飞一拥而上，根本不是四爷的对手！旁边的人群里却传来这样的声音“砸红袖招的就是他！”

贾六宝柱听到了响动，马上过来，道：“四爷！”

四爷心里有气，道：“你们来干什么？去去去去，去听你们的小曲去！”

宝柱道：“四爷，官差来了！”

四爷道：“唉，好，走走走！”

盐帮大堂里，一个弟子向程淮秀汇报，程淮秀道：“是哪个宅子？”

“前些年胡大人的宅子！”

程淮秀道：“胡大人宅子？胡大人宅子不是空了好些年了吗？”赵辰坤道：“一直有人在维修！”程淮秀道：“这些人住在那，一定是有来路的！”李进道：“闲杂人等是住不进去的！他们会功夫又砸了红袖招，你看，他们会是什么人呢？”

程淮秀道：“索拉旺的人绝对不会砸红袖招，不会是官家的人，做官的人是官官相护，更不会是江湖中人，江湖人到苏州来应该会给盐帮一个拜贴！”李进点了点头道：“对了，会不会是漕帮请来是什么人物啊？”赵辰坤道：“漕帮请来的人物也不至于动红袖招啊！要不就是没摸清楚红袖招的底细？”

程淮秀道：“怪，真奇怪！”

她要去看看！等到天黑下来，她带着两个弟子，趁着夜色，来到名园之外，吩咐他们道：“记住，探个底细，不要轻举妄动！”她把斗篷交给弟子，道：“你们两个在门口守着，我进去看看！”“是！”

她跃过院墙，小心地前行着。

“嗖嗖！”她是练武的人，自然听得出来这是利器破风的声音，并且这声音又稳又疾，显见得功力不弱！她藏身于假山之后向外望去！看到一个人在练剑，这个人身似流星，剑如闪电，一招一式看得人眼花缭乱，繁而不失章法！

他削瘦，高大，带着几分飘逸潇洒，天生的神采，异于常人。

她见过他！在路上，在捕头府，在小狼沟！

她笑了，拿出一条黑色的蒙面巾。

四爷耳边一响，凝目一看，一个黑色人影横扑过来，挡过几招，问道：“你是谁？”他

竟没有生气的样子？真是奇怪！程淮秀又攻上去！

剑光始终不离四爷身侧，四爷却一剑剑准备无误地挡开，手腕一转，挑下了她脸上的黑巾！

他也愣住了，他没想到是她！

一下笑了，迎上去道：“程帮主？”

她去拿他手中的黑巾，他却握住了她的手！

她心里一惊，忙缩回来。

四爷道：“你……”

程淮秀道：“刚才看你练剑，一时兴起想领教一下！”

四爷道：“进去坐！”

“好！”

乍然重逢，四爷的眼睛贪婪地看着她，一时一会也不离开，程淮秀道：“名园果然是名不虚传……”接触到四爷的目光，低下头一笑，语结。

他的眼睛呀！

四爷道：“我们是有缘的！”

程淮秀应道：“唉。”

“在小狼沟，你带人夜劫官船！”“多承义助！”

“我说的不是义助，是学你临走时说的一句话。”“哦？什么话？”

“你说，有缘我们会再相见的！”“哦。呵。”

“请坐。”“好。”

春喜眼明心快，端上两杯茶，道：“贵客，请用茶！”

程淮秀道：“谢谢，嗯，好秀气啊！”三个字，就把春喜哄高兴了，笑嘻嘻地退了出去。

四爷道：“用茶啊？”

程淮秀一抬手道：“不渴！”

“又跳又打折腾了半天，不渴？”“渴了我自个儿会喝！”

“哦，呵，我明白了，你是怕人家暗中下药！好，我们换一杯！该放心了吧？”“谢谢！”她无法不接过来，这个人倒真是有办法！

“哎，皇上……四爷两回碰到这个朋友，算是有缘哎！”春喜和他们说。

贾六道：“又有一个女的逃不掉咯！”宝柱道：“不，应该是说，又多了一个女人叫四爷牵挂在心！”春喜道：“哼，听你讲的文绉绉的！曹大人，你说呢？”曹大人道：“四爷本来就是多情人嘛！”

春喜道：“我看她长得挺漂亮的！不像坏人哦！而且……我帮她上茶的时候，她还说我长得好秀气哦！”曹大从呵呵笑道：“春喜就是秀气嘛！”

贾六笑道：“秀气？不知道有没有脚气，疝气，还有小肠气？哈哈！”

“你想死啊！”“嘘！小声点！”

险些吵到了他们的谈话，程淮秀道：“盐帮本来是先父带的，从康熙末年，到雍正，到乾隆。”四爷一口茶差点没喷出去，咳了几声，看着程淮秀一笑。程淮秀道：“先父去世之后，帮中兄弟怀念先父，就推举了我接下盐帮。”

“令尊是怎么去世的？有漕帮有关系吗？”“死于盐漕大火拼。”

“这么说，盐漕两帮是势不两立的？”程淮秀摇摇头道：“话也不能这么说，总不能一命换一命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好见识。”“厮杀格斗究竟不是过日子，两帮兄弟好几千人个个都还得养家活口！”“这是真话！”“漕帮跑水，盐帮跑旱，各自讨一口辛苦饭吃，本来是不必见面就横眉竖目的，一动手红刀子进白刀子出，可是……”“可是什么？”“老天不疼辛苦穷汉子！就是不能够和平相处！”“或许，姑娘和漕帮帮主开诚布公的修好谈判？”“谁

有那么大本事来召集两帮呢？”“盐漕总督是干什么的？”“盐漕总督？你是说索拉旺？”“他是有这个责任啊？”“哈，骑人贵足，他管谁的死活？他只管他月收孝敬的银子，逢年过节的还得要加倍！更过分的是他命令盐漕两帮的红白喜事都得要到红袖招去！”

四爷沉吟着道：“我得过问一下这件事！”

程淮秀笑了，道：“你？哈哈，四爷不是我小看了你，你过问不了的！你就安稳作你的生意吧！在苏州好好地享受几天，然后策马远走！”“哦？”“下次再过苏州的话支会一声，有什么能效劳的地方盐帮一定全力以赴！”“这我就深深一谢了！”

“四爷还跟她说有缘呢！”春喜还在想着，宝柱道：“有缘？”

曹大人道：“此时此地，旧识相逢，岂不是有缘吗？”贾六道：“我看不是什么缘分，四爷想泡妞哦！”宝柱道：“我看每个姑娘对他来讲，都是很有缘分的！”贾六道：“色迷！灾星未退，色心又起哦！”春喜道：“你懂什么？四爷是皇帝老子！泡妞有什么不对啊？”

贾六忙道：“对对对对，我也想泡！”宝柱凑过来道：“那我也要！”两人齐声道：“你好秀气哦！”曹大人被逗得哈哈直笑！

在厅中，程淮秀已经向四爷抱拳道：“四爷，我告辞了！”

四爷忙站起道：“哎？再坐一会儿？刚才看见你身手不凡，哪儿学的？”

“乡下人把式，好身手的都在深宫大内呢！”

“嘿嘿，客气客气！深宫大内，矫虚身段。”

“先父只生我一个，先母早亡，我从小跟着先父马上来车下去，奔驰两淮，两湖旷野，跑私盐，走黑道，七百斤的一车盐，我一天一夜，推着拉着赶两三百里路算不了什么的！”

“苦了你了，帮主！”四爷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脸！“有机会我要为你盐帮尽点力！”

“那盐帮给您磕头了！”

“哎？我怎么才能见到你呢？帮主？”

“好，四爷如果不以粗下见弃，我派人来接！”

“一言为定！”四爷的笑是从心底里发出的！

红袖招里，有人在挂新做的招牌，古香云走出来看，管家迎上去赔笑道：“古爷，您还没去歇着？”古香云道：“你办事能让我放心吗？哦对了，抓人的事有没有什么眉目了？”管家道：“督府衙门都放出去了！四面撒网，八方监察，那些家伙肯定飞不出苏州！早晚到手！”古香云道：“说不定啊他们就在这儿偷看偷笑呢！”又道：“不是说其中有个本地的姑娘吗？”管家道：“本地姑娘？”古香云道：“没让她进店，后来才进来的那个！”管家突然想通了，道：“对对对对对，找到那个丫头，顺着线，一网打尽！”古香云道：“哼，算你有点小聪明！”管家赔笑了笑，道：“盐帮跟漕帮送来的装修费用我都交到柜上了！”古香云道：“他们人头多，地方又熟，没帮我们找人吗？”管家道：“我催催他们，其实敢砸我们红袖招的，真是太岁头上动土，虎口拔牙，耗子舔猫的脊梁骨。”古香云道：“你呀就会这两句老词，你换点新词好不好？”

名园里，春喜贾六并排站着，一个劲地在四爷身后笑，天一亮四爷就开始等程淮秀派的人，左等右等，人影也见不到一个，四爷急不得，燥不得，只能在原地打转！贾六春喜就赔着他叹气，又实在忍不住偷偷笑！

突然，春喜叫道：“来了来了，万岁爷！”四爷心花怒放，回头一看，春喜却道：“宝柱来了！”

宝柱跑过来道：“皇上，我在大门口等了老半天，连个人影都没见到！”

贾六道：“骗子！说派人来接又不来！治这个女帮主欺君之罪！”四爷本来心情就不好，拉长了声音“嗯？”贾六不敢说话了。

曹大人问道：“四爷，有没有约定时间？究竟是哪一天，什么时候？”

四爷道：“就是没问嘛，都怪我！少问了一句，唉！”

春喜道：“四爷，有缘终会相见的呀！宝柱你还不赶快到大门口候着？”

四爷道：“答应！”

春喜上前一步道：“答应在！……四爷，我答应没有用啊，要女帮主答应才行啊！”

“就会胡扯！”四爷道：“如果她派专人来接了，你给我准备了什么衣服没有啊？”

春喜脱口而出：“准备好了，龙帽龙袍龙扇子龙靴子，还有……”

“我穿那一套？那不一下子把盐帮收了吗？”

程淮秀何曾忘记过这件事？

李进刚送了她一匹马，她来回骑了几圈，李进问道：“帮主，还满意吧？”程淮秀点头道：“是一匹好马！从哪里弄来的？”李进道：“蒙古，新疆，是我几个朋友帮我物色到的！只有这匹马帮配得上您呢！”

程淮秀一笑，道：“为了一匹马，花这么大力气，何苦呢？”

她的话，看似无心，可是听起来竟似乎别有深意！

赵辰坤来到帮主身边问道：“帮主，你夜探胡大人宅子，可摸清楚那几个人的来历？”

程淮秀道：“不是说过了么？那些人来历不明，身份莫测，却是正道上的朋友，哎？今天初几了？”

“初八。”

“初八？嗯，过两天是吉日！”

四爷哪里等得到两天？他早就无聊得直叹了口气了。

春喜一拍宝柱贾六道：“你们两个蠢蛋，到苏州江南这么繁华的地方，你们就不能安排节目那万岁爷散散心去呀？”

曹先生已上前道：“启禀皇上，这虎丘跟寒山寺都可以逛逛。”春喜道：“曹大人，你要叫四爷到庙里头去看和尚啊？一个个光秃秃的，有什么好看的？”贾六上前道：“四爷四爷，明朝三保太监下西洋就在刘河镇出的海，到那去看看怎么样？”

四爷冷冷道：“怎么？你也想学郑和去航海呀？”春喜道：“四爷，听说苏州的丝绣是最出名的，如果四爷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啊，买点小纪念品，回宫送给嫔妃娘娘们，哪怕是一个绣荷包她们也很高兴啊！”四爷道：“好丝好绣早就进了宫了，可吃要玩找宫里没有的嘛！”

贾六忙道：“四爷四爷四爷，我们去混堂子洗澡啊？”四爷道：“我可以去混堂子洗澡吗？”

曹大人道：“沐浴到是古理，《礼记》上叫汤沐，有的，所谓沐浴斋祭，以敬神明！”

春喜道：“四爷，不要去那种地方！好脏啊！”

贾六道：“越脏越养人，你懂不懂啊？”

宝柱道：“四爷，您在宫里头都是那些太监给您洗的澡，宫女们给您穿的衣服，到那种地方……”

贾六道：“这种地方才讲究呢！”

“讲究？”

“讲究得很呢，洗澡叫闹海，有捶腿的，捶腿的叫散点子，有捏脚的，捏脚的叫抓勾，还有临走拿衣服，不能叫做拿衣服，叫*龙，呵，非常有趣！宫里面找不到的！”

四爷想了想：“抓勾……春喜她能去吗？”

曹大人道：“男女合浴，日本国有，叫丰吕，意大利人也很流行。”

宝柱道：“四爷，有机会带我们到日本国观光一下！”贾六嘻嘻笑道：“对对对，观‘光’，观‘光’！”春喜道：“男女合浴成何体统啊？”贾六道：“哎呀洗个鸳鸯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要假正经啦!哪家的屋檐下没洗过鸳鸯澡的?”“不要脸!”春喜大叫,宝柱对她道:“嫁了人就懂啦!”

四爷道:“好,走,我们去逛逛混堂子!”

春喜道:“四爷,那我呢?”

四爷道:“你不能去,你跟曹大人留守,有专人来接,请他们等一下!”

春喜拉住贾六宝柱问道:“有没有女孩子去的混堂子呀?”宝柱道:“有啊,我带你去!”贾六笑道:“要洗鸳鸯澡哦?”两个小子哈哈笑着,走了。

裕德池。

一个人在外面招呼:“欢迎大家都来洗个澡啊,干干净净的!”

四爷几人已经下了浴池,宽大无比的浴池,水气氤氲的四周,大家都肉帛相见,最多在腰间围上一块浴巾。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点差别!四爷把水花溅起老高,哈哈大笑着,他没有来过这种地方,原来在这种地方洗澡也是很有趣的嘛!

玩得兴起,没有看到一个人刚进来就走了出去。门外的人招呼着:“焦大爷?您刚来就走啊!”

红袖招的管家!他匆匆道:“有急事!”穿上衣服,一路小跑跑了回去!

到了红袖招,左喊右叫:“有事了!有事了,我的人呢?快来呀!快呀!”打手们围了上来,管家道:“跟我去抓人,冤家路窄,那个家伙叫我碰上啦!走,我们快走!”

“嚷嚷什么?”古香云走了出来,管家忙上前道:“古爷,那个砸店的人叫我遇上了,我这就去拿,拿了交给您!”古香云一瞪眼道:“交给我干什么?往衙门里送啊!衙门跟店不是一家子吗?”“对对对,是一家!走啊!”古香云叫道:“站住!”

管家问道:“古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给我跑啊!”

哦,跑跑跑!几个人像是被狐狸惊散了的兔子,跑了出去。四爷已经散了点子,抓了勾,还小睡了一会,舒服得不得了,叫道:“*龙!”

“大爷,眯登了一会,不一样了吧?”“嗯,精神多了!”

四爷笑道:“混堂子,第一次来,真不错!”“第一次啊?大爷,您还是京城来的呢!怎么会这么土呢?”“呵,土包子,大门没出过几次。”“土包子?可不能那么说啊,就凭您这身衣裳就知道您是个有地位,讲究的人呢。”

四爷一笑,带着贾六宝柱往外走,贾六问道:“四爷,舒坦不舒坦啊?”四爷道:“四爷给人当成土包子了!”宝柱道:“四爷,苏州城这个地方花门可多呢……”

突然听到贾六在身后一声大叫“四爷!”

回头一看,他已经让红袖招的人一把攥住。

“干什么?”宝柱冲上去就打,自然也有人来“照顾”四爷,四爷挡下几个人,看了看他们手中拿的绳子叫道:“这么脏啊?给我让开!我刚洗过澡,不要碰我!”

抬头一看,刀枪棍棒都拿出来了,一群人团团将他们围住,红袖招的管家大摇大摆,笑道:“砸了红袖招还逍遥自在,天下没有白砸的店!”

四爷笑道:“哦,我忘了,我把这档子事儿给忘了,我刚洗了澡!”贾六对宝柱道:“宝柱,红袖招早该砸啦!”宝柱一笑道:“对,是不砸白不砸!”管家变色:“拿下!”

众人一拥而上,顷刻间马仰人翻,街上一片零乱!

四爷把管家扣在手中,向四外的百姓道:“你们也来打,好玩呀!”说罢把他推给了人群,红袖招恃强凌弱,早就臭名在外,此时趁着乱大家都上来按在中间狠揍,四爷哈哈大笑!

回到了名园,贾六就一直坐在外面看曹先生给花浇水,看得发了呆,春喜道:“你坐那

边干什么？去服侍皇上啊！”贾六一叹气：“皇上心情不好，我不敢去！你去吧！”春喜道：“去？再去洗澡呀？去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春喜端了茶给四爷送去，嘟着嘴道：“四爷，吃吧，喝吧，吃了有补，补了再去打！”

四爷叹道：“是不是天下的女人都这么罗嗦？”

“有一个不罗嗦呀。”“谁呀？”

“哑巴啊！”“哈哈。”

“哑巴不罗嗦，可是手势多啊！”“手势多？手势多就替我按摩吧！”

手一伸，春喜就给他按了几下，突然道：“万岁爷，您说我是哑巴啊？”“哈哈。”

春喜道：“万岁爷，混堂子好不好玩啊？”四爷道：“好，真好，可惜女人不行，也许有一天也会有女的混堂子。”春喜道：“照我说，那种地方去不得的！”“为什么？”“你想想看，里面的人多复杂啊？有长癞痢头的，有长疥疮的，长杨梅大疮的……”四爷道：“人家有规矩的，一进门就写着，杨梅剝毒请自爱，酒醉年老莫下池！”

春喜道：“宝柱贾六这两个家伙，就会把您往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带！”

四爷道：“秦楼楚馆算不三不四吗？”

“那还算是好的呢，花街柳巷，半卷门子都会把您带去的！您可是皇上哎！”

“皇上又怎么啦？”

“做皇帝还去那种地方啊？”春喜小心地，放低了声音。

“到那种地方才要做皇帝呀……不，做皇帝才要到那种地方啊……也不？”四爷自己也搞乱了，道：“春喜呀，人家笑我是土包子！你知道吗？”

春喜道：“土包子？土包子不妨碍做个圣名天子呀！”

四爷高兴了，道：“说得好！哪天你出嫁，四爷送你一份厚礼！”

春喜道：“谢谢万岁爷！”又去扯四爷的衣袖，小声道：“到时候您可别忘了哦！”

四爷正色道：“好，现在就送给你！……那两个小子，你看谁比较顺眼啊？”

春喜张大了嘴，道：“他们两个啊？一对蠢蛋，您还是留着吧！”

“哈哈……”四爷大笑！

唉，唉，唉，贾六在花园里一个劲地叹气，曹大人忍不住问道：“你怎么啦？”贾六道：“这么久了还没来！”曹大人道：“皇上不急，你急什么？”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

宝柱拿着一封信，欢天喜地地跑了进来，来了就问：“皇上呢？”贾六忙迎上去，问道：“那么急！什么事呀？”宝柱晃着信道：“你看，我终于等到了！”贾六道：“曹先生，是你的！”看准宝柱一扭头，一把将信抢了过来，叫着就跑了，宝柱气得直叫：“贾六！贾六！打死你！”

春喜正跟着四爷围着桌子转圈，口中道：“四爷，我不要，我不喜欢，我不要……”四爷大笑道：“你不要也不行啊！嘴嘟得那么高，难看死了！哈哈，我不管！”

贾六跑进来往地上一跪道：“禀皇上，盐帮正示请帖送到！”

“哦？给我！”四爷喜上眉梢！道：“找曹大人领赏！”迫不急待地打开，拿出一封大红的请帖。原来她真的没有把他忘记！

贾六笑嘻嘻道：“曹大人，我向您领赏！”宝柱急道：“曹大人，这个帖子是我等了才等到的！”曹大人看着哈哈笑的四爷，笑呵呵地道：“可盼到了！”

四爷容光焕发，骑着高头大马来到盐帮总堂外，程淮秀带着众弟子恭候多时了。

四爷远远地看着程淮秀一抱拳道：“程帮主！”突然看到两旁的盐帮弟子都亮出了兵器——乌铁打造，好似一弯新月的铁钩，四爷轻轻一笑，目不斜视，走了过去！

嗖嗖，原来这些弟子的铁钩亦只是在他身前身后挥舞，没有一点要伤害他的意思，也许这是盐帮的礼节，也许这是在考验他的胆识，四爷更加从容，越走越近，赵辰坤李进挡住了他，几招过后他把赵辰坤的手压住，赵辰坤动弹不得，目光却渐渐缓和，四爷拍了拍他的

手，来到程淮秀面前。

他没有让大家失望，这胆识，这风度，这无所畏惧的傲岸，亦不愧为一个有德有为的皇帝。

四爷道：“帮主。”

程淮秀一抱拳道：“四爷，请！”

走廊走到尽头，赵辰坤就将宝柱等人拦下，道：“大厅只待主客，你们各位到边厅坐！”

四爷道：“帮主，他们是我身边的人。”

程淮秀正色道：“四爷，这是盐帮的帮规！您是盐帮的贵客，盐帮有一百条人命随时为四爷的安全效死。四爷的保镖可以先歇着了。”

“好吧，入帮随俗，宝柱，你们到边厅等我！”

“是，四爷！”

程淮秀道：“李掌堂，你跟我们进去！”

“是，帮主！”李进对着四爷做了个请的手势，四爷上下看了看他，李进冷着脸，好像四爷欠了他一百两银子！

赵辰坤带宝柱等人到边厅，贾六道：“宝柱，现在怎么办？”宝柱道：“小心留神动静！”

他们不能不留心！

大厅里，众人分宾主落座，程淮秀道：“四爷，请用茶！”四爷喝了一口，道：“帮主客气了。”

程淮秀道：“哪里，四爷您曾经在小狼沟义助盐帮，您今日到来，本来我应该召集帮人开香堂，正式大礼相迎。”

“岂敢岂敢。”

“四爷毕竟是外人，所以淮秀不便破了盐帮规矩！”

四爷微笑着，道：“承盐帮看得起，让我这个外人登堂入室，在下已经感激不尽了。”

程淮秀道：“对了，四爷，在京里做什么得意？”

四爷低下头，道：“做什么？要是我说假话，有负我们肝胆相照，说真话嘛，于你于我，眼前不宜，五湖四海这么大，帮主就当我是个江湖朋友吧！”

程淮秀笑道：“好，说的好，痛快！”

四爷站起道：“帮主，有几句话老在心中盘旋，不知该不该问？”

程淮秀道：“有话，当面请讲！”

四爷道：“我朝监政，多半因袭前明，在小狼沟你对那贪官说盐家七苦，是哪七苦？”

程淮秀道：“所谓七苦，是舒纳之苦，过桥之苦，过厅之苦，开江之苦，官金之苦，还有剥削之苦，购货之苦。”四爷的脸沉下去，认真地听，每一字都认真地听下去。

边厅里，贾六和宝柱商量：“宝柱，如果我们溜到大厅旁边或是院子后面，四爷有事我们也好接应一下！”宝柱道：“哎，不行啊，这种地方切忌乱动，四处有耳目，八方有刀枪啊！”春喜道：“有主这么严重啊？”宝柱道：“所以我们不能乱动啊！”春喜道：“那怎么办啊？四爷在里面那么久了！”

正说着，赵辰坤已经上了茶道：“几位，请用茶！”

三个人忙打岔道：“这里真不错，真不错啊，好漂亮啊！”

四爷道：“这么多苦处，究其根本原因何在呢？”

程淮秀举起一根手指道：“一个私字！”

“私字？”

“嗯，盐场有盐私，商场有商私，官家有官私，关卡有税私，逼着苦汉子们挺而走私。”

四爷道：“江苏宜征的青山头，朝廷不是设了专营缉私吗？”

程淮秀道：“四爷，人心一旦有了私的话，岂是征缉得了的？”

“私……”

“官家想中饱私囊，商家想私自图利，四爷，天下哪一天没有过？不贪的官？有，稀罕的很，不逃税的商家，从古到今，天下没有。”

“从古到今，天下没有？”

“没有。这些苦汉子没有生路，所以冒着刀枪冒着风雨，野湖荒地的偷偷运盐，图点私利，吃不起红袖招，可一口土饼就是好日子！”

四爷柔声道：“这就是盐梟喽？”

“对，梟者，恶鸟也，其实天下之梟又何止盐梟呢？”

“嗯，这也是一说。”

“这些苦汉子逃过官盐的追打，忍受官商的剥削，自个儿觉得凄凉，所以盐帮就这么结成了。”

“盐帮就只有两淮江南么？”

“恐怕不止，长庐盐，奉天盐，山东盐，两淮盐，浙江盐，福建盐，广东盐，云南盐，四川盐，河东盐，还有陕甘盐，全国十一个盐场，盐帮恐怕不止两淮。”

她细数盐场如数家珍，四爷点头笑道：“帮主不愧是帮主！”

程淮秀笑道：“帮主，帮主，实不敢当，你是外人，就叫我程淮秀吧！”

一句话说出，坐中人脸色突变---李进。

四爷笑道：“哈哈，淮秀，我们是有缘人啊！”

程淮秀一笑，李进沉着脸站起，程淮秀立刻道：“李进，叫人备酒菜招呼客人！”

四爷看着李进，心里不解，若是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的话，这个人的脾气还真够臭的了！

第六章

“各位官爷商爷大爷小爷，我替索大人敬你们，我干杯，你们随意就好了！”红袖招里，一群官员富商围坐在一桌，古香云站起来媚笑着。“那你就先干了！”“好！”她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尽，四周人一起叫好。

“我说你这个大美人，你只是替索大人喝酒呢，还是也替索大人……”

古香云一笑道：“替索大人洗脸，替索大人捶腰，替索大人叠被，替索大人铺床，还要替索大人生小索大人，索大人对不对呀？”满面油光的一桌人哈哈大笑，纸醉金迷的一群！

管家从一边走进了进来，趴在古香云耳朵边说了几句话，道：“等古爷您的吩咐！”古香云道：“这也等我吩咐？我看你是越干越糊涂了！快去呀！”“是！”

管家退了出去，带了人，来到河边。

余老爹和小鱼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已经冲进了船舱，不由分说拉着小鱼儿就向外拖，余老爹也莫名其妙地挨了几记老拳，要是再年轻几年也许还扛得住，可是现在……唉，他只剩了大叫大喊的份：“你们凭什么抓人啊？”黑暗中有人冷冷道：“就凭红袖招！”

小鱼儿吓得又哭又叫，余老爹挣扎着趴在她身边，道：“小鱼儿，什么话都甭说，我会救你的！”他在小鱼儿肩上捏了捏，这丫头会懂的！他哪里斗得过这几个大汉？只听到小鱼儿叫道：“爹，我会记住你的话的！”很快就又挨了几拳……

他趁着夜色，来到名园。

春喜给他端了一碗茶，叫他先压压惊，道：“老先生，先喝点茶，有话慢慢说！”

余老爹道：“事是这样的，三更半夜来了两个大汉，就要抓人，这年头！胳膊粗的拳头大的人，他就有理！稀里糊涂地痛痛快快地打了我一顿，差点把我这条老命给送了！我……我招谁惹谁了呢？我这么一想啊，赶紧来给你们送个信，红袖招的事一定与你们有关系，你们人生地疏的，可别让红袖招找上！找上了可不是好玩的！”

四爷道：“酒楼有这么大的狠处么？”

春喜道：“他们把小鱼儿抓去，会怎么样啊？”

余老爹道：“打！问！不过四爷您放心，小鱼儿临抓去的时候，我在她耳边嘱咐过她，无论怎么样也不能供出四爷你们来，小鱼儿她聪明，这理儿她懂啊！”

四爷叹道：“老人家，你们父女俩在危难中想的是四爷的安全，十分难得！”

余老爹道：“水上人，就讲一个情意，一天的船客就等于一辈子的交情啊！”

曹先生忍不住作个揖道：“古道热肠，令人佩服！”

四爷也拍着余老爹的肩，皱眉道：“小鱼儿要救出来！可是办法要妥善。”

宝柱道：“她被关在哪里？”

余老爹道：“不是红袖招，就是衙门，唉呀，都是一个样，就怕审问起来下手狠毒啊！”

四爷道：“小鱼儿有损伤，四爷要他们偿命！”

余老爹道：“四爷，您自个儿要好好保重才是呀！四爷，我先回去啦！”

四爷道：“贾六！送客！”他现在只能亲自派人送他，才能略略补偿那么一点点，突然想起什么，道：“老人家！走船的不是跟漕帮有关系吗？”

余老爹道：“什么事儿，等到天亮吧！四爷，我先回去啦！”

四爷面色凝重，叹了口气，曹先生道：“皇上，我以官家身分去一趟衙门，先把小鱼儿保出来！”四爷道：“毗露行迹，给他们缠上了，跟你问你，什么破绽都露出来了！”宝柱道：“知道她关在哪里，我们来硬的，抢救出来？”四爷道：“打草惊蛇，让他们溜了，日后小鱼儿在苏州能安生吗？”曹先生和宝柱对望一眼：两人的确不如皇上考虑周全，曹大人道：“那皇上的意思是……要除恶务本，斩草除根？”

四爷点头道：“尔等到也聪明！他们抓了小鱼儿就是想摸摸我们的底细，我们就沉住气，也来个顺藤摸瓜，看看红袖招的毒根在哪？谁撑的腰！”

春喜叹道：“小鱼儿真可怜，这一可真的成了小鱼儿了！可别让人家给吃了！”宝柱道：“就你心软？皇上不也心疼吗？”

四爷道：“是啊，小鱼儿受委屈了！春喜！”

春喜道：“万岁爷！”

四爷道：“你会本地话，这件事就由你去办吧！你表姐的名义替我到牢里看看小鱼儿，对她说在淫威之下万勿以硬碰硬，免得吃眼前亏，如果实在受苦，四爷就不顾一切先去救她再说了！”

“遵命！”春喜退后几步，拱了宝柱一下，小声道：“他们会不会连我也一起关起来？万一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你跟死贾六要来哦！”四爷叹道：“你要是回不来，四爷马上会去救你！”宝柱道：“那好啊，你不去我去，我巴不得跟小鱼儿关在一起呢！”春喜道：“你想得美！这事非我不可了！明天天一亮我就去！”

一双天足，伸到粉缎的绣鞋里，古香云扣好了衣服扣子，倒了一杯茶，端给床上的索拉旺，道：“喝茶！”

索拉旺一只手去接茶，另一只手却顺着古香云的手一点点摸了下去，将这一只细白的手臂看了又看，闻了又闻，笑道：“嗯，每根寒毛都是邪气呀！”

古香云娇嗔道：“哎呀，您到看得可真清楚啊！哪根寒毛都让您给看到了！”逗得索拉旺哈哈笑着去捏她的下巴尖，道：“我当初怎么会迷上你的呢？”

古香云道：“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

这下索拉旺更笑了，抱过来就往脖子上亲，古香云道：“好了好了，茶凉了就不香了！”

索拉旺亲着她的手道：“你凉不凉啊？……嗯，好香啊，哈哈……”古香云娇笑着把茶塞给他，道：“那船家的小鱼儿被抓了呀！”索拉旺道：“是焦浩带人去抓的？”

古香云道：“不是，我是派人去的！”

索拉旺道：“咳，香云啊，你是红袖招呢还是督衙啊？”

古香云道：“红袖招就是督衙，督衙就是红袖招，咱们两个还分彼此么？督爷，嗯？”

索拉旺道：“那……你想怎么办呢？”

古香云道：“我要他们赔钱赔礼，鞭炮呢从船码头一直放到红袖招来！”

索拉旺道：“香云啊！不是我要说你，你们女人啊头发是长，见识……短啊！”

古香云不高兴了，道：“我怎么啦？”

索拉旺道：“去得起红袖招的人哪会再乎那些钱呢？最重要的是把他们的来路底细打听清楚啊！”

古香云道：“什么来路的人啊？撑死了无非也是几个小财主而已。”

索拉旺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个你就得想仔细一点了！”

古香云道：“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讲，在苏州天和地全都是督爷您的呀！”

索拉旺哈哈一笑，道：“不过，还是做事小心，想仔细一点的好！”

古香云想了想道：“不会是漕帮的呀，漕帮上上下下我都认识的呀！也不像是盐帮的，盐帮他也不敢在红袖招撒野啊！”

索拉旺道：“那会是谁呢……是四川的刨哥，河南的白莲教，还是浙江的小刀会，直隶的义和拳，还是青海的马贼？”

古香云道：“不会的呀！强龙不压地头蛇啊！”

“这条龙从哪儿来？是冲着你红袖招来的，还是冲着我来的是呢？”

古香云一下子伏到他身上笑道：“难得呀！督爷也胆小起来了！”

索拉旺拍着她的手道：“胆大先胆小，做官，做官棍都一样，多学着点！”

古香云道：“这么说，小鱼儿的嘴里还能掏出个大家伙来吗？”

“我真的不知道嘛！”小鱼儿被古香云一把推坐在牢狱的床上。

古香云又过来揪住她道：“你陪一帮子‘不知道’能去吃饭吗？而且是红袖招？”小鱼儿道：“他们愿请啊！”古香云道：“你给我说出其中一个来！”小鱼儿道：“我跟你说过我真的不知道嘛！”

古香云放低了声音道：“说了我一句话就放人，不说就你是替别人担待，跟我过不去？我们可是无冤无仇的！”小鱼儿道：“就是啊！”

古香云道：“他们砸店是冲着谁的？”

小鱼儿摇头道：“不知道。”

古香云道：“那个老头，那个小伙子，那个女孩，还有那个四爷，从哪儿来的？往哪儿去了？”

“不知道啊！”

古香云一把推过去，小鱼儿撞在栅栏上，又是一个耳光，小鱼儿嘴角出了血，叫道：“你为什么打人啦？”

古香云哈哈大笑道：“打人？小鱼儿，在这里我杀了你也没有人敢讲一句话！你给我想清楚点！”一扭头走了，小鱼儿对着她的背影狠狠呸了一声。

“小鱼儿！小鱼儿，你表姐来看你来了！”女狱监大吼着。

表姐？小鱼儿没有几个亲戚？哪里出来这么个表姐？

一看，原来是春喜，春喜大声道：“小鱼儿！哎呀我的小表妹啊！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看你！”

小鱼儿会意，道：“春喜？春喜表姐！我好高兴哦！”

女狱监道：“不要讲太久！”

春喜小声道：“小鱼儿，是四爷叫我来看看你的。”

小鱼儿背脊一凉，突然想起自己被抓时她爹在她耳边说的话“什么也别说，我会救你的！”，大声道：“你快走！你走啊！表姐，不要来看我了啦！谁都不要来看我！你看我！我倒大霉了！这个鬼样子，走啊！走啊！”

春喜一看狱监正在看着她们，只好道：“好好好，你不要激动啊，我会再来看你的！”

名园里，四爷在书房里踱来踱去，宝柱贾六进来，道：“皇上！”四爷道：“找到小鱼儿的下落了？”宝柱道：“是被押在衙门里头，春喜去探监了！”

四爷突然道：“贾六宝柱！”

“皇上！”

“文房侍候！”

“喳！”

沉吟一下，四爷落笔很快写好一张帖子，交给贾六宝柱道：“立刻把这帖子送去！”“喳！皇上，您下帖子，谁当得起呀！”“知道这分量就好！两个人一起送！”“喳！”

帖子交到赵辰坤手上，宝柱道：“麻烦你，一定呈交给帮主！”

“你放心，一定！”

“谢谢，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喝杯茶再走吧！”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办呢！”

“送客!”

“贾六，你还有什么事要办啊?”宝柱偷偷问道。“当然是男人的事啦!嘿嘿!”

李进走了进来，问道：“辰坤，什么事啊?”

赵辰坤道：“有人约帮主。”

李进道：“谁?”

李进接过赵辰坤递给他的信封，念道：“知名不具?”

赵辰坤道：“就是那个什么四爷的两个家丁，上趟不是来过了吗?”

“四爷究竟是何方神圣?”“不知道，也没问过帮主。”

李进道：“那个四爷净往这里凑，他究竟图个什么呢?”“谁知道?”

“盐帮，你是掌事，我是管理，人家约帮主可不能出什么差错，出了差错笑话可大了!”

这时一个弟子上前禀道：“禀掌事，账房有请。”赵辰坤道：“我现在就去看看……这你替我呈给帮主!”“好”李进答应道。

“淮秀，午时时分，沧浪亭见……淮秀?”李进刚刚通过走廊，看四下无人，就将信封打开，拿出一张淡粉色的信笺，哼，叫得到是很亲热!那天他说什么?“……五湖四海那么大，帮主就当我是个江湖朋友吧!”他听着就有气，可是帮主竟没有一点见怪的意思!竟然还对他说道：“好，说得好，痛快!”

“淮秀……我们是有缘人啊!”

淮秀?他叫她淮秀?

这么多年他都没有这样亲近地叫过她淮秀，四爷是什么人，这个不三不四，衣着华丽的有钱人!带着一脸的笑!刚刚认识了她几天?就可以叫她淮秀?

沧浪亭见?他的心里已有了主意。

四爷到了沧浪亭时，程淮秀来到盐帮的总堂开会，四爷正在等候时，程淮秀正在说：“各位长幼兄弟，老远请各位跑来，想跟大家商量一下，两淮盐帮在全国有十一个盐场，我们走盐走六省，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可是到江南各路两淮的盐帮兄弟我们要支会两点，一，互不侵犯，彼此照应，二，兄弟来了，钱忙要帮，一般吃住，本帮要尽心尽力地接待，人忙更要帮，有理无理，大家都站在一个字上-----盐，请各位把这层意思传达下去，这是帮里的初步决定，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大家关上门是兄弟，有什么话当面说清楚!”

“李掌堂!李掌堂!”

“哎?什么事?”李进一直在走神，大家说什么他一点也没有听到，直到身边的人叫了他好几声他才回过神来，那人道：“刚才帮主说的有道理啊!”

李进忙竖大拇指道：“帮主高见高见!”

他想的可不是高见，他想的是沧浪亭里的四爷有没有死!

让你小子知道我李进的厉害!

四爷等得急躁，没有等来美人，却等来了几个蒙面的大汉，一个个气势汹汹，一个字也不说就与他打，四爷本来等得许久心情已经不好，这几个人正好做了他的出气筒。

三拳两脚将几人狠揍一通，回到名园，自己关在房里转圈，春喜推门进来问道：“万岁爷，您心情不好啊，走来走去的……万岁爷，出门在外，您龙体要紧啊!”

万岁爷也不理她，只是叹气。

春喜道：“万岁爷，如果您真闷了的话，我可以找宝柱贾六陪您去逛逛啊，苏州有很多好地方可以去玩哎!”

四爷摆摆手，又叹了一口气。春喜讨了个没趣，悻悻地走出来，几个人忙围上去，曹先生道：“怎么样?走来走去的?”

“嗯!”

“心事重重的么？”

“嗯！”

“你跟皇上讲讲话，逗逗他呀！”

“嗯！”

“春喜，你老是嗯嗯嗯，嗯什么？”

春喜道：“我逗他逗了半天，他只说一个嗯！”

贾六道：“我看，一定是沧浪亭泡妞的约会-----砸了呀！”

曹先生冲他一摆手，道：“可能话不投机，惹烦了四爷！”宝柱道：“要不，可能是那个程淮秀帮主不让四爷摸她的小手啊！”

春喜大声道：“你看见啦？你以为万岁爷是你呀，舅舅不亲姥姥不爱的！”贾六道：“唉，男女约会，双方没接上火，最叫人纳闷了！”曹先生训道：“不要胡说八道……也许四爷正想着天下大事呢！哎春喜，你再借个机会去看看呐！”

春喜道：“不，我不敢……四爷闷了，让他清静一会儿也许会好的……会不会没有约到呢？”站起身来指着宝柱贾六道：“哦，你们俩个，是不是亲自面对面把帖子送到了盐帮？”

贾六道：“天地良心啊，幸亏俩人送的！”

盐帮里，程淮秀正在发火。

原因是赵辰坤刚才敲门进来，手在后面背着，她就问：“有什么事吗？”

赵辰坤道：“……有一张贴子，本来是昨天送来的，当时账房有点事找我，我就找李进替我呈给帮主，可是刚才李进又交给我，说没碰到帮主！”

程淮秀道：“帖子呢？”

赵辰坤把帖子交给她，道：“是那个四爷差人送来的。”

程淮秀脸一下子沉下去道：“为什么不早给我？为什么？”

赵辰坤道：“也许……他太忙了！”

程淮秀道：“叫李进！”

赵辰坤道：“他……他出去了。”

程淮秀道：“出去了找回来！”

赵辰坤道：“帮主！”

程淮秀看着他，道：“盐帮从来没有延搁帖子事情，如果这是人家飞贴求救的话，那不就人已死了一摊了么？”

赵辰坤道：“他也许以为这不是什么十万火急的帖子，才会大意耽误了。”

程淮秀道：“找回来，我要问他！”

赵辰坤道：“帮主，李进是掌堂，是帮里的第二把交椅……”

程淮秀道：“谁给他的第二把交椅？谁给他的胆子？”

赵辰坤低头道：“帮主，李进的人情我没资格讨，可是，帮主，李进对您是忠诚有余的！”

程淮秀道：“忠诚盐帮是应该的，鞍前马后，流血流汗也是应该的，我们走的是盐，吃的是盐，治的是盐，有余？不必！你不要在我面前说‘有余’这两个字！你说‘有余’我懂，我有分寸，再多‘有余’也多不过我们盐帮里的规矩！你说对不对？”

赵辰坤道：“我知道，有些事，也不是我这个管事的人该说的，帮主，消消气吧，我……我出去了”

他退了出去，程淮秀深呼吸一下，坐下拿出了帖子，喃喃道：“他约我去沧浪亭，什么事呢？”

古香云问了好几个人，找不到焦浩，也找不到纽芳，其实两个人正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亲热，焦浩热乎乎道：“我亲一下哦！”纽芳一躲，道：“不要嘛，叫人看见！”焦浩道：“看见有什么关系，洋鬼子都是当街亲嘴啊！”纽芳道：“你得先告诉我，找我干什么，外面人来人往的，门口还有事呢！”

焦浩道：“要干的事多了，不能干，看看你也好啊！虽然你在楼上，我在楼上，可是我好想你哦！”

纽芳一戳他的脸道：“全在嘴上！”

焦浩一听高兴了：“啊？要亲嘴啊？”说着把嘴凑了过去，纽芳挡住他道：“正经一点嘛！”

焦浩道：“好嘛，正经的，哪天我们俩有了钱，我们俩开个小小的红袖招，你做古香云，我来做索拉旺！”纽芳一笑道：“我可得红媒正娶，做花轿的哦！”

焦浩啧啧嘴道：“哎呀，费事啦！我们找个人，写个婚书，有张床就行啦！没床…嘿……板凳也可以啊！”纽芳道：“想得哦！”

焦浩道：“想你嘛……小纽子……”两个人亲热在一处，难解难分。

身后传来古香云的一声厉喝：“这是什么菜呀？扭麻花呀？啊？”

焦浩道：“古爷，我先走了！”

古香云道：“站住，你当我这是什么地方啊？啊？红袖招是江南第一酒楼，不是第一窑子！别砸了我的招牌！哼，小鱼儿的事怎么样啦？”

焦浩道：“我下午去过啦，她什么也不肯招啊！”

古香云道：“我不是交待你安排人守株待兔的吗？”

焦浩道：“我已经把人安排妥当啦。”

古香云道：“打了烺以后自个儿去啦！别在我这儿恍恍惚惚的！这么大件事，头没头，尾没尾的，你到在这儿玩这个啦……哼，抱这么一个下*货！”

纽芳听不过去，道：“都是女人嘛，讲话好听一点啊！”

古香云一个耳光打过去，道：“女人？女人有很多种呢！还有三六九等的呢！”一转身走了，纽芳心里委屈，扎在焦浩怀里哭，焦浩安慰她道：“小纽子，不要伤心了，寄人篱下嘛！”

清晨，晨光微现，启明星还没有消失。

四爷打开门，倚在门框上打盹的宝柱立刻醒了，一看贾六坐在地上呼呼大睡，他知道贾六这回又完了，忙在四爷身后想叫醒他：“贾六！贾六！”

可四爷正蹲下去唤他：“贾六，该起来喽！”

贾六没有起来，一下子摊在了地上，睡得更香。四爷伸过贾六的辫子去捅他的鼻子，“贾六，该起来喽！”贾六拂了拂脸，没有动。

四爷往他脸上一拍，大声道：“贾六，该起来啦！”

“谁啊你？”贾六起来一看，一下醒得又干净，又彻底，道：“四爷，那么早啊？”

四爷道：“给您请早安呢！”

贾六一下跪在地上道：“不敢！”

四爷道：“快准备！我们有事要出去！”

“万岁爷吉祥，万岁爷早！”春喜一直精神焕发，端着个炖盅走过来，四爷笑道：“还是小答应机灵！”

春喜道：“万岁爷，我怕您昨儿晚上睡不好，帮您炖了莲子汤提提神！”

四爷道：“我有事，要赶着出去！”

春喜道：“万岁爷，您衣服帽子都还没穿戴好呢！”

四爷低头一看，只好招呼春喜“来！”进屋更衣。贾六问宝柱道：“你为什么不叫我？”“你活该！”

城郊，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去，几个人在慢悠悠地在打着太极拳。周围还有鸟叫的声音，

一片静谧。

四爷道：“找船老头问问，看看小鱼儿怎么样了，白天人多，晚上太黑，不容易认船，这会儿呢正好。”

贾六道：“人家小鱼儿父女真够意思！”

四爷道：“船老头说得真好，一天的船客，一辈子的交情，出了事搁下自个儿，先想到咱们！”

宝柱道：“这是江湖义气！”

四爷道：“江湖混混也不少！”

“啊？”

“我约了盐帮帮主，帮主没来，倒是来了一批江湖混混！”

“四爷！那您有没有怎么样？”

四爷一笑道：“我这个京城混混，你说会怎么样呢？”

走到了码头岸边，余老爹戴着斗笠，裹着蓑衣在甲板上睡着，四爷问贾六道：“是这条船吧？”“应该是！”四爷叫道：“船老头，别打盹了，我们来啦！”

摘下斗笠，原来是焦浩。

四爷变了脸色道：“中计了！”

“哈哈……我已经等你一晚上！四爷！哈哈……”

远处竟又跑来七八个汉子，手里拿着刀，将四爷一伙人围起来，焦浩道：“走？没那么容易！”

话音一落，众人出手！

四爷道：“不要恋战，快走！”

三下两下打翻几人在地，快步离开，焦浩大喝一声：“拦住他！”

几个打太极拳的人突然不打拳了，全来劫四爷几人，原来全都是焦浩早就布置好的！

这一招本是险之又险，可是依然没有动得了四爷分毫！

焦浩又一次失败了，他胆战心惊地来到督府向古香云汇报情况，古香云正在看着索拉旺练功，手里正泡着茶。

焦浩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古爷。”古香云一看他一脸的害怕，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冷冷地不理他！

焦浩只好又叫了一声道：“古爷！”

古香云道：“人都没抓到，倒把街坊跟衙门给惊动了！红袖招叫人给砸了也就砸了，你这个管事的好啦，没事的时候又是盐帮的兄弟，有时候呢又是漕帮的爷们，兜得转，耍得开！现在有事了，左一个没逮到，右一个给叫跑了？哼，红袖招对外是我，我不管，可是后头啊还有个督爷呢，你自个儿去跟督爷交待吧！”

焦浩陪笑道：“古爷，二大奶奶！您帮我讲个情嘛！”

古香云眼角一瞥道：“你自个儿去吧！”

焦浩壮了壮胆，走了过去，道：“督爷，我今儿早上……我今儿天亮……我今儿带人……”话还没有出口，索拉旺就一把把他拉到了场地中间。

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现几个喇嘛，按住焦浩就打，吓得焦浩直叫：“督爷，饶命啊！督爷！”

喇嘛把他扔到索拉旺脚边，焦浩道：“督爷，你饶了我吧！我一定逮到，我一定追到！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索拉旺道：“再抓不到人不要回来见我！”一脚蹬在焦浩脸上……

“来呀来呀，吃碗豆腐脑!大爷，吃碗豆腐脑?”一个风韵犹存的妇人笑嘻嘻地叫四爷几个人。

几人围坐在桌子旁，春喜道：“老板娘，来五碗豆腐脑!”妇人应道：“等着，马上来啦!”春喜贾六几个爱吃，道：“很有名的，好好吃哦!”

贾六道：“四爷，我们在这边吃，会不会被别人碰到啊?”

春喜道：“乌鸦嘴!”

曹先生道：“你怕什么?总要先填饱肚子再说嘛!吃饱了才跑得快啊!”

妇人端了一碗放在四爷面前，四爷愣住了道：“用手吃啊?”-----一碗豆腐脑，没有勺子，也没见妇人拿双筷子!

妇人一下子笑得花枝乱颤，道：“用嘴吃，用嘴就碗吃!小心，别把碗咬破啦!”四爷道：“哎哎大姐，教我们一下啊!”

妇人道：“你看大家怎么吃嘛!别讲究啦!豆腐脑好吃啊不在碗筷上，里面有小葱小蒜，盐髓什么的!十样作料呢!”也不知道她在笑什么，笑得那么开心，又回去收拾摊子了，春喜嘟着嘴道：“好吃就好吃，挤什么眼嘛?”

四爷笑道：“那是第十一样作料!”

曹先生拿起一个瓶子道：“醋!”众人都笑了。

四爷边吃边道：“春喜，今几个有空再去看一趟小鱼儿，叫她别着急，忍着点，四爷正在找人把她弄出来!”

春喜道：“四爷，你找那个女的?程淮秀?”四爷看了看她，没出声。春喜又道：“四爷喜欢她?”

四爷板起了脸，道：“胡说八道!谁说我喜欢他的?”

春喜道：“宝柱跟贾六，他们两个讲的!”

贾六突然开心地吃着碗叫道：“有好多小虾米呀!你看!”宝柱道：“春喜你看，还有榨菜肉丁呢!”春喜道：“有小虾米提我干什么?”四爷一敲桌子道：“两个小兔崽子!”

宝柱道：“是贾六说的!”春喜道：“你们两个就会胡扯!”

四爷表面生气，心里却早就高兴得很，忍不住哈哈大笑!

索拉旺趴在床上，古香云为他按摩，索拉旺问道：“小古儿啊，最近从苏州到扬州所有跟我往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提到红袖招被砸的事啊!”古香云冷笑道：“不提正是在意，等着瞧吧!”

索拉旺道：“嗯，聪明!小古儿聪明!不但古，而且聪明!”

古香云道：“小古儿不聪明一点，能够侍候得了您吗?我的爷!”

索拉旺道：“是哪些人在等着瞧呢?”

古香云道：“同行啊，同行是冤家!我们头一天被砸，当天晚上就传遍了江南，苏州，杭州，扬州，江宁所有的酒楼啦!”

索拉旺坐起道：“嗯?还有呢?”

古香云道：“还有漕帮盐帮啊!红袖招被砸了他们两帮出钱修，出钱呢是笑着脸，打着哈哈出的钱呢可是啊!”

索拉旺道：“看你红袖招怎么办?看你索拉旺怎么办?对不对?小古儿?”

古香云道：“对啦!下道死命令，叫漕盐两帮一块去搜查，我就不相信抓不到那几个人出来!”

索拉旺道：“不，不，小古儿，你千万要记住，绝对不要把漕帮跟盐帮扯到一起，不管是任合事情，任合时候!任合理由!”

古香云道：“这个我就不懂啦!”

索拉旺道：“你不必懂，也不必问，这是我唯一没有教你的事情！”

“哦！”

缠绵的不只他们两个，还有纽芳和焦浩，纽芳把一贴膏药用火烤热了，展开，贴在焦浩脸上，焦浩大叫一声，纽芳道：“下手不轻啊！打贼呀？”

焦浩道：“贼？你太看得起自己！我挨踢趴在地上的时候，我觉得自个儿连条狗都不如！”

纽芳哼了一声道：“现在才知道？古香云没有替你讨个人情吗？”

焦浩道：“她能给你一耳光！她会替我求情吗？”

纽芳道：“我把她那一耳光记在帐上！”

焦浩道：“哎呀，人在屋檐下！”

纽芳站起来大声道：“告诉他们，不干了，她爱抓谁逮谁，另请杀手！我们江南不能呆，有江北啊，撑死了不过要饭嘛！每天穿红戴绿的在门口给这种人招生意啊不如要饭！”

焦浩也站起道：“纽子，有志气！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纽芳道：“可是，事情完不了啊！你上哪帮她追人呢？”

焦浩想了想道：“女监小鱼儿那，她一定知道一些路子，不过这个小女人嘴太紧！”

纽芳道：“我替你去问问她，女人跟女人呢，或许她能露点出来！”

焦浩道：“追到了人，我们不是冲着红袖招，也不是冲着姓古的，江湖上会师个面子！这个面子是我们将来开店混事的本钱！江湖会说我焦某人和纽子你，办事信得过！”

纽芳道：“嗯，好，我现在就去！”

小鱼儿天天在牢里，黑洞洞的墙，灰蒙蒙的天，她早就烦了，腻了。

可是为了四爷，她什么也不能说！

狱监又告诉她：“你表姐又来看你了！”

春喜塞了一块银子给那个妇人，道：“这个你拿去喝酒吧！”妇人满意地笑了笑：“谢谢啦！慢慢聊吧！”留小鱼儿和春喜单独说话。

小鱼儿道：“你怎么又来啦？”

春喜道：“四爷叫我来看看你的，你怎么样啦？”

小鱼儿摇了摇头道：“鱼困浅水……其实你也别来了，来来去去，早晚叫人把我表姐你给盯上逮去！那你们就惨了！我也惨了！”

春喜道：“可是……”

小鱼儿道：“哎呀，这样他们没凭没据的，打打问问，弄久了就没劲啦！可是他们要是抓住了你，抓住了四爷，问出了我跟你们很熟，那我岂不是罪加一等了吗？”

春喜道：“他们哪，如果真抓到四爷，那可热闹大了！他们斗不过四爷的！”

小鱼儿摇了摇头道：“你不知道他们的厉害！”

春喜道：“他们哪再怎么厉害，也厉害不过我们四爷的！”

小鱼儿淡淡一笑道：“还是远走高飞吧！该往南的往南，该往北的往北，哪儿得意哪儿去，等事情过了，你们想起江南有个小鱼儿也好……最好把我忘记了，就这么几句话，烦你转给四爷。”

春喜道：“这几句话恍恍惚惚的，好像在哪里听过，好耳熟哦！”

小鱼儿笑道：“别瞎扯了啦！”

春喜小声道：“四爷叫我告诉你，他会找人来救你，你得忍着点哦！”

小鱼儿道：“其实谁为谁受苦，有时候是缘分，这么想心就平了！”

春喜也笑。突然道：“我告诉你一件事，今天四爷带我们去吃船江豆腐脑，那个老板娘好死相哦！吃就吃，还跟四爷挤眼睛，看了就讨厌！”

小鱼儿笑道：“是不是这样子呀？”她挤了一下眼睛，果然学得惟妙惟肖，春喜笑道：“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

小鱼儿道：“我告诉你呀!这个女的最死相了，她的外号就叫豆腐脑!”

两人笑了几声，春喜道：“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聊了，小鱼儿我先走了!”

小鱼儿拉着她的手道：“春喜，真的告诉四爷哦，远走高飞吧，我进来了才知道红袖招真的惹不起呀!”

春喜道：“小鱼儿你放心，我们心里有数的!”

小鱼儿点点头。

第七章

纽芳到了女监的时候，正看到春喜走出来，将号码牌交还给守门人，还带着一脸标准的假客气：“小哥，谢谢你呀！”

她也不探了，在后面跟踪春喜。后面传来守门官的一声骂：“神经病！”

跟了半天，转过一个街角，突然发现春喜早就等在那里，带笑看着她，她也不说话，春喜也不理她，径直走了。

纽芳不死心，还是跟。

春喜看气球，她就买香蕉，一个不留意春喜买下一堆气球，拿着就跑。

纽芳忙追，谁知道刚转过一个墙角，气球就在她脚下炸开，吓得她又蹦又跳哇哇大叫，她越跳，被她踏炸的气球就越多，直到将所有的气球都踩光了，她才回过神来。春喜在一旁看笑话！

一堆人围了过来，不知道纽芳发什么病，直在地上蹦。

春喜大笑道：“怎么样？好不好玩？很好玩哦！”

纽芳转了转眼睛，突然大声对着人群说：“她是江洋大盗，女江洋大盗！快啊，大家快帮我抓她啊！她是江洋大盗啊！”春喜道：“我是江洋大盗？”

众人突然一下子跑了个干净！像是一群受惊的麻雀！

纽芳只好又大叫道：“她不是江洋大盗，她是*夫淫妇！快回来，快来抓*夫淫妇啊！”

春喜愣住了，道：“我又成淫妇了？”

这个大家就不怕了，纷纷又回来，不问青红皂白就去追春喜，吓得春喜扭头就跑。人越聚越多，吓得春喜越快，慌乱之中撞到了一个人，她糊里糊涂地道：“对不起！”

那人却认出了她：“春喜！”

她竟撞到了程淮秀，春喜忙道：“你……哦，我帮你倒壶茶的那个！”程淮秀道：“你慌慌张张的发生什么事啦？”春喜道：“我被人家追打啦！”

程淮秀对李进赵辰坤道：“这个是我的朋友，我保！”李进、赵辰坤应了一声，上前瞪着眼拦住这群瞎起哄的人。

程淮秀道：“现在没事了，一起走吧！”

春喜道：“嗯，对了，我们四爷在找你呢！他今天早上还提到，他的帖子你没收到吗？”

程淮秀道：“收到了。”

春喜道：“他是一个很难得给人家帖子的人，他不是普通人哦！他很想见你耶！”

程淮秀一笑，道：“这个……好，我约他！”

说约就约，盐帮再也找不到帮主！

气得李进直搓手道：“去了哪里也不说一声！交待一下，这……这还从来没有过！”

赵辰坤道：“总是不想说嘛！”李进道：“你猜她去哪里？”赵辰坤道：“谁知道？”

李进道：“气死我了！”赵辰坤道：“这里没有外人，掌堂的，我就叫你一声兄弟，就算帮主跟那个四爷去见面，你也要看开一点！”李进道：“我看开一点？你也要为我想一想啊！”赵辰坤道：“我不但为你想，兄弟，我都问过帮主了，这是不作新的，因为你是盐帮的掌堂，盐帮少不了你……”他望定李进道：“帮主也少不了你！”

李进道：“你太抬举我了！”一愣，突然道：“我问你，你刚刚讲帮主说什么来着？”

赵辰坤道：“帮主说，对兄弟，她有情！”

“有情？”

“可是不及儿女之私！”

“不及儿女之私？”

“对，斩钉截铁说的。”

“斩钉截铁说的？哼哼，斩迟了！也截迟了！”

“你是说……”

“我是说？我说什么你不知道？还用得着问吗？”

“说吧，兄弟，憋在肚子里更难受！”赵辰坤拍了拍他的肩。

李进道：“我跟着他，风里来，雨里去，火里玩命，刀上舔血，只因为她是帮主吗？漕帮说她一个不字，是谁赤身裸体拼着十六把刀把她抢回来的？她为我流眼泪，喂我喝汤药！拉着我的手说，李进兄弟，盐帮有你就有我！她在山里病了，我冒着鹅毛大雪抱着她，背着她……她不知道我是男人吗？她避过我什么啦？换衣裳，刺针灸，我是个男人，我能不动心？我是个太监吗？”

他也没有忘了，那一次盐漕大火拼，老帮主身受重伤，在弥留之际一字一字告诉他：“李进，你要好好照顾淮秀！……淮秀，我走了，大家有你来领盐，记住。”“爹，记住什么呢？”“盐帮，你要……待兄弟……如手……如足！”

李进道：“老帮主临终时拉着她的手，对我说要我照顾她！这不是两三个人看见的！你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他抓住赵辰坤的肩膀，大声道：“你说啊！”

赵辰坤叹了口气。

李进道：“去了一趟小狼沟，就出来一个什么四爷！你不觉得她最近好像总是怀着另外一份心事吗？”

赵辰坤道：“心事？做帮主的，心事跟我们不一样！”

李进道：“难道，我刚刚说的都是假话？”

赵辰坤道：“不假！可是……”

李进道：“可是什么？”

赵辰坤道：“有两个字，你没听进去！”

李进道：“什么字？”

赵辰坤道：“兄弟！”

李进道：“我不是二愣子，谁也别把我李进看成二愣子！说她多了心思，我认了，说兄弟，不公道！”他无语，走了，身后一双眼睛偷偷看着他们。

此时郊外，两匹马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走到一起，四爷道：“帮主果然是个信人！”

程淮秀一笑，道：“四爷相邀嘛！”

四爷道：“这里一片，野草丛生，你约在这里是取其偏僻呢？还是……”

程淮秀一笑：“……”

四爷唤道：“淮秀，淮秀？”

程淮秀道：“嗯？你不喜欢称人帮主吗？是不是怕大了人家，小了你呀？”

四爷哈哈笑道：“我是怕人家不喜欢听‘帮主’，重了外表，轻了情意……好荒旱的一片天地呀！”

程淮秀道：“盐帮兄弟走的就是这一片的无边荒旱。”

四爷道：“淮秀，我总算是个客啊！”

程淮秀笑道：“客，我就怠慢了，不过四爷您放心，我不会在这儿招呼你的，你看，前面这间房子是盐帮为先父准备的。”

在一所清雅别致的庄园外，二人停下，有个老人迎了出来，程淮秀招呼道：“周大叔，好久不见了！”周大叔把马牵走，程淮秀道：“周大叔是哑巴，四爷，请！”

“先父生前喜欢安静，所以就盖了这里，里面请。”

推开一道木门，里面竟别有洞天！苏州的园林向来以移步换景，清雅自然著称，此刻他

们到的这个园子，不仅清静，而且雅致，不仅雅致，而且脱俗。

四爷竟也看得入神，叹道：“这个楼房，我得在京城照样建一个，这哪儿像是一个老人住的地方？”

程淮秀笑道：“修过啦！”

路过一道房门，四爷就要往里进，程淮秀急忙拦住他，道：“里面是我的闺房，那边坐！”

四爷伸着脖子不住往里瞧，道：“观赏一下，可以吧？”

他简直是好奇了。

程淮秀想了想，一笑让开，道：“好吧。”

四爷自己推门进去，只见当头一块匾额写着“寤言堂”，道：“寤言堂？这就是你的香闺么？”

程淮秀道：“嗯，先父生前喜欢清静，常在这里沉思，我为了纪念他，所以在这儿重新隔成我的房间，来，坐！”

“好。”

“四爷，您一再找我，是什么事啊？”

“有事，有事而一再相扰，却是事中有事。”

“我说过了，我们走盐的人可都是粗人哦！”

“我到苏州坐了一条船，船上小女儿一路照抚，亲切可人，到了苏州我们请她吃顿饭，吃出了事了。”

“哦？在哪里吃饭出了事啊？”

“红袖招。”

“红袖招？气派得很哦！”

“嘿，气派到那个女店家说什么……”

程淮秀接了下去道：“店大欺客，奴大欺主！”

四爷奇怪道：“你怎么知道的？”

程淮秀道：“这句话是她们嘴巴上常挂着的话呀！”

四爷叹道：“那个女人哪！”

程淮秀道：“她叫古香云，有个人呢叫她小古儿……难道砸红袖招的人就是你四爷？”

四爷道：“可不只是我们砸的？”

程淮秀道：“现在盐帮漕帮都赔了整修的款项，你这样做不是砸我们江南两大帮派吗？”

四爷歉意道：“不知道这么严重。”

程淮秀笑道：“是红袖招的焦浩抓走了小鱼儿。”

四爷一怔道：“你……淮秀，你怎么全知道？”

程淮秀道：“江湖人，听到江湖事而已。”

四爷道：“帮我救他一把，小鱼儿可怜，在苏州我只认得你，淮秀！”

程淮秀突然道：“四爷，您深藏不露带着师爷家众，带着一身武功，由北南来，你究竟认识谁我不知道，然而，你绝不止只认识我程淮秀吧？”

四爷道：“这……这……我该怎么说呢？”

程淮秀看着他道：“那小鱼儿父女，生在河上，长在河上，能跟漕帮没有关系吗？你怎么不找漕帮出头，反倒找上我盐帮来了呢？”

四爷笑了，道：“就算我病急乱投医”放低声音道：“就算我赖上了你这个红粉知己！”

自古烈女怕缠夫！

程淮秀笑了，四爷道：“可不能只打哈哈哦！”

程淮秀一点头，道：“我想想！”

天色暗了下来，名园里的几个人正在打麻将打发时间，口里行着令：

一面铜锣两面敲----(春喜)

三岁儿童挂书包----(宝柱)

一山又比一山高----(曹先生)

小鸡无毛飞不高----(贾六)

横吹笛子竖吹箫----(春喜)

绿豆饼子麻油浇----(宝柱)

春喜道：“和了!清一色，给钱给钱!”

曹先生输得惨了，已经连输了好几圈，忍不住去看宝柱的牌，宝柱忙按倒，道：“你干什么？”曹先生道：“你怎么不打六筒呢？她那么幸？”

贾六道：“各打各，曹先生，说好了不能怨上家，骂下家，摔对门啊!就算有什么问题也得搁在心里面啊!春喜，对不对呀？”

再来再来!

四爷用筷子挑起一片菜，看了看道：“全是青蔬，好雅!”

程淮秀道：“粗茶淡饭，怎么当得起雅字呢？”

四爷看了看桌子上的菜，道：“淮秀，我是个无酒不欢的人，无酒令人俗啊!”

程淮秀端起一碗茶道：“有酒令人浊!”

“浊？哈哈……浊的好!可是无酒无以忘忧，无以壮胆啊!”

“忧不可忘，忘则为怠，胆不必壮，壮则实虚。”

“哈哈，淮秀，交个朋友!”他伸手去握程淮秀伸出来的手，却落了个空，程淮秀不露声色地缩回来，一抱拳，道：“抬举!”

子龙小将穿白袍

四面埋伏统英豪

孔明东风借得好

小鸡无毛飞不高

“又和了!清一色，对对和!”春喜高兴坏了，道：“给钱给钱!”

曹大人这回一起按宝柱和贾六的牌，道：“我看哪，你们两个小兔崽子玩假的，何着你们三个人抬我老头的轿子？”

宝柱道：“哎哟，谁敢抬你的轿子呀？我诅咒!”

贾六道：“我这一条本来就是闲着的!”

“我不信!我看看!”曹大人去翻两个人的牌，贾六道：“那是福建跟台湾的规矩，得给钱的!”不由分说把牌洗在一处，春喜道：“哎呀我说曹大人哪，轿子总比骑马好啊，稳当啊!”

曹先生的头却有点晕，他揉揉眼睛，走到桌边剥了一个橘子，道：“好，你们这三个小东西有眼不识泰山!圣人面前还念三字经，哼，你曹爷爷玩几招给你们看一看，玩这个？哼，你曹爷爷是在牌桌上泡大的!来，砌牌!”

“淮秀，你不好酒可惜得很，<汉书·食货志>说：酒乃天之美露。”

“可是，<汉书·游侠传>上也说，杨雄做酒臻，以见成帝!”

“哦？哈哈……你把我看成皇帝么？”

程淮秀道：“想当皇帝的人才稀罕做皇帝，我们跑盐的人只稀罕盐!”

四爷忍不住大笑：“哈哈……南方酒好，浦口的金酒，苏州的坛酒，扬州的蜜酒，江阴

的细酒，惠州的白酒，你不懂！”

程淮秀一笑，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接着道：“北方的酒好，大内有满殿香，京师有黄米酒，沧州的沧酒，益州的益酒，大厅的雕酒和胶酒……”

四爷哈哈大笑道：“酒逢知己千杯少！”一下抄起程淮秀的手，牢牢握在手中不放。

程淮秀抽了几下，没有抽出来，嗔道：“你没礼貌！”

四爷看着她道：“我有情！”说着就将这只纤纤玉手送到嘴边，想要吻上一下。

程淮秀脸色一变，另一只手向四爷打来，四爷将她的手一按，指着她道：“你好凶哦！”程淮秀不理他，只是打，四爷躲到桌边抄起一杯酒，伸在面前道：“我向你赔罪！”

“不接受！”

四爷又躲开她几招，来到栏杆边上，道：“我喝！”仰头一饮而尽。

程淮秀又打上来，要去抓四爷，不知道为什么抓到的只是一只酒杯，四爷的身形极快，一眨眼就躲到屋子里去，程淮秀追进去，却不见四爷踪影！

突然一只手在身后拨下她头上的一支簪子，原来他在后面！

四爷右手一环就把她环在怀里，嬉笑道：“这簪子很好看！”嬉笑中，他的功夫端地收放自如，不容小觑！

程淮秀回身一掌打过去，四爷竟应声而倒，倒在胡床上竟没了声音！

程淮秀一见自己打得重了，心里也不禁一惊，忙去扶他，唤道：“四爷，四爷！”

本来全身软软没有力气的四爷此时的眼睛突然一亮，右手拉着程淮秀一转就把她搂在怀里，还在她的粉颊上吻了一下！

程淮秀用尽全身力气躲开，却突然打不下去，四爷拉着她的手问道：“你不喜欢我吗？”

若说他方才完全是个胡作非为的登徒浪子，这句话说的却是那样真诚，那样认真，认真得程淮秀也恍惚起来。

程淮秀道：“我不是你逢场作戏的对象！”

四爷道：“第一次在竹林，你英姿飒飒，使我眼前一亮，在小狼沟，你义气干云，更胜须眉，我已经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程淮秀暗暗地一笑。

四爷道：“你还记得在名园吗？你故意袭击我，当我把你的面纱挑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很想把你抱在怀里了！”

他说着“很想”可是现在他已经抱得“很紧”了。淮秀无力抗拒。

四爷道：“你还不相信我？我可以发誓！”

程淮秀突然道：“谁要你发誓了？”

一个真情真意的时刻，一个情意绵绵的良宵，一对缠绵悱恻的璧人，事情理所当然地发生了……

程淮秀终于知道自己也是个女人，她将她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这个男人……

名园里，牌局残半；盐帮大堂里，空空荡荡……

只有李进，疯狂一样地在院里练功……

四爷醒来时，身边是空的。美人香韵犹存，佳人芳踪不见。

他刚一起身，看门的周大叔送来程淮秀的一张便条“船家事，甬在议”，四爷笑了。一直找到门外，唤了半天“淮秀，淮秀。”淮秀早已离去。

马也只剩下一匹，四爷回到名园。

贾六看四爷一个人远远地沉思，问道：“宝柱，你猜皇上现在在想什么？”

宝柱道：“这还用猜吗？自然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呀！”

曹先生道：“说得好！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

春喜走过来看了看道：“学问，学问在昨天晚上呢！哼，你们这两个粗心大男人！”“怎么了？”“昨天一个晚上，天亮才回来，学问大着呢！”

宝柱叹道：“皇上这样，我这个御前贴身侍卫是怎么干的！他到哪去应该告诉我一声啊！对不对？”

春喜道：“告诉你？你远点呆着吧你！”

贾六道：“唉！皇上什么事都不会瞒着我的，可是昨天晚上啊，他……”

春喜道：“你呀？什么事不瞒你呀？那是在宫里，这会儿，君在外，宫规有所不受，对不对啊曹大人？”

曹先生笑道：“对对对！君在外，将领……宫规有所不受！”

贾六道：“我懂啦，我懂啦！春喜！”“你懂什么？”“你就是尽往歪处想！”“歪处？这叫歪处吗？曹大人？”

曹先生道：“<诗经·国风>第一首就说这个，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眠，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我的曹大人啊，念错字啦！）

“辗转反侧”的又何止四爷一人，莲子给程淮秀上茶的时候，程淮秀也在发着呆，她叫了一声：“小姐早！”程淮秀只是本能地嗯了一声。

莲子笑道：“小姐，你好像有心事哦！”

程淮秀道：“莲子，我可能做错了一件事！”

莲子道：“昨儿晚上？”

程淮秀一下被她说穿心事，忙道：“没事！”

莲子笑道：“还没呢！一个人有心事是瞒不住人的！”

程淮秀一笑，又道：“对了，昨儿晚上，帮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莲子看了看四外无人，小声道：“小姐，我无心听到两句话！”

程淮秀道：“哦？什么话？说！”

莲子道：“掌堂说，谁也别把他看成二愣子！”

程淮秀道：“李进？”

莲子道：“我还偷看了他练功，跟疯了一样哎！”

程淮秀道：“嗯？不要偷看，不要偷听，这里帮里的老规矩，你懂的！”

莲子道：“可是……”

程淮秀道：“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不要告诉我！”

莲子道：“可是帮里……”

程淮秀道：“帮里的事情有帮规在，你讲这些只会乱我的心。”

莲子低头道：“听到的还不止这两句呢！帮主，你自己要当心呐！”

程淮秀笑道：“当心什么？李进……盐帮不亏他，我不亏他，老帮主在临终的时候就慎重地交待过。”她看着远处，言短意长。

“昨天打得好过瘾哦！”“实在是太好玩啦！曹大人呐，皇上睡了今天晚上我们再挑灯夜战！”

曹大人道：“再抬我轿子？昨天还不够，晚上还想抬啊？你们讨好春喜总不能把我这老头儿给牺牲了吧？”

春喜拉着他的袖子道：“还好啦，曹大人！”

贾六道：“您太多心了啦？”

宝柱道：“就是啊曹大人，我们哪敢抬您的轿子啊？”

曹大人道：“皇上对赌深恶痛绝，尤其是马吊，就是麻将，富商大臣日以继夜，动辄万

贯，尤其是盐商，故意地借着打麻将输钱给官员，皇上说明朝天启年后，麻将是天下第一大事，你们两个不但不送一点，居然吃到我头上来啦？我可是看过麻将谱的哟！”

贾六忙道：“有眼不识泰山呐！”

正说着，四爷已经走了过来唤道：“春喜！”

“万岁爷！”

宝柱贾六叫了声“皇上”也要跟过去，四爷道：“我只要春喜，你们没事！走！”

曹大人笑呵呵地道：“春喜这丫头，是该好好给她物色一个婆家！”

话音刚落宝柱贾六两个上前齐声道：“曹大人提携！”

“你们两个？”

“不，是我一个！”两个人同声同气。

曹大人一捋胡子笑道：“忧心巧巧，蕴于群小！”走远了。

宝柱道：“这什么意思啊？好像是马吊谱上的，蕴于群小……哎呀贾六，好像不是好话哎！”

贾六道：“对啊，说我们是群小，说受我们的气不出，骂人不带脏字！”

宝柱突然高兴起来道：“等于没骂嘛！”两兄弟也走了。

屋子里，春喜帮四爷搬出一个小箱子，放在桌子上，道：“万岁爷，来了！”四爷道：“春喜，我拿不定主意，究竟送哪一样好，你帮我选，看看哪一样好！”

这个箱子里面全是一些翡翠玉坠，春喜拿起一个道：“万岁爷，照春喜看呢，这些根本送不得人的耶！”

四爷道：“为什么？”

春喜道：“有的是太后赐的，有的是万岁爷大寿特制的，有的是……”

四爷打断她道：“当然每一件都不是捡回来的可以随便送人的嘛，我就是要你帮我选，你就用自己的喜爱来选！”

春喜道：“万岁爷，您让我选，这是定交，定情，还是应酬的？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的？”

四爷道：“不是应酬的……哎？你总不能像问口供一样问我啊！”

春喜道：“万岁爷，您不把话说明白，奴才不好办事啊！”

四爷没法子，叹了口气道：“送给程淮秀的！好了吧？”

春喜道：“对嘛，这才坦白，我就知道！”

四爷瞪眼道：“你知道什么？我要查盐漕两帮为什么互为水火，我要查盐漕两道究竟有哪些贪图不法，我要为江南实实在在地做事情！”

春喜笑道：“万岁爷，您这像是对臣子的训谕，哪像是对一个小答应的私下贴己话啊？”

四爷道：“嗨，算了算了，我自己来，哼，红袖招的话是对的，奴大欺主！”

春喜忙道：“哎呀，折死我了，答应不敢！”

四爷看着一块玉坠子道：“哎？就这个吧？”

春喜道：“不成啊！上回万岁爷怒斩贪官，带的就是这块玉，杀气太重了，不好！”

四爷道：“哦，不好，哎？这个吧？好不好？”他又找到一串珠链。

春喜道：“这也不行，这是缅甸供的珠宝，自从供了这个珠宝以后啊两国失和，兵来将往的，太不吉祥了，不好！”

四爷道：“哦，不好。”翻了翻，突然发现一块龙凤玉佩，道：“就这一块吧！”

春喜道：“这块好哎，太后赐的龙凤玉佩，哎？一对龙凤贴得近近紧紧的，好可爱哦，既有合鸣之兆，又有吉祥之意哎！”

四爷道：“好，这个好，正是我的意思！”突然发现自己说错了话，看了看春喜道：“不！”

春喜笑道：“还不呢，说露了嘴了吧？不过万岁爷呀，龙凤玉佩是可以送人，可是我们

一回宫我得照实禀告老太后啊!哪一天老太后想起来问起来的话,那……”

四爷道:“哎呀,老太后她老了,想不起来啦!”

春喜道:“可是,我们做答应的总不能欺瞒主子啊!”

四爷一看这个小女人一幅讨厌的样子,拉她到桌边,道:“哼,勒索!敲诈!这该可以了吧?”他塞了一支金钗到春喜手中,春喜喜上眉梢,四爷道:“小答应,你就答应我,全天下就你我两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春喜道:“答应答应了!”

四爷笑骂道:“小人!”摩挲着龙凤玉佩,心里高兴,口中只是道:“奴大欺主!”

程淮秀却没有这份闲心,她准备出门,莲子给她打好了一个包裹,道:“小姐,衣服已经给您准备好了。”程淮秀取过了剑来,道:“好!”莲子道:“小姐,我不去,你一个人去,行吗?”程淮秀道:“有什么不行的?你去不好!”

这时李进在外面敲门道:“帮主在吗?李进求见”

程淮秀道:“进来吧!”

李进推门进来,道:“听说帮主交待下来,要出去两天,是吗?”

程淮秀道:“是的!”

李进道:“不带人?”

程淮秀道:“不带人!”

李进道为:“帮主是……”

程淮秀道:“私事!”

李进看了看莲子道:“帮主,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说!”

程淮秀道:“莲子,你出去一下!”莲子退出去,关好了门。

程淮秀道:“好了,有什么事,说吧!”

李进道:“我是说帮主出门,如果帮里有什么紧急的话……”

程淮秀道:“你跟赵辰坤两个照顾就行了,哦对了,这两天如果有空的话去一趟红袖招,跟古香云说,关于小鱼儿坐监的事情看盐帮可不可以保,可以保就保出来,不能保再告诉我。”

李进道:“我去,不过我的意思是帮主你自己出去,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

程淮秀道:“盐帮走的就是闪失,不出门……在帮里也会有闪失。”

李进道:“帮主您说……”

程淮秀道:“李进,盐帮门外称帮主,门内是兄弟,有些话我们还是说开来好些。”

李进点头道:“倒也好。”

程淮秀道:“为什么扣下四爷给我的帖子?”

李进道:“一时忘了。”

程淮秀道:“你李进什么时候忘过什么事情呢?叫几个街头混混堵四爷?想干什么?想抢,想杀,还是想劫?”

李进道:“想查!”

程淮秀道:“查我的往来,我的朋友,而且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

李进道:“小狼沟之后,这位四爷像是咬住了盐帮,缠着你,我这个做掌堂的不能不摸个底儿,比如前两天,你不在帮里,你……”

程淮秀道:“对,我邀他去大旱湖。”

李进脸色一变,道:“可是你天蒙蒙亮才回来,你不知道整个晚上我没睡呀!”

“你!”

“替帮主担心!”

“不用你担心!凡事近退我有分寸,我有拿捏,你好好做你的掌堂,做你的兄弟,有不

明白的去问问赵辰坤!”

“这……”

“有些事情，我跟赵辰坤已经说过了!”

话不说明，意思却明明白白，伤人的事实。李进淡淡道：“好!”

程淮秀道：“我要准备一下，你先出去。”“是。”

“她去哪里了？到底去哪里了？”李进在堂中转圈。

赵辰坤道：“李进，帮主已经不是孩子了!”

李进道：“她想换个掌堂!”

赵辰坤道：“怎么会有这个意思呢？我们跟她不是一天两天了!”

李进道：“一定是会四爷，一定是!”

赵辰坤道：“我看，你是太多心了!”

李进道：“赵辰坤，是兄弟你帮我转告一下，守在盐帮，效死盐帮没说的!可是多一个四爷我可容不下，他们用凉水浇我灌我呛我……我会吐血的!”

赵辰坤道：“你看你说的!”

李进道：“江南江北，谁不知道我李进能为她死，愿为她死。甘心为她死，她不能说不知道啊!”

赵辰坤叹道：“兄弟嘛，不能把情字往上搁啊!”

李进也叹了口气道：“这件事，这两个字我听不得，就兄弟这么简单么？我没把她当作兄弟，也许我是错的，可是错深了，船到江心，马到悬崖，我回不了头啊!我把她当丫头，当姑娘，当女人，当帮主……可没把她当过兄弟呀!她在我眼里不是兄弟，是个可以为她砍脑袋，撒鲜血的生死伙伴，辰坤，这种事你不在其中就难以体会，她跟四爷不同寻常。”

赵辰坤道：“兄弟，你叫我说什么好呢？”

李进道：“她出门，不说地方不带人，这……这从来没有过啊!她说她邀四爷去一趟大旱湖，辰坤，你知道我听了这件事心里有多难过吗？”

赵辰坤道：“帮主的个性，她也许不想避讳谁，是你拿话逼得她，她……我懂。”

李进看了看他道：“你为什么不懂懂我呢？”

赵辰坤道：“唉，兄弟，有些事情一个大粗汉子要自个儿提，自个儿放，你说对不对？”

李进道：“你不是我，你没有提过，她在我心中的斤两有多沉呐!十几年的感情……怎么放啊？”

黑夜中，四爷的身影悄悄潜入了盐帮。

第八章

黑暗中，四爷放慢了脚步，盐帮里上上下下全是练家子，他一步走不好，就会引来一堆麻烦。

小心翼翼地找了几间屋子，却都不见淮秀的影子。

这时莲子来查看房间，他一个箭步上去捂住了她的嘴，一直拉到角落里，吓得莲子唔唔直叫。

四爷忙道：“是我……你们小姐呢？”

莲子认出了四爷，道：“我们小姐出去了，过两三天才回来呢！”

四爷道：“告诉我，她去哪儿啦？”

莲子道：“我不知道。”

“唉？什么人？有贼呀！有贼呀！有贼呀！”一个盐帮的弟子发现了他们，大叫起来，四爷只好丢下莲子。

他刚到了后院的假山，就听得头上一声大喝：“谁敢夜闯盐帮？”

李进飞身跃过来，道：“是你？”

四爷叹道：“可不是我么？”

李进心里本来就有气，此时更是火冒三丈，道：“夜闯盐帮，一定有企图！看招！”

他的火气化成铁拳，恨不得杀之而后快！招招狠毒，不留余地。

四爷如游走的龙蛇，只是闪避，也不回击。

战过十余招，四爷一掌打在李进胸上，李进向后一退，四爷一看盐帮弟子越聚越多，叹了口气，找准机会身形一掠就跃出了院墙，不见踪迹。

赵辰坤带人赶到，道：“什么人？”

李进道：“就是那个叫四爷的！”

赵辰坤道：“是他？”

李进道：“找上门来了？奇怪，帮主怎么没有跟他在一起？”

四爷的结论就是：“她一定不在，在不会不出来的！唉，那个小喽罗，叫！叫坏啦！”

春喜道：“万岁爷，摸着黑，翻墙跃壁的，有这么送礼的吗？这么贵重的礼物，这么大的万岁爷，真叫人家担心呢！”-----她已经拿这个万岁爷一点法子也没有了。

曹大人上前道：“皇上，还是心圣驾平安吉祥为要啊！”

春喜道：“万岁爷，要问帮主在哪里，也不能掐着问逼着问啊！人家只是个小丫鬟，又是三更半夜的，吓都给您吓糊涂了！别人看见当然总会误会会叫的啊！”

四爷道：“事后我也后悔，方法不对，如果是轻声慢语，悄悄的，也许……”

春喜道：“对嘛，就说我吧，如果有人逼着我掐着我问皇上在哪里，我能讲吗！”

宝柱道：“唉，甜甜地，笑着问，什么都讲啦！”

贾六笑道：“打两张牌也可以呀，得忠心张啊！”

两个人嬉皮笑脸，四爷叹道：“没有一个办事的人呀！”

贾六道：“皇上，您要单飞呀？单飞什么也用不上啊！”

宝柱道：“不怪单飞，人多了，碍事！”

四爷骂道：“两个兔崽子！废物蛋！”

春喜道：“事儿……还是小答应去办吧，不过上回啊在路上魂差点就叫人追掉了耶，我跟你们讲，这回你们可要保着我哟！”贾六忙道：“一定！”宝柱道：“我一个人就可以保着你啦！怎么样？我陪你去！”

贾六道：“我也去，两个人好，首尾相连，左右相应，真的哦！”

四爷道：“不管你们用什么招，把帮主找到了有赏！”

贾六马上就拉春喜的袖子道：“是！走啦，春喜，想点子去！”

宝柱道：“皇帝不急，急死太监！”

四爷道：“急呀！”

急！几个人急忙上了街找灵感去了。

街上很热闹，几个人看耍大刀的，“各位客官，我们这位兄弟是山东第一大刀，各位看官，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我们这就为您耍起来啦！”数十斤重的大刀，耍刀人耍得虎虎生风。

贾六一个劲叫道：“好，好厉害！好！”

宝柱道：“这么简单的把式，这种招式我比他厉害得多，你们都看过的呀！”

贾六道：“是呀你最厉害！”宝柱道：“当然啦！”贾六道：“对了春喜，点子想出来没有？”

春喜一下低下了头，宝柱道：“对对对，春喜，要跟四爷有个交待才行呀！”春喜道：“怕什么，天塌下来有个大个顶着呢！我总得透透气想想点子嘛！……我到那边去了！”

两个人只好跟着她，耍醉拳的，套圈的，赌钱的……玩了个痛快开心！

春喜看到街上有唱小曲的，又走不动地方了。

“春季园中百花都初开，蝴蝶个个忙采花飞向那葫芦花，满园春色撩人留呀留不住他，我有心采一朵戴呀，又怕看花的人儿骂……”

南方多小曲，软语娇柔，唱歌的人也小巧秀气，这个唱曲的小姑娘声音甜得发腻，可是转过来一瞧，粉脸上竟生生地长了个大大的痔，正长在眼睛下面，看得春喜一惊，可是她眼睛一转又计上心来。

赵辰坤看着眼前这个村妇，一身灰扑扑的衣服，头上包了一块蓝花头巾，脸上还长了一个大大的痞子，煞是可笑。他虽然看着好像有点眼熟，只是怎么想得到这个土里土气的村妇就是四爷身边灵巧机敏的小春喜呢？

赵辰坤问道：“乡下收成怎么样？还可以吧？”

春喜道：“收成啊？托福啦，托福啦！我们那个地方啊五谷丰收，六畜兴旺，这个水不涨天不早，人不要饭，鬼不打墙的！”

赵辰坤道：“哦，你刚刚说，你跟莲子是表姐妹啊？”

春喜道：“啊？是啊是啊，一表三千里嘛！按外婆算我们是表姐妹，按姨娘算我们是表姑嫂，要是这个……这个……按三爷算呢我还长她两辈呢，不好称呼的，只好各算各的！”

赵辰坤也听乱了，只是道：“哦，好像很少来往？”

春喜道：“是啊是啊，你知道的嘛，你想想看，这个东头的庄稼，南头的棉花，西屋里的烧锅，北屋里的纺纱，哎呀哪里捞得到进城来呀？更何况我们进了城还要这个问那个问的，哎呀，进了城这个……你也知道的，我们乡下人只懂得船头船后，屋前屋后的，进了城像是进了紫禁城一样的大，一脚高一脚低的，哎呀很累很累的！”

赵辰坤笑道：“哈哈……”

“谁找我呀？”莲子走出来。

赵辰坤道：“莲子，你表姐来找你，还带了只鸡呢！”

“表姐？”看到这里有个妇人，心下起了点怀疑，自己认识这个人么？

春喜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一把握就把莲子抱住，道：“哎哟，莲子表妹，你怎么都不来看我呢？莲子表妹，我想死你啦，莲子表妹，你怎么都不来看我呢？”

莲子让她弄得一头雾水，挣又挣不开。

春喜趴在她耳边小声道：“我是四爷的丫鬟。”冲莲子一挤眼睛，拿起了脚边的篮子道：

“表妹呀，我还帮你买了一只鸡呀你看看!这只鸡啊又肥又大你看看!哎呀，你看看你瘦不啦叽的，又这么白，我带你去补一补啊，走，我带你去补一补!”说罢拉了莲子就往后堂走，莲子刚刚反应过来。

赵辰坤一笑，走了。

春喜道：“丫鬟对丫鬟，不外。告诉我，帮主在哪里？”

莲子道：“就为这个啊？”

春喜道：“他们相好，我们要成全他们啊!不要讲话!”

莲子道：“哎，那天晚上，四爷他是来打……”

春喜道：“不是打，是偷情，傻丫头!我们走啦!”

带着宝柱贾六，四爷终于找到了一处僻静的庄院。

“白云古刹？”

走过几重院落，宝柱道：“四爷，这个地方不像庙!”

突然面前出现了四条大汉道：“来者止步!”

宝柱上前抱拳道：“各位兄弟别误会!我们是奉赵辰坤长老之命，有事情要求见帮主!”

大汉道：“你胡说!此乃盐帮禁地，除了帮主和我等奉帮规留守之外，就是赵辰坤亦不知此地之所在，你等分明擅闯!”

四爷上前道：“这位兄弟，我确实有事要见帮主，请代为通传!”

大汉道：“帮规在此，恕难效劳，请你等速离。”一见宝柱没有退下的意思，一掌推了过去，大喝道：“走!”

宝柱、贾六立刻与这四个人交战在一处，四爷径直推门走进内院，走向正堂。

正堂的门突然开了，那不是程淮秀是谁？

程淮秀轻轻一笑道：“四爷。”

四爷也轻轻笑了一声：“呵呵。”

淮秀道：“何苦又来找我呢？”

四爷道：“春喜这丫头，果然探出你在这里……一个人来，是躲着我么？”

淮秀叹道：“躲我自己。”

四爷道：“来这儿，做些什么呢？”

淮秀道：“可以坐，可以想，可以跟自己相对。”

四爷道：“早湖之约，新的感触？”

淮秀笑了笑：“因果倒也不止一端。”

四爷道：“淮秀，你后悔吗？”

淮秀道：“不后悔!”

四爷于是又问道：“喜欢吗？”

淮秀道：“不喜欢!”

四爷一怔道：“你是……”

淮秀道：“不想再提。”

四爷道：“我们，再去，也许，可以透彻地谈一谈。”

淮秀道：“佛祖在传道的时候，曾经不三宿桑下。”

四爷大声道：“不三宿桑下，不三宿桑下!他是佛祖，他传佛哎!”

淮秀道：“我传盐!我发过重誓身献盐帮，危难生死、富贵贫*不离盐帮。”

四爷道：“但是你从来没说过一生不嫁人啊!”

淮秀道：“大家跟着我，我跟着大家，兄弟之情有如咸盐，烈日之下晒出来，煎熬之中煮出来。嫁不嫁人，并不重要。”

不怕她冷漠，不怕她激烈，就怕她根本一点态度也没有！她的决定是铁打的，钢铸的，怎么？她竟不像是那天晚上与他肌肤相亲的女人了呢？

四爷道：“你是把我当作外人？”程淮秀没有说话，四爷道：“其实不外，我是不好说。如果你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做什么，人家称呼我什么……”

淮秀道：“四爷，不说也罢。在旱湖，我曾经想问过，眼前这位四爷，他叫什么呢？岔过去了，现在你不说，我就连是不是桑树我都不知道了，这不更好么？”

四爷忍不住抓住她的肩膀，大声道：“你是帮主，不是尼姑啊！”

淮秀轻轻拂开他的手，笑道：“入帮，出家，要的是一种心境！”

四爷道：“你在江南，我在塞北，我很在意！我们能够在小狼沟无意中结缘，今天，又能够在这儿相遇，说是缘，并不错，况且，你刚才也说过，因果不止一端，也许是前世的因，今世的果啊！”

淮秀道：“四爷，在旱湖我们没有酒，但是我们连番的酒话，这古刹是我清修的地方，我们又叙起前缘来了。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四爷您是个潇洒的人！”

四爷苦笑一笑，道：“潇洒的人？千方百计要见你，想做件不潇洒的事情。我要将我母亲传给我的一件小东西，转送给你。淮秀，惊扰之处，你能海涵……我走了。”

程淮秀的心，竟不比四爷更平静几分，看着四爷的背影，又看着桌上的玉佩，走过去，想拿，可又怎么拿得起来？一块玉重逾千斤！

玉并不重，重的是一生都未经历过的心情！

“原来是李掌堂驾到，欢迎光临！”纽芳看到李进来到红袖招，含笑招呼。

李进笑道：“小纽子，你是人越来越漂亮，讲话越来越甜啦！”

焦浩从后面走出来，道：“李掌堂，怎么你一个人来呀？”

李进道：“我来找你喝酒的！”

焦浩道：“找我喝酒？哈哈……你找对人啦，我偿乐意奉陪！请！”

李进和焦浩走了，两个姑娘把纽芳围住问道：“就是这个李掌堂喜欢他们帮主？”纽芳道：“别扯这些好不好？”另一个姑娘道：“漕帮的何爷也在，他们俩不是疙疙瘩瘩的吗？”纽芳道：“哪来那么多话呀？姑奶奶？走啦走啦！”

雅间里，漕帮的何腾带着一帮人围坐在一桌，笑着寒暄着：“何爷，我这船南货北上天津，这条水路全仰仗您啦！”何腾道：“这是我们漕帮的事呀，你把这一船南货交给我们是看得起我们，来，我替帮主敬你一杯！大家一起来！”“何爷名号镇动全漕，那几句诗……”何腾道：“哎，你说那什么狗屁诗啊？船上有何腾，水里有河豚。”“漕运两千里，绕开才能行！”

何腾大笑，又有一人道：“何爷，漕运有三害，关卡，风浪和水怪，不要拜菩萨，只要何腾在！”众人马屁拍得好，何腾更高兴，道：“来来来，干杯，干杯！”

对门的雅间里，纽芳给李进焦浩上了一壶酒，焦浩道：“怎么酒来了菜还没来？你去催催！”纽芳道：“行，我去催催，李爷你请慢用！”

李进突然听到何腾在大叫大笑，道：“隔壁那是何腾么？”

焦浩一点头，李进喝了杯酒，焦浩赔笑道：“李爷，实际上头要的并不是小鱼儿，只是想从小鱼儿身上追出那伙人来！”李进道：“那伙子人是天上掉下来的么？”焦浩道：“摸不着底呀！我跟他们遭遇过两次，都是练家子，身上有功夫啊！”“哦？会功夫的？”

焦浩道：“这次砸店，不在盐，也不在漕，小鱼儿至死都不招，所以这事越玩越紧，越玩越大呀！李爷，普通事，您不用来，吩咐一声就管用，可是这事，要放小鱼儿，得我们古爷答应，她现在正忙着应付州府贵客……”

李进道：“我等她，帮主交下来几天了，我不能没个回报啊！”

焦浩道：“哎呀，别帮主帮主的，我又不是外人!这样吧，您在这儿稍坐一会，我给您上只糟蟹，一小坛钦海清，我们古爷那边一得空呢我就引她过来见你!就这么办啦!”

李进点点头，一个人喝着酒。

曹大人又用大钱在八卦图上一掷，道：“这是离卦!”

春喜几个把脑袋凑在一起看，道：“离卦?离卦?”宝柱道：“曹大人，怎么摇了老半天，却摇出个离字来呢?”

春喜道：“离卦?那，那不就泡汤了吗?”

贾六道：“没关系，皇上，再摇一次，也许可以摇出个‘合’卦来!”

四爷叱道：“都是你们在搅和的!”

曹大人喝着茶道：“离卦大有学问呢。”春喜道：“曹大人，先讲完再喝嘛!早卜离卦，那万岁爷的那块玉就不要送啦!”

四爷道：“听曹大人讲!”

曹大人道：“彖曰：离者利也。徐爽的解释是离卦者，相互利也。”贾六道：“互利?好哎!”曹大人又道：“郑玄的解释是，离者，坐也，骑也。”春喜几个不明：“坐也骑也?那更好啊!”曹大人道：“正名以利乎正，合乎正道也，不过……”四爷道：“不过什么?”曹大人道：“不过甘肃敦煌出来的唐朝的本子上没有乎字，只有合正道。不是合乎正道。”

四爷叹道：“管它乎不乎呢!”春喜道：“正就好啦!”贾六道：“正点呐!”四爷一想，又想笑。

李进的闷酒越喝越闷，越喝越烦，虽然李白早有“举杯消愁愁更愁”一句名言，可惜当一个人喝醉了再明白这个道理也已经太晚了，酒精已经麻醉了他的脑子，程淮秀的样子不断在眼前浮现，还有那几句话“私事”“我邀他去一趟大旱湖”……

双拳重重打在桌上，大喊道：“酒，给我酒!给我酒!”

古香云含笑走了进来，道：“哎呀李爷，让您久等了!一个人喝酒那多闷呐?来来来，姑奶奶我陪您喝一杯!”

李进道：“酒没了，喝干了!”

古香云道：“红袖招还少得了您喝的?焦浩，快拿酒来呀!您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我请客!”

李进一笑道：“谢了!”

古香云道：“找我什么事呀?”

李进道：“我们帮主交待几句话，古爷……”

古香云忙笑道：“哎呀!别叫我古爷，您看我哪‘鼓’啊?”

李进冷笑道：“你该鼓的地方都鼓呢……我醉了，醉了好说话。”古香云不住地低头看自己哪里“鼓”，笑道：“李爷快人快语，有话就快说呀!”

李进道：“我们帮主说，李进，你去跟古香云说，小鱼儿坐监的事我们盐帮能保就保，不能保，跟我说!”

古香云笑道：“唉呀，李爷，您喝醉了!”

李进道：“酒醉心明白!”

古香云也不笑了，道：“好，请转告帮主我一定回话!”

李进继续喝酒，古香云一个劲劝他“再来一壶吧!”酒尽壶干，李进晃晃悠悠，道：“我要走了!”古香云道：“李爷，那我就不送您啦!我的客人还很多呢!焦浩，帮我送送李爷!”

李进没有忘记加上一句：“我托你的事不要忘了呀!”古香云道：“好好好，您放心好了!”

焦浩把李进扶了出去，道：“李爷，我帮您备个轿子吧?”李进道：“我李进一辈子骑马，还没坐过轿呢!”

对面的何腾此时挎着一个姑娘走了出来，他喝得也不少，从他的眼睛就能看得出来，看了看，道：“这不是盐帮的李进吗？”

李进道：“原来是漕帮的何爷！”

焦浩知道两人不和，忙过来扶李进道：“李爷，我们先走吧！”李进没有说话，倒是何腾先发了话道：“等一下！”

李进道：“什么事？”

何腾哈哈笑道：“小李子！我有件大事要告诉你！”

“讲！”

“你可要听好啊！我听说贵帮的帮主，跟一个男人，骑着两匹马，一前一后的，到大旱湖！”

焦浩忙道：“何爷，您喝醉了吧！”何腾一甩手道：“去你的！李进，你可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啊！”

一句话正说到李进的痛处，李进大喝道：“何腾！”一拳挥出，何腾伸拳一挡，道：“李进，你这是干什么？”

李进道：“我李爷今天拼死吃河豚！”

何腾道：“好，我何腾奉陪！不过，在红袖招里不宜动手，咱们到外面去打！”

走！

别人再怎么劝怎么拉，都已经拉不住，两个人还没有走出去，消息竟已经传了过几条街，“李进跟何腾在红袖招门口交手啦！快去看啊！”他们虽然并不是什么大人物，可是名号也是响当当的，听到消息的人都赶了过来。

李进走在前面，突然回身一脚偷袭何腾，何腾道：“李进！你找死！”

焦浩冲过来道：“别打啦，别打啦！”两个人已听不进去，交战在一处。

古香云出来*着腰道：“外面也不准你们打！焦浩，你快去劝劝架吧！”

焦浩道：“是！”

古香云又道：“等一下，你知道怎么劝哦？有个数了？”

焦浩道：“也帮盐，也帮漕！”

古香云道：“快去呀！”

他上前抓住两人的手道：“别打啦，别打啦！”按住李进的手，何腾趁机给了李进一拳，李进大吼道：“焦浩，你干什么？”挥拳又上前打，焦浩忙又挡，这下他挡住了何腾的手，李进又给了何腾一拳，何腾道：“焦浩，你到底帮谁？”

李进，何腾两个人一人一拳，打得焦浩飞起来重重地落在地上。

古香云大喝道：“你们给我滚！”

李进狠狠盯着何腾道：“改日找你！”

何腾道：“随时奉陪！”

李进连番受气，郁闷难消，来到路边小摊上喝酒，一碗又一碗，快得好像都没有经过喉咙就到了胃里，喝得小二也不禁劝道：“李爷，您今晚已经喝了很多了！我知道您心情不好，可是这一盐一漕的都在一个苏州，又何必……要不要我打盆水给您洗把脸啊？”

李进道：“谢了！”拿着一壶酒，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的样子吓坏了莲子，道：“掌堂，你喝醉啦？”李进径直走向程淮秀的房间，莲子忙拦他道：“我说帮主歇了你怎么不信呢？”李进推她到一边道：“知道我是掌堂就好！我跟你说话，我要见帮主！现在就去说，我在大堂等着见她！记住啊！”

摇摇晃晃地走了。

许久，程淮秀都在看账本，一本一本认真地看，不说话，也没有要去见李进的样子。莲子急得直转，最后忍不住道：“小姐，大堂还在大堂等着呢！”

程淮秀道：“让他等啊！”突然把账本一合道：“好，叫赵长老通知大家起来！”

“是。”

李进躺在大堂的地上挥手蹬腿，一群人想把他拉起来，他就大叫着：“不要拉我，不要拉我，我没醉，我还可以喝！”

程淮秀走出来道：“大家不要再拉他！”

李进一见是她，忽然也不是那么醉了，晃悠着自己站了起来，程淮秀走到他面前道：“李进！”

李进转过去用背对着她，冷冷地笑了，程淮秀道：“你负着伤，醉着酒，半夜三更，如此狼狽，如此放肆，十年以来我没有见过！这个盐帮大堂你还能掌得下去吗？”

李进道：“掌不下去！……可是我心里有话！”

程淮秀道：“说！我今晚请大家来就是听你说话的！”李进转过来对着她，身子却又软软地向后倒去，众人忙把他扶好。

程淮秀道：“李进，大堂，总管，我们是刀口舔血混的！今天晚上，当着兄弟面前，你得把你心里头的話，清清楚楚地给我交待出来！在门外，你死你伤，盐帮兄弟跟我绝不坐视！可是在门里，你得像个盐帮兄弟！说呀！”

李进挣开了众人的扶持，道：“我说……我为什么去红袖招？为的是要去保小鱼儿！为什么保小鱼儿？因为那个四爷应了你！”

程淮秀道：“是的！”

李进道：“可是……可是在红袖招的闲言闲语，我听不进去！”

程淮秀道：“什么闲言闲语呀？”

李进道：“‘河豚’何腾说，漕帮有人……有人看到你跟那个四爷两匹快马，一前一后奔旱湖！”

程淮秀正色道：“我没有瞒你，也没有瞒辰坤，可是我不必告诉全江湖，我跟一个男人到旱湖呆了一夜！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你问得出来，我招得出口！”一步一步紧逼着李进道：“就许你们逛暗*，吃花酒，串串二门子，难道就不许我程淮秀约一个在小狼沟义助盐帮的恩人么？李进！”

李进已经让她逼得坐在了椅子上，道：“我在听！”

程淮秀道：“我叫辰坤告诉过你，我们好，好在兄弟，不在男女！这也是老帮主临去的嘱咐！说，我能为兄弟做什么，我诅过血咒，你说呀！”

李进道：“你们的事，我怎么知道？”

程淮秀脸色一变，道：“我跟四爷再近也近不过盐帮！这些话我放在这里，听也由你，不听也由你！话是你逼的！不然我不会说！只因为……怕伤了兄弟！”

李进口中呓语道：“你伤了我的心，我想死……我好想死……我想死！”

说罢突然扑起来，向柱子上撞去！赵辰坤忙抱住他，他甩开赵辰坤，程淮秀一扣他肩膀，把他推到一边，李进竟又冲着另一个柱子撞去！程淮秀冲过去，打了他一巴掌，李进摔倒在地下，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按住。

程淮秀忍无可忍，再也不理他。

名园里，宝柱贾六陪四爷晨起练功，“利而诱之！”四爷挡住宝柱，把贾六格开，“乱而取之！”四爷转身去打宝柱，宝柱挡了几招，道：“时而备之！”备也不管用，四爷一拳把他打到一边，贾六直拍手道：“你输了！”

四爷招招手笑道：“再来试试！”

宝柱道：“皇上，这一招……”

四爷道：“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乃兵家之胜，不可先传。”

四爷戴上贾六送来的帽子，道：“好，你们好好练！”“是！”

是字还没有说完，宝柱一拳就打过去，贾六道：“你干什么？”宝柱道：“怒而恼之！”一拳打在贾六的胸口上，道：“皇上教的，攻其不备。”贾六愁眉苦脸。

四爷示意曹大人坐下，曹大人道：“谢皇上，皇上对孙子兵法如此深通，臣颇感意外！”

四爷道：“什么深通啊？只是从小逼着练逼着念而已，有时候蛮好玩的！”

曹大人道：“这几招看似兵法，却是原则，皇上已经把它演化到进退身手上来啦！”

四爷笑道：“也许天下的道理都有其相通的地方……嗯？春喜呢？”

贾六道：“不是跟您禀告过了，程淮秀的丫鬟来把她约出去玩了。”

四爷道：“那一定是帮主有了救小鱼儿的消息了。”曹大人一点头。

四爷道：“程淮秀的丫鬟来约春喜，为什么不叫她来见我呢？”

贾六道：“人家说明了不见四爷，我总不能拽吧？”

四爷奇怪了，道：“不见我？不见我又是什么事呢？”

宝柱上前道：“有话会传的，皇上，春喜她您还不知道么？”

曹大人道：“两个小丫头穿针引线，总比直来直往的好啊。”

贾六笑道：“敲边鼓嘛，程淮秀何许人也？”

四爷沉着脸沉了一会，冷冷道：“敲边鼓？程淮秀是你叫的吗？贾六？”

贾六急忙道：“对对对，皇上叫娘娘，叫主子，叫嫔妃，到时候，我会的！”

四爷道：“没遮没拦的一张嘴！叫帮主！”

贾六道：“是是，帮主，帮主……帮我们的主子！嘿嘿。”

四爷懒得理他，道：“曹大人。”

“臣在。”

“这个时候我们得做点准备了吧？”

“皇上的意思是……”

四爷道：“我们总不能老是四爷、四爷的，得有个姓名，有个身世，有个来龙去脉，好应付人家。”

贾六道：“真的，四爷？究竟哪一家的四爷呢？”

宝柱道：“曹大人，你来编吧，这种事你最有门了。”

曹大人道：“我编？可以呀，只是……这头一个姓，姓……”

四爷道：“姓爱吧，爱新觉罗，就姓爱，其它的你编！”

“遵旨！”（印象中这里好像少了点什么，我的碟可能也是不全的）

四爷向外望了望问道：“怎么春喜还没回来呢？”

贾六道：“四爷，两个女人，一个长舌，一个大嘴，吹吧！”

春喜正和莲子逛得开心，春喜道：“出来逛逛真好，唉，侍候四爷不容易，远也不是，近也不是，他呀不是普通人你知道吗？”

莲子道：“回去告诉你们四爷帮主传他，别忘啦！”

春喜道：“唉唉！我们四爷是不能随便传的你你知道吗？你还得告诉你们那个帮主对四爷得恭敬一点呢！”

莲子道：“别吹啦，你们四爷大，再大还能大得过我们帮主？差远啦！”

春喜道：“唉，你这个井底之蛙，我该说你什么好呢？我们四爷呀……”

莲子道：“得了，得了，什么三爷四爷的，江南哪有几百几千几万个呢！可是帮主呢？几十个省的盐帮，只有一个头儿！”

春喜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再说，至少我们四爷是一个男的!”

莲子道：“男的女的又怎么样？”

春喜道：“男人总比女人大呀!”

莲子道：“什么男人比女人大呀？亏你还是个女人呢!女人才比男人大呢!女人才比男人强呢!你没瞧红袖招那个女的，小古儿？全身鼓鼓的，哈哈……哪个男人能比得了啊？就算是女人你呀!”往春喜的屁股上拍了一拍，春喜大叫道：“唉呀，要死了，讨厌!”一个追一个逃，又蹦又跳。

莲子道：“不玩了春喜，说真的，我们帮主要见你们四爷，回去跟他说，可别把正事给忘啦!”

春喜道：“哟，你们帮主看上我们四爷喽!”

莲子突然拉着她低声道：“他们呐在旱湖过了一夜哎。”

春喜道：“哇，你也知道啊!”

莲子道：“我们小姐呀，什么事都不瞒着我的!”

春喜道：“我们四爷也一样，我还帮他穿裤子呢!”

一句话说出吓了莲子一跳，道：“吓？你不怕呀？”

春喜道：“怕？有什么好怕的？”

莲子用手指划着脸皮笑道：“哟，不害臊!”

春喜道：“你懂什么？我们四爷是那种洗澡，穿衣服，穿裤子要人家侍候的那种哎!”

莲子笑道：“好色!好色!”

春喜道：“你才呢!”

莲子道：“春喜，他们两个在旱湖过了一夜了，你回去跟四爷说，别辜负了我们帮主哦!”

春喜道：“唉，不用担心了，他们定情之物都有了，还是我选的呢!”

莲子道：“定情之物？那我怎么会不知道啊？”

春喜道：“是一块玉哎!”

盐漕总督索拉旺手上此时正抚着一块玉，口中道：“盐漕格斗……小事嘛，我本来就要他们格斗的。是不是呀，师爷？”

师爷道：“就督爷所言，盐漕相争则利多于弊，盐漕一体则弊多于利，督爷的治策很得我国法家的真髓呀。”

古香云在一边道：“可是，小鱼儿父女是架船走河为生的，帮她出面转还应该是漕帮啊，为什么盐帮来出了面呢？”

索拉旺道：“也是!”

师爷道：“据焦浩所查，小鱼儿父女与盐帮素无瓜葛，转还要保，恐怕受人所托啊。”

古香云道：“谁托啊？那个四爷，那伙砸红袖招的外路人呐？”

索拉旺道：“师爷，你看这事……”

师爷道：“所谓四爷，不过是过路的商旅，不是高地。”

古香云道：“师爷，你小看了这件事啦!”

师爷捋了一下胡子又道：“不过……以督爷的英明，防微杜渐地追究一下，也许察微知箸，可以抓到一些头绪呀!”

索拉旺道：“怎么抓？焦浩办不了事，小鱼儿至死不招，怎么？难道要我动用督府的官兵不成？”

古香云道：“何腾跟李进之斗可以利用!”

索拉旺道：“哦？”

古香云接着道：“让何腾跟漕帮替我们逼出那个四爷来，这样既与红袖招无关，也免得

人家说督爷您插手啊。”

索拉旺道：“嗯，是个主意，师爷，你想想。”

师爷正在想，古香云已经有了主意，道：“给漕帮透个消息，说盐帮要保小鱼儿，是想在挖漕帮的墙角，李进打何腾是程淮秀的示意呀。”

主意出得好，索拉旺连声叫好，古香云吩咐师爷道：“给我写个密贴给漕帮的帮主，就用我的名义，叫焦浩送去！”

师爷道：“这个容易！”他下去，索拉旺一把把古香云搂在怀里，笑道：“小古儿，小古儿啊，我看得你是越来越能，越来越鬼机了！”古香云道：“能不能，督爷，还能谁会比您更知道呢？”

漕帮，一个长须，手里拿着烟袋锅的老者坐在大堂上，他就是漕帮帮主江沱，六十余岁，身体健硕硬朗，双目中全是精光，传何腾，何腾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地过来了，道：“何腾见爷！”

江沱看了看他道：“你这个东西又怎么啦？”

何腾道：“回爷的话，在红袖招门口……是李进先动手的！”

江沱道：“你们一打架呀就说是人家先动的手，是你长了一幅挨打的模样呢？还是漕帮的人好欺负呢？”众弟子想笑，不敢，只能偷笑。

江沱又道：“说有人劝架嘛，也难，你们两个打起来别人也不好劝，你们两个都是练家子。”

何腾道：“爷，焦浩劝的架，可是这小子拉的是偏架。”

江沱道：“哦？他拦着你，让李进打？”

何腾道：“爷，当时巧得很呐，他也拦李进，我就趁机给了李进一家伙。”

江沱道：“哼，巧得很，巧得很？那是巧吗？你这个蠢东西才看成巧呢！”

何腾道：“爷，有机会，我一定找回来，充个面子！”

江沱道：“好啦！我天天讲，我都讲腻了，漕走河，盐走旱，大家各走各的，一根柱子撑不了天，天下这么大不止一个漕帮，人人上街横着走？天下不是除了漕帮就是盐，除了盐帮就是漕，红黄蓝白黑，山里花也不是一种嘛，大家开，大家发！”

何腾道：“爷，是李进看我不顺眼！”

江沱道：“你什么时候看人家顺眼过？哼……哦，我听说李进对他们的帮主程淮秀有意思，长纤，谁跟我提过这件事啊？”

长纤上前道：“这……”看了看何腾，没有说话。

江沱道：“唉，这是人家的家务事，我们自己的事就够烦的了！人人说我们漕帮人多势众，一两千里的漕运，要孝敬多少文武大员，打点多少江湖人物？哼，才能够跑趟船糊个口，盐漕发了，发在官商，不是发在一群苦哈哈的粗汉子，我这些话说了一辈子，也说腻了，你们也听腻了，叫你们不要吵，少惹事，不要打，你们还是要打！”

这时，一个弟子拿着红袖招的密贴进来了。

第九章

弟子将红袖招的贴送到江沱手上，江沱交给了长纤，接着数落何腾道：“弄不好就是为你打架的事情，不在山上，不在水边，偏偏选在红袖招，真会选地方！唉，长纤，什么事呀？”

长纤把帖子交给他，道：“您瞧！”

江沱一看，上面写着：江爷，续报盐帮出面保释船家小鱼儿，乃意图把势力介入漕帮，李进当众助打何腾不宜看作偶然，香云密上。

江沱脸色变了，古香云的密贴的确厉害，江沱已经信了她的话，站起来，大声道：“长纤！向盐帮要李进！”

盐帮里，掌堂请帮主，顺便，程淮秀问莲子道：“那个春喜怎么讲的？”莲子道：“她说，一定转告四爷！”程淮秀道：“好。”微笑着，走了出去。

赵辰坤把一封红袖招的密贴送到她手上，道：“帮主，红袖招古香云的密贴。”

程淮秀还以为是关于小鱼儿的事情，可是打开一看，古香云给她写的是：

淮秀帮主堂前：

李进转嘱事已请督爷开恩放人，为外间风传，帮主与江湖四爷者有所过错，并已携手对付漕帮，不知确否，闻漕帮江爷将向帮主要李进，此不宜不防，红袖招香云密上。

程淮秀道：“这是什么把戏？”拿到赵辰坤面前道：“给李进看看！”

“是！”

莲子进来道：“小姐，四爷来访！”

程淮秀一笑，道：“快请！”她亲自迎了出来。

四爷抱拳道：“帮主！”

程淮秀也一抱拳道：“四爷！”

四爷道：“帮主传我……”

程淮秀笑道：“哦，传话人传错话了。”

四爷道：“托帮主的事，那船家的小女孩……”

程淮秀道：“放心，一两天就会放人。”

四爷忙道：“千恩万谢！”

春喜道：“一两天就放人，好棒哦，小鱼儿可以出来了。”

曹大人抚着胡子，沉吟一下，道：“可能另有文章。”

宝柱道：“曹先生，帮主能够这么说，自然是胸有成竹喽！”

贾六道：“宝柱说得对，帮主呢就是帮主，四爷就是四爷哦？嗬嗬嗬”

四爷笑道：“少拍马屁！”

程淮秀对众人道：“我有些事想跟四爷单独谈谈，辰坤，你带其他客人先到偏厅坐一下。”

赵辰坤道：“是。诸位，这边请。”宝柱贾六几人退下

程淮秀又道：“各位兄弟，你们先退下……来，坐。”

四爷道：“好。”

程淮秀道：“四爷，有人说你是江湖上的恶客。”

四爷笑了：“恶客？哈……有人著《孟子》说：‘恶者，丑陋也’。我丑吗？还可以吧？”

程淮秀道：“本来我不想知道这件事。”

四爷问道：“什么？”

程淮秀道：“江湖上往来，本来以不留痕迹为上。”

四爷看着她，问道：“但是现在想知道，是不是？”

程淮秀道：“尊姓大名。”

四爷道：“哈哈哈哈哈，我有预感你会问这个问题。”靠近了她，悄悄道：“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啊！”

程淮秀一怔，转过身去道：“有人想知道。”

四爷道：“谁呀？”

程淮秀道：“红袖招和我盐帮，我不能不交待。”

四爷道：“红袖招？”

程淮秀道：“我盐帮出面解开这个死结，砸也砸了赔也赔了，抓也都抓了，有人圆一下，你就留个见面的地步。”

四爷道：“我不想避呀，淮秀……”

程淮秀看他又向前凑，退了一步，道：“盐帮我要交待，兄弟们不能不知道，我程淮秀在跟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往，所以，邀你来大堂相见。”

四爷凑在她耳朵边上轻轻道：“不如旱湖。”

没有正形！程淮秀回过头来瞪着他。

四爷一怔，道：“好，我编一个，你问吧。”

程淮秀道：“姓什么？”

四爷道：“爱新觉罗。”

程淮秀道：“啊？”

四爷给她讲：“这个草花头的‘艾’字跟那个‘爱’字同音，《孟子万章》上说，‘知好色，则慕少艾’的‘艾’字，因此……不叫四爷叫艾爷也可以，就怕帮主‘爱’不出口啊”

他又来了，程淮秀道：“这是盐帮的大堂哎！”

四爷道：“更大的大堂我都坐过。”

程淮秀又道：“做何生涯？”

四爷道：“无业游民。”

程淮秀不信，笑道：“就这么从关外游到江南？”

四爷道：“关外？”

程淮秀道：“关外人的后脑勺。”

四爷笑道：“哈哈，女人就是仔细。关外！”

程淮秀道：“在旗？”

四爷道：“在旗。”

程淮秀道：“出身绿林？”

四爷道：“绿林？我像贼吗？”

程淮秀笑道：“贼有大小，窃国者侯，窃钩者殊啊！”

四爷笑了。

这时赵辰坤进来道：“帮主，长纤带着何腾在门外！”

门外，长纤和何腾两人气势汹汹的样子，看到赵辰坤一个人走了出来，何腾道：“辰坤，你们帮主呢？为什么不出来，是不是看不起我们漕帮的江帮主？”

辰坤道：“我们帮主就是看得起江老帮主拜贴，正在堂内整妆，请稍后。”

何腾与长纤对望一眼，道：“程淮秀摆什么架子？这分明不把我们兄弟两摆在眼里嘛！”

辰坤冷笑一声道：“我们尊敬的是漕帮的江沱，至于两位……”

长纤道：“辰坤，实不相瞒，今天我俩来些是奉了江老爷子之命请李进回去的。还希望辰坤你……”

辰坤厉声道：“长纤！李进是盐帮中人，漕帮凭什么来要人？莫非……江老头他疯了吗？”

何腾道：“辰坤，李进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也要请回去，如果请不回去，那我们兄弟俩，就架人！”

辰坤冷冷哼了一声道：“长纤，何腾，你们认为盐帮总堂是可以乱闯之地吗？”

何腾道：“就算是刀山火海，咱们兄弟两也要闯它一闯！”话音一落，帖子挥了出去，竟一直嵌入远处的树干里。

长纤与何腾两个挥拳上前，辰坤无法一人敌两个，连连后退。

突然程淮秀凌空跃了过来，挡下两人，道：“何腾，现在盐帮可以让你们乱来了吗？”长纤与何腾没法子再打下去，长纤一抱拳道：“程帮主，我俩是受江帮方之命，来请贵帮李进掌堂到弊帮一会，刚才……”

程淮秀道：“刚才？刚才为什么又打起来了呢？”

辰坤道：“帮主，他们要硬闯堂内，把李进架走！”

程淮秀道：“什么话？长纤，何腾，你们认为盐帮没有人了，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长纤一抱拳道：“程帮主，刚才失礼，日后定当登门道歉，但是我俩今天奉命请人，还请帮主成全。”

程淮秀冷笑道：“长纤，如果我命令辰坤去你们漕帮请你们江老帮主来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呢？”

长纤何腾一怔，长纤道：“这……这算什么话？李进哪能跟我们帮主相称？”

程淮秀道：“盐帮之内人人平等，淮秀都一视同仁！”

长纤道：“好，既然如此，我们两今天就在此等李进出现！”

说罢两个人往地上一坐，一幅雷打不动的架势。

程淮秀道：“哼，现在盐帮成了你们撒野的地方了是不是？如果你们再不走的话，别怪我程淮秀撵人！”

何腾道：“程帮主，咱们兄弟俩是奉江帮主之命来此的，如果你一定要动手，咱们兄弟两绝不还手！因为咱们兄弟俩自觉不配与你交手！程帮主，你大可以告诉我们江帮主，就说咱们兄弟俩被你抓住了！”

程淮秀道：“你……”

长纤道：“若要我们兄弟两离开，可以，贵帮在程帮主之下，若还有高手可以与兄弟俩一战者，大可一试！”

辰坤闻言又要往上冲，程淮秀将他拦住，道：“长纤，何腾，我程淮秀情愿让天下人笑话我，都要把你们两个无赖赶走！”

四爷突然道：“程帮主，对付这些狂妄之辈，就让我等来效劳吧！”

程淮秀道：“四爷，您是盐帮的贵客，盐帮怎敢劳驾？”

四爷一笑道：“那就算是我送给盐帮的一份礼物吧！”

程淮秀还在迟疑，道：“这，四爷……”四爷道：“好啦，贾六宝柱！赶人！”

“是！”两人上前就打，可是贾六并不是何腾的对手，四爷见状挥起扇子打了上去，教贾六道：“利而诱之！”

何腾又攻上来，四爷挡过几招，把他推到一边，笑道：“乱而取之！”贾六学会了，一拳打在何腾的肚子上，道：“乱而取之！”

四爷只是拍了拍长纤的肩，长纤就放下宝柱不管，来打四爷，曹大人笑道：“怒而恼之！”

长纤何腾一看实在不是对手，并肩跑了。四爷笑呵呵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程淮秀走过来道：“四爷，有劳了，盐帮需要你！”

四爷突然笑不出来，自己若真的是孤家寡人一个，听到这样的话自然是开心得很，可是程淮秀并不知道他背后的身份，地位，四爷不敢笑了。唉，此时是自己缠住了淮秀呢？还是淮秀缠住了她？

长纤与何腾鼻青脸肿地回到漕帮，江沱看了看他们道：“怎么？人没有架回来，到让人

家给捧出来啦？”

何腾道：“爷，盐帮不肯交人!我们就打了起来，又是那个叫四爷的出来架梁，帮他们对付我们，所以……”

江沱道：“算了!”

何腾道：“爷，何腾办事不力，有损漕帮声誉甘愿受罚!”仆地跪倒，长纤也跪下。

江沱道：“起来，谁说要罚你们的?我自己也有错，唉，我中了她一箭双雕之计了。”背着手，走开了，只留下长纤、何腾面面相觑。

古香云的计谋布得好，一群人在红袖招里庆功，索拉旺的师爷道：“若说苏州的各帮各派，这得问我呀!”

旁边一人道：“师爷，您不愧是识途老马，吾等愿离其详啊。”

师爷道：“好，苏州第一，扬州第二，金陵第三，宁封第四，再来呢，湖州帮、四川帮、江西帮……”

那人忙把他拦下，道：“好了好了，您慢慢地说，我们也好听仔细点儿啊!”

师爷道：“好，先从苏州帮说起!泥台土叶，五草皆香，鹅韵春浓，名花有种!”

“那扬州帮呢？”

“扬州帮?涵上繁华，二分月色，竹西歌吹，十里花光啊!”

众人叫好鼓掌，有人问道：“那金陵呢？”

“金陵?细腰纤指，举体明鲜，花貌雪肤，近人如玉呀!”

“说的好，说下去!”

“好，宁帮,新店奇温，独创一格，湖北帮……”说得众人一个劲拍手，道：“师爷您不愧是大行家啊!我们跟着你走!”

师爷道：“理当带路，只怕一样啊。”

“怕什么?怕什么?咱们练过!补得跟牛一样!”

“哈哈……你好坏哦!”女人们指着他笑!

师爷道：“哎呀，我不是怕这个，我是说只怕是床头噤禁壮士无言啊!”

众人正笑着，焦浩进来道：“各位，督爷到!”

索拉旺带着古香云走了进来，寒暄道：“来来来，坐坐坐，久等久等了!……我临出门啊又碰到有事，对不起，对不起啊!”

旁人道：“督爷，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啦？”

索拉旺道：“刚刚临出门啊又碰到盐漕两帮打起来啦!这成心是找我这个督爷麻烦嘛!”

“我去劝劝他们，他们两边儿我都熟啊!”

索拉旺道：“唉……千万不要去，就让他们这两帮打起来，不然我这个做督爷的干什么呀?哈哈……”

“督爷说的对啊，这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这才是督爷的高招啊!”

众人又吃又喝，全不管别人死活，只是狱里的小鱼儿听到一句话：“小鱼儿，算你走运，上头放了你了!”

四爷接了小鱼儿来到名园，道：“小鱼儿，苦了你，吃点水果，甜甜!”

小鱼儿道：“谢谢四爷，四爷这些天好吗？”

春喜道：“好，好歪啦!大忙人呢!”

四爷道：“四爷天天在想小鱼儿!”

春喜接道：“还有程淮秀!”

小鱼儿道：“程淮秀？”

春喜道：“就是盐帮帮主啊，是她帮我们把你救出来的！”

贾六道：“我们还帮她们打架呢！”

小鱼儿道：“帮她们打架？”

宝柱道：“对啊，还要我们四爷加入盐帮。”

曹先生忙训他们几个道：“唉！别乱扯！”

四爷微笑道：“小鱼儿，四爷入盐帮好不好？”

小鱼儿道：“不好，不好，四爷，不好啦！”

四爷道：“为什么不好啊？”

小鱼儿扭着衣角道：“你在盐，我爹在漕，我们……我们不是成了仇人了吗？四爷，不要啦！”

四爷道：“四爷想要解开盐漕之仇啊！”

小鱼儿道：“你解得了吗？你解得了自己就好！唉呀！四爷，你是个是非头子，我听爹说，漕帮跟你还没完呢！红袖招怎么处置你还不知道呢！”

四爷一下子笑了，道：“是非头子？哈哈……说得好！”

曹先生又训她道：“不要这样子对四爷说话，小鱼儿！”

小鱼儿道：“四爷，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啊！”

四爷道：“反正我是个是非头子，不过……入盐帮的事我还得好好想一想！”

几个人忙道：“对对对！”

四爷看着小鱼儿笑道：“四爷不能成了小鱼儿的仇家啊！”小鱼儿眼神一转，笑了。

送走了小鱼儿，四爷还是在沉思，曹先生吩咐春喜道：“春喜，看得出四爷心情不太好，你们小心点！”

春喜一点头。

四爷沉着脸，走进屋来，贾六大声道：“皇上，该歇了！”

四爷一拍他的头道：“这不是宫里，不要你管！”

春喜去骂贾六道：“你有没有眼力啊？你没看到万岁爷心情不好啊？找钉子碰啊你？”
趴到四爷耳边轻声道：“万岁爷，夜深露重，该添点衣服了！”

四爷道：“不用了，谢谢。”

想到程淮秀看着他，信任他的目光，他笑，惹得春喜贾六也高兴，春喜道：“你看，万岁爷笑了！”贾六把眼眨巴眨巴道：“恋爱中的人啊都是这样的！”

春喜道：“真的？”贾六甜甜地，眨着眼睛叫道：“春喜……”春喜道：“你哭什么？”
贾六道：“我在笑哎！”春喜道：“比哭还难看！”

四爷道：“曹大人！”

曹大人道：“臣在！”

四爷道：“程淮秀的邀请我该怎么样的回答呢？”

曹大人道：“皇上的垂询，当然深思熟虑过了，臣实不知如何进言！”

四爷道：“进呢？退呢？”

曹大人道：“就皇上的初衷而言，只有一个进字。”

四爷道：“初衷？”

曹大人道：“皇上之来江南，初衷原在探民情，正风俗，治贪顽，赈衰疲，如今，网已张，勾已垂，牛鬼蛇神蠢蠢欲动，似无退理。”

四爷点头道：“说的是，网已张，勾已垂，可是我不能把程淮秀当作鱼……”

曹大人道：“这……她绝不是！”

四爷道：“最后，尘埃落定，她会不会……会不会以为我们戏弄了她？”

曹大人道：“这……这就是皇上的另一个进退啊！”

四爷道：“嗯？另一个进退？”

曹大人道：“是的，进，邀淮秀入大内，受龙宠；退，天子与帮主，相忘于江湖。”

四爷道：“相忘于江湖？”

曹大人道：“这个忘字不是忘记，是各自安适的意思，是陶渊明‘欲辩已忘言’的忘字。”

四爷叹了口气道：“我真不知，该如何的进退……”

曹大人道：“见机行事，机有数义，机缘，机变，皆在其中啊！”

四爷想，沉思，似已有了决定！

小鱼儿来找春喜，两个人出外玩耍，春喜带小鱼儿去找一个朋友，小鱼儿道：“朋友？什么朋友啊？”

春喜道：“小鱼儿，我敢保证你跟她认识一定很投缘！”

小鱼儿道：“哦？真的吗？我可告诉你哦，我还小，还不急着嫁人！”

春喜道：“你少臭美啦，我告诉你那个朋友啊跟我一样是个丫鬟，专门侍候人的！”

小鱼儿道：“哦？是你吗？”

春喜道：“我你还认识不够啊？真服了你，不是啦！”

小鱼儿道：“那，我有没有见过啊？”

春喜道：“当然没有见过啦！她长得……来了来了！莲子！”

莲子跑过来道：“春喜呀！”

春喜道：“来来来，我给你介绍，她叫小鱼儿！”

小鱼儿道：“对啊，大家都那么叫的！”

春喜问莲子道：“哎你怎么那么晚才来啊？”

莲子道：“对不起，帮里有点事，所以来晚啦！”

小鱼儿一听，瞪大了眼道：“帮里？你也是漕帮的呀？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莲子道：“什么漕帮的？我啊，是盐帮帮主的丫鬟！”

春喜拉她到一边道：“我叫你不要讲，你怎么讲出来了？”

莲子道：“我讲了什么？”

春喜道：“小鱼儿她爹在漕帮，你是在盐帮，那不是成了仇家了吗？”

小鱼儿笑道：“哎呀，什么‘稀’人‘稠’人的？我跟你讲那是老爷们玩的把戏，我四姑啊就嫁给走盐的，生了一堆，我六舅呢又娶了我四姑的小姑子，你看，什么仇人嘛？”

春喜道：“小鱼儿，你能这么想就好了，把我吓死了。”

莲子道：“哦，你就是那个被红袖招抓走关起来的那个小鱼儿？”

小鱼儿摸了摸头道：“哎呀，不要提蹲苦窑的事了！”

莲子道：“你……哦，小鱼儿，漕帮的人满街在找你，不知道什么事！”

小鱼儿道：“真的？我得赶快走了！”

说罢不管春喜莲子再叫什么，都不再听，头也不回地跑远了。

漕帮里，江沱对着长纤何腾道：“我想了两三天呢，我叫你们去要李进，我自己是个怎么打算，看到红袖招的密贴，我这气就往后脑袋上冲，谁看了也气！我说要李进，没错，要不来也要架来，我说这话的时候，是这么个心情，可是你们两个，一个香长，一个护堂，我说的话你们也得斟酌一点呀，我不能说要上吊，你们就往梁上扔绳子啊。”

长纤何腾偷偷笑。

江沱接道：“唉，我老了，老了肝气不好，老年人肝气都不匀，我说的话，你们得想着一点，掂着一点，在官场，叫权衡，对，叫权衡，懂吗？”

“懂!”

江沱道：“我年轻的时候做香长，做护堂，帮爷有话交待下来我也是掂着办，想着办，权衡着办呢!”

“是，爷!”

“盐漕的局势要外紧而内弛，外紧有风光，有声势，子弟们好混，内弛，不能一年到头横眉竖眼见着就打，谁也不是皇上的小舅子，有娘娘撑腰!盐漕要表面分，骨子里和，和则两立，最要不得的，表面和骨子里分，那就是我们漕帮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红袖招就出的这一招，唯恐两帮和睦共处，所以她就发的密贴!”

长纤何腾齐声道：“我们上了她的当啊!”

江沱道：“我老了，老了岁月不饶人，老了力不从心!”

这时一个弟子进来禀道：“渔家小鱼儿传到!”

江沱道：“你们下去吧……把那孩子往里头带!”

长纤何腾聚到一起生闷气，长纤拿着小石子，一块块往水里扔，道：“事情没办好!”

何腾道：“挨骂了!”

长纤道：“对不住您呐，我的错!”

何腾道：“我的!得找回来!”

长纤道：“先稳着点!别给爷添麻烦!”

何腾道：“老爷子，老谋深算，有好几套，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搞不清楚他老人家究竟有什么主意!”

长纤道：“往后办事，得掂着点!红袖招派来的帖子，也真不怀好意!”

何腾道：“掂不着，他老人家的话，忽忽悠悠的，要掂你掂，哼，我只知道卖命!”一拳重重击在柱子上。

长纤道：“你早晚卖了你!”

何腾急了，一回头，吼道：“呸呸呸!”

小鱼儿坐在江沱面前，窘得不行，江沱哈哈笑道：“姓什么?小……小……”

小鱼儿道：“不姓小，爷爷，我姓余，人未余。”

江沱道：“哦，余!对对对，所以叫小鱼儿!”

小鱼儿笑道：“大家叫着玩的!”

江沱道：“小鱼儿?好叫，好听!像是我们船家的孩子!你爹……”

小鱼儿道：“余，单名一个刚字，人家都叫他老鱼网!”

江沱笑道：“听过听过!”

小鱼儿道：“我爹也在漕的!”

江沱道：“是啊是啊!在漕才请你来呀!你爷爷……”

小鱼儿道：“我爷爷，余，单名一个钩字。”

江沱一下喊了出来道：“哦，鱼钩子!”

小鱼儿笑道：“对对对，人家不叫他余钩，都叫他鱼钩子!”

江沱哈哈笑着，突然收起了笑容，板起脸道：“四爷是谁?”

小鱼儿吓了一跳，怯懦着道：“四爷?四爷……就是四爷啊!”

江沱道：“哪里载的?”

小鱼儿道：“哪里载?两岸河。”

江沱道：“两岸河?直来苏州?一天也赶不到啊!”

小鱼儿道：“夜宿小狼沟。”

江沱想了想道：“小狼沟?小狼沟，是上一次盐帮劫官的地方吗?啊?”

小鱼儿道：“就是那天晚上。”

江沱道：“嗯，是四爷跟盐帮约好的吗？想想！”

小鱼儿道：“不是的，睡到半夜，被衙役叫起来推官船，官船搁浅了。”

江沱道：“四爷带着盐帮，劫了官，抢了货，没有分一点吗？”

小鱼儿道：“没有没有！他们不是贪小便宜的人！”

江沱道：“哦？做什么买卖？他们……”

小鱼儿道：“买卖？不知道，好像是不愁吃不愁喝的。”

江沱笑道：“不像我们呐！”

小鱼儿道：“对对，不像我们。”

江沱哈哈笑道：“蹲苦窑好不好玩？”

小鱼儿道：“不好玩！”

江沱道：“我要知道是你这么一个小鱼儿，爷爷早就去保你啦！”

小鱼儿道：“谢谢爷爷，爷爷，在苦窑里呀不能笑，不能唱，没有戏看，也没有小曲听，一天到晚就是牢门！”

江沱道：“牢门栅子，横的十七根，竖的二十五根！”

小鱼儿问道：“爷爷，您怎么知道的？”

江沱道：“爷爷数过啊！”

“数过？干嘛数那个啊？”

江沱笑道：“哈哈……数着好玩啊！”

小鱼儿哈哈笑起来。江沱突然又板下脸来问道：“四爷住在哪里？住哪里？”

小鱼儿不说话，只是摇头。

江沱道：“人在江湖，尤其我们漕帮，你不说，我懂啊。”

小鱼儿道：“他们都是好人！”

江沱道：“为朋友两肋插刀，可以，可是你、我不是朋友！你爹，你爷爷跟我是朋友，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的生死之交，说不说我不勉强你。”

小鱼儿快要哭出来，道：“爷爷，你好厉害！”

江沱道：“跑船的人在风浪里打滚，能不摸清人家的底细吗？那就是为了活着呀！”

小鱼儿的眼泪一大颗一大颗地落了下来。

名园里，莲子和春喜玩得开心，宝柱吃醋道：“你看她们两个玩得多开心！”春喜抛给他们几个橘子，曹大人走过来，吟诗：“花明月暗飞轻物，今宵好到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屋子里，淮秀和四爷在说着话：“漕帮，那天长纤跟何腾来盐帮要人，打了一场，打完了之后四周是闻风不动，闻风不动，这是最可怕的时候啊！”

四爷搭着她的肩，道：“哎呀，我也怕啊，我怎么会沾上这档子事儿呢？真衰，真背呀！”

程淮秀道：“说正经的！”

四爷道：“哦，正经的？好，来，坐！说正经的啊！正经的……四川，大金川小金川的藩子要脱离大清朝，闹独立，西北准噶尔要弄个准噶尔汗，也要当皇帝，回教的大和卓小和卓说要听回教的，不听大清的，缅甸人动云南的脑筋，台湾人玩天地会，哦，还有一个，鸦贩子，穿了一件唱戏的龙袍，说是要当皇帝不停地造反，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洋鬼子，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日本都在虎视眈眈呢！”

程淮秀道：“哎呀，这都是国家大事啊！”

四爷道：“你不是说要谈点正经的吗？”

程淮秀道：“你怎么……哎？你怎么对国家大事这么熟啊，四爷？”

四爷摇头晃脑地道：“这是人在江湖中应知江湖事嘛！哦？呵呵，我刚才太呱噪了，现在该你了！”

程淮秀道：“哦，除了李进，我跟辰坤和堂里几个主事的人都谈过了！”

四爷道：“谈过什么？”嘴里询问着，手还不忘了放在淮秀的手上，压住不放。

程淮秀道：“上回谈过的！请四爷你帮盐！”

她的手，放在了四爷的手上。

四爷假意愣住了，道：“帮盐？上回，谈过要我帮盐吗？怎么……怎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程淮秀笑道：“你想了一晚上！”

四爷道：“我想了一晚上？”

程淮秀道：“嗯，是你的丫鬟告诉我的丫鬟！”

春喜？莲子？

四爷跌坐在椅子上，大声道：“我完了！孙子兵法第十三，用间，你对我用间！运用间谍！”

程淮秀正色道：“四爷，淮秀淫夜而来讨句正话，如果你一味玩笑的话那我告辞了！”

四爷忙拉住她，道：“淮秀……先在旱湖一聚！”

淮秀推开他，轻轻摇了摇头，道：“旱湖一错，万劫不付。”

四爷柔声道：“我是想了一晚上，怎么帮盐，可是淮秀，我这个人东南西北的，行踪不定啊！”

淮秀道：“帮一时急难，留一世的交情。”

四爷道：“盐帮有急难吗？”

淮秀点点头道：“嗯，山雨欲来风满楼。”

突然外面传来春喜和莲子的尖叫，原来两个小丫头玩累了去方便，黑暗之中突然出现几条蒙面的大汉，宝柱拦住他们问道：“你们什么人啊！”

来人也不客气，道：“让开！”

几人来势虽凶，宝柱贾六两人却也足以应付，宝柱一把把一个人的面巾扯了下来，发现这个人正是那天在盐帮门口耍赖的何腾！“是你！”

何腾被他打倒在地上，宝柱又要往上冲，程淮秀大声道：“手下留情！”

四爷问宝柱道：“什么事啊？”

“四爷，他们……”

程淮秀道：“四爷，放了他！”

四爷道：“他们是……”

程淮秀看着何腾，一字字道：“是朋友！”

何腾羞愤难当，唤手下道：“走！”

盐帮里，李进又在发火，众人只是叫了他一声掌堂，他就吼道：“不要叫我掌堂，我李进是什么东西？掌堂？你们太抬举我了！”

“你怎么了，掌堂！”

李进道：“怎么了？你们明白！我不明白！”

赵辰坤道：“兄弟，有话好讲啊！”

李进道：“讲什么？你们背着我讲，跟我有何讲的！我今天才知道，我这个掌堂架空了！没关系，三刀六眼四十红棍，挖坑活埋，我见过！干过！”

“怎么会说架空你呢？”

李进道：“你们开会，你们密谈，你们认个‘爷’，你们找个‘爷’来盐帮！一点风声都不透露给我，这不是架空是什么？”

旁人忙道：“兄弟……”

李进一听这两个字就有气，道：“不要叫我兄弟！我是外人，我是空子，我是凯子！我……”

辰坤上前道：“兄弟，我得说句公道话，第一，你最近心情不好，第二，帮主和我们也只是闲聊，开会，密谈，说不上！”

李进道：“心情不好？那是我自找的！”

辰坤道：“漕帮来要人，不也是帮主跟四爷挡的吗？”

李进火气更大，道：“四爷？我不要听到这两个字！四爷是你们的四爷，不是我的四爷，邀他入帮是谁的主意？谁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程淮秀走了进来。

李进走到她面前，道：“你的主意？不要以为我就对付不了长纤何腾跟江沅！你要拉四爷，他是什么东西？”

程淮秀道：“姓艾，排行老四。”

李进道：“哼，你把我搁到哪里？”

程淮秀看着他道：“搁盐帮，搁总堂，搁身旁！”

李进道：“我……我……”

程淮秀道：“你又要怎么样？你又想要一头撞死是不是？大家留一张脸！我问你……”

李进道：“我不要听！我去跟何腾长纤拼了！拼完了再说，你觉得我盐帮不是人家的对手，你觉得我们盐帮要拉人，好，要死我去死！”

程淮秀大声道：“你分明是借题发作！李进兄弟，在外面江湖上人人知道你跟帮主关系不比寻常，这是你放的风？”

李进道：“我不是放风，我是真心话！”

程淮秀的一股火气没来由地撞了上来，大声道：“你……你恤过我吗？我许了你吗？历代祖宗在上，自家兄弟都在这里，你说！”

李进道：“你该知道人啊！”

程淮秀喝道：“不成才的东西！”气极，一掌要打下去……

只是，这一掌她如何打得下去？

李进冷冷哼了一声，转身走出去，众人拦也拦不住，程淮秀道：“让他走！”

李进出了盐帮，骑了快马，一直来到红袖招门前，门前招呼客人的纽芳笑着：“哟，原来是李掌堂驾到！欢迎光临啊！请进啊！”

李进沉着脸喝道：“少废话，滚开！”

赶走了马，正对着红袖招，盘膝坐下。

古香云急忙把事情告诉索拉旺，索拉旺道：“坐街心就坐街心嘛，他是拼漕帮又不是拼我！”

古香云道：“可是，是在红袖招的门外呀！”

索拉旺道：“红袖招就是个喝酒打架的地方嘛，李进这么一坐，以广招来，不然我叫你开红袖招只管喂饱人肚子啊？”

古香云道：“可是……我怕他们会打起来呀！”

索拉旺道：“哎呀，打起来就打起来，也打不到你！不然哪里有文章可以做啊？”

古香云点点头，道：“可是……怪怕人的呀！”

索拉旺笑道：“小古儿啊，我看你陪李进睡一觉就天下太平啦！”

古香云笑道：“好啊，你说的？我就给你一顶绿帽子！”

索拉旺道：“飞帽子，扣帽子，我在行，红帽子绿帽子我都会！”

拉着古香云，走向床边……

漕帮里，何腾已经忍不住了，可是江沱却不让他去，让他陪自己推太极。

何腾推了半天，道：“爷，我要去！”

江沱声如洪钟，道：“陪我推！”

何腾道：“爷，我的心快急出病来啦！”

江沱道：“把你的急推开，推散，推走！”

何腾想挣，不知为什么却总也脱离不了江沱的掌握，何腾道：“爷，大街上有多少人在看着呢！”

江沱道：“他们想在看笑话！”

何腾道：“我不能这么孬啊！”

江沱道：“这不是孬，那是强，听说古书上有自胜者强！”

何腾道：“他太英雄了吧？”

江沱道：“英雄不在一时，有人盖了棺材人家才知道他是英雄！”

何腾道：“爷，大家会怎么样看我们啊？”

江沱道：“行家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

何腾喃喃道：“屁，孬种！”

江沱只是一掌，就把他摔倒在地，道：“我的话你都不听，你还当我是爷吗？哼！”

第十章

程淮秀听说这件事，心潮起伏，难平。

她愤然道：“坐的是李进，毁的是盐帮，难看的是程淮秀！”

莲子走过来告诉她：“小姐，四爷到！”

程淮秀道：“哦？快请！”

四爷进来，落座。程淮秀道：“四爷，您今天这么晚来是……”

四爷道：“我都知道了。”

程淮秀长长叹了一口气道：“四爷见笑了。”

四爷也叹了一口气道：“朋友不堪急难。”

程淮秀道：“漕帮不动，红袖招上门，全城在看我盐帮，唉，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半夜开香堂，处治李进，向全城全帮告罪，可是李进……我下不了手！”

四爷道：“我走一趟，劝他，保他。”

程淮秀望着四爷，四爷一点头。

程淮秀道：“那我程淮秀向您磕头了！”

四爷拦住她道：“什么话？”一笑，胜过千言万语。

夜色里，一队官兵，把李进团团围住，为首的道：“李进，你一个盐梟出身，非贼即盗，平日里横行市井，今天晚上你破坏治安，扰乱街坊，反了你了！”

李进道：“我等何腾！”

官兵道：“等谁也不行，等皇帝老子也不行！”

李进拿出铁勾，与官兵战在一处。

李进的功夫并不是白给的，他的盐帮掌堂之位也非浪得虚名，只有他砍杀官兵的份，没有官兵近身的时候。

最后，官兵都不敢再战，反而让李进吓得渐渐后退。

凭空地，天上跃下四个喇嘛，喇嘛的功夫可比官兵高得多了，何况又是四人齐功，他们四人作战早有默契，更是如虎添翼，李进的兵器很快就丢了。

等四爷赶到时，喇嘛已经在地上掷了一颗烟雾丸子，等烟雾散去，四爷几人再也看不到李进的影子。

回到名园，四爷想不通，道：“怪！”

宝柱道：“怪不得我觉得他们的打法不一样。”

贾六道：“对啊，明明是官兵，怎么会变成喇嘛了呢？”

四爷道：“喇嘛？喇嘛会管这种事情……难道除了盐漕两帮之外还有喇嘛帮么？”(想象力丰富！)

四爷哪里知道，喇嘛正是索拉旺养的杀手，此时的李进已经到了督府，李进一直在挣，就是官兵把他按在地上让他跪下，他也一脸的不服气，狠狠地盯着索拉旺。

索拉旺道：“恶性未收，高傲不驯。”

手下人一声令下：“打！”

杖子如雨点般打下，李进咬紧了牙关，就是被打得冷汗直冒也一声不吭。

打完了，索拉旺道：“李进！”

李进道：“我听着！”

索拉旺道：“官家如父母，黎民即子弟，打你，是法度！你太目无王法了吧？当街一坐，

商家上门百姓僻户，搞得路广人稀，萧瑟一片，我责骂你是为了什么？盐漕帮两势同水火，由来已久，于今为烈，督府与州县谆谆善诱，平抚争端，你们也该知所报答，知所孝敬啊！”

李进狠狠喷出一口鲜血，还是冷冷地盯着索拉旺。

索拉旺道：“杀你，你罪不致死，关你嘛，你又是个问题的人物，放了你，你出去又打，真难为我这个督爷了，这么办？你跟你兄弟看着办吧！”

辰坤向程淮秀报道：“帮主，打听出来了。”

淮秀急忙道：“怎么了？”

辰坤道：“当堂，督爷口风不紧。”

淮秀道：“怎么查到的？”

辰坤道：“兄弟的兄弟正好站班。”

淮秀道：“索拉旺那堂过了没有？”

辰坤道：“帮主是说……”

淮秀道：“有没有用过大型呀？”

辰坤道：“带话的人说，板子是有的，夹棍没上，硬伤，见了红。”

淮秀变色道：“啊？见了红？那是打的血还是吐的血啊？”出生入死的兄弟，她不能不心痛。

辰坤道：“没问，传话的人说，见了红，挂了彩。”

淮秀道：“见了红，挂了彩，撮的，见了红，挂了彩，打的是李进，羞的是盐帮，笑话的是江湖，盐帮掌堂，一顿乱棍打出血来，往后兄弟们怎么混呢？李进你是个汉子，有没有替兄弟们想过？”

辰坤道：“其实这也没什么，牢房里也一定还有漕帮的人，官是官，民是民，江湖是江湖啊。”

程淮秀道：“不要提到官字，官是什么？官权是什么？我们少孝敬了吗？盐漕总督一手捏盐一手捏漕，我们敢少一个铜板敢迟一天吗？抓到堂上就打，李进是杀了人还是放了火？打得见红挂彩，难道你就吃定了盐帮，看死盐帮了？你这总督可以干一辈子就狠一辈子，那我程淮秀就认了命了！”

辰坤道：“帮主，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程淮秀想了想道：“把内伤跟外伤的药弄进牢去给李进。”

赵辰坤道：“已经弄进去了！”

程淮秀点点头道：“带话给李进叫他安稳地坐牢，心平了气消了，教训也该得到了，告诉帮里的兄弟，就算天牢也得把李进弄出来！”

辰坤道：“是！”

程淮秀道：“其它的事情再想办法，就算牺牲几个兄弟都无所谓，李进可以负盐帮，盐帮绝不负李进！带话给江沱！”

“漕帮？”

程淮秀道：“嗯，李进坐监是因为何腾，江沱他心里头应该明白，现在盐帮少了李进就等于少条胳膊缺条腿！漕帮可以看笑话，但是不要落井下石！江湖大家走，都会有闪失都会有长短，漕帮也好，盐帮也好，多少留个义字，不要把路走绝了！把我的话传下去！”

“是！”

程淮秀又叫住他道：“辰坤，关于邀四爷入帮的事，你联络各路兄弟沟通一下，门趟得大路才走得远，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辰坤道：“这个道理，我懂！”

程淮秀点点头，道：“还有，用你们兄弟的名义，弄些吃的东西给李进带进去。”

“会的。”

“下去吧!”

盐帮的弟子一进牢房就让李进兜头骂了一通，李进大吼道：“放屁!什么他*的安稳坐牢?我安稳不了!我心不平，我气不消，我跟他妈掉在油锅里面一样，告诉帮主，我李进得到的教训已经够了，已经够了，告诉程淮秀!”

弟子道：“李爷，你……”

李进道：“你不要讲!听我讲，在荒山旱地跑盐有我，护帮打杀有我，鞍前马后有我，我一个人在红袖招的时候，你们人呢?”

弟子道：“帮主她……”

李进道：“她?她正忙着她的正事，她忙着跟那个四爷不清不白地来往，用得着我李进，叫一声掌堂，用不着，一团狗屎!”

弟子道：“李爷你……”

李进道：“把我的话带回去，叫帮里的人都不要来看我!”

弟子道：“这些菜你就吃了吧?”

李进一把将食盒掀翻，道：“拿走!滚!”

弟子只好道：“是。”

弟子走了，突然同牢的一个小子走过来道：“李爷，这么好的饭菜让您扔到地上，全都糟蹋啦，”与李进并排坐下，道：“怎么这么大的火啊?火督爷的堂威，火不起，没给您上夹棍就是天大的面子了!民不跟官斗啊!”

李进喝道：“滚一边去!”

这小子也不生气，还是说：“李爷，这话可就重了，你在盐，我在漕，眼前呢是共个患难，我知道您火何腾，人家不过跟您开了几句玩笑，你就跟人家撒野叫阵，要不是有我们江老爷子，何腾真跟你对上，胜负还很难说呢!”

李进道：“小九，我很烦，你住嘴!”

小九道：“李爷，我知道你烦什么。”

李进哼了一声。

小九道：“李爷，不该讲的我不讲，小九就这点懂啦。”

李进道：“你讲啊，你讲，你帮里传的什么话，你讲啊!”

小九道：“不光我们帮里说的，其它人都知道!”

李进道：“知道什么?”

小九道：“人家说，只有泡小姐，勾姑娘的，你李爷可行啦，泡帮主，勾程淮秀!”

众人笑起来，小九接着道：“程淮秀一有了个男人，你就觉得自己戴上了绿帽子，吃了飞醋，是，明里，你是对何腾，其实你对的是你们那个帮主和她的那个男人，对不对?”

李进道：“对，对，对!”

三个对一个比一个重，说到最后一个时一转身一拳打在小九身上，手脚并用招呼了上去，口中不断骂道：“对你姐姐!对你妈!对你爷爷!对你舅舅!”

众人忙把两个人拦住，小九道：“我小九也是有名有姓的，你连打我几下我可都没有还手啊!”

李进道：“你还啊，你小九在乎什么啦?你还啊!”

小九道：“还?不，江老爷子把话递进来了，江老爷子说在外面，盐漕各走各的，在牢里就得互相照应着，尤其是您李爷，是盐帮的掌堂，是有椅子坐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得要有礼数。”

李进深深呼吸着，愣了愣，道：“谢了!”

小九道：“太见外了，李爷，如果有什么吩咐尽管说，至于何腾嘛，你们也是从小混大的。”

李进道：“他，他还没那个资格。冤有头，债有主！”
他的冤、债都来源于这个人——四爷。

四爷在名园里，道：“我要去看看程淮秀，李进坐牢，盐帮的气势就杀了一半，程淮秀要面对着漕帮，督衙，江南的黑白两道，够她受的了！”

曹大人道：“是啊，称之盐帮说起来是一个帮主，一个掌堂，一个管事是鼎足而三呢，现在缺少了一个李进，那程淮秀还真得好好地用心应变。”

四爷道：“她怎么个用心应变法呢？”

春喜想了想，道：“万岁爷，曹大人，我们小看程淮秀了。”

四爷问道：“怎么说？”

春喜道：“程淮秀是何等人物啊？她用心应变，变还没变就把心用下去啦，万岁爷，程淮秀常常有意无意地邀您入盐帮，在紧急的时候，在平常的时候，她就提出入盐帮的事，只是那都是在李进坐牢之前，在变局没变之前，在我看……我不好讲。”她低下头。

四爷道：“在你看怎么样呢？”

春喜道：“他邀您去早湖就已经为应变走出第一步啦！只有程淮秀知道她和李进的关系迟早要变，而且一天比一天逼近，除非程淮秀答应他的追求，或者是根本没有个第三者出现。”

曹大人道：“程淮秀有这么深的心机么？”

春喜道：“不是心机，是一步一步走成这样的。”

四爷道：“可是直到现在程淮秀还不知道四爷是什么人，她这样应变不险了点吗？”

春喜道：“不管四爷是什么样的人物，从应对上，从人品上，从功夫上，李进根本没办法比的，这就够啦！”

曹大人道：“对对对，虽然四爷平常也嬉笑怒骂，可是轻重程淮秀心里边会感觉得到的，尤其是她自小出身江湖，人物见多啦，什么样的人一见面，心里面就有个底儿。”

春喜道：“看我们万岁爷，看我们四爷，随便到街上拉一个来问，他们一定会说，嗯，这个人人品贵重，超逸不群呢！”

四爷哈哈笑道：“乱拍马屁！”

春喜道：“万岁爷，所以她邀您去早湖，您去了早湖，就欠了她人情，现在盐帮内处交逼，虽然程淮秀她没有向您求援，可是她也知道您绝对不会置身事外。”

四爷突然站起来道：“你猜错了，我就是置身事外。”

春喜道：“置身事外？”

四爷道：“嗯，我们来江南不是为了一个人或是哪一桩案子，我们来江南是有用意的，用意就是要透彻民情，评察官风，我们不能钻在一条巷子里跳不出来，那我们看见的只是一条巷子，所谓置身事外就是要从巷子里跳出来，才能看到江南看全局。”

春喜道：“好啊，我们不是在说李进坐牢的事吗？那就简单啦！只要曹大人动一动手指，那李进不就可以保出来了么？”

曹大人道：“这容易啊，军机大臣保个人，管它黑白两道都不费劲！”

四爷摇头道：“不不不，李进在牢里也有好处，李进在牢里就可以看出因为这个人而产生的影响，看出盐帮，漕帮，督衙几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纠葛在哪里，利害在哪里，用心在哪里！”（哈哈，好厉害的一招公报私仇哦！四爷：“你敢骂朕！杀无赦！”）

漕帮的后花园里，江沱正在亲手浇着花，心里平静地想着程淮秀带给他的话：“李进坐监因为何腾，江沱心里头应该明白，盐帮少了李进就等于少条胳膊缺条腿！漕帮看笑话，可

以，可是不要落井下石!把路走绝了……”

放下喷壶，伸了伸胳膊，长纤上前道：“爷，该歇会了吧？您不觉得弄了好半天啦？”

江沱道：“不是要等小七子回来吗？”

长纤道：“人一回来马上会向您禀告的!您歇着吧!”

江沱正往回走，正看到小七子走了过来，问道：“见到小九了吧？”

小七子道：“见到了，也见到李进了。”

江沱道：“到里边说吧!”

长纤留在外面对守门的弟子道：“有不相干的人，别让他闯进来!对了，何腾来，叫他等一下，说老爷子有事找他!”

江沱道：“李进把送去给他吃的东西都砸啦？”

小七子道：“砸啦，就连那个菜笼子也给踢啦，把那个送菜的人狠狠地骂了一顿。”

江沱问道：“他骂什么？”

小七子道：“意思大概是盐帮叫他稳坐牢，他说他自己像掉进油锅一样，坐不下去啊!”

江沱点点头，道：“猛虎入铡啊!”

小七子道：“哦对了，小九劝了他几句，他连给小九几下子。”

江沱道：“小九呢？”

小七子道：“小九没还手，只是招架，他说啦，老爷子吩咐在牢里要共患难，对待盐帮的掌堂得有份礼数。”

江沱又点点头道：“嗯，话该讲，那李进对何腾有什么抱怨吗？”

小七子道：“他说，冤有头，债有主。”

江沱问道：“有盐帮要保他的消息吗？”

小七子道：“没有，只叫他安稳坐牢，别再生事。”

江沱道：“安稳坐牢，别再生事？”

小七子道：“爷，小九说，看上去就算盐帮要把他保出来，事情也完不了，李进他是一身杀气。”

江沱道：“我知道了，下去吧!长纤，化掉李进对何腾的怨气，他在难处，这事好为，小九多照顾他一点，落井下石不是我江某人的做法!”

长纤道：“是，爷!”

江沱道：“掌堂坐牢，名声和人望都蹉了一截，李进要出去，程淮秀一时也不能换他。”

长纤道：“程淮秀程帮主，她是要这个面子。”

江沱道：“换谁？谁顶这份差事？”

长纤道：“盐帮各路有的是人物!”

江沱道：“嗯，会是四爷吗？”

长纤道：“那个什么四爷的，他不在帮啊!”

江沱道：“在不在帮容易，那是蒙外人的，开香堂，他立刻就可以是仁义大哥。”

长纤道：“谁干掌堂都一样，谁干掌堂也不能找我漕帮开火啊？”

江沱道：“话不能这么说，这是盐漕两帮势力消长的关口，什么事情都能发生，明明是东南风，一闪，可能是西北风，明明是盐帮的李进在坐牢，一转，最后可以落在我们漕帮身上。”

长纤哈哈笑道：“哈哈……老太爷，您老啦，老人家顾虑就多!”

江沱道：“我顾虑不多，我只顾虑两个人。”

长纤道：“两个人？”

江沱道：“两个爷，督爷和四爷。”

长纤道：“督爷？督爷抓了人，开了堂啊。”

江沱道：“那是明办，那是幌子，督爷心中另外有笔账！他不会打击盐帮，打击到我们漕帮一帮独大，打断盐帮一年几十万两银子的孝敬，他的马车是盐漕两匹马！他玩的蛇是两头蛇！”

长纤道：“那个什么四爷呢？”

江沱道：“四爷，四爷？这些日子我们就没有撕下他的面具来，看看他什么鼻子什么眼。”

长纤道：“找个机会，您会会他。以您的阅历，一打眼，或许能看出个八九啊！”

江沱道：“我会他？他不会我呀！一个糟老头子，一个老船夫他怎么会有兴趣呢？他要会也要会程淮秀那样的俏女人哪！”

长纤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江沱也笑了两声，又道：“哦，刚才我想了很久，你叫小九带话给李进，如果他真想出来，我们漕帮伸手！”

长纤皱眉道：“我们？我们帮他出来？”

江沱道：“越狱，说我说的！”

长纤道：“越狱？老太爷，您……”

江沱打断他道：“程淮秀带话给我，叫我不要落井下石，好的，我江沱好人做到底！”

长纤忙道：“老太爷，李进出来……出来对我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啊！”

江沱道：“不一定，事情有很多面，李进越狱，督府追究，他追究盐，不追究漕，如果李进、程淮秀和四爷他们三个有什么难解的结，他这一出来，这马蜂窝更乱，我漕帮更容易自处，他跟何腾的怨气可以消了，他知道出手相救的是漕帮，让他老在牢里，人家怨漕帮，怨何腾，索拉旺才会有更多的文章做出来，把我漕帮扯进去，我的话你未必立刻能懂，回去想想，去琢磨琢磨就明白了。”

长纤点头道：“是，爷！”

江沱道：“可以调动人马，但是不留痕迹，你，我都要远看，最少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在红袖招。”

长纤道：“先叫小九传话，听听反应。”

江沱道：“当然了，不然李进他会怀疑，他会乱想，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是顺水推舟而不是逆风拉纤啊。”

姑苏城外寒山寺。

识尽愁滋味的人，爱上层楼，那个“愁”字含在口中，就是吐不出来。

说出来，又有几人能懂？

程淮秀轻叹，叹得辛酸。

四爷也轻轻吟着一首词：“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人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程淮秀笑了笑，道：“你把一件粗鄙不堪的事情，说的太文了，反而显得不伦不类。那是李清照，程淮秀哪配跟她相提并论啊。”

四爷道：“我想，做帮主比做文人难，尤其是女的。”

程淮秀道：“欲语泪先流，我没泪。我没有泪，只有焦急和怒气。载不动许多愁，我也没有愁，只有恨，恨李进这个不成材的东西。”

年少不识愁滋味，宝柱贾六几个在寒山寺又叫又嚷玩得很开心，只有四爷与淮秀在枫桥上唏嘘。

四爷道：“淮秀，笑一笑。”

淮秀道：“恨不得一个人可以躲在哪儿痛哭一场。”

四爷叹道：“哎，我邀你出来是散散心的，你看，这夕阳、这流水、这座桥，千百年来

多少人过来过去。”

淮秀道：“我过不去。”

四爷道：“没有过不去的！”顿了一下，道：“只是桥不会说话而已。”

淮秀道：“桥如果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什么呢？”

四爷道：“它告诉你，紧急的时候要有一份悠闲，悠闲的时候要有一份紧急。紧急让人惕厉、振作，而悠闲让人聪明、开朗。”

淮秀悠悠看着雷峰塔(就是白娘子的那个雷峰塔啦!哈哈)，道：“四爷，今天帮里这么多事情，我本来是不该出来的……可是我出来了，陪你游山玩水，饮酒吟诗，甚至寻欢作乐，去早湖，去你住的地方，或者天黑，哪里都可以，我要的只是十分简单、十分容易的东西。”

四爷道：“什么？”

淮秀道：“实话。”

四爷道：“实话？”

淮秀道：“没有四爷，我会打、会杀、会谈、会斗，我什么都能，我什么都经验过，我这个帮主也不是白当的。”

四爷笑道：“这个我当然想到了。”

淮秀道：“如果我真的有了四爷的话……”

四爷笑道：“哎，你不能说‘有了’四爷，‘有了’在女人来讲，是另外一种意思！”

淮秀道：“认真一点好不好？”

四爷道：“我是用心在听啊！”

淮秀道：“有你撑腰有你入帮，我会感到更有依仗更踏实，我也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四爷道：“现在呢？”

淮秀低下头，道：“现在坏了。坏在很多事情上，我总是提不起放不下，犹犹豫豫。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该有依仗你的想头，可是既然有了，就丢不下。凡事我总想问问你，看你会怎么说怎么讲，而你呢，就没一句话实在。”

四爷道：“淮秀，我可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啊，有很多时候，我都不能讲透讲实，可是假话，我从来不讲。”

淮秀道：“我也想过，我的确是应该断了依仗你的念头，撑死了不过在刀上棍上讨生活吃苦头，没有四爷盐帮照样要活下去。可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四爷道：“我很感激你对我说的这么多内心话。”

淮秀正色道：“来帮盐帮，来帮我！”

四爷道：“你有危难我一定在你身边。”

淮秀叹道：“唉，李进这件案子，我有些进退失距。”

四爷问道：“你怎么打算？”

淮秀道：“先叫他安稳坐牢，我再去向督爷当面求情。”

四爷点头道：“大致上是对的。”

淮秀道：“唉，但是我有两个顾虑。”

四爷道：“说。”

淮秀道：“一，李进在气头上，他在牢里或出来，都不会善罢甘休的，而我要争取的，只是你。”

四爷道：“让他出来的好，跟盐帮跟江湖都是一个交待。还有顾虑的呢？”

淮秀道：“还有，漕帮的江沱、督爷索拉旺一定不轻易放过我，他们要节外生枝另做文章，我只怕我支撑不住，应付不了，我时时觉得要大祸临头了，可是大祸临头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接住。”

四爷道：“还有四爷，四爷一定帮你接住。”
淮秀的眼睛里又有了光芒，笑道：“是你说的哦！”
四爷道：“我说的。四爷还有人，还有朋友。”
淮秀道：“那我明天去找督爷，你在家等我回信。”
四爷道：“去早湖，喝点酒，人在紧急的时候要有份悠闲。”
淮秀道：“小人闲居为不善！”
四爷大笑……

牢里，李进可笑不出来，小九等巡夜的士兵走过去后，爬到了李进身边，道：“李爷，还没睡啊？”

李进道：“不能闪失。”

小九道：“不会的！”

李进一下按住他的肩道：“小九，有诈！”

李进道：“怕有诈？取消啊！明天我叫送饭的带话出去。”李进放开了手，小九又道：“哦对了，记住明天晚上，二更梆响，里应外合跳墙出去，然后就海阔天空啦！”

李进突然一把抓在小九喉咙上，冷冷道：“小九，有诈的话，明晚你我死活！”

小九叫他抓得气都喘不过来，嘶声道：“轻点，轻点！……算我多话，算我多事好了！”

李进放开了他道：“唉，什么跟什么嘛？”

小九道：“义气不义气，交情换交情，您，是条汉子！”

李进道：“唉，老爷子体调！”（？？？）

小九道：“老爷子看上了你，因为何腾，也欠你的！”

李进道：“小九，成了，我李进不会亏你的。”

小九叹道：“唉，我小九算什么？”

李进暗暗地下了决心，他要出去！外面还有事在等着他去做！

看了看天，天边，一弯新月如钩。

淡淡的月色，从漕帮大堂门口的缝隙中射了进去，江沱闭目养神，一动不动，长纤左右乱踱，心神不定。

突然，闭着眼睛的江沱冒出一句话：“李进属什么？”

长纤没有听到，江沱又叫了一声道：“长纤？”

长纤道：“爷，您跟我说话？”

江沱道：“我不跟你跟谁？李进属什么的？”

长纤也不知道他问这个是什么意思，道：“李进属什么？他属什么我哪儿知道啊？老爷子，歇会儿吧！最好啊您进房去歇着，睡得实在一点！别又满脑子李进李进的！不是跟您说了吗？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啦！”

江沱突然大叫道：“属猴！李进属猴，去看他们一群属猴的兄弟在红袖招喝酒我正好遇上啊！他属猴！”

长纤又好气又好笑，道：“老爷子，夜半三更的，你怎么想起这个话题呢？”

江沱道：“属猴，嗯，属猴的今年不好呀，不好！”

长纤道：“好的能坐监、蹲苦窑吗？”

江沱道：“不但有牢狱之灾，黄历上还说呀今年还是大凶呢！”

长纤道：“老爷子，黄历上的大凶也不耽误办喜事呀。”

江沱道：“唉，他出来的时候，问问他的八字，找人帮他排一排！”

长纤道：“那小子八字不错！”

江沱道：“哦？怎么不错啊？”

长纤一指他道：“有贵人相助啊！”

江沱哈哈大笑道：“什么贵啊*的？无非是浪迹江湖，靠天赏饭吃！既然一切都打点好啦，就尽人事，听天命吧！”

狱里有放风的时候，每个囚犯都被带到一个独院里，他们在太阳地下懒懒散散地做着一些无聊的事，有的在下棋，有的在唱戏，有的在捉虱子，还有的没事做就拿大鼎，狱官拿着鞭子，在手中不断地抽动着，啪啦地响着，一个不落地紧盯着。

李进看着高墙，看了一圈，小九凑到他身边，问道：“你有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

李进道：“上墙不容易，得有个什么东西垫着！”

小九道：“什么垫着也不如人呐！”

李进道：“你能及时赶到吗？”

小九道：“小九是干什么的？”

李进道：“试试，你先一到，我后一步！”一点头，小九立刻就叫起来：“不好啦，救命啊！李进杀人啦！”

李进在后面追，他就在前面跑，一个追一个逃，很快就到了墙根下，小九手一垫，李进凌空翻身一跃，连跃了几次，都没有跃出高墙，反而把狱官引了过来，拿起鞭子在二人身上一顿狠抽，大喝道：“什么盐帮漕帮啊？在这儿我最大，都得听我的！”

二人抚着身上的伤痛，心里暗暗失望。

第十一章

不得已，程淮秀到了红袖招。

她已经备好了一份厚礼，对着师爷客气：“师爷，李进的案子还要请师爷您手下留情啦！”

师爷道：“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关键在督爷！”

程淮秀忙问道：“哦？督爷是怎么看法呢？”

师爷道：“哎呀，督爷苦督盐漕够忙够烦的啦，帮主进见向之求情，督爷总会给个面子的！”

程淮秀一指前方道：“可是督爷在里面喝酒作乐，我去找他会不会扫他的兴啊？”

师爷道：“不会不会！他啊正在等着您呢，听说您要来非常的高兴啊，哈哈……请请请，这督爷老是说啊程淮秀一直冤枉他，这个，您看这该怎么好呢？到了，请请……帮主在这稍候一会，我进去禀告一下督爷。”

程淮秀一抱拳道：“麻烦您了！”

只听得索拉旺大声道：“哎呀还通报什么呀？请进来，淮秀！进来坐嘛！”

程淮秀客气地一笑，要往里进，门口的守卫拦住她，留下她的剑。

程淮秀把剑交给他，走进来一鞠躬道：“督爷吉祥！”

索拉旺身边只坐了两个陪客的姑娘，笑道：“吉祥，吉祥，大家吉祥！你老不来，怪想念的。”

程淮秀一笑。

索拉旺让师爷和两个姑娘都出去，对程淮秀道：“请坐！”

程淮秀道：“谢督爷！”坐在索拉旺的对面。

索拉旺一指身边的坐位道：“哎？自己人嘛，坐这儿！”

程淮秀道：“好。多谢督爷！”挨着他坐下。

索拉旺盯着她的脸，惊呼道：“越来越秀了呀，帮主！”

程淮秀笑道：“呵呵，督爷是最喜欢开玩笑啦！”

索拉旺道：“真的真的，女孩子到了你这个份上，越是可人，无怪得我在红袖招，听说李进喜欢你，还有那个叫……叫什么四爷的吧？别说他们那帮家伙啦，就是连督爷我看到你也怦怦然不能自己呀！”

程淮秀道：“督爷，这次我来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为了李进那件案子。”

索拉旺道：“那是小事嘛，在我督爷这里哪算是个案子啊？”

程淮秀只好笑。

索拉旺道：“到是那个‘四爷’、‘四爷’的，我倒是挺有兴趣，听说他一到江南就砸了红袖招，有机会我倒想会会他，看看是他大还是我大！哈哈……”

程淮秀跟着笑，道：“江南这半边天谁能大过督爷您啊？”

她拿出一张银票，一边打开一边说：“督爷，这是半年来盐帮孝敬您的，我顺便带来了。”

索拉旺道：“哎，搁着吧，多俗啊！”

程淮秀又拿一个丝绸包着的小包，从里面拿出一只镯子，道：“另外这只是盐帮的兄弟凑起来买给夫人的翡翠镯子，是为了李进向督爷求情的。”

双手奉上。

索拉旺道：“这……这不是行贿么？”

程淮秀笑道：“不！”

索拉旺看着镯子，道：“好漂亮啊，连河田跟云南都少有啊！太贵重啦，我不能收！”

程淮秀忙道：“送给古香云也好啊！”

索拉旺道：“她粗枝大叶，不配。”突然道：“哪，你送给我，我呢……送给你！”

程淮秀慌得一推，道：“不！”

索拉旺却一把捉住她的手，道：“来，我给你带上！”

程淮秀一甩手，大声道：“不！”站了起来。

索拉旺笑道：“哈哈……不要生气，坐啊！”

程淮秀又坐下。

索拉旺突然握住了她的双肩，轻声道：“淮秀，我要你！”

程淮秀冷笑道：“每个女人不都一样吗？”

索拉旺道：“可是……你这个不同啊！”

程淮秀道：“所不同的是……心不在你！心不恤你！”

索拉旺冷冷道：“你守什么？三贞九烈？”

程淮秀怒目而视，道：“全盐帮的体面！”

索拉旺笑道：“嘿嘿，一群强盗、私梟、盐贩子，什么体面？”

程淮秀道：“人人要的都是是一样的！”

索拉旺道：“非要拉下脸来吗？”

程淮秀道：“我是来求情的！”

索拉旺道：“这么个求法？”

程淮秀道：“求不到，不求了！”

索拉旺提醒她道：“李进的狗命……”

程淮秀道：“大清律法在！”

索拉旺又道：“盐帮的存亡……”

程淮秀一步不让，道：“江湖自有人走！”

索拉旺道：“你是来对付我的？”

程淮秀冷笑道：“民不与官斗！”

索拉旺道：“哈，淮秀，我不跟你斗嘴、斗气，我喜欢你，我要你，今天你如果是跨出去一步，就帮毁人亡！”

程淮秀一抱拳道：“我不后悔，督爷，我走了！”

走到门口，官兵把她挡住，她抢过自己的剑，一回头，索拉旺的一双铁爪已经向他抓了过来，他的脸色阴暗，脸是灰暗的铁，似乎想把她撕裂才称心一样，程淮秀冷冷的看着他，等着他的出手。索拉旺跃了过来，一掌竟把她逼回了屋子里，关紧了门，道：“今天，你是跑不掉了！”

程淮秀抽出剑来，直取他的咽喉，无奈索拉旺的身形竟也快得很，刺了许久，都没有碰到他一点！反而叫他顺手取下她头上的珠花。

索拉旺双手连击，在她身上点了几点，程淮秀的几处大穴竟让他点个正着。

程淮秀再也无法动弹。

索拉旺大笑道：“现在你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他拿过程淮秀手中的剑，一剑刺去……程淮秀的衣襟裂开了。

索拉旺笑道：“你还有什么体面啊？”

程淮秀想哭，可是她哭不出来，她想叫，叫不出来，一时间，她也想死，可是她连一点也动不了！

索拉旺的剑尖在慢慢挑着她剩下的扣子，大笑道：“我倒是要看看你程淮秀跟别的女人有什么不同！”

突然一人推门而入，古香云冲过来道：“你想干什么？”

师爷也带人闯了进来，道：“快保护督爷！”于是大家全都看到了程淮秀裂开的衣襟！

索拉旺大声道：“盐帮帮主程淮秀胆敢违抗我的指令，我给她点小小的教训！”

笑着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偷偷地将穴道解开，程淮秀慌忙地，只有先紧紧拉好自己的衣服。

索拉旺道：“胆敢跟我作对？以后的日子你看着办吧！”

若是眼光杀得死人，索拉旺已经死过千万次，程淮秀冷冷地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骑在马上，她只想快点回到旱湖，回到她的家，好好地痛哭一场，她忘了夜色茫茫，忘了一切，她只是希望家里能有个人等着他！

那个人，嬉笑怒骂，却有无尽的真情。

那个人，没有正形，却能给她一个坚实的依靠。

那个人，也许能帮她！

此时，“无酒不欢”的四爷正在自斟自饮，他在等着她的消息，可是他却只是等来了一个面容悲戚，一身憔悴的女人！

他的心一下沉了下去，道：“淮秀？”

程淮秀说不出话，只是冲过去，四爷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忙问道：“你这怎么啦？”

程淮秀摇头。

四爷道：“路上叫人短啦？”

程淮秀还是不说话，拿起酒壶就要喝，四爷忙拦住她道：“烈酒啊！”

程淮秀径直往嘴里灌，四爷抢过来，道：“什么事？讲嘛，只喝酒不讲话不看我，是我给你添了什么麻烦么？”

程淮秀转过身去，不看他。

四爷心里更纳闷，道：“淮秀，你这样怪急人的，我不是说过了吗？天大的事情有我！什么事什么话，讲嘛！”

程淮秀转过身来拿过他手中的酒，一口喝下，又被呛得只是流泪。

四爷轻轻把她搂在怀里，道：“想喝就喝，看着我喝……不想说话不要说，来，四爷陪你喝！”

他喝下淮秀剩下的酒，紧紧把她抱在怀里，淮秀再也忍不住，扑在他的怀里痛苦失声，四爷轻轻安慰：“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能比这一句轻轻的安慰更能平抚伤痛呢？

(淮秀哭，玉尘也哭，程淮秀因为督爷的侮辱，玉尘因为四爷的温柔！那种感觉，玉尘太笨，竟写不出来！)

黑暗的夜晚，传来利器砍木头的声音。

嚓、嚓、嚓，一下一下，是有人来救李进，砍断窗户的声音。

一个人跳进来，找到李进的牢房，打开了门，李进走出来，迎面遇到一队官兵。

打，杀，李进杀到的大院，依计，小九托着他，他一连几个翻身，跃出了高墙，夜色中再也不见踪迹！

辰坤连夜赶到旱湖。

程淮秀一听就气了，道：“该死的东西，他……他不想活了？”

辰坤道：“帮主，他有个转不过筋来的毛病，犯起来就是这样！”

四爷道：“越狱？是一个人悄悄的，还是怎么样？”

辰坤道：“伤了狱卒，惊动了官兵，他是杀出来的！”

四爷叹道：“糊涂，糊涂！”

程淮秀道：“带过话给他叫他安稳坐牢，我不会不管的嘛，昨天……不谈了！快点回去，

他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索拉旺这下更不会放过我了。走，这就牵马去！”

辰坤忙冲出去。四爷拦着她道：“披件衣裳，早晨冷！”

程淮秀无奈，一点头。

她越想越气，一击掌道：“够我收拾的！”

四爷道：“有四爷我在！”

程淮秀轻叹一声，去拿衣服。

督府

索拉旺冷冷道：“越狱？是程淮秀的主意？是程淮秀的点子？是程淮秀串通接应的？”

古香云道：“淮秀也是的，怎么搞的？”

索拉旺道：“这是打劫官府，也是对搞御政，这些无法无天的共犯，通通给我抓到督府来！”

师爷道：“共犯？暂时还不必给她这个罪名，督爷，平常您也是爱民如子，尤其对盐漕两帮，他们倒也还懂得孝敬，就事论事，以法演法，李进嘛是要抓的，程淮秀嘛，抓起来倒不如责问她交出李进，这样既不影响江南的盐势和税收，就是全盐帮的汉子们也会心服口服感激您督爷呀！”

索拉旺道：“感激？这些东西知道什么叫感激？昨天程淮秀来，来为李进求情，我以为她是真的，哼，她真的懂事，装模作样，给我不三不四的，原来她早已经册动越狱啦！”

古香云早就有气，道：“您把她留下也好啊，主帮主嘛，她一身功夫可不比平常的女人呢！”众人掩口而笑。

索拉旺道：“留下来？哼，留下，你把我这盐漕总督看成什么啦？留下督爷府哎！”

古香云拉长了声音道：“不是红袖招吗？督爷，您的脾气我知道的，您要杀人还管他什么地方呢？”

索拉旺问师爷道：“程淮秀会交出李进么？”

师爷道：“如果在她手里……”

索拉旺道：“不在她手里在谁手里呀？难道在漕帮不成？”

古香云道：“漕帮几个头子昨天晚上还在红袖招喝酒喝到深更半夜的呢，江老爷子临走的时候还晃晃悠悠的，要人扶着呢！”

师爷道：“江沱恐怕不会蹚这混水，他多谨慎，多老道啊？”

索拉旺听了他们的话，下了定论：“就是在程淮秀手里！”

古香云道：“全江南黑道没人不知道呀，李进是盯死了程淮秀，他自己在红袖招也不知道说了多少回了，一个帮主，一个掌堂，关系不寻常，天下事无风不起浪，你把她中意的男人关在大牢里，她那小日子可怎么过呀？就算她豁出去了，也是要救的呀，女人啊女人，你们是不会懂的啦！”

师爷哈哈大笑，露出两排金黄的牙，黄得好像从他的牙上能滴下烟油子，突然又看到索拉旺一瞪眼，收住了笑声，不敢再动。

索拉旺恼羞成怒，一拍桌子，豁地站起吩咐道：“全城缉拿逃犯李进，去盐帮，要程淮秀交人，去漕帮通知江沱协助缉拿，我有重赏，去！”

衙役低着头，竟然也看到了他的牙，吓得答应一声：“喳！”

一队官兵，横冲直闯地吆喝着向前走，众人纷纷让开。

可是有人不怕，卖豆腐脑的“豆腐脑”一把就拉住一个，招呼道：“军爷，来碗豆腐脑吃吧？”

官兵吓了一跳，道：“没空，没空，李进看见没有？”

“豆腐脑”甜甜笑道：“李进没看到，到看到一个来劲的小伙!”

官兵一摆手，走了，“豆腐脑”又拉住一个人道：“哎？小鱼儿？急急忙忙干什么去呀？来吃碗豆腐再走吧？”

小鱼儿道：“不了不了，我有事，谢谢你五姨娘!”

急急忙忙地走了，座上的焦浩与纽芳认出了她!焦浩指着官兵的背影道：“督爷真是火了，你看这动静!”

纽芳道：“这几天风头上，在店里留点神!”

焦浩道：“李进这档子事说不定四爷那边插了手!”

纽芳道：“你少管，管你的红袖招就好啦!”

焦浩道：“哎呀谁管啊？我是看小鱼儿我就想起来了。”想了想，突然道：“哎？这个时候要是逮到了李进，可是大功一件啊!”

“事情大啦!”小鱼儿不知道怎么形容，也不是很明白事情怎么个大法，就知道吓人得很，她尽力说得大些，让春喜他们明白到底大到哪里：“督府动了好多人马哎!街头巷尾都杀气腾腾的，大家都说李进这回是难逃一劫哎!”

春喜道：“那李进他人呢？”

小鱼儿道：“他人？我怎么知道啊？知道我就发啦!”

宝柱贾六问道：“发？怎么发？他身上有很多钱吗？”

春喜道：“他没有督府有啊，通风报讯，逮到了赏啊!”

小鱼儿叹道：“哎哟，那是瞎掰的，就算我知道，我也不敢放个屁呀!”

贾六道：“哎!斯文一点嘛!”

小鱼儿道：“你们赶紧告诉四爷，闪开一点，少近盐帮啦!”

春喜嘴一撇道：“还没回来呢，怎么告诉啊？急人!”

小鱼儿叫道：“还没回来？一早就出去啦？”

春喜道：“一晚出去的……昨天!”

小鱼儿突然脸色大变道：“你们四爷跟程淮秀劫的大牢？啊……可别扯上我哦，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要走了!”说罢转身就跑，又停下回头道：“别说我来过哦，我要走了!”

贾六宝柱两个人齐声喝道：“站住!往哪里走？”

两个人一起吓她：“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小鱼儿扁着嘴，急得要哭，贾六宝柱大笑。

曹先生道：“好啦，你们两个，这什么当口了嘛？”

春喜道：“你们这两个二百五，神经病啊？小鱼儿别害怕，他们逗你玩的。”小鱼儿一把打在宝柱身上。

曹先生沉吟道：“跑一个犯人，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至于吗？”

春喜道：“曹先生，赶快告诉四爷是真的!”

小鱼儿道：“会不会是四爷跟程淮秀劫的大牢啊？要是真的，那……那你们找到了四爷可得快跑哦!”

宝柱一摆手道：“四爷不会的!”

贾六道：“对啊，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都在这儿呢!”

曹先生道：“四爷想让李进出来不用劫!”

小鱼儿不明白了，道：“啊？”

春喜道：“小鱼儿，先喝杯茶，不怕，这对四爷不是大事啊!”

小鱼儿道：“不是大事？哼，外面的人说李进这一出牢可以杀督爷杀狱官，可以砸漕帮

斗何腾，也能一口气出在四爷和程淮秀身上呢，哼，人横一心，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呀？不怕？我吓得腿都软了！怎么办啊？”

春喜道：“曹先生，怎么办呢？”

曹先生立刻道：“宝柱，贾六，你们去盐帮找四爷，如果不在就在那等他！”

“是！”

曹先生又道：“春喜，你跟着，一路掩护，有个女孩子，人家不注意。我留守在这儿等，小鱼儿，你赶快回去，别说来过……”

小鱼儿道：“好！”

曹先生道：“你急急跑来的这份情，我替四爷谢了，一定会告诉他的。”

一句话送到了小鱼儿心里，她一笑，轻轻道：“应该的！”

三个人忙结伴同行，走着走着，有两个人冲过来拦住了他们。

定睛一看，竟是焦浩和纽芳！

焦浩拦住了他们，却一时想不起来他们是谁，口中道：“我记得，你们是……你们是……”贾六笑道：“我提醒你好了，我们是四爷一伙的！”

焦浩想起来了，大叫道：“对，是四爷一伙的，是四爷一伙的！”

宝柱道：“既然你们知道我们是四爷一伙的，你想怎么样？”

焦浩想了想，自己一定不是贾六宝柱的对手，一看远处过一队官兵，冲过去指着宝柱道：“他就是李进！”

风声正紧，官兵一听李进的名字二话不说拿刀就冲过来抓人，贾六宝柱只得与他们周旋。焦浩趁乱把纽芳拉走，只留下这几个与官兵打。

找了个空隙，两个人拉着春喜就跑！

跑到一个小胡同里，宝柱看贾六拉着春喜，叫道：“哎呀你带那么慢，我来带！”

贾六忙抢：“我带！”

“我带！”

两个人把春喜快撕开了，春喜大叫道：“你们要把我分尸啊？”

一回头官兵又追了过来，两个人一起拉着春喜就跑。

冲过一个街角的时候，冲来三匹大马，差点撞到他们。他们定睛一看，竟是程淮秀和四爷！两个人走得匆忙，没有看到他们，他们在后面大叫道：“四爷！四爷！”

四爷听到了喊声，停下来，几个人上去七嘴八舌地道：“四爷，出大事了，有人越狱啦！……”

四爷道：“早知道了，一起去盐帮！”

掉转马头，双腿一夹，骏马扬蹄就把三人落在身后。

三个人傻了眼——四爷骑马，他们只能跟着跑啊？没法子，只能跟着跑。上气不接下气也要跟着啊！

一个大腹便便的狱官，铁着脸，带着一队官兵，把盐帮围了个水泄不通。

盐帮的长老，堂主，全出来迎接。

辰坤抱拳道：“在下盐帮管事赵辰坤。”

狱官鼻孔看人，道：“你们帮主呢？程淮秀呢？快叫她出来！”

赵辰坤道：“帮主已经去请了，官爷，请坐，喝杯茶，有事交待我也是一样的！”

狱官嘿嘿笑了，笑得人全身起疙瘩，道：“一样的？督爷要我把话直接交待程淮秀道：

“一样的？督爷要我把话直接交待程淮秀，道：“一样的？督爷要我把话直接交待程淮秀道：

“一样的？督爷要我把话直接交待程淮秀，道：“一样的？督爷要我把话直接交一样的？你说了算吗？去叫你们帮主出来！””

一看事情没有挽回的余地，官兵一点人情也不讲，赵辰坤一愣。

莲子冲到程淮秀面前道：“不好了，小姐，狱官带了好多人来，说是要来抓李掌堂的！”

抓李进？索拉旺是什么意思？昨天……他这一招背后还有什么阴险的安排？程淮秀心里真的有点发慌，失神地坐下，没了主意。

突然四爷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淮秀，你先准备一下，我帮你去看看！”

程淮秀一笑，他果然站在她的一边！

她心里有了底！

等了一会不见帮主，狱官开始发难，吩咐手下道：“来呀，给我搜！”

“慢着！”突然四爷带着人从后堂走了出来，道：“帮主刚从外面回来，因为要见官爷，为了敬重为了盐帮的礼数所以稍事梳整，马上就出来！”

狱官也不敢乱发威，上下看看他问道：“你是谁呀？”回头问赵辰坤道：“告诉我，他是谁呀？他是谁嘛？”辰坤说不出。狱官围着四爷转了一圈，问道：“你到底什么人啊？这么大大咧咧，背着手迈着小方步，你倒是干什么的？”指着他的鼻子，大叫道：“说！”

宝柱捏着他的手指把他的手拨到一边道：“你的手太不干净了！”

狱官看了看自己手，却听到四爷正微笑着说出一句话。

“盐帮掌堂！”

一句说出，所有的人都愣了。

狱官道：“什么？你大点声，再说一遍！”

四爷一字字，让他听得很清楚，也让所有的人都听得很清楚，“盐帮掌堂！”

他说得从容，自若，没有一点怀疑，没有一点动摇，他说的话就是泰山，没有人能动得了！

程淮秀在一边听到，长长吁了口气，笑了。她总算是松了口气。

狱官想不通：“盐帮掌堂？盐帮不是李进掌堂么？这么快就换了一个啊？”

四爷走过去找了张椅子坐下，道：“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差事，盐帮不该添一个掌堂么？”

狱官干笑道：“嘿嘿……就凭您这个长相，我看盐帮要倒霉啦，依我看，你哪像盐帮掌堂的？倒像对面那小饭馆掌勺的！哈哈……”

贾六宝柱欲发作，四爷示意他们退下。

狱官走到赵辰坤面前道：“你们李进杀人越狱，督爷传下话来，要你们盐帮交人，若再隐匿不报，拒捕抗官，格杀勿论！”

四爷道：“官爷，人命关天，格杀得有拒捕抗官的事实，格杀得有大清的律法！”

狱官笑道：“油词巧辩！你懂得什么是大清国的律法？由此看来李进一定在你们的手里头！”

四爷道：“这是你说的，没有证据！”

狱官道：“你……”

四爷厉声道：“李进，官里抓，官里押，官里审，官里打，你们遇政不修，监督失责，跑了人牵扯无辜，要盐帮要人，我们盐帮还正想向你们要人呢！”

狱官没词了，道：“好，好，你这几句官话讲的有理，我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户籍何方？”

四爷道：“姓艾，人称四爷，家住京城，游走江南，户摄盐帮！”

狱官道：“好，我记住啦，现在，我就把李进给搜出来！”

四爷道：“官爷，凭据？”

狱官道：“哼，凭据？搜出人來，就是凭据！来呀，给我搜！”

官兵一拥而上，众人七手八脚地拦住。“慢着！”程淮秀走了出来。

看着四爷一笑，走到狱官面前道：“搜？你凭的是督爷的命令不是吗？”

狱官道：“怎么？你敢抗命吗？”

程淮秀道：“你回报督爷，说我程淮秀说的，李进不在盐帮！”

狱官道：“你……这是你说的？”

程淮秀坚定无比，道：“是！我盐帮效力督爷，剿乱平贼，于今跟大清王朝一样，已经四代人了，我盐帮男女老幼有上万口子人，勒紧了裤带咬紧了牙根都没敢半点耽误完粮纳税，我盐帮纵人非法也是小利小惠，糊口养家，在大局上场面上，我盐帮仍然甘愿为朝廷为督府效犬马之劳，我们送过命，断过头，李进越狱是他的事情，我程淮秀要他越狱他坐不了监！红袖招门口他挑战何腾，我没有出面，因为我不同意，为了他坐牢我带过话叫他安稳，我求情见过索拉旺，如果我见到他，第一件事是把他送回大牢里，我没见到他。如今，全盐帮的兄弟都在帮着找他追他逮他，你不信你要搜的话，就是砸我们盐帮的门神，羞辱盐帮的祖宗，好啊，索拉旺叫你搜，你搜啊你砸啊？搜出了李进砸出了李进，我程淮秀横刀自尽死在这里你去叫索拉旺来验尸啊！”

狱官一声不吭，程淮秀一扬手：“请搜吧！兄弟们，闪开！”

狱官突然搜不下去！

四爷看着淮秀，点了点头。

街上有一家“三成米庄”。

这几天，来来往往的竟全是有头有脸的人。

说是有头有脸并不是达官贵人，达官贵人不会到米庄来自己买米的，所谓有头有脸只不过是漕帮里的领头人物，因为这个米庄是漕帮的地盘，开店的老板也入了漕帮，自己帮里的头脸，比达官贵人可重多了！

这回，来的是长纤。

他一来就吩咐老板关紧了门。

屋子里只有米，还有量米的斗，只是墙角放了一个柜子，平时也是放点东西，长纤一声令下：“打开！”

两个人立刻搬开柜子，后面竟有一道暗门！

里面是一个暗室，没有光，只有一支小蜡烛，他刚一进去，就有人搭住他的肩道：“长纤，江老爷子肯弄钱给我么？”

李进竟然在这里！

长纤道：“没有问题！要不要我告诉辰坤，要他来这里跟你见一面？”

李进道：“不用，告诉他干什么？对了，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我在这儿啊！”

长纤一点头道：“嗯，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李进道：“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长纤道：“李进，这是漕帮的地方，江老爷子曾经说过，你是一位好兄弟，所以在我们这里你大可以放心啊！”

李进道：“刚才我听你们漕帮的兄弟说，明天那个四爷会入盐帮，顶我的位子，是吗？”

长纤道：“不是顶你的，是仁义大哥！”

李进道：“他仁义，我李进不仁义！”

长纤道：“算了吧，兄弟，等事情过后想办法再回去！”

李进道：“程淮秀，斩尽杀绝。”

长纤道：“事情真落在她头上，她是快刀斩乱麻，是福是祸都认了！”

李进道：“她认？我也认么？”

长纤道：“有什么事情，我们会替你办的。现在你刚逃狱出来，千万不要惹人注意！”

突然外面又进来一个人，竟是曾和李进闹得不可开交的何腾！他一进来就招呼道：“李兄

弟，吃过了没有？没有的话我马上叫兄弟送来？”

李进道：“吃过了，不客气！”

何腾笑着去拍他的肩笑道：“李兄弟，咱们哥儿俩真是不打不亲啊，李兄弟，住得不习惯的话再忍耐两天，我找个舒坦的地方给你！”

李进道：“不用了，这里总比苦窑好！哦，对了，有件事想请你们帮个忙！”

何腾道：“什么事呀？”

李进道：“我想见见江老爷子！”

何腾道：“可以呀，不过这件事正在风头上，而且江老爷子人也不舒服，李兄弟，过两天吧，你在这里江老爷子并不知道，咱们大伙都瞒着他！就是怕他心里吊着。”

漕帮在忙，盐帮也在忙，四爷看着鱼贯而行的盐帮弟子。

突然要入盐帮，感觉很奇怪，看了看自己，问程淮秀道：“仁义大哥？我像吗？”

程淮秀看了看他，笑道：“怎么不像呢？我的四爷！到了这个时候，你就是过河的卒子了，只有向前啦！”

这个他也感觉到了，自己无法再回头！

四爷道：“问题是我不是卒子，我是比老将老师还大的那个……那个……”

程淮秀笑道：“哪个啊？四哥嘛！”

四爷也笑，又道：“哎，淮秀，怎么好好的四爷突然间变成一个四哥了呢？那过几天我就是‘小四’了！”

程淮秀笑了，道：“其实说真的，盐帮有了你，我真可以喘口气了！”

四爷道：“我不能老是呆在盐帮啊！”

程淮秀道：“怎么不可以呢？就算你老得像江沱那样，盐帮还是会跟着你，奉养你，孝敬你的！”

四爷道：“我是说那个老，不是这个老！”

程淮秀不明白，道：“人总要老的！”

四爷道：“我是说，我很快就要走，我要回京城！”

程淮秀道：“你要回京城？”

四爷望着旁边，一点头。

程淮秀道：“想必盐帮太小，放不下你！京城里难道有皇上让你干么？”

四爷道：“可不是么……”

程淮秀笑道：“你想哦！”

哈哈，四爷只能自己笑了。有些事他怎么能够说得太明白？现在还不是时候。

一个弟子过来告诉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四爷就要入帮了。

“有请帮主举行入帮仪式！”

程淮秀身着盛装，给祖宗牌位上香。

“有请侠义大哥！”

四爷从外面走了进来。

程淮秀看着他一笑，道：“仪式开始！”

一个弟子，用托盘捧过来几杯酒，赵辰坤大声道：“一敬天，风调雨顺！”

四爷取过一杯酒，向天一举。

“二敬地，五谷丰登。”

一杯酒洒在地上。

“三敬君，俯视养民。”

四爷一怔，笑了，把酒倾了几倾。

“四敬亲，拜我父母。”

“五敬师，一指一点，一世不忘!”

四爷上香，赵辰坤道：“礼成!请帮主替仁义大哥挂红!”

鼓声响起，一匹红绫，由程淮秀给四爷系在了身上。

她面对着他，道：“盐明海井晓若无，兄弟同心始不辜。今生留得仁义在，来生息手走江湖!”

程淮秀道：“四爷，我好高兴!”

四爷道：“淮秀，你给了我体面!”

赵辰坤又道：“请侠义大哥登上山头!”

四爷，程淮秀，坐在正中。(有点像“高堂”，哈!)

赵辰坤道：“总帮各方理事出列!江南前五堂，江北后五堂，向仁义大哥行礼!”

众人下跪。四爷道：“情在手足，各位请起!”

众人起身，落座。

程淮秀道：“请仁义大哥对各位兄弟讲几句话!”

一个人从外面冲了进来，喝道：“别高兴得太早!”

李进!

第十二章

四爷虽然没有想到大家要他说点什么，但是既然有人说了出来，他就不能退缩，想了想，站起了身，一时间，他又做回了真正的自己，好像又站在乾清宫的前面傲视天下，一切全在他的胸怀之内，他胸有成竹。

缓缓地道：“当初帮主向我提起，入盐帮，我不懂，我没走过江湖，后来提入帮，我觉得帮主难为我，狱官儿来搜盐帮我出面顶住一阵子，是情势所逼，我说我是堂主，是感于帮主的托付和危难，我知道我不出来，众家兄弟也自会有人出来，但是在当时人多一个是一个，我一出头盐帮就立刻多了五个朋友，宝柱！”

宝柱起身。

四爷道：“精通拳脚刀棍，和我出生入死。”

宝柱向外一抱拳。

四爷又道：“贾六。”

贾六也站起。

“忠诚不二，汤火不辞！”

四爷又道：“曹先生……饱读诗书，又是一个运筹帷幄的谋士。”看春喜低着头，叫道：“春喜！”

刚才春喜就要站起来，但是四爷没有叫，此时春喜低着头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四爷道：“春喜跟我，是丫头，是伙伴，是朋友，是手足，是父女，是少不了的一个小美人儿！”众人大笑。

四爷走回正中，朗声道：“今天入帮，一开始我觉得粗卑、荒唐、可笑，稍后我从众家兄弟身上看到了一种最实在最感人的真性情，它不荒唐、不可笑、不粗卑，它是一群朝廷最应该照顾的苦汉子，朝廷要厉敛基础，必须先由你们的大力支持不可，别的都在其次！”

说得精彩，众人不由得鼓掌叫好！

四爷微笑着看着众人对他的信服，程淮秀也微笑着看着这个从不让她失望的人！

突然一个人冲了进来，指着四爷道：“别高兴得太早！”

程淮秀忍不住呼道：“李进！”

他竟出现了！

李进当中一站，大声道：“我李进闯山堂，砸山堂，踢山堂！程淮秀，你太绝情了吧？”

程淮秀道：“李进，你在讲什么？”

李进道：“你眼里，已经没有我这个兄弟了！”

程淮秀道：“你……”

李进道：“艾四爷，今天有我，就没你！”

说罢要冲过去！程淮秀拦，没有拦住，辰坤拦，让他推到一边，他现在正在火头上，力气也比平日里大些，众人将他围住，纷纷劝他。李进无法再推开这么多人，凌空一跃，旁边放了个兵器架子，平时只是为了装饰总堂，体现总堂的威严，可是兵器真却都是真刀真枪。

李进抄了一支长矛，脚在柱子上一点，又跃了回来，直指四爷。众人让他逼得纷纷躲开。

宝柱见状忙去拦，李进挣脱，冲了上去，大家忙又拥了上来，围着他道：“掌堂请回，掌堂请回吧！”

李进急得脸都红了，大叫道：“你们走开，你们走开！走开！”

众人怎么能退下？

四爷突然大声道：“众家兄弟，可能李兄弟跟我有点误会，让我自己来解决吧！”

程淮秀呼道：“四爷！”

有好戏看了，贾六只有这个反应！他拍了拍宝柱的肩！

李进狠狠道：“好，李进我就帮你解决！”长矛一拧，刺了过来。

四爷躲过几招，急得程淮秀大声道：“李进，不要乱来！”

四爷一掌击在李进后背上，立稳后脚一抬，挑起衣角，抄在手里看了看，原来长矛已经把他的衣服刺了个洞，看着他皱眉道：“哇，你好毒啊！”

李进挥着矛又冲了过来，每一招都是要治四爷于死地的。四爷也不再与他客气，只几招过后又一掌把他推在一边。春喜拍手叫好。

程淮秀道：“李进，还不住手？”

李进看程淮秀越来越帮四爷，哪里肯停？

长矛更快，更狠，四爷的身形灵活潇洒，长矛根本沾不到他！

李进一下刺出，只见四爷身子扑了过来，竟用身子把长矛转开，李进没有见过这样特别的招式，手足无措，长矛竟到了四爷手中！一个燕式平衡，四爷蹬在李进身上，李进应声而倒。

四爷正立当中，神色不变，道：“得罪了，李兄弟！”

程淮秀道：“李进，还不快跟仁义大哥赔不是？”

李进羞愤难当，扭头就走，无论谁也拦不住。

焦浩和纽芳逛到三成米庄的时候，江沱正带着人走进来，两个人忙躲在外面，贼溜溜地把窗户纸点破一个洞，向里看，只见两个人的把柜子搬开后，出来一个人向江沱抱拳，江沱也向他笑了笑点了点头，那个人正是李进！焦浩的眼睛一下睁大了，纽芳也看了看，奇怪道：“那不是李进吗？他怎么会在漕帮呢？”

焦浩不由分说，拉着纽芳就跑。

李进为江沱搬好长凳，道：“江帮主请坐。”

江沱负手而立，并不看他，李进叹道：“江帮主有话跟我说？”

江沱道：“想不到。我听漕帮人告诉我，你去盐帮，喊着要去砍山堂，砸山堂，踢山堂，我不信呢！”

李进道：“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

江沱道：“不，江湖虽说是无奇不有，但是恩，仇，规矩还是要分明的，江湖正因为没有王法，更要规矩。”

李进道：“江老爷子，你这么说是讲我李进不守规矩了？”

江沱道：“是！你没有预先下拜贴就妄自行动，而且，自己砸自己的山堂，论法规，你是叛徒，论刑罚，只有一条——斩立决！”

李进道：“老爷子，你跟我讲法？”

江沱道：“不讲法，讲江湖，假如江湖的人都学你，哼，那我们自己人就把江湖给搞乱了！”

李进道：“我明白，我走！”

江沱道：“走？远走高飞，越远越好！李进，是我害了你，罪在我！”

李进道：“不要这么说。”

江沱道：“我叫小九帮你，问你，安的并不是什么好心呐，盐帮有乱，我漕帮容易自保！盐漕大事，你出牢，我叫人来接应，你住在这里我并不知道，他们也没有跟我说，李进，兄弟呀我不能收留一个叛徒啊！我还带着一个全漕呢！”

李进道：“我会走，谢谢老爷子！”

江沱道：“不用急，不用谢，我来，只是为了把话说开。”

李进道：“我懂！”

江沱道：“上路的钱在前边柜台上，我回去了！”

李进道：“不送！”

江沱道：“不用了，好好的寻思一下，江南江北暂时别呆，你我兄弟有缘会再见的！”

李进点了点头。

天下虽大，江南虽大，却已经没有他李进立足之地。是谁让他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何腾？漕帮？程淮秀？四爷？还是……无论如何，他真的不能再呆下去。

督府。

索拉旺听到焦浩对他说李进在三成米庄，道：“那不是漕帮的地界吗？三成米庄？”

古香云道：“真乱呐，怎么又在漕帮呢？是漕帮帮他越狱的吗？”

索拉旺道：“至少是收留，隐匿！你来报得很好，你去吧！”

焦浩得了夸奖，乐颠颠地去了。

索拉旺突然对天狂笑，笑得好像很开心，吓得古香云道：“怎么啦？不要紧吧？”

索拉旺也不理她，还是笑。

夜里，李进看到窗户外人影绰绰。一群喇嘛把三成米庄团团围住。李进刚刚吹熄了灯，喇嘛就悄悄地进了米庄，搬开了柜子，举刀一劈，几刀过后竟发现他劈的不过是床板！李进已经躲到角落里，众喇嘛一拥而上，李进慌忙防御，可是在黑暗中李进的拳脚竟施展不开，腹背受敌，慌乱中，他只得大叫道：“你们是谁？督爷派你们来的么？”

喇嘛也不说话，只是闷声闷气地与他打，意在取他性命。

一个就要死的人不必要知道那么多。也不用他们再费唇舌！

李进心急，破窗而出。

刚一落地，才发现地上布满了铁蒺藜，一支支铁钉刺穿了他的脚，一股钻心的疼痛袭来。他负痛大叫道：“卑鄙！”

用尽全力跃起，迎面竟又遇到石灰粉，他的眼睛也完了。

他刚一落地，两道铁链牢牢地绑住了他的两只手，两匹马同时向两个方向拉。

刀光一闪，他的一条胳膊已经叫人砍断了。

痛极，用剩下的一只手夹住了一个人，叫道：“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

还是没有人回答他，只是有人一刀刀砍在他的身上！

眼前一黑，李进再也说不出话。

焦浩领了命，连夜来到盐帮，对程淮秀说：“李进在三成米庄，叫漕帮给杀啦！”

又来到漕帮，对江沱道：“李进叫人给杀了！在漕帮的三成米庄。”

程淮秀连夜来到名园，找四爷。

江沱连夜召集各堂主开会。

四爷听说，立刻道：“马上带人赶去米庄，抬走李进，再找件作，记住，不要多话，不要判断，哀痛就好，贾六宝柱，你们伴护帮主，我们三个在街头巷尾看动静，观风色，然后在盐帮汇合。”

程淮秀道：“四爷……”

四爷一拍她的肩，对她一点头，道：“报案叫辰坤去，不要去盐漕督府，去巡抚衙门。”

曹先生道：“巡抚衙门？”

四爷道：“巡抚衙门，第一，巡抚衙门是总览全江南，民政军政，再者，案子千万不要掉进盐帮督府，更不要掉进索拉旺手里！”

曹先生一个劲道：“对对对……”

程淮秀大声道：“不报案!四爷，这案子盐帮要私了!”

宝柱道：“私了不如官了!”

四爷对程淮秀道：“你快走吧，事情瞬息万变，贾六宝柱，你们两个跟去，只有一件事，侍卫淮秀!”

“是!”

程淮秀道：“我先走了!”

四爷道：“一会见!”

程淮秀听话走了，四爷道：“曹大人，你去一趟巡抚衙门，告诉巡抚衙门这件事人命关天，尤其波及盐漕和地方!”

“是!”

“然后在巡抚衙门，待命支援，镇压盐漕大规模地冲突。”

曹大人道：“说皇上来了吗?”

四爷皱眉道：“你斟酌!”

东方刚刚出现鱼肚白，清晨微寒，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夜里的气氛似乎还没有退下。

四爷和春喜并行。

走着走着，突然看到旁边有人在刷东西，拿着一个大刷子，刷得很带劲，哗哗作响，四爷看得奇怪，小声问春喜道：“在干什么?”

春喜四外看了看，突然看到，笑道：“万岁爷，那是在洗马桶啊，您都不知道啊?”

四爷笑道：“万岁爷没见过!”

家家闭门闭户，没有四爷想像到的骚动纷乱，四爷道：“我还以为漕帮盐帮动了人马呢!”

春喜道：“万岁爷，我们走了半天，街上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四爷道：“没动静才是大动静啊!”

漕帮里的堂主一个个在打着哈欠。

江沱一声大喝道：“都给我醒过来!提想精神来!叫你们来干什么的?打哈欠的打哈欠，打盹的打盹!李进横死米行，米行在我们漕帮的地界，你们跟没事人一样!大纰漏，大祸，就在眼前!”他盯住一个堂主，道：“米行在你的地界，人命也出在你的地界，这堂口是你管的，你说!”

这个堂主起身道：“爷，我真不知道!”

江沱问道：“是漕帮干的么?”

堂主摇摇头，江沱向四外大喝道：“谁干的?加什么怨?报什么仇?祖宗，说呀!”

长纤上前道：“爷，我跟大家都谈过了，不是漕帮干的!”

江沱唤道：“何腾!”

何腾走过来，正色道：“爷，何腾在您跟前胡扯一辈子，今天只有一句真话，我没有杀李进，连一个念头也没有，人死了案子在，如果查出是我何腾干的，爷，不用你亲自处置，我自己会领死!”跪下道：“爷，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杀李进!”

江沱道：“你们不说真话!我告诉你们，从这会儿起，我漕帮十手所指，索拉旺随时抓，随时杀，盐帮江南江北十大堂誓死寻仇，我……我怎么说?我怎么办?我又怎么能应付呢?我……我只有把这条老命赔给人家!”

长纤道：“爷，您还是先去米行现场再说吧!这种事，谁也拿不准分寸啊。”

江沱平息了一下，点点头道：“我去。”想了想道：“传话各堂，深锁兵刃，不许出门，不管是督府抓人盐帮寻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管怎么说，盐是苦主!”

这时一个堂主听不过去，道：“苦主?他活该呀，我们这些人也太怕事儿啦!”

江沱脸色一变，一掌打了过去，大喝道：“我怕！”

“督爷，盐帮李进被人杀在三成米庄！”

索拉旺面不改色地道：“就是那个越狱的李进么？”

“是！”

“可怜呐，年轻地，可怜呐，什么人下的毒手啊？”

“不知道！”

师爷问道：“三成米庄，谁的地界呀？”

“漕！”

古香云道：“漕？我们红袖招的米面都是他家的呢，那里出了人命啊？”

索拉旺看着差役道：“那么你们认为是什么人干的呢？”

差役道：“应该是盐！”

索拉旺问道：“那是为什么呢？”

差役道：“在漕的地界如果是漕，不会在自己地盘上杀人不管，至少会移尸别处！”

索拉旺笑着点头道：“对，对，你说……”

差役道：“盐，外面说是程淮秀赶尽杀绝！”

索拉旺道：“赶尽杀绝？嗯，有理，有理！有新的杀旧的，对不对？”

“是。”

师爷上前道：“督爷，程淮秀这女人可真够狠毒的呀！”

索拉旺道：“毒？毒得厉害呢！谁报的案呢？”

“地保的消息！”

索拉旺道：“知道了，等报到督府来，我自有明断！去吧！”

“喳！”

师爷道：“督爷，这盘棋可全在您的棋谱上啊！”

古香云道：“我也有份功劳啊！”

师爷道：“督爷，我去衙门去接这个案子去了，一切照您的棋谱走！”

索拉旺道：“嗯，去吧！”

古香云道：“说程淮秀毒，毒你还先咬一口呢！”

索拉旺冷冷笑道：“程淮秀……你不要来求我！”

古香云笑道：“我求你，督爷，你可不能有新的杀旧的嘛！”

索拉旺笑道：“我是新旧都……”

古香云替他说了下去：“杀！”

太阳出来了，街上的人也多了起来，勤劳的小商贩们的摊子已经摆好。大街上的人多数都在吃早点。

四爷和春喜正走到“豆腐脑”的摊子前。

春喜叫道：“五姨娘！”

五姨娘招呼道：“哟，姑娘来得早！坐坐坐！”

四爷也叫道：“五姨娘……”

五姨娘吓了一跳，道：“哟，谁让您也叫五姨娘啊？叫我一声五妹妹吧？”凑近了四爷道：“您要嫌麻烦啊就叫个妹子，不过……”趴在四爷耳边笑道：“得小声点在耳朵边叫，别粗声大气的！”

四爷大笑。

春喜撇嘴道：“这个女人怎么这个样子啊？真恶心！”

五姨娘给他们端来豆腐脑，道：“喝咧喝咧!甜在嘴里暖在心里，早晨第一桩买卖，咱们是加了料的哦!”

春喜一看道：“凉的?”

五姨娘道：“凉?”

春喜道：“你的手指头还在里头呢!”

五姨娘笑道：“不干不净，喝了没病。”突然看到街上过了一个人，叫道：“赤哥哥，喝两碗再走吧?”

“我有事，回头来啊!”

四爷想了想道：“赤哥哥?是哪个赤啊?”

五姨娘笑道：“那小子姓郝，百家姓上郝吴安常的郝，我总不能在大街上叫他‘郝哥哥’吧?所以呀念一半叫他赤哥哥!”四爷明白了。

突然又看到一个人匆匆走过，五姨娘唤道：“干嘛那么忙啊?”

那个人回过头来道：“我告诉你，三成米庄出了命案，李进横死在那儿，盐漕两帮又要对了啦!”

五姨娘叹道：“李进?瓦罐难免井边破，大将难免阵上亡，吓吓吓，真晦气，一大早的!”

程淮秀已经到了米行，李进停在那里，身上盖上了惨白的布单!

程淮秀撩开布单，李进的眼圆圆地瞪着，闭不上，死不瞑目!

程淮秀道：“兄弟，难道你睁着眼，等着看我一眼么?”

辰坤送上了香，她拜了几拜，眼泪早已经湿透面颊。

程淮秀给他轻轻把眼合上，贾六小声问宝柱道：“你想是什么人干的?漕帮?”宝柱道：“有可能，只有漕帮的人才知道他住在这里。”

程淮秀道：“李进，我带你回去。”

辰坤也道：“兄弟，我们回去了!”

一个弟子冲过来对李进道：“李掌堂，我们回去替你杀回来!”

赵辰坤骂道：“住嘴，帮主交待过，没话!”

程淮秀道：“起，接兄弟回堂!”

突然一个弟子进来报道：“帮主，漕帮来啦，江沱来啦!”

江沱走进来，轻轻道：“淮秀!帮主!”

程淮秀冷冷地看着他，不说话。

江沱来到李进跟前，对程淮秀道：“帮主，信我一句，不是漕帮!”

程淮秀负手转过身去，道：“黄泉路上李进明白!”

江沱道：“漕帮跟李进没有深仇。”

程淮秀道：“哼，仇深仇浅，跟刀深刀浅一样，有时候不由人!”

江沱道：“漕帮几时在窝边上做过案子?”

程淮秀看着他，道：“上有督府，下有河漕，一条人命你抗得起!”

江沱道：“我扛得起我就不来了，帮主，我不该扛，我也扛不了，哼，漕帮没有我点头，做命案，没人敢!我……我去城隍，斩鸡头，诅血咒，李进在这里，李进，你说!”

他指着李进，只是，死人哪里会说话?

程淮秀冷冷哼了一声。

江沱回过神来，道：“淮秀，走了的只有李进一个，留下来的两帮兄弟还多，你我应该把这事儿给拦下来!不拦，往下街上河边，水的水旱的旱，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程淮秀道：“我拦不下，也不想拦!”

两旁的弟子义愤填膺，纷纷叫道：“我们要为掌堂抱仇!”

辰坤立刻喝道：“不许起哄，帮主是怎么交待的？”

江沱忙向四外抱拳道：“各位盐帮的兄弟！各位盐帮的兄弟！是不是漕帮做的，有官府，有尸首，有日子，有水落石出的时候！是漕帮，漕帮不会移尸么？”

盐帮弟子道：“我们来得快你措手不及！”

赵辰坤喝住他道：“你住嘴！”

江沱道：“话，我只能说到这儿！淮秀，我当着两帮的人在这里，我答应两件事，一，我漕帮也查杀手，随时会支盐帮，盐帮查出真凶，请会支我漕帮，我漕帮人倾巢而出，捉拿真凶，上刀山下油锅看我江沱的！”

程淮秀道：“玩命？盐帮有人！”

江沱道：“李进的丧葬，我漕帮出钱出力。”

程淮秀瞪大了眼睛道：“你想在火上浇油？”

江沱道：“不，淮秀，小了说盐是盐漕是漕，大了说，同在江湖，不然亲者痛仇者快！”

程淮秀道：“谁是亲者？”

江沱道：“亲者，街坊邻居两帮大小！”

程淮秀道：“仇者呢？”

江沱道：“仇者，你我心里明白！”

程淮秀拦住他的话道：“好了，江老爷子，你可以带人回云了！”

江沱回头道：“长纤，送李进兄弟！”

长纤带着众漕帮弟子，大声道：“送李进兄弟！”齐齐拜下去，刚伏身到一半，赵辰坤把他拦住，沉声道：“不敢，谢了。”

江沱对程淮秀一抱拳道：“帮主，事情总会查出个真相的！”

说罢带人离去，程淮秀看着他的背影。

李进的尸体运了回来，盐帮大堂成了灵堂。众兄弟对着他的灵位鞠躬。

程淮秀吩咐道：“不发讣文，誓不入土，密贴发给江南前五堂，江北后五堂，李进的命案记在漕帮！记在江沱头上，几进申冤，几时发表，各种伤亡抚恤，有帮在，一切从优！”

兄弟们道：“是，帮主！”

“我不认可！”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众兄弟行礼，道：“仁义大哥！”

四爷此时也素衣戴孝，左手臂上出现一个黑箍，他摇摇头，摆手道：“哎呀，假的假的！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没有人问过我，我不是假的么？”

程淮秀道：“怎么说？”

四爷道：“我跟春喜在街上看风色，观动静，白费！什么风色什么动静？你们也是非对上不可，贾六宝柱他们陪你去，你去之前我殷殷嘱咐，不要多话不要判断！”

程淮秀道：“我没有说什么！”

四爷道：“你没有说什么。可是你没有写状你却控拆，你没有下战书你却挑战！”

程淮秀一时语结：“我……”

四爷道：“我既然入了帮，要打要杀有我一份。我告诉大家，凶手会飞也没用……好，既然你们一口咬定是漕帮，可以，让我会一会江沱！”

程淮秀道：“听他的假话？”

四爷道：“真话假话都要听，听了才知道！”

程淮秀道：“说和？”

四爷道：“该和就和，就算李进是他们杀的，偿命也只有一条，总不能让两帮弄出上百口人来为李进陪葬！”

程淮秀道：“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四爷道：“肺腑之言，淮秀，为了盐帮众兄弟，我说的是肺腑之言！”

程淮秀怒气难消，道：“好，你去见江沱，就不必再回来了！天地宽得很！”

四爷一怔，唉，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四爷不仅看到了她的火气，也看到了她的魄力，看到了她统领全帮的勇气。只是，她真的只是一个当局者，他要帮她站出来看！

宝柱上前道：“帮主？”

程淮秀一摆手道：“不必说了！”

四爷却不买她的帐，道：“我在帮，我要回来，我敬帮主，我不敬帮主，还有盐神还有天！”

程淮秀道：“不必了！”

四爷也不理她，吩咐春喜道：“春喜，马上找小鱼儿，她是漕帮的孩子，容易见到江沱！”

春喜道：“是！”

程淮秀看她走了，急道：“四爷！”

四爷道：“四爷怕事么？四爷坑你么？四爷毁了盐帮么？”放低声音道：“淮秀，歇会儿吧，不多，两个时辰就够了。”

淮秀看着他，许久，许久，轻轻一点头。

四爷来到漕帮，江沱就已经在四面安排了人手，不许人来打扰，现在无论是盐帮还是漕帮，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当口，若是有一步想不到，一句话说错，一件事做错，两帮上上下下几万人都会卷入这个大漩涡，江沱纵是跑了一辈子江湖，此时竟也不得不小心办事，如履薄冰。他的脸上带着笑。

长纤对江沱道：“爷，长纤先行退下！”

江沱道：“好。”

大堂里只留下四爷与江沱。

四爷一抱拳道：“江老，幸会！”

江沱也抱拳道：“屈尊枉驾，实不敢当！”

四爷道：“来得莽撞，只为事急！”

江沱笑道：“哪里，我想见一个盐帮的朋友还见不到呢！哈哈……久闻四爷大名，得此相见，何幸如至啊！”

四爷道：“不客气，江老名镇河漕，在京都都听见了！”

江沱道：“哦？四爷是打京城来江南的？”

四爷道：“是的！”

江沱道：“京城乃是天子脚下，这江南可是草莽啦！”

四爷道：“江老，李进命案有几件事不知道问得问不得。”

江沱道：“四爷是盐帮的仁义大哥，又是远客，我想找人说还找不到呢！哈哈……”

四爷道：“那么开门见山，江老！”

江沱道：“四爷，肝胆相照！”

四爷道：“李进怎么死在三成米庄的？”

江沱道：“正在严密调查！”

四爷道：“三成米庄……”

江沱道：“漕帮地界。”

四爷道：“是移尸？”

江沱道：“不，活着进去，抬着出来！”

四爷看着他道：“江老……”

江沱道：“会过一面！”

四爷道：“会过一面？谈些什么？”

江沱道：“责他不能砸山堂，杀山堂，江湖不能留此恶例。”

四爷一点头，江沱又道：“还有，漕帮不能留他，他可以远走高飞，柜上有钱！”

四爷道：“李进是怎么进米庄的？”

江沱道：“何腾的安排！事后告诉我的。”

四爷道：“何腾为什么？”

江沱道：“李进坐监因为何腾，我叫何腾化解此冤。”

四爷道：“何腾帮李进越狱？”

江沱道：“他越狱是我的意思！人马是我提调的”

四爷道：“江老……”

江沱打断他的话，一抬手道：“在帮言帮，在漕言漕，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李进。”

四爷问道：“为了……”

江沱道：“李进出来，盐帮越乱，漕帮更容易自处，尤其外面都知道四爷要入帮，如虎添翼，程淮秀虽然是女流，不是一语之辈，李进砸山堂杀山堂是一人所为，漕帮并无一人伸手，李进的死，我有一个责任。”

四爷道：“什么？”

江沱道：“疏于防护，但是没有想到有人敢在漕帮的地杀下这种案子。”

四爷道：“会是什么人物下的手？”

江沱道：“四爷，可以猜，可以查，江某不能讲！”

四爷道：“江老，不知可不可以和程淮秀面对面把这番话做个交待？”

江沱道：“四爷的安排，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江某一定到！”

四爷道：“好！”

江沱一指椅子道：“四爷请，呵呵……四爷从京城来，见得多识得广，交游遍天下，是盐帮有缘先结识你，我漕帮迟了一步，不过，四爷别笑话，江某老了，但是仍愿意叫你一声侠义四爷！”

四爷抱拳笑道：“不敢，不敢！江老！”

江沱笑道：“五色有青红，江湖无彼此，一看就知道，四爷是个场面中人啊！”

四爷笑了。

程淮秀却因为他的安排发了火，她怪道：“你脚踏两条船！”

四爷道：“淮秀，我踏的船何止两条？”

这时一个弟子上前道：“仁义大哥，红袖招的素席已经定好啦！”

程淮秀忙道：“统统给我退掉！”

弟子也不知道现在该听谁的，愣在那里，四爷对弟子道：“你先下去吧！”

程淮秀道：“我不去，我不去见江沱！办完了事我自会找他。”

四爷笑道：“为什么不当面问个清楚明白呢？”

程淮秀道：“哼，江沱是什么人，会让人问出话来吗？四爷，你让人糊弄啦，中了人家的道啦！”

四爷道：“有人说这是个谈判的时代，谁糊弄谁，谁中了谁的道，也是谈比不谈的好啊！”

程淮秀想了想道：“好，我去，辰坤，我们去！”

四爷又道：“双方可不能带兵刃！”

程淮秀大声道：“什么话？不能带兵刃？难道去让人宰杀么？”

四爷道：“有我，听清楚，有我！”

程淮秀道：“有你？刀剑之下你算老几啊？”

四爷道：“我算老几你会知道的！”

“帮主，帮主，这是乍作从李进身上捡出来的！”一个弟子举着一个金色的环走了过来，这个环比女人的镯子小，又比耳环要大，到像是小孩子带的手镯。

程淮秀接过来看了看，道：“这是什么？”

辰坤不认得，曹先生不认得，宝柱也不认得。

春喜接过来看了看道：“这我知道嘛，这是耳环啊！”

贾六也拿过来看了看，道：“是啊，是喇嘛的耳环！帮主！”

程淮秀道：“哦？喇嘛？”

四爷一下想起来，那天夜里抓走李进的那四个人，道：“对，是喇嘛！”

现在他心里已经有了数！

督府。

索拉旺道：“盐漕坐下谈？他四爷撮合？那我盐漕总督是吃什么的？”

师爷道：“目无官衙，用心可恶啊！”

古香云道：“先砸红袖招，然后吊上程淮秀，左手搂盐右手抱漕，这个四爷还真不止两三下子呢！”

焦浩道：“订了素席不送去，让他们饿着！”

师爷道：“对，对呀！”

索拉旺一拍桌子道：“对什么？对个屁呀！订的素席按时送去！生意是生意，买卖是买卖！焦浩，香云，素席做好了先送来督府！”

“这儿啊？”

索拉旺道：“不要问！”

古香云道：“哦，送来这里，加点盐，加点漕，加点玩意啊！”

索拉旺冷笑道：“督府是下毒的地方么？怎么想的？你们等着看大场面，大热闹吧！”

师爷道：“哦，督爷是让他们来督府吃好一网打尽啊！”

索拉旺道：“督府？他们身份不配！进来了还弄脏了我的督爷府呢！”

焦浩忙道：“小的押送素席！”

索拉旺道：“所有的人员督府派，我要好好地请他们一顿，哈哈……”

古香云道：“请他们谈？”

索拉旺道：“谈？有他们谈的了！他们不认得我索拉旺。”

他的心中有什么计划？他的这笑容里又包含多少邪恶？盐帮和漕帮能不能顺利地坐下来面谈？这事局要怎么样的变化？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打着鼓，没有着落，除了……

贾六宝柱看到春喜在布置桌子，一道长长长长的桌子，铺着白色的桌布，周围一圈椅子，茶杯也摆成一圈，宝柱奇怪地问道：“这是什么门道什么布置啊？四爷真有一套啊！”

春喜道：“你懂什么？四爷说洋鬼子传教士都这样布置会坛的！”

宝柱道：“我看不是，我看这里像一张床一样，谁谈累了谁上去睡一下，好好休息休息，再来谈！”

贾六不同意，道：“我看不是，我看这个像是那个……那个……肉案子！谈翻了把人托上去……剁！宝柱！”

两个人不用对眼，宝柱已经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两个人一个抄头一个抄脚，就把春喜放到了桌子上按住，春喜大叫起来。

突然四爷走出来喝道：“干什么？胡闹！这什么时候？”

三个人慌忙停下，站好，道：“四爷！”

四爷懒得和他们三个生气，看了看天色道：“时候差不多了，曹大人准备好了没有？”

宝柱道：“禀四爷，曹大人已经跟巡抚衙门联络过了！”

四爷点点头！他知道，事情已经势如骑虎，想退，已经没有路了。

他不会怕什么，只是，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做盐帮的仁义大哥。

曹大人带着巡抚衙门的兵，正在赶过来！

江沱，程淮秀，终于面对着面，坐了下来。

四爷坐在正中，这正是他想看到的一幕

第十三章

门外，盐帮与漕帮的弟子牢牢地把门关起来，在门口守卫着。

程淮秀，江沱，面对面地坐下，江沱面色凝重，程淮秀怒气未消。

四爷从在正中，看着盐帮与漕帮的各位堂主，也看着淮秀和江沱的面容，道：“盐漕坐下来谈是我一大愿！能坐下来因为李进，李进不能白白送命，他要活着，他人该在这里，他走了，魂该在这里，我想请问二位帮主，你们怎么知道李进出事了？”

江沱道：“红袖招的焦浩报的信儿。”

四爷一看程淮秀，程淮秀一点头，显然也是这样。

四爷道：“红袖招怎么知道的？怎么插手的？是谁告诉他们的？”

程淮秀和江沱心里一怔，四爷接着道：“什么事情都还没有，红袖招就一张密贴给漕，一张密贴给盐，古香云属名，下了劲用了毒地挑拨，古香云用意何在？还是古香云后头还有手，还有人呢？”

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沉思。

四爷说的有理！

街上，巡抚的兵正在往这里赶，惊动了索拉旺，他走出来问师爷道：“外面什么事啊？闹哄哄的像是兵荒马乱的！”

师爷道：“巡抚衙门好像在操兵啊！”

索拉旺恨恨道：“操兵？哼，巡抚大人可能啦！又会吟诗写字，又会操兵，哼，就是不懂得支会我这个盐漕总督一声！你操啊，你操啊！不要掉到我的手！不然我就要你的小命！”

他来来回回地走着，踱着，担心着，因为他的计划不能有闪失。

巡抚是什么意思？对他今天的行动有没有影响？

“哼，他的罪，够死的，朝廷要他督抚盐漕，他离间盐漕，挑拨是非，以便剥削，他招权纳贿，无视官臻，开了个红袖招，还收黑钱，他鼓动斗殴厮杀，毁坏治安，为乱地方，朝廷怎么会用了这样的官呢？”四爷越说越气，一拍桌子，站起身大声道：“错在哪里呢？错在乾隆！”

众人面色大变，纷纷站起打断他的话：“四爷！”

突然，几个人冲了进来。

可是刚冲了进来就倒下了，众人回头一看，倒下的竟然是盐漕两帮的弟子！

督府的官兵不知道什么时候杀了过来，一阵乱砍乱杀，众人上去就打，把官兵逼出去。

四爷知道这是索拉旺的安排。

他也有安排！

盐漕两队人把官兵拦在门口，官兵们打不进去，在门口围着。

索拉旺慢慢从旁边走了过来，一脸的得意之色，看着程淮秀，看着江沱。

江沱大声道：“督爷，你这什么意思？”

索拉旺道：“哼哼，光天化日之下，盐漕两帮，公开会谈，批评朝廷命官，你们还问我什么意思？”

程淮秀、江沱、辰坤、长纤，冷冷地看着他，不说话。

索拉旺又道：“我看你们是想公然造反啊！来人啊，把反贼给我拿下！”

官兵领了命，冲了上来，突然屋里传出一声爆喝：“住手！”

两边对峙着，谁也不敢轻易向前一步，索拉旺道：“是谁在讲话？”

贾六和宝柱走了出来，索拉旺就看到屋子里有个高大的背影，那个人对他道：“盐帮仁

义四爷!”

索拉旺笑道：“好啊，我到要看看这个四爷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物!”

他一步步逼近四爷，想好好看看这个给盐漕两帮带来这么多变动的人，这个敢和他做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物，他感觉这个人会在他手下碎成一片一片的。

他想看，四爷就回过头来给他看。

索拉旺的级别已经够高，他见过他!

回过头来，目光威严而冷酷，索拉旺着实地吃了一惊，脱口而出道：“啊? 皇上!”

所有的人都傻了。每个人都张大了嘴，瞪大了眼，看着四爷。

四爷……不，皇上微笑着，走了出来，看着索拉旺。

索拉旺下意识地，伏身跪在地上，道：“皇上吉祥!”

师爷也傻了，赶快吩咐官兵道：“快跪下啊!快啊!”一起呼道：“皇上吉祥!”

最吃惊的莫过于程淮秀，她好像什么都忘了，只知道呆呆地看着乾隆，道：“皇上? 你真的是皇上?”

她还不信?

乾隆道：“淮秀，皇上就是四爷，四爷就是皇上!”

听到了他亲口证实，程淮秀才知道自己没有听错，忙下跪道：“请皇上恕罪!” 乾隆轻轻拦住她，笑道：“淮秀，何罪之有? 你放心，这里有我!”

这里有我!

原来他说的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淮秀真的放心了，她站起来，笑着。

乾隆道：“索拉旺，你贪赃枉法，滥杀无辜，罪无可恕，朕判你死罪!贾六宝柱，押下!”

两个人去扣他的肩膀，突然索拉旺一挣，站起身来，旁边立刻出现几个喇嘛，站在索拉旺身边，将手中一个环型的兵器递给也，索拉旺牢牢握在手中。

乾隆怒斥道：“索拉旺，你好大胆!”

索拉旺冷冷道：“谁先要我死，我先要他亡!”

宝柱道：“索拉旺，你敢违抗圣旨?”

程淮秀眼神一转，发现每个喇嘛的耳朵上都带了一只耳环，竟与李进身上找出来的那个一样!怒道：“李进就是你杀的，我要替他报仇!”

直攻索拉旺，无奈喇嘛把她拦住。

乾隆下令道：“抓起来!”

众人得令，一起冲了上去!

程淮秀直逼索拉旺，可是他的兵器太怪了，程淮秀败像环生，乾隆直打过去，把程淮秀挡在身后，索拉旺一跃而起，乾隆跟过去。

两个人已经跃到了个高处的亭子上，索拉旺道：“乾隆，是你逼我杀你的!”

乾隆道：“索拉旺，欺君犯上，快束手就擒，朕赐你个全尸!”

索拉旺道：“呸!”

铁环攻了上来。

索拉旺的功夫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不仅兵器怪，招式也怪，乾隆竟也没有必胜他的把握!一拳打过去，索拉旺落下去，乾隆也跟着跃下。

此时曹大人带着巡抚的兵已经赶到，加入盐漕两帮的队伍，于是索拉旺的人渐渐地少了。所有的人都被抓起来，包括在桌子底下躲着的师爷。

曹大人问道：“皇上呢?”

对啊，皇上呢? 程淮秀忙吩咐赵辰坤，道：“你们跟众位兄弟留下，我们去找皇上!”

皇上和索拉旺已经打到了一个小院。

索拉旺打不过他，手一抖，一个铁环竟变成十余个，串作一串，向乾隆甩去，乾隆情急

之下用扇子一拦，扇子竟也被打破。

乾隆扔下扇子，从腰间抽出一柄软剑，迎风一抖刺了过去。

一挑，挑落了索拉旺的铁环。

索拉旺只有躲的份。

他也不知道自己踢起什么，直向乾隆打去，乾隆跃过他踢过来的一辆运货物的小车，没想到索拉旺也随他一起跃起，凌空点了点。

他竟有隔空点穴的本事！

乾隆立在地上不能动了。

“哈哈……”索拉旺大笑着，道：“乾隆，你没想到我还有这一招吧？你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手一抬，就要劈下。

这里没有第三个人会出现，他也有一掌致人死命的本事，他不会失手的，他甚至想像到了乾隆在他手下断气的模样，那是什么样子呢？他想看到，也许自己也跑不掉，但是他真的也想先看到乾隆断气的样子。

他的手抬了起来，他知道自己就要看到了。他的嘴角闪过一丝疯狂的冷笑。

可是他看到的只是一柄剑，架在他的脖子上！

剑在乾隆手里握着。

乾隆慢慢地，微笑着，转过身来，索拉旺傻了。

乾隆微笑道：“你不应该没想到，朕穿了皇家至宝，金丝甲！”

索拉旺忙跪下道：“皇上饶命！”

这个时候，他还想让皇上饶命？

“皇上！”大家找了过来。官兵把索拉旺押了起来。

巡抚伏身下跪道：“臣等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乾隆道：“起来吧！”

“谢皇上！”

春喜看小鱼儿望着乾隆发愣，碰了她一下道：“快叫万岁爷呀！”

小鱼儿如梦初醒，忙跪下道：“小鱼儿叩见皇上，万岁，万万岁！”

乾隆笑道：“小鱼儿，这次的事情你有很大的功劳，起来吧！”

“谢皇上！”小鱼儿笑了！

曹大人上前道：“皇上，判臣索拉旺应该怎么处置？”

乾隆道：“索拉旺，朕不杀你，朕把你贬为庶民……盐帮帮主程淮秀！”

程淮秀走出抱拳：“皇上！”

“漕帮帮主江沱！”

江沱走出抱拳：“皇上！”

“索拉旺跟你们两帮多年的恩怨，朕就把他交给你们两帮处置！”

两个人忙道：“谢皇上！”

索拉旺一叹气，他这下知道自己还不如死在乾隆的手中了。

索拉旺一除，全城都放炮庆祝。

乾隆又来到盐帮，上一次，他是以一个访客的身份来到这里，众盐帮弟子用审视，考验的目光看着他，此时，他龙袍在身，众人都跪在地上，恭恭敬敬不敢有一丝的乱动。

他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两次的情境竟如此不同！

他看到赵辰坤也跪在地上，下了马来到赵辰坤面前，赵辰坤头更低，道：“皇上吉祥！”

乾隆拉起他，笑道：“辰坤，情在手足！”

在辰坤肩上拍了拍。

门推开，他再也笑不出来，程淮秀也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并不抬头看他，道：“皇上吉祥！”

乾隆道：“淮秀，起来！”

“谢皇上！”站起来，看乾隆的要去拉她的手举在那里，忙扶着他道：“皇上请坐。”

乾隆喝了一口她递过来的茶，道：“昨天到现在，都在盐漕督衙处理全案。”

淮秀道：“皇上，昨天到现在，民女都在想一件事。”

乾隆问道：“什么？”

淮秀伏下了身，轻轻把脸靠在他的腿上，道：“民女在想，淮秀跟皇上，要如何相对，才最为妥当。”

乾隆抚着她的长发，道：“讨个封号。”

淮秀忙道：“皇上！万万封不得！”

乾隆道：“万万封不得？”

淮秀道：“嗯。封一个程淮秀，会疼笑天下。”

乾隆道：“疼笑？这也是佳话啊，不是吗？”

淮秀道：“一时是佳话，过后是议论，未来，是乾隆皇帝抹不掉的污点。”

乾隆道：“管它呢！”扶起她，拉着她的手，道：“来，淮秀，跟我回京城去！”

淮秀道：“人言可畏，人家会说，皇上你重色，淮秀重利。”

乾隆笑道：“你想得太多啦。”

淮秀道：“为了皇上，为了淮秀。”

乾隆看着她，不由得叹道：“好生冷静！”

淮秀低下头去：“心如浪翻。”

乾隆道：“东飞劳伯西飞燕？”

淮秀道：“当然不是啦，皇上留个知己在江湖，以后，皇上南下，淮秀北上，有缘相见的话，四爷仍然是淮秀的四爷，淮秀仍然是四爷的淮秀，这不好吗？”

乾隆摇头道：“不好不好，跟我回紫禁城去！”

淮秀向后退了两步，好像是她再不退，就要忍不住答应他了，叹道：“宫门一入深似海。”

乾隆道：“从此肖郎是路人。你有肖郎么？”

淮秀道：“盐帮！”

乾隆道：“盐帮？”

淮秀道：“是的。我在盐帮大堂发过誓，我曾经在盐帮大堂发过誓，要身许盐帮，我在父亲临死之前发过誓，要身许盐帮。如果我跟您北上的话，就什么都是假的了。皇上，人要活得体面。”

乾隆道：“盐帮的体面，你的话呀。”

淮秀垂下头道：“赐我体面，帮我体面，至多至少，盐帮程淮秀，没有见好就弃盐帮于不顾……四爷，我在您面前什么都不留，旱湖之约，终身不悔，只求您能为我，为千千万万条粗汉子，您的小民，留份体面！”

乾隆无语，他明白，淮秀不是任人摆布的人，她说不行就一定是不行，帮主，也如同他这个皇帝，说的话就是泰山，没有人能更改的，他只有扶着她肩，看着她道：“淮秀，四爷会想你。”

淮秀的语声却已哽咽，道：“四爷，淮秀会想四爷的。”

乾隆唯有紧紧把她抱在怀里，淮秀轻轻啜泣。

乾隆道：“你哭了？”

淮秀道：“淮秀不是草木。”

乾隆道：“明几个我要回京了，你送我么？”

淮秀看着他，他的眼睛里却是满载了渴望，让他一个皇帝说出求字来，他做不到，可是那眼睛已经说明一切，她只有哭，只有哭。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的人，自古就伤离别，送，又是一件多么让人断肠的事？

只有知情的人才明了这泪水中的辛酸滋味！

乾隆站在寒山寺前，望着雷峰塔，她真的不来了么？真的不来了么？

宝柱道：“皇上，吉时已到，请登船！”

这时，一个声音传过来：“皇上，皇上！”守卫把她拦住，曹大人道：“小鱼儿？叫她过来！”

小鱼儿跑到乾隆身边，道：“四爷”突然意识自己的失言，改口道：“皇上。”

乾隆笑着拉起她的手道：“小鱼儿，我还是你的四爷！……她真的不来了？”

小鱼儿道：“她说过不送，不是吗？这是程主要我交给您的！”

她交给皇上一个锦囊，上面有个大大的字“盐！”乾隆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一看，竟是他挑了许久，费了好大的劲才送到她手里的那块龙凤玉佩！

小鱼儿道：“万岁爷，都说您喜欢笑，爱笑，万岁爷对小鱼儿笑一下，小鱼儿会记一辈子的！”

乾隆用尽全力，试了几下，怎么也挤不出笑容，叹道：“我笑不出来了，小鱼儿！”

小鱼儿嘴一撇，拉着乾隆的手就晃，道：“四爷，笑嘛！笑嘛！”

乾隆忍不住，笑了笑。

宝柱道：“皇上，该上船了！”乾隆拉起小鱼儿，走了几步。这时，跪在一边的江沱道：“皇上，老汉有个不情之请，老汉是否有这个荣幸，为皇上掌舵？”

乾隆点了点头，宝柱道：“江帮主请！”

上了小鱼儿的船，向两岸一望，盐帮的兄弟们也跪在那里，他向他们挥了挥手，众盐帮弟子都站起来，拿出那天欢迎他的铁勾，一下一下敲着。

他们不看重权力地位，他们看重的是兄弟之情。

他们此时送的是帮里的仁义大哥！

小船驰到了大船边上，贾六和春喜已经等了许久，见到皇上来了，道：“恭候皇上驾到！”

皇上上了船，小鱼儿就在自己的船上悠悠地看着他，乾隆转过头来，看到她的眼泪，道：“小鱼儿，把船卖掉吧，朕把名园送给你！那你爹就不要那么命苦，一篙一篙地撑船了！”

小鱼儿摇摇头道：“小鱼儿不要！”

乾隆道：“那就跟朕回京吧？”

小鱼儿道：“皇上，我爹年纪大，不能适应宫中的生活，小鱼儿必须陪他！”

转过身拿起篙来，偷偷擦掉眼泪，回过头来又是一幅活泼可人的笑脸，道：“皇上，小鱼儿在这里跟你分手了！”

也不再说话，把船撑开，走了。

春喜喊道：“小鱼儿保重啊，春喜永远惦记着你，再见！”

船在水中前行着，乾隆站在船头上一句话也不说，沉着脸，沉着心。

茫茫的水面，也如同他茫茫的心情。

突然，岸边有一个红色的身影，那是她最喜欢穿的那件红外氅！

她真的来了！乾隆忍不住呼道：“淮秀！淮秀！”

她只是向他们挥手，乾隆也只能对她挥手，只是这手挥得好沉！

他，如风如水，是一定要走的，她，如这山，如那塔，她的根在这里，是不能动的！

两人隔江而望，各有一腔纷乱绪。

“有缘自会相见!”
“为什么不多住几日，喝杯酒，让我表示心意呢?”
“这位英雄，这么多箱子，随你挑一箱!”
“程帮主，何时再相见呢?”
一声声，一幕幕，犹在耳边，眼前
……

“恭请皇上回宫!”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武百官跪倒在地，乾隆道：“起来吧!”
“谢皇上!”

乾隆道：“自从南北朝以来，长江以南逐渐开发，时至今日，江南已是全国富庶所在，唐朝依靠江南八道，供输盐米，以挽朝政经济，唐宪宗尤其锐知果绝，他立除运河各地恶官恶民，然后兴水利，平税赋，用好官，所以有所谓元和中兴，唐宪宗有李讯，卢坦，李庸，有柳工绰这些好官，治理江南，督导转运，大清有个索拉旺，索拉旺不好，听说他所养的杀手还去找盐漕生事，索拉旺除掉了，可是，谁去呢?”

这时兵部上前道：“启奏万岁，臣不怕吃苦。”

工部上前道：“臣不怕死!”

户部道：“臣不爱钱!”

礼部道：“臣为大清不惜一切!”

“臣愿献身江南，名留青史!”

盐漕总督可是个肥差，有谁不抢?乾隆一看他们就来气，大声道：“好啦!你们……丑不丑啊?年轻的，年老的，什么嘛!”

“喳!”皇上不愿意他们去，众人退下。

这时御史咳嗽着走上前来，边咳边道：“臣……咳咳……臣要……咳咳……”

乾隆淡淡道：“你要咳嗽可以，拿个手绢捂一捂!”

御史忙退下不敢说话。

一阵轻轻的呼噜声传来，乾隆寻声望去，那里竟有一个官员在打盹!皇上叹了口气，再不叹出来气就把他弄炸了!旁人忙捅了捅那个人，乾隆叹道：“你要睡也可以，可是别打呼啊!”

众官员掩口笑着。

回过身来要坐到自己的龙椅上去，突然看到一个人，那是谁?明眸含情，口若珠丹!

“淮……”他几乎要喊出来!

这时曹大人忙上前大声道：“淮河淮水，皇上指派一下能治水的总督也是好的!”

乾隆回头看了看他，心里明白，淡淡一笑不再说话。

第二天一早，贾六还是很累，强打着精神来到乾隆的房门口，准备请起。

春喜正走进来，急忙拦下他道：“不要请起啦!”

贾六道：“不要请起?皇上没交待呀!”

春喜道：“嘘，小声一点啦你!”

贾六道：“不要请起，你说了算啊?你谁啊你?”

春喜板着脸道：“好好好，你去请，你去请啊!哼，我不是谁，我是御前的小答应，我哪能跟你比啊?你是御前的大贾六!”

贾六道：“你……”

宝柱走进来道：“哎呀又是什么事情啊?瞎猫子乱喊叫的，惊动了圣驾，你们担当得起

吗？你们两个真是的！”

春喜又加上一句道：“不知好歹的东西！”

宝柱也道：“本来说的就是嘛！一点也没错！”

贾六道：“你……你们懂什么？不请起？不请起我们可以做主吗？”

春喜道：“你没看万岁爷从江南回来，精神恍恍惚惚的，累着了！”

贾六道：“我没累着啊？”

宝柱道：“你算什么？”

贾六道：“你……春喜啊，你有这份心，也该算我贾六在内啊！昨几个晚上就该跟我说明几个早不上用请起，那我也可以多睡一会啊，好啦，现在不请起了，那我睡回笼啦！”

说罢要走，宝柱春喜一起道：“站住！”

春喜道：“从江南回来，大家都累了，你也得替万岁爷想一想啊，看看万岁爷的精气神，对万岁爷好的事，不用人家讲，自己想一想，自己担待，自己作主！会不会啊？不叫就不要叫嘛，让万岁爷睡舒坦一点，不行啊？”一连戳了他脑门几下。

宝柱也过来道：“对了，没心没肝的蠢东西！”连连拍了他好几下。

贾六急道：“算了，我不管，我请起！”

两个人道：“你去啊，去啊！”

贾六又给自己壮胆，道：“在江南，打架泡妞，泡妞打架，回来了该打起精神来办点正事嘛！”

“哈哈……”一声爽朗的笑声传来，乾隆身着练功的短衫走了出来。笑道：“说的好，说的好！”

三个人忙请安道：“万岁爷早，万岁爷吉祥！”

春喜道：“万岁爷，您自个儿起来啦？”

乾隆道：“唉，打架泡妞，泡妞打架，朕再不起来还不知道他怎么说呢！”

贾六忙跪下道：“皇上……”

乾隆道：“起来吧！”

贾六道：“谢皇上，皇上，奴才该死！”

乾隆看着他，点点头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练功的宫殿---圣武殿里，乾隆一进来就呆呆地坐着。

宝柱道：“皇上，现在可以开始练功了。”

可是乾隆的神思还没有回来，他的神思在早湖，在那天晚上，他偷偷拔下她的发簪，她把他打倒在一边，他佯装晕倒，趁机亲了她一下……

宝柱就又提醒他道：“皇上，可以练功了！”

乾隆道：“知道了。”懒洋洋地起身，慢慢走到正中，打了个哈欠缓缓伸出拳去。

他打的拳比街头老太太的太极拳快不了多少。

宝柱道：“皇上，练功必须凝神聚力！”

乾隆道：“知道啦！”

又一拳，还是一点力也没有，宝柱还要说话：“皇上！”

乾隆叹了口气，突然眼睛一瞪，双手灌满真力，几掌推出去虎虎生风，又快又稳，一下子从一只病猫变成一只猛虎。

打！

他和程淮秀在早湖打过。

打！

他在程淮秀的闺房把她抱在怀里，她顺从地贴紧他。

打!

他现在只要记程淮秀的好处!

宝柱道：“皇上，这就对了!”

乾隆跃过去，双掌击在宝柱身上，宝柱跌在地上，口中却高兴地道：“皇上，这就对了!”

可是，天下间有谁能了解皇帝的情怀?

北方正在下雪的时候，江南还是温暖如春吧?

程淮秀和江沱牵马，在山间并行，江沱道：“皇上一走啊，我就想约你出来聊聊!”

程淮秀笑道：“怎么敢当呢?应该是我去看您的!您跟我爹是同辈啊，所以……”

江沱道：“哎，不能这么算，不能这么算呢，你是盐帮的当家的人了!江南盐漕几万兄弟，你副带领了一半啊!”

程淮秀道：“乡党莫如尺，朝廷莫如爵啊!”

江沱笑道：“哈哈……你爹带领盐帮，我们俩又打又杀，又喝酒，又赌钱，见了面呢抱拳称一声帮主，可是他有你这么个又能干又出众的女儿，继承星火，我打心眼里羡慕!所以呀我来看看你，程帮主。”

程淮秀忙道：“叫淮秀好了，沱老!”

江沱道：“不是沱老，是老才‘驮’啊，哈哈……你们四爷这会儿该到京了!该上朝了!”

程淮秀笑着一点头道：“嗯，哎?也算你们仁义大哥啊!”

江沱道：“哈哈……去了索拉旺，去了一个盐漕心里的大病，大石头啊!”

程淮秀道：“拉左打右，拉右打左，他坐收渔人之利，够毒的!”

江沱道：“为了避免我们两帮的误会和外面的飞短流长，我们常见见是好的!”

程淮秀道：“我也是这么想啊!没有索拉旺的假情况，真拨弄，盐漕两帮兄弟又何致于互相残杀呢?”

江沱突然问道：“有进京的打算么?”

程淮秀笑了，道：“进京?进京干什么?”

江沱道：“我听到一些你跟四爷的来往。”

程淮秀道：“往来?”

江沱点点头道：“嗯，如果你把我看成你爹同一辈的兄弟，我就叫你一声淮秀，淮秀，如果你要进京，告诉我一声，我给你准备一条好船，快船!”

程淮秀细细品味着这两个字：“进京……”

江沱呵呵笑道：“想到过吗?”

程淮秀道：“是想过。”

江沱道：“淮秀，不小了!”

程淮秀道：“不小了?怎么说?”

江沱笑道：“能怎么说呢?我不能往深里说，我只能说如果你爹在的话，我早就该喝到你的喜酒了!”

程淮秀笑道：“唉，沱老!”

江沱哈哈大笑着，道：“四爷，回去了，他忙于朝政，你呢，比他行动要方便得多啦!”

程淮秀一点头。

江沱道：“虽然，他忙于朝政，你忙于盐帮，可是，人非草木啊，你也该……也该……哈哈。”他无法再说，道：“我怎么说呢?该了了吧。”

程淮秀道：“好，我想想看。”

江沱道：“你进京，我有两句话!”

第十四章

江沱道：“你进京，我有两句话说。”

程淮秀道：“哪两句话？”

江沱道：“江沱请圣安。”

程淮秀道：“嗯，还有一句呢？”

江沱道：“见了四爷，万万不提索拉旺之后盐漕总督是谁。”

程淮秀笑道：“当然啦，这是忌讳嘛！派谁是谁！”

江沱道：“不管是谁，皇上也有交待啊！”

程淮秀笑道：“谁叫他是盐漕两帮的仁义大哥呢！”

江沱笑道：“他不说，人家也会打听啊！”

程淮秀转过身来道：“万一……我是说万一啊，我离开江南这几天，盐漕两帮有任合事情发生的话，请您得兜着，等我回来！”

江沱笑着点头道：“兜着，你放心！盐漕一家，我兜着！”

程淮秀笑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还真是应了这句话。”

江沱道：“分久必合？说的好！哈哈……”

两大帮派冰逝前嫌，叫他如何不喜上心头！两个人上了马，并行走远了。

紫禁城里，皇上在御书房独坐，宝柱三个人就在外面猜皇上的心思，宝柱先猜道：“皇上在想派谁去当江南的盐漕总督。”

贾六不同意，道：“不不不，皇上在想派谁去平定准噶尔！”

宝柱又道：“不不不，我看皇上是在作诗。在找灵感！”

贾六就是和他对着干，道：“不不不，做诗没有那么费劲呀！和辄押韵，不就那么回事吗？”

春喜道：“唉，蠢才，少一根筋！”

贾六宝柱又听不懂了，道：“什么少一根筋啊？”

春喜突然道：“我告诉你们啊，我还没有进宫以前，我们家隔壁住了一个……台湾的船家小女孩儿！”

两个人忙上前齐声道：“介绍给我？”

春喜扭着手绢笑道：“就你们两个啊？不过我告诉你们啊，她教了我一首台湾歌。”

贾六知道她一说起唱歌是谁也不能打断她的，只好顺着她的意思往下说，道：“台湾歌？唱来听听！”

春喜道：“听着哦！”开始唱，依依呀呀地也不知道唱的什么，贾六一个字也听不懂，还在春喜身后直捂耳朵，好不容易唱完了，春喜问道：“怎么样？好不好听？”

宝柱贾六干笑着，贾六伸出大拇指道：“好，好极了，有情调！赞！”

春喜高兴了，道：“真的？”

宝柱道：“当然了，虽然说我们是一句都听不懂。”贾六一捅他。

贾六道：“春喜，我也学了一段广东大戏，保准你们都听不懂的哦！”

伸着脖子开始唱，吵得春喜也捂起耳朵，叫道：“不要唱了不要唱了！”贾六越唱声音越大，那声音好像是一只鸡被踩了脖子，春喜掐住他的脖子，用力摇晃他：“不要唱了，贾六，不要唱了！”贾六看了看她，接着唱，又用力掐，还是唱！

只听得乾隆唤道：“宝柱贾六！”

三个人忙跑进御书房。

乾隆道：“这趟江南，你们很辛苦，也很得力。”

贾六道：“皇上要，把我们两个……”

宝柱忙道：“皇上，盐漕总督我们可干不了！”

乾隆道：“大清世祖……”

“顺治爷？”

乾隆道：“对，他有一个最喜欢的身边太监，叫吴良辅。”

贾六道：“吴良辅？好像听过哎！”

乾隆道：“就是因为喜欢他，所以最后就把他……把他送到一个地方。我觉得你们两个也不错，你们也去！”

两人高兴极了，道：“皇上，哪儿啊？”

乾隆道：“悯忠寺！”

宝柱贾六道：“悯忠寺？大庙？”

乾隆微笑道：“落发为僧，再修来世！”

两个人赶快齐声道：“皇上，我们这一辈子就行啦！”

乾隆哈哈大笑，春喜笑得捂住了嘴，道：“万岁爷，您这趟回来，难得这么高兴啊！”

乾隆叹道：“强颜欢笑！”

春喜道：“万岁爷，您得常笑哦。”

乾隆看了看他，道：“哦？”

春喜道：“是钦主儿讲的。”

钦妃？乾隆道：“她……她说什么？”

春喜道：“她说呀，万岁爷一笑，全紫禁城，全天下的人都笑了耶！”

乾隆假意瞪了她一眼，自己却又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同样的笑声，他在盐帮也发出过，那么爽朗，那么嚣张，程淮秀也拿他没办法！只能一步步向后退，一点点地想问出他的身份。

程淮秀道：“尊姓大名。”

四爷道：“哈哈哈哈哈，我有预感你会问这个问题。”靠近了她，悄悄道：“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啊！”

程淮秀一怔，转过身去道：“有人想知道。”

四爷道：“谁呀？”

程淮秀道：“红袖招和我盐帮，我不能不交待。”

四爷道：“红袖招？”

程淮秀道：“我盐帮出面解开这个死结，砸也砸了赔也赔了，抓也都抓了，有人圆一下，你就留个见面的地步。”

四爷道：“我不想避呀，淮秀……”他往前凑！

四爷给她讲：“这个草花头的‘艾’字跟那个‘爱’字同音，《孟子万章》上说，‘知好色，则慕少艾’的‘艾’字，因此……不叫四爷叫艾爷也可以，就怕帮主‘爱’不出口啊。”

一切都在心里，程淮秀上京了。

江南，何腾与赵辰坤坐在一起喝酒。

何腾道：“一言难尽啊，事情总算熬过去了，赵掌堂，替李进扫墓的时候帮我上一炷香。”

赵辰坤叹了口气。

何腾道：“李进的死我一想起来就感到揪心，老爷子说，虽然我没有杀李进，可是李进的死跟我……”

赵辰坤打断他的话道：“哎，难过的是我们帮主，那天给李进扫墓的时候，她一句话也没说！”

何腾举起一杯酒，道：“赵掌堂。”赵辰坤一饮而尽。

何腾道：“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我们帮主想约贵帮主谈上次提的事。”

赵辰坤道：“什么事？”

何腾道：“漕上刚从北方带来美酒，酒是个说词，说是送给盐帮总堂的，其实我们帮主是想跟贵帮帮主合计一下，等新上任的盐漕总督发表了到江南来，我们两帮如何个欢迎法？”

赵辰坤道：“嗯，这倒是个大事！”

何腾道：“所以我们老爷子想借着送酒的名义见见你们帮主！”

赵辰坤道：“我们帮主？她昨天刚刚离开江南。”

何腾道：“哦？那我怎么回去向老爷子回话呢？”

赵辰坤道：“何堂主，我看就再缓几天吧。”

何腾一抱拳道：“谢了，对了，赵掌堂，问一句不该问的话，皇上跟你们帮主……”

赵辰坤突然大笑起来，停也停不住。

何腾道：“赵掌堂，先别发笑，事情到底怎么样啊？”

赵辰坤道：“他们一个是帮主，一个是皇上，如果我说我不知道，你一定不相信，如果我说知道呢，那是吹的，哈哈……”

何腾道：“赵掌堂，你还真守口啊？来来来，喝酒！”

两人大笑。

乾隆来到钦妃面前。

钦妃正冷着脸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笑，乾隆就坐在那里看着她，她眼睛望着别处，连看都不看乾隆。

乾隆道：“你这么一幅冷脸，朕怎么笑啊？”

钦妃道：“皇上不用笑，皇上只要坐在臣妾这里，舒舒坦坦地坐着，皇上不笑臣妾也满心欢喜！”

乾隆道：“欢喜？欢喜就要笑啊！”

钦妃道：“臣妾不会。”

乾隆道：“不会？朕教你，朕教你笑！”他的手开始不老实，在钦妃的身上、腋下乱挠，钦妃笑着躲开。

乾隆大笑着把她抱在怀里。

乾隆道：“朕去江南，你做了些什么？”

钦妃道：“皇上去江南，臣妾只有望江南！”

乾隆笑道：“哦？哪望得到啊？”

钦妃笑着起身道：“臣妾看了一些有关江南的闲书。”

乾隆道：“说来听听！”

钦妃道：“东西汉的时候，北方比南方好，繁荣在黄河，三国以后呢五胡十六国长期地征战，把长江以南的火耕水耨变成了土地肥沃，有胜关中。”

乾隆道：“你知道这些？要知道！要知道！知道才好。这不是闲书！”

钦妃道：“也有闲书啊！”

乾隆道：“什么？”

钦妃道：“忆江南，这个曲牌呢从唐朝就有了，是李德裕为一个叫谢秋娘所做的，所以忆江南也叫做谢秋娘，白居易就把谢秋娘改为了忆江南，江南好，后来又有人有把它改成了春去也，梦江南，望江南，最后李后主又把它改为了望江南。”

乾隆一个劲点头，道：“朕去了一趟江南，你对江南知道的比朕还多！那下回再去江南，你也跟着一块去玩玩儿，那边呢，朕新认识了一些朋友，小鱼儿，江沱，豆腐脑……”

钦妃突然替他接了下去道：“程淮秀！”

乾隆一怔，钦妃正看着他，乾隆哈哈大笑，道：“你呀……她不进宫！”

钦妃一笑。

自从索拉旺除去之后，曹大人家里就开始忙了，每天他都要对付十几个来送礼，来套关系的人，他们只为一件事——盐漕总督。

他们一般都是说：“皇上会问道曹大人您吧？”“请您多提拔！”

曹大人也只能说：“我尽力，我尽力！”

书童把礼物放在一起，一件件细数：“黄大人的，刘大人的，李大人的，哎？这是谁的呀？”

曹大人一听这个就烦，道：“哎呀，拿走拿走，到外面去整去！跟你讲不收不收的！”

书童道：“不收白不收，做官的不收礼，不送礼，大人，您是清官，我就成了清书童啦，人来人往，就没有一个送点红包，小费什么的！人家书童光是接送牌搭子，那一个红包就够我大半辈子的了！”

曹大人叹道：“哎呀，这么多这怎么吃怎么用啊？”

书童道：“吃不完用不完的，可以送给别的官儿啊！要再多的话可以送到南货铺，水果铺再退点钱回来也是好的呀！”

曹大人道：“这点出息！”

书童道：“都这样儿的呀，出息？出息又不能卖钱！想当盐漕总督，送这些礼有什么呀？”

曹大人训道：“出去，出去！我要看公文啦！”

书童嘟着嘴道：“看吧，看吧，人家的公文里有黄金屋，有颜如玉，您的公文里有清风，人家索拉旺养杀手，大人您养个书童啊都养瘦咯！”

一扭头走了出去，曹大人无奈地叹了口气。

刚刚拿起笔还没有写下去，只见书童又走了进来，曹大人大声道：“啊？又有人来，又有礼来啊？”

书童道：“是个女的！”

“女的？”曹大人想了想，一时没有想起来哪个女的会来找他。

书童道：“江南来的，江南口音！穿了件红外氅。”

“哦？红外氅？请！”

书童出去请人，曹大人沉吟道：“是她？”

程淮秀与曹大人见了面，落座，上茶。

曹大人道：“帮主这趟来……”

程淮秀道：“曹大人，只因盐漕总督至今闲缺着，我特别来到京城，跟京城盐商见见面，新督一旦任命，南北盐家如何迎接，如何司应，如何去配合。”

曹大人道：“未雨绸缪啊！帮主，为了这个您就找错人啦，那是户部啊！”

程淮秀突然笑了，垂下了头。

曹大人也笑，他难道真的不知道她的心意么？喝了口茶，叹道：“皇上想念帮主！”

程淮秀看了他一眼，道：“哦？”她该说什么？好像除了这个字之外她也实在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她知道曹大人说的是真的，她何尝不是一样？

曹大人道：“在殿上，皇上淮淮地准了两次，差点把淮秀两个字脱口而出。”

程淮秀一笑，道：“其实我也想他！”

曹大人道：“你们……你们是约好的在京城见面的吗？”

程淮秀道：“没有！”

曹大人道：“没有？帮主，有话我不能不说。”

程淮秀道：“请讲。”

曹大人道：“江南是江南，京都是京都，江南，皇上是四爷，京都，他是天子，外边有风声，索拉旺养的杀手……哦，不谈这个，帮主，我……我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呢？”

程淮秀一笑，道：“曹大人，我想见一面！”

曹大人道：“见面？有多少外官在京城里几个月，一年，都挨不上面圣啊！”

程淮秀的心，一下凉了一截，面上还是微笑，语声早已失望，道：“这样啊？那就算了！明天见不着我就回江南去。”

曹大人忙道：“这也不，我……我想想。”他走到桌边拿起一个折子，翻看了看，道：“明天皇上赐见新贡士，也就是殿试，皇上临轩点名，忙！”

清晨，殿试开始，经过十年，甚至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学子们终于经过层层选拔，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走到紫禁城里接受皇帝亲自考核，被选中的人从此之后成为天子门生，自是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和用不完的耀武扬威，而皇帝的满怀希望在他们中间却也无从着落。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读书不过是做官的敲门砖，门打开了后，有几个不把砖扔掉的？皇帝希望他们治国安邦，希望他们把自己的江山发扬光大，却没有几个皇帝能够看到，这些人在皇帝的面前似鼠，在别人的面前却似虎，白白费得一身力气去发掘所谓的人才。到头来，无非是四书五经，承题破题，再没有一丝变化，永恒的八股文禁锢了永恒的头脑。

乾隆忙了一整天，亲眼见过了每一个贡士，听着每一个人对他说：“万岁，万岁，万万岁！”读过了每一篇文章，在每一篇文章上用朱笔点画，点画了试卷，也点画了每一个人的

人生。

直到了日落西山，他也撑不住了，对曹大人道：“曹大人，今天到此为止！”

曹大人忙上前道：“启禀皇上，还有一个进士需要召见！”

乾隆一怔。

曹大人道：“皇上，这个进士不但文武双全，而且长得清秀，皇上一定要召见！”

乾隆看他话有玄机，想了想道：“好吧，这是最后一个了！”

曹大人道：“是！老臣亲自去叫他！”

须臾间一个人影垂头走了进来，一进来就往地上一跪，乾隆怎么也看不到他的脸，只听到他说：“民女程淮秀，叩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程淮秀？

乾隆忙道：“什么？朕没听清楚，再说一遍！”

程淮秀又一字字道：“程淮秀！”

一句说出，众人皆惊，乾隆道：“抬起头来！”

程淮秀抬头，乾隆终于看清，是她！喜极，道：“淮秀，你……你来啦！”

程淮秀道：“曹大人说，皇上整天都很忙，只有这个时间有空！”

乾隆忍不住笑道：“这……哈哈……这，这太玄啦！”

贾六宝柱识趣，齐齐退下，乾隆目不旁视，走下来扶起淮秀，淮秀道：“皇上，淮秀来得太莽撞了！”

乾隆柔声道：“不不不，让朕好好看看你！”

他亲手给她把男人戴的盒帽取下来，淮秀还是初见时的英俊秀气，还是温柔时的美丽，只是一双大眼睛里已经写下了牵挂与思念。

晚上，淮秀没有走。

天刚亮，春喜贾六三人就趴在窗口偷看。

贾六看了一会，道：“我们三个在这里偷看算什么呀？”

春喜道：“侍卫呀！”

宝柱道：“对呀，插旗把风！万一来个什么杀手搅局啊！”

两个小子坏笑起来。春喜不懂了，偷偷问贾六道：“什么叫插旗把风啊？”

宝柱忙道：“贾六，别讲给她听啊！”

贾六对春喜道：“不懂啊？那就算了，算了！”——不告诉她，自己偷着乐。

春喜道：“什么杀手，他们不是说要对付程淮秀跟江沱他们吗？这会在宫里呀他们不敢！”

正说着曹大人走了过来，三个人忙招呼道：“曹大人！”

曹大人忙示意他们小声一点，宝柱道：“曹大人，您这一招真是出人意表啊！”

曹大人一笑，春喜逮着机会赶快问道：“曹大人，什么叫做插旗把风啊？”

曹大人道：“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是皇上，是朋友，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呐！”

贾六道：“不过说给人家听，人家都不会想念的！”

曹大人道：“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锦帐里，程淮秀身着睡衣，坐起来，乾隆从后面轻轻的抱住她。

看她心事重重的样子，乾隆道：“你脸色不对，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程淮秀道：“紧张！”

乾隆奇怪道：“紧张？呵呵，你就把这儿当成你的地方！”

程淮秀道：“我的地方？”

乾隆道：“早湖，记得吗？”轻轻在她耳边道：“早湖！”

程淮秀一笑，乾隆把她转过来，道：“你来京里，没别的事儿么？”

程淮秀道：“没有，只为想见四爷！”

乾隆高兴地道：“真的？”

程淮秀笑道：“如果你不想念的话，我马上就走喽！”说罢要站起，乾隆又把她拉得坐下，道：“哎？这里是紫禁城啊，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啊！”

程淮秀道：“哦？那我岂不是自找麻烦？”

乾隆一笑，又把她抱在怀中道：“淮秀，想你！”

程淮秀的脸色却沉了下来，站起身来走了几步，看着屋中的陈设，乾隆道：“你在看什么？”

程淮秀道：“看皇宫啊！”

乾隆笑道：“你真能看！你说你到了京城，远远就看宫看殿，混进了宫来就跟着大家走大家看，你看见了什么，淮秀？”

程淮秀道：“看到了我自己！”

乾隆道：“哦？”

程淮秀道：“感到何其渺小，何其猥琐，何其荒唐，何其不类！”

乾隆笑道：“不要这么想，淮秀，你把它看成另一个聚义堂，把我看成四爷啊。”

程淮秀看着他，叹道：“四爷？四爷，我看到的，我心里面的四爷已经没有了！”

乾隆道：“淮秀，不要这么想嘛！”

程淮秀道：“皇上，我感到有份恍惚。”

乾隆一时没有听懂她的意思，只好道：“恍惚？”

程淮秀的目中已有了泪水，道：“我恍惚着，我在问我自己：程淮秀，你离开江南，来到京里是为了什么，我在问我自己：程淮秀，你要曹大人安排你见皇上，进见皇上做什么呢？我问我自己，而我却答不出来，我恍惚着，我做了一件自己也不懂的事情，这就像个梦一样，我希望赶快醒过来，我不要这个梦，我……我……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乾隆道：“淮秀，我讲，你在江南想四爷，所以你来了，你来了，我不是高兴，我是满心感激，因为我想你，江南一别，我们不知道几时能见，能不能见，现在见到了，你恍惚了？你恍惚什么呢？我只是换了身衣服，换了个地方，换了个房间而已，你就恍惚成这个样子。”扳过她的身子，让她正视着自己，道：“不要胡思乱想。”

程淮秀道：“皇上，你离开江南回京的那一天，我反复在想的是找一条快船去追你，去追你回来，我想留住四爷在江南，在盐帮，跟我在一起，我整天心慌意乱，想要见到四爷，我想找的是江南的四爷，于是我决定北上，来到京城，想见见那个洒洒脱脱，倜傥的四爷，满嘴谎言但一片真情的四爷，能打能闹的四爷，行走江湖的四爷，但是……他不是！他是皇上！我看他的宫殿，看他的臣工，看他的威严，我知道我找错人了。”

乾隆道：“这宫殿，这臣工，你都可以分享啊！”

程淮秀立刻道：“不，我这次来，我来错了，我找不到他，刚才你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你是个陌生人。”

乾隆闻言笑了起来，程淮秀道：“你别笑，是真的，突然间我觉得江南重要起来，早湖重要起来，盐帮重要起来。所以我知道自己的想法，我的进京何其荒唐，何其放肆，何其不知道自己！所以我决定回去。”

乾隆一时语结，道：“这……这是什么话啊？淮秀，皇上留你！”

“不！”

乾隆又道：“四爷留你！”

“不！”程淮秀看着乾隆，道：“皇上，我这次跟您见面已经心满意足了，回去之后我会永远想念四爷的！”

乾隆道：“会想吗？”

程淮秀点头道：“会想！”

乾隆又道：“为什么走呢？”

程淮秀道：“皇上，你生于宫殿，长于宫殿，从宫殿出来，再回到宫殿里，而淮秀呢？生于草莽，长于草莽，从草莽出来，自然回草莽里去！”

乾隆道：“那四爷呢？”

程淮秀道：“我会想！”

乾隆只得把她再次搂入怀中，一声声地叫着：“淮秀，淮秀……”

淮秀在他怀里泣不成声。

乾隆下朝时，程淮秀已经没了影子。乾隆忙带着贾六宝柱微服出宫，来到大街上找。

贾六想了想问道：“会不会是……”

乾隆反应过来，道：“天宝盐栈？”

盐帮帮主自然回到有盐的地方！

只留得宫里的春喜抚着程淮秀留下的一身男装，叹道：“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曹大人道：“人各有志，有人星夜赶考，有人天明辞官，天下事难说的很呐。”

春喜道：“难道就这么了了吗？”

曹大人道：“情缘是难料的。”

春喜道：“该到……”

曹大人道：“你是说天宝盐栈？到天宝盐栈找程淮秀？怕还有别的路上的人马啊！”

果然，不仅四爷三人正在向那里赶，另外一伙人也渐渐接近了天宝盐栈！

宝柱敲门敲出一个小二，问道：“请问你们三位找谁呀？”

宝柱道：“请问你们帮主在吗？”

小二问道：“哪一个帮主？”

贾六道：“程帮主，程淮秀！”

小二道：“我们帮主她……”

四爷道：“管事的，听说程淮秀程帮主住在这儿，我们是朋友在江南认识的。”

小二道：“哦？你是艾四爷？帮主她一晚没回来，回来立刻就走了，好像有急事。”

四爷问道：“留了话了么？”

小二想一想道：“她说……”

“他说什么？”

“她说如果是艾四爷的话，就说她回去了！”

四爷的心一沉，缓缓走开，这时，几个大汉冲过来把盐栈门口堵住，围住小二问道：“你是天宝盐栈管事的？”

小二道：“是是！”

大汉道：“我们是来找姓程的女人，说，她在哪里！”

小二道：“我们帮主她走啦！”

大汉一把抓过他的领子，骂道：“走了？他*的！告诉你，我们早就盯上她啦！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只找姓程的女人！滚！”把小二推到一边，举脚往盐栈里冲。

四爷在身后叫道：“各位！你们是跟谁有冤啊？”

大汉回头道：“程淮秀，还有江沱！他们害了我们索爷！”

原来是索拉旺的余党！

四爷微微一笑道：“索拉旺吗？这个冤这个债你们是要不到的！”

大汉道：“这是什么话？”

四爷道：“有人挡！”

大汉一愣，道：“你是什么人？”

四爷道：“江南盐帮仁义大哥！”

大汉道：“仁义大哥？去你的！”话间一落几个大汉已经举刀冲了上来，四爷与他们交战在一处。

远处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我程淮秀在这里！”

大汉闻言也不再理四爷，去追程淮秀，四爷忙道：“宝柱，这交给你们啦！”自己放在大汉就去追程淮秀，大汉们让宝柱贾六两人挡住。

程淮秀刚看到四爷也在的时候，已经闪身走了，四爷哪里找得到？

他找过了几条街，都看不到淮秀的影子。

万千人群中，她在哪里？街上行人如流水，逝者如斯，茫茫尘世若想要找到那个有情人又何其困难？

寻觅着，寻觅着，芳踪不再。

从闹市寻到城门口，也终于没有见到那鲜红的外氅！

再也忍不住，大声唤道：“淮秀！淮秀！淮秀！淮秀！……”

没有人应他，只有远处一座城楼上一双含泪的眼睛！她心如刀绞，几乎要喊出来，去应他，可是她也明白自己非走不可，她心里有情，可是在与她心中的盐帮比较时，她决定抽出慧剑斩断这前世的宿缘！

天下的女人，有谁能如此？

程淮秀能！

只是，看着四爷他失魂的样子，她的心真的很痛！

可是她真的不能下去。

皇上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不像顺治，不像康熙，在孝庄太后的荫护下维护皇位，治理天下，也不像父亲雍正，四十五岁才夺取皇位，还要一世承受“夺嫡”的罪名，乾隆二十

五岁时，众人拿下大殿金匾下的遗诏，他就名正言顺地做了皇帝，没有人造乱反对他，没有太后或辅政大臣在上面影响他控制他，天下富足殷盛，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盛世就在他眼前，万千宫殿就在他身后。

他进，百官朝贺，退，年富力强，深宫平静，他还有什么可求的？

茫茫地走在太和殿前，看着一层层望不到边的殿宇，他想望到江南去！望不到，他的心里望得到！

这时，一队禁军巡到这里，下跪请安道：“皇上吉祥！”

他突回过神来，知道这里是紫禁城，是他治理天下的地方。

正如同淮秀不离盐帮，他也不能离开这里。

两个人是何其相似！

两情若有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乾隆笑了